

夢斷刀還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英・著

本故事行文流暢，情節新奇，筆者用最新手法之姿態撰著，本文走正宗奇情格調，有充實生動的細部穿插，有創作性本體，開頭即見精采，中段特甚，末段尤佳，結局大有出人意外，閱後包拍掌叫絕……

$2.50

990

編者話

一般武俠小說中之主角人物，通常都以闖蕩江湖，揚威立萬，或……之後而成名，一時叱咤風雲。但他們其中之英雄霸主，有些祇是曇花一現，短暫時期，便告銷聲匿跡，不知所踪。而另有一些書中俠士，終生務盡艱險，披荊斬棘，扶弱鋤強，在江湖上受到萬人景仰，永享俠譽，千古留名！

本刋對上述書中人物之時移際遇，得失不同，深感浩歎！際茲本刋行將一千期出版發行紀盛在即，因此也以上述一般英雄人物爲題材，廣徵「讀者佳作」，甄選刋出，題目就是：「闖蕩江湖二十年」。至於故事中人物（包括正邪），及時代背景，俱無所限，自由選擇，來稿切勿超過五萬字或少於五千字，當選作品，刋出日期是本刋第１０００期或以後期數中，同時略奉稿酬，以謝雅意，敬希踴躍參加，增添本刋內容一番風采！

最後，簡覆補遺購閱及長期訂閱本刋讀者：各位如有上述惠顧事宜，統希先致電H四八七七八九查詢，或勞步逕往香港干諾道西一七九號長嘉大厦十一樓本社營業部洽購，保証快捷妥當，多謝捧場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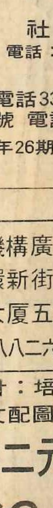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3.00
一年港幣$124.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16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9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東方英・文
子　成・圖

還刀斷夢

貓哭老鼠　難明何以致勝

這裏並不是窮鄉僻野，也不是通都大邑。

但却是鬧中取靜，兼具精神與物慾並蓄的地方。

眼前盡是一片鋪滿了大地的油菜花，一波一波的金色花浪，迎着朝陽的笑靨，散發着陣陣芬芳。

一座茅屋農莊，遙遙的依傍在遠山脚邊。

這一大片油菜田的主人，就住在那茅屋農莊之內。

一個道地的莊稼人，他們經營這大片油菜地，已有好幾代歷史了。

但是，農莊最後一進，却有着一座別院，顯得有點特別與不十分調和，那座別院雖是農莊的一部份，却又與農莊毫無關係，連莊主都很少進去。

不過，那一點點的特別，在純樸的莊稼人眼中，却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

別院中住了五個人，一位年輕公子；一個姓何的老蒼頭，二個半大不小的俏丫頭；再加上一個半大不小的大小子──公子的書僮。

別院中另有天地，一切陳設，迥異流俗，像是皇宮，但沒有皇宮那股壓人的氣勢，像人間仙境，却又缺少了一份靈氣。

這是一處莫測高深，經不起攷驗的地方。

年輕公子──張不棄，昨晚就沒有睡好，一早起來，坐在書桌前面，發了呆似的，一個多時辰了，沒有稍動一下。

書童靈奇在門口伸進頭來探視了四五次，眉頭皺得老高，依然不敢驚動公子，又悄悄的退了出去。

張不棄出道以來，氣勢如虹，快意武林，巳經三四年沒有皺過一下眉頭了。

可是，這幾天來，他心裏亂得像叫化子的頭髮，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為什麼？為什麼？……他本來可以一槍刺穿我的心窩，但却任由我一劍刺進了他的心口……這是為了什麼？……難道……他有自己想死的毛病？……」

想起三天前與金槍大俠董天成那一戰，張不棄永遠也想不通自己反敗為勝的理由。

他是一個很奇怪的人，任何事情在他心中生了根，他就永遠不放棄，不達目的，絕不罷手。

他與金槍大俠之戰，他殺死了金槍大俠，但金槍大俠却給了他一個想破了頭，也想不出來的問題。

他為了這個問題，一遍又一遍的巳經不知想了多少遍了，連最後微不足道的小節都想到了，就是想不通金槍大俠為什麼寧願自己死，而不殺死他這個心狠手辣的殺手。

一個成功的殺手，除了心狠手辣之外，就是準備週到和不打無把握的仗，這次他雖成功了，却成功得非常僥倖，關於這一點，張不棄不能馬馬虎虎的接受那勝利的成果，站在一個職業殺手的立塲，他不能再發生這種錯誤。

因為，他的成功是建立在「瞭解」兩字之上，他不但要瞭解自己，更應瞭解對手，從「瞭解」中改進缺失，增進經驗，這是幫助他無往不利的「金科玉律」。

所以，這種天下少有的怪事，使他自己陷於困惑之中了。

張不棄突然揚了起劍眉，輕輕的自言自語的道：「就這樣辦！到董府去查明眞情！」

接着，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暫時解除了心中的結扣，叫了一聲道：「玲玲，把早點送來！」

「來啦！小婢早給公子準備好了啦！小婢……。」俏麗的玲玲，百靈鳥似的，有得話說了。

張不棄似乎沒有往日的興趣，冷然的望了玲玲一眼，玲玲悚然一驚，吐到口邊的話題猛然收起，悄悄的退出去了。

張不棄匆匆用過了早點，拾掇了一下，走到院中，向老蒼頭老何交付了幾句話，不待老何表示任何意見，身形一幌，從祕道中出了別院。

金槍大俠董天成的死，震驚了整個的江湖道。

石門董府更是車水馬龍，弔喪的各路人物，不絕於途。

董府前，素帳高張，散發着一片愁雲苦雨。

張不棄送了一份惹人注目的賻儀，由執事人等，領到靈前行了禮。

他那份惹人注目的重禮，得到了預期的反應，一個靈秀的童子，請他進入內廳去。

內廳中早巳坐着四個人，這四人是望重一時江湖前輩，他們雖然不認識張不棄，但張不棄對他們却早就瞭然於胸了。

他不但知道他們，而且知道得比一般人都深刻。

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首先從斜角處走來迎上他，斯斯文文的雙手一抱拳，道：「在下張俊，為先師不孝首徒，辱承公子厚賜，存歿均感，因此，有請公子前來喝二杯水酒，略表微忱」。

話聲微微一頓，首先替張不棄引見座中一位老和尚道：「這位老前輩，乃是先師空門至交獨眼和尚。」

張不棄微微一笑，抱起雙拳，行了一禮，道：「晚輩張不棄見過老禪師。」

接着，不待張俊再為他一一引見，便逕自向另外三人一一行禮，道：「如果晚輩猜得不錯的話，三位老前輩定是神州四異中的空明道長；鐵指金鈎；四相先生三位老前輩了，晚輩有幸，得親四位老前輩芝顏，尚請四位老前輩多多賜教。」

神州四異微微一欠身，齊皆出口道：「好說，好說！請坐！」

張不棄表現得非常有禮貌，在下方選了一張椅子坐了下去。

侍僮獻上香茗，廳中稍為沉寂了片刻，四相先生輕咳了一聲，提起話頭，道：「董大俠交遊滿天下，不知少俠與董大俠在何處相識？」

張不棄搖了一搖頭，道：「晚輩與董老前輩緣慳一面，素不相識。」

四相先生驚訝的「啊」了一聲，道：「少俠與董大俠素不相識？這倒眞叫人想不到。」

張不棄這次出手送的賻儀，是整整一萬兩銀子，可說重得嚇死人，如今張不棄居然說不認識董大俠，神州四異即使再見多識廣，也不免相顧愕然。

張不棄微微一笑，道：「晚輩雖然與董大俠素未謀面，但對他老人家却心儀巳久……」

鐵指金鈎冷笑一聲，截口道：「張少俠，你的出手眞大方啊。」

張不棄保持着不徐不疾的語調，道：「此區區之數，實難表晚輩心意千萬分之一。」

四相先生雙眉一皺道：「請恕老朽無理，敢問少俠一聲，少俠這……」

張不棄笑了一笑道：「老前輩可是担心晚輩來路不正，有損董大俠清譽？」

鐵指金鈎哈哈一笑道：「少俠，你說對了，董大俠巳然被害身死，我們做朋友的，總不能讓他身死之後，再蒙不白之玷吧。」

張不棄點頭道：「老前輩說得是，晚輩理當一一說明。」

四相先生雙目之中顯現出一道嘉許之色，含笑道：「少俠明達，老朽等洗耳恭聽。」

張不棄吁了一口氣，語氣誠摯而徐緩的道：「晚輩且先提一件董老前輩所做的陳年舊事……約在十七八年前，董老前輩無意中救助了一位垂危的老人，不知各位老前輩可曾知道此事？」

四相老人搖了搖頭，道：「董大俠雖

然與我們交稱莫逆，像這類助人爲樂之事，他向來是隻字不提。」

站立一旁的張俊忽然接口道：「先師爲人行事，向來但求心安理得，問心無愧，一生暗中捨己爲人之事，不可勝數，他亦從未向家人、門弟子稍露口風，不過，張兄所提此事，晚輩倒略知一二。」

鐵指金鈎截口問道：「你又怎會知道的？」

張俊道：「因爲那時晚輩正隨侍先師身旁，得以親眼見到，是以知曉其事。」

四相先生道：「那老人是何姓氏？」

張俊道：「先師未曾詢問。」

四相先生道：「那老人可曾請問過令師名諱？」

張俊道：「也未。」

四相先生目光轉向張不棄，口中並未表示任何意見，只靜靜的等着張不棄自己分說。

張不棄微微一笑道：「一個是施恩不望報，另一個是羞於啓齒，所以，當時彼此都有保留了……其實他老人家早就識得董老前輩了。」

張俊愕然道：「那位老人家很有來歷麼？」

張不棄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他就是一聲雷！」

一聲雷的名字，就像眞的一聲雷一樣，叫人聽了都不免悚然震驚，聳然動容，同聲訝然道：「一聲雷！他怎會落到那個地步？」

張不棄搖搖頭道：「這……晚輩却說不上來了。」

四相先生道：「張少俠，你與一聲雷是……」

張不棄道：「忘年之交，我是受托而來……」

張俊一聲冷笑，氣沖沖的道：「哼！來做什麼！就爲了送一萬兩銀子賻儀！」

江湖人物，論人論事，與一般人的看法頗有不同，張不棄這一萬兩銀子的賻儀，在張俊眼中，不僅沒有絲毫份量，而且還認爲一聲雷這種行爲極不禮貌。

救命之恩不報並不爲過，如果一聲雷的命，可以用銀子計較的話，那就太笑話了。

張不棄急口道：「張兄，請不要誤會，那一萬兩銀子賻儀與一聲雷老前輩毫無關係，完全是在下心儀董老前輩高風亮節，所表示的一份敬仰之意。」

張俊怒目一翻道，口齒微動之際，却被四相先生搖手止住他激動的情緒，道：「那麼，一聲雷的原意何在？」

張不棄微微猶豫了一下，道：「這……」話到口邊，又止住了。

四相先生道：「少俠有話請直說。」

張不棄皺了一皺劍眉，道：「看來晚輩要不實話實說只怕各位要發生更大的誤會了。」

四相先生道：「江湖中很多恩怨情仇的事故，都是因爲任性和不必要的誤會而起，少俠明達，請說吧。」

張不棄點了一點頭，道：「老前輩說得是，晚輩罪該萬死，誤了董老前輩的大事……」

張俊一聽到這裏，不加思索的怒氣一沖，吼道：「你……」

四相先生冷靜的一揮手，道：「張俊，讓少俠慢說下去。」

張不棄望了張俊一眼，萬般歉咎的接着道：「一聲雷老前輩已經得到消息，有人將不利於董大俠，因托晚輩前來報訊，晚輩不該途中延誤，以致遲來一步，晚輩愧悔無巳……」

張俊冷笑道：「於是，你想用你的一萬兩銀子來贖罪是不是？」

四相先生冷喝一聲，道：「張俊！不得無禮，你也不多想一想，就算張少俠把消息帶來，令師會重視他的消息麼？」

張俊當然知道金槍大俠董天成的爲人，當下一怔，語塞地，道：「這……」

四相先生道：「令師身後未了的事，將來都是你的責任，你如此沉不住氣，豈不叫令師失望，……老夫的話，也許說得太重了，但，爲了令師，老夫不能不這樣說，希望你能多想一想。」

這種話確然相當重，不過，沒有相當的交情，誰也不會說出這種話來，這是掏心示腑的眞情，首先聽得張不棄朗目之中精光連閃，暗暗點頭，忖道：「神州四異名不虛傳，的是俠義爲先的人。」

目光緩緩移向張俊，只見張俊陰晦的臉色，漸漸開朗起來，接着面色一整，向着張不棄改容抱拳道：「傷心人，出言無狀，尚請張兄海涵恕罪。」

張不棄連忙還禮，道：「小弟遲來一步，悔恨終生，張兄如此說來，更叫小弟無地自容了。」

四相先生望着張俊微微一笑，表示嘉許之意，接着，轉向張不棄道：「張少俠，你也用不着悔恨不安心中，董大俠不是糊塗人，也許他自己早就有了消息，只是沒有放在心上吧了。倒是，現在他出了事，一切均茫無頭緒，叫我們想追查都無從追查，少俠的消息，定然能給我們一條明路了。」

張不棄苦笑一聲，道：「晚輩帶來的消息只有八個字，能不能有所帮助，晚輩頗爲懷疑。」

張俊道：「那八個字？」

張不棄徐徐道：「三冬之水，六伏之峯。」

四相先生雙眉一結，沉吟了半天，道：「這是什麼意思？」

天知道它的意思，這本是張不棄信口胡說的，只怕張不棄自己都不明白它的意思。

張不棄搖了一搖頭，嘆道：「一聲雷老前輩也是的，有話不好好的說，偏要在這節骨眼上打什麼啞謎。」

四相先生道：「也許董兄知道這八個字的意思。」

張不棄道：「可是董老前輩……唉！都是我……。」

四相先生道：「少俠，你也要想開些，不要把此事老放在心上……我們縱然猜不透這八個字的內涵，至少已經知道這一聲雷手中有綫索。」

張俊道：「對！一聲雷老前輩一定明悉內情，張兄，一聲雷老前輩現在在那裏，我們去請教他。」

情急迫切的目光，望得張不棄一偏頭道：「目前小弟也不知他在那裏。」

張俊道：「他沒有一定住所麼？」

張不棄道：「有，但是他只有每年十二月才回去住半個月，平時就找不到他的人了。」

張俊一臉失望之色，道：「現在才只二月份……」

四相先生道：「事急不在一時，辦完喪事之後，慢慢再說吧。」

張不棄道：「晚輩倒有一計，有請各位指教。」

張俊目光閃耀的道：「張兄有何妙計，請快說出來。」

張不棄道：「一聲雷老前輩也不是忘恩負義之人，也許他自己另有打算，我們何不將一聲雷老前輩所說的八個字寫成招貼，分貼四方，他老人家聞訊之後，說不定會自己來找我們也未可知。」

張俊不加猶豫的連連點頭道：「好！好！好！小弟這就吩咐去辦，不過，你張兄也請暫留此地，等待一聲雷老前輩。」

張不棄爽快的點頭道：「小弟遵命，只是打擾貴府……。」

張俊截口道：「張兄，你這麼說就見外了。」

×　×　×

金槍大俠董天成的喪事辦過了，其他遠道前來的弔客，都一一走了，只有神州四異與張不棄留在董府，等待那渺茫的一聲雷。

金槍大俠董天成家大業大，佔地好大的一座府邸，但是家中人口並不很多。

董夫人沒有兒子，只有二位千金小姐，大小姐十八九歲了，二小姐却只有七八歲。

張俊是金槍大俠的大弟子，他以下另有七個師弟，號稱董門八傑。

張不棄有爲而來。因此，展開手腕，應付得面面諸到，不幾天下來。居然被他和上上下下都建立了相當的交情。

尤其，那聰明伶俐的二小姐董佩佩，與他更是投緣，每天纏着他說故事和練功夫。

一住就是十幾天下來，招紙張貼出去之後，一聲雷半點反應都沒有，神州四異中的鐵指金鈎首先不耐煩的告辭走了，接着，空明道長和獨目和尚也飄然而去，只留下四相先生在等候一聲雷的消息。

這一天，董二小姐佩佩不知有什麼事，沒有來找張不棄，四相先生與張不棄在客廳裏對坐了一陣，四相先生忽然問道：「張老弟，你認不認識鐵血行者？」這幾天相處下來，稱呼上親近多了。

張不棄「哦」了一聲，道：「老前輩說的可是江湖人稱『一肩担道義』的任無我？」

四相先生道：「不錯！正是他，他年紀不大，四十左右，却是老少二代中的中堅人物。」

張不棄道：「晚輩也久聞其名，只是無緣識荊。」

四相先生微微一笑道：「老朽領你去交交這個朋友如何？」

張不棄心絃不由得一震，暗忖：「聽說任無我此人目光銳利，觀察入微，倘若要被他看穿了行藏，那才……」念動之間，忽又一轉，暗道：「吃軟怕硬，算是什麼人物，去見見他又有何妨。」

張不棄念動如飛，神色了無異狀的點了一點頭，道：「他離此不遠麼？」

四相先生道：「不遠，一天足可來回了。」

張不棄道：「好，我們去看看他。」

四相先生站起身來道：「現在就去，再遲你又脫不了身了。」

兩人出了董府，向石門城外奔去。

鐵血行者任無我住在皂角附近的河邊，一間石頭房子就是他的窩，房子不大，全家只有二個人，除了他之外，另一人就是他的徒弟小狗子——一個半大不小的孩子。

鐵血行者任無我人如其名，長得偉岸粗壯，滿臉于思，說起話來聲如洪鐘，豪邁過人。

四相先生和張不棄剛走到門外，屋裏便發出一聲朗笑，鐵血行者任無我迎出，道：「兩位的口福眞好，兄弟昨天剛殺了一條大黑狗，兩位就風聞而來，眞生得一隻好鼻子。」

四相先生笑道：「任老弟，你可認識這位小兄弟？」

鐵血行者任無我打量了張不棄一眼，搖頭道：「不認識？」

四相先生道：「你連人都不認識，爲何如此口沒遮攔，不怕得罪朋友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道：「不是朋友，不會來我這裏，來了我這裏，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那有見罪的，兄弟，你說是不是？」坦誠得叫人心裏十分受用。

兩道目光射向張不棄，張不棄心中微微一驚，暗忖道：「此人目光如炬，不僅顯出了他深厚的內功修爲，而且充滿了智慧的光輝，如果以貌取人，可要上他的大當了。」

張不棄只不過二十四五歲，但在他從事的行業中，已是屬於出類拔萃的頂尖人物，他如果沒有過人之處，又那能出人頭地？

微微的笑了一笑，雙拳一抱道：「在下張不棄，平生最愛吃狗肉，只要有狗肉吃，就被狗咬兩口也不在乎！」

鐵血行者任無我哈哈大笑道：「兄弟，你眞是半點虧都不吃。」

張不棄笑道：「這種虧吃不起啊！」

「哈哈！哈哈……」大家都開心的笑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的狗肉燒得實在好，張不棄剛才是信口胡地，他從來就沒有吃過狗肉，當他吃第一口狗肉的時候，心裏不知有多畏忌，可是，當他吃下第一塊狗肉之後，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猛然大吃起來。

他的那種窘態，當然逃不過四相先生和鐵血行者任無我的眼睛，當然又是一陣哈哈大笑，笑得張不棄臉紅頸子粗，又陪着笑了起來。

忽然，鐵血行者任無我一聲喝道：「小狗子，你是怎樣搞的？」

沒頭沒腦的這樣一吼，吼得四相先生都楞了起來，不知他又有什麼神來之舉。

小狗子眉頭緊皺道：「師父，小狗子

什麼地方又錯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責問道：「這是什麼貓尿?我們的『洞庭春』呢?」

小狗子心底落實，暗暗吁了一口氣，道：「師父，剛才你們喝的不就是洞庭春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剛才喝『洞庭春』，爲什麼現在變了貓尿。」

小狗子道：「洞庭春沒有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沒了，你不會去買麼?」

小狗子道：「酒店要現錢哩!」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現錢，給他……」下面的話打住了，誰也看得出來，他目前手頭準沒現錢。

張不棄伸手向懷中摸去，却被四相先生用目光止住了，他只好順勢在身上抓了一抓，用抓癢的動作，把自己的心意掩飾過去。

只見鐵血行者任無我窘了一窘之後，接着哈哈大笑道：「沒有銀子，你不會去找『保安泰』麼?」

小狗子雙手一攤道：「拿什麼去找『保安泰』?」

鐵血行者任無我立斷立決地道：「用『七星子』!」

小狗子回身奔到床前，摸出一把烏黑的匕首，帶了酒壺，便向屋外走去。

四相先生這才笑聲喝道：「且慢!」

小狗子回身道：「老前輩還有什麼吩咐?」

四相先生轉向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要當幾兩銀子?」

張不棄這才明白「保安泰」原來是當舖的名字，幾乎忍不住要笑出聲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們還能喝多少?」

四相先生道：「我們難得碰上這種好機會，今天是不醉無歸，每人至少喝十斤哩。」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有五兩銀子足夠了。」

四相先生伸手入懷，掏出一塊銀子拋給小狗子道：「不　找『保安泰』了，老夫收當。」

小狗子裂咀一笑道：「你老人家眞要這把『七星子』?」

四相先生道：「爲什麼不要!」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道：「交給單老前輩。」

四相先生接過「七星子」，自然得像買賣交易一樣。

張不棄睜大眼睛，口都合不攏來，望着四相先生及鐵血行者任無我，好像他們是一對大怪物，怪異得叫人不可理解。

他眞想不通，江湖居然有這樣的朋友，人家請你喝酒，還要當人家的心愛之物。這種事四相先生居然做得出來，而鐵血行者更是毫不在乎。

張不棄但覺胸中湧起一股不吐不快的悶氣，忍不住結結巴巴的道：「兩位……兩位……晚輩眞成了糊塗蟲了。」這種話很難措詞，總不能當面說人家是怪物，只有說自己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哈哈笑道：「你看不順眼是不是?」

張不棄苦笑道：「晚輩孤陋寡聞，有請指教。」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四相先生早就想謀取我這把寶貝匕首，一直沒得機會，這次可償了他的心願。」

張不棄道：「區區五兩銀子，能值幾何……」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我是東道主，爲什麼要他出銀子，我請你們喝洞庭春，是我的情，他拿銀子換我的匕首，是他的理，有什麼不對?」

張不棄搖了一搖頭，道：「晚輩……這……」

四相先生截口笑道：「張老弟，你不知道，任無我有一個壞毛病，當東西是家常便飯，但却向來只當而不贖，這樣一來，豈不便宜了『保安泰』，既然便宜外人，何不便宜我這老朋友。」

目光轉向鐵血行者任無我，笑笑地道：「這叫取之有道，你能不服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道：「服!服!服!我向來就沾不到你的便宜。」

四相先生托着手中匕首連看帶讚的說了好幾聲：「好!好!好一把『七星子』，眞不愧是匕首之王。」

「七星子」，「匕首之王」，這幾個字，一字一跳的扣在張不棄心絃上，目不由己的又望了鐵血行者任無我，暗暗想道：「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爲了幾十斤『洞庭春』，居然捨得犧牲這種稀世奇珍的神兵……」

「張老弟……」張不棄思維一斷，只見四相先生已將手中那把「七星子」送到他面前，道：「老弟，把它送給你了。」

沒有說理由，而且，還含着非送不可的意味，令人不能拒絕的氣勢。

張不棄心念一動，便不再作拒絕的打算，伸手接過那把「七星子」，欠身道了謝。

目光一轉，向小狗子招了一招手道：「小狗老弟，咱們是初次見面，這就算是小兄給你的見面禮吧!」

小狗子也是一個爽朗的性格，欣喜的謝了張不棄，受了那把「七星子」。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罵道：「倒便宜了你這小子了，還不快買酒去。」

小狗子伸了一下舌頭，做了一個鬼臉，飛也似的跑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張老弟，恕我托大叫你一聲老弟，你送了在下徒弟一個見面禮，在下年紀比你大，照禮說，也該送你一點什麼東西才對，你說，你喜歡在下的什麼東西?」

張不棄笑道：「少弟很欣賞任兄你的爲人，想結交你這個朋友。」

鐵血行者任無我一掌拍在張不棄左肩上，道：「好，我們交上了。」

四相先生道：「任無我，這是你自己找的，別說老朽計算你。」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道：「不要你計算，你們的事，我早就手癢了。」

四相先生笑道：「原來你是找進身之階呀!」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們那種蝸牛似的動作，叫人見了急死了。」

四相先生道：「聽你如此說來，莫非

你已經有了什麼綫索?」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稍有所見。」

四相先生道：「願聞高見。」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們認爲是什麼人下的毒手?」

四相先生道：「這是一次經過非常週密佈置的暗算，下手的人，定是職業殺手，否則，不會如此神秘。」

鐵血行者任無我點頭道：「這一點，咱們所見皆同。」

四相先生道：「我們查探的結果，到此爲止，究竟是何人所爲，就查不出綫索來。」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向張不棄道：「張兄弟，你有沒有特別的看法?」

張不棄搖了一搖頭，道：「對於職業殺手的事，在下不甚了了，不要說更進一步的探索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沉思了一下緩緩道：「武林中之有職業殺手這門行業，還是近百年來的事，這也是世風日下，武德敗壞所致，所以，才有那些不知武德爲何物的武林敗類，去做職業殺手，昧心賺錢。」

這等於是指着禿頭罵和尚，張不棄聽得背脊骨一陣一陣發涼，開口不得，他當了好多年職業殺手了，從來沒有想到基本道德的問題，這時心中一震，覺得有點不自然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似是有意指導張不棄，接着又道：「職業殺手始自何人，不得而知，因爲他們自知不恥於武林人物，終其生都不敢自道姓名，至於近二三十年來的著名殺手，前有亡魂七殺，後有血海四凶，但最近江湖上又出了三位直追前人的修羅三妖。」

張不棄道：「江湖上就只這幾位職業殺手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當然不是他們這幾個人，不過餘者的名氣，沒有他們大吧了。」

張不棄道：「可不可以說，他們的身手，是頂兒尖兒的。」

鐵血行者任無我搖搖頭道：「在眞正武功修養來說，他們都算不上特出的高手，但在殺人的技巧來說，却是一般武林高手難以匹敵的，所以，這就是一位功力高絕的武林高手，常常會失手於職業殺手的緣故。」

四相先生道：「任老弟，你這一說對於查探董大俠之死，大有助益。」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四先生有何發現?」

四相先生道：「董大俠是死於功力不如他的殺手之手。」

鐵血行者任無我點頭道：「在下也有這種看法。」

四相先生雙眉一鎖道：「這樣一來，追查的對象可就更爲複雜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搖頭道：「不，依在下的看法，反而更簡單了。」

四相先生愕然的「啊」了一聲，接不上話。

張不棄靜靜的聽着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分析，心中有說不出的驚訝和震駭，想不到，他竟是一位這樣一位可怕的人物。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了一笑，接着又道：「簡單到目標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誰?」

四相先生是這樣問；張不棄也緊張地這樣問。

鐵血行者任無我斷然地道：「修羅三妖!」

四相先生一楞，道：「修羅三妖不是三個人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江湖上人人都道『修羅三妖』是三個人，唯獨在下認爲只是一個人!」

張不棄的眼睛發黑，幾乎要昏倒過去，這是他獨有的秘密，不知鐵血行者任無我是怎樣查出來的，看來，自己這次有得霉倒了。

四相先生道：「何以見得?」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世人只知道修羅三妖是三個人，却不知道其實只是一個人使用三種兵刃，用三種不同的手法殺人而已。」

四相先生道：「你親眼所見?」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沒有。」

四相先生道：「那麼，你是如何知道的?」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深思熟慮後推斷出來的結果。」

張不棄捏着一把冷汗，道：「你有把握?」

四相先生接着又道：「有些事情，親眼所見都不可靠，推斷之事，更難全信，老弟，不要聰明自誤。」

鐵血行者任無我微微一笑，道：「實不瞞四先生說，在下對『修羅三妖』已經注意二三年了，過去，我也一直把他當作三個人，直到最近才想通其道理，他只不過用三種兵刃，三個化身，就把人們的耳目搞得混淆不淸，永遠摸不出他們的底細了。」

四相先生道：「修羅三妖的三種兵刃是槍、劍、刀，如說他是一個人，身上帶着那樣多兵刃，豈不成了兵器架子，而且隱匿行踪也不方便，這些……」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刀可以用軟刀，纏在腰際，並不碍事，至於槍和劍，很可能設計打造在一起，這不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頓了一頓，接着又道：「當然，在下這種想法，還另有很多理由支持，我的看法對不對，當然還要最後事實的證明。」

張不棄聽着鐵血行者任無我欵欵道來，就像親眼看到一樣，心中震駭不已之外，更對他產生了一種說不出的好感。

也許他從來沒有遇見過鐵血行者任無我這樣的人，豪邁、慧敏而不驕傲，有經驗而不世故，有胆識而不空談。

同時，他也忘了他們談論的對象，正是他自己，而大感興趣，不由得接口道：「任前輩的看法大有道理，董大俠十九不離八，準是死在『修羅三妖』之手。」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道：「張兄弟，你錯了!」

張不棄一楞道：「我什麼地方錯了?我只是……」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對我的稱呼錯了，在我未滿五十歲之前，我不願老得被人稱爲前輩。」

張不棄莞爾道：「那麼，該如何稱呼呢？」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任大哥。」

張不棄爽快的應聲道：「是是！任大哥。」

四相先生叫了一聲，道：「任老弟，你對『修羅三妖』的觀察既然已經下了四五年的時光，想必已經摸出了他藏身的地方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搖了搖頭，道：「這倒沒有。」

張不棄道：「任大哥，『修羅三妖』出道只不過四五年，你爲什麼對他特別注意？」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如果我看得不錯的話，『修羅三妖』在職業殺手羣中，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人物，所以我特別注意他，目前，他氣候尚未完全養成，要除掉他還來得及，如果再過些時日，再對付他就不容易了。」

張不棄震駭之中又興起了一種知己之感，笑了一笑，道：「如果『修羅三妖』聽到了你的話，不知心中將作何感想？」

鐵血行者任無我不加思索地道：「他一定會說我是『知己對手』！」

張不棄暗暗嘆了一口氣，神思一片紊亂。

驀地，只聽屋外傳來小狗子一聲怒叱，喝道：「什麼人，鬼鬼祟祟的，還不給小爺我滾出來！」

鐵血行者任無我輕輕說了一聲：「兩位請稍候！」身形一閃，頓失所踪。

別看他水牛般粗壯，輕身功夫的造詣，居然練到了浮光掠影的境界。

張不棄心中一動，忽然，有了不安的感覺，站起身子，正想出屋去看一看，只見眼前人影一閃，鐵血行者任無我和小狗子若無其事的回到了屋中。

小狗子不但帶回來了「洞庭春」，而且還買了一大包燒鷄鹵牛肉，東西擺在桌上，鐵血行者任無我絕口不提外面的事，只說了一聲：「我們繼續喝酒吧。」

張不棄心中納悶，轉眼向四相先生望去，只見四相先生神色自若，也似是忘記了外面的事情。

張不棄終於忍不住問道：「外面來的是什麼人？」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一個老頭子，不敢打個照面就跑了。」

「一個老頭子」，可不正是張不棄担心的事，幸好他跑了，張不棄暗暗吁了一口氣，放心的吃喝起來。

眼看天色已經暗了下來，鐵血行者任無我忽然道：「兩位有沒有興趣去替在下張張聲勢？」

張不棄道：「去那裏？」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剛才那老頭子令人非常懷疑他的來意，所以在下在他身上動了一點手腳，說不定我們能在他身上發現點什麼，我們現在去摸摸他如何？」

張不棄暗中大吃一驚，叫人對他簡直莫測高深，不知如何是好。

四相先生一笑道：「用得着勞師動衆，大家都去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看那老頭子的身手，簡直不在我們之下，如果機會好的話，我們就攻他一個措手不及，豈不省下將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張不棄心慌意亂之下，漸漸冷靜下來，暗暗思量，忖道：「老何的經驗閱歷何等老練，你既然當面沒有留住他，再要事後追踪他，談何容易，我怕什麼，趁此機會，考驗考驗他的眞才實學也好。」

心中一定，當下微微一笑，接口道：「任大哥說的是，小弟奉陪。」

四相先生道：「老朽久聞你任老弟的『千里一綫牽』稱絕江湖，去開開眼界也好。」

張不棄一震道：「千里一綫牽是你任大哥的絕技？」他可聽說過「千里一綫牽」的厲害，一旦被沾上之後，任你遠避天涯海角，也休想逃脫其追踪，想不到陰錯陽差，竟然是這任大哥的本門絕技，當時頭都要炸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沒有注意張不棄的緊張，謙遜地道：「前人的心血，小兄不過是坐享其成吧了。」

說走就走，小狗子一馬當先走在最前面，他們的速度不慢也不快，有時也停下來張望一陣之後再繼續前奔。

途中，鐵血行者任無我糾正了小狗子兩三次失誤，一路上轉來轉去，最後，居然奔向了張不棄所居住的農莊。

張不棄這時不得不佩服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厲害，暗暗叫苦不迭。

眼看離開他的住所不足二里地方，張不棄只好一咬鋼牙，暗中在油菜田裏打出一種特製訊號，他這訊號，也是精心特製而成，可以隨心所欲的定時而發。

張不棄他們走出四五十方丈之後，只聽「呼嘯」一聲，一道紅光從他們背後冲天而起，飛過了他們的頭頂，在半空中發出一聲爆炸後，寂然而滅。

鐵血行者任無我身形一頓，停了下來，嘆息一聲，道：「看來那老頭子實不簡單，居然在途中設有暗樁，我們此行白費心機了。」

四相先生道：「咱們快走一步，也許他們來不及遠颺。」身形一閃，疾箭般飛了出去。

這次他們前進了百十丈左右，半空中爆炸一聲，又有人發出了一道訊號。

轉眼間，前面已經現出了那農莊的陰影。

一路追來，總追了百十里地，現在，已是下半夜了。

農莊黑壓壓的躺在那裏一點動靜都沒，大家的身形更快了。

眼看距離那農莊不過二三百丈了，驀地，一道火光，從農莊冲天而起，接着「轟」然一聲，火光一炸，照紅了半爿天。

他們到得農莊之前，只見起火處是農莊的後院，這時農莊中一片嘈雜，人聲犬聲，亂成一片。

鐵血行者任無我搖手輕聲道：「我們暫時且莫現身，看個究竟再說。」

後院別院，整個被火舌吞沒了，救火的人，根本近不了身，除了高叫之外，只有眼巴巴的乾着急。

現身眼前的人，似乎都是善良的老百姓，沒有任何一個碍眼的人，鐵血行者任無我苦笑一聲道：「前輩，在下栽了。」

四相先生搖頭一嘆道：「對方似乎高明得遠出我們想像之上。」

張不棄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我們向他們打聽一下如何？」

鐵血行者任無我連連搖手道：「使不得，他們不會知道什麼，萬一被他們指爲放火的人，反爲不妙。」

小狗子在四週轉了一圈，回到鐵血行者任無我前面道：「師父，綫索未斷，要不要繼續追下去？」

鐵血行者任無我沉思了片刻，道：「我們既然已經落入他們的暗樁眼中，不必大夥去了，你化裝一下，獨個兒去吧。」

小狗子高興得跳了起來，應了一聲：「是！」身形一矮，閃入陰影中而去。

鐵血行者任無我及四相先生張不棄三人，也不再現身，悄悄的退出了農莊，奔向回程。

一路上，鐵血行者任無我成了悶聲葫蘆，沒有興趣多說話了。

到了正門附近，鐵血行者任無我一抱拳道：「兩位請先回董府，在下最遲三日，必有回信，告辭了。」轉身疾馳而去。

弄假成真　大俠墳墓被盜

四相先生及張不棄回到董府，已是下半天了，張不棄回到自己房中，發現枕頭下露出一隻信封角。

信封角入目之際，張不棄雙眉猛然一皺，取過信封，抽出信函，匆匆看了一眼，隨手雙掌一合，用掌力將信封信箋震得粉碎，然後跑了一趟廁所，消去了痕跡。

再次回到房中，張不棄心頭上像是壓了一塊千斤重鉛，任他如何也輕鬆不起來了。

折騰了一天一夜，四相先生自己也要休息，主人方面，更約束不許任何人來打擾他。

他暗暗盤算了半天，覺得此地已非善地，非從速進行，早日抽身離開不可。

用過晚飯，便在房中運功調息起來。

將近二更時分，但覺精神飽滿，神采奕奕，全身疲憊盡去了。

這幾天來，他從二小姐董佩佩口中打聽到金槍大俠董天成生前保有一個小本子，裏面記滿了奇奇怪怪的事，她父親死後，那小本子落到了她母親手中，她母親看了那本子，生氣的要將那本子燒去，却被大師兄看見了，苦苦哀求留了下來，然後，把那本子放在棺中，陪了他父親的葬。

張不棄這多天下來，就是找不出金槍大俠董天成寧願自己送命，也不殺死他的理由。

現在看來，唯一的希望就只有那本子了，也許那本子眞能開解他心中之結。

本來像張不棄他這類職業殺手，殺死個把人，根本不當一回事，你要心慈手軟，不下毒手，死了活該，誰會放在心上。

可是，張不棄就是忘不了金槍大俠董天成臨嚥氣時，那道隱含有千言萬語欲說無能的目光。

那道目光，除了想說話之外，便是說不盡的關愛與慈祥，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怨恨的表現。

張不棄不錯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物，但，他也有他狠不起心，辣不起手的一面，就是想得太多了，心中存不得絲毫疑念，如果心中的疑念不能解開，他便永遠定不下心來做別的事了。

因此，他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他沒有任何報恩酬情的意念，就只爲了那微不足道的理由，使他有別於其他職業殺手。

他可以殺人於眨眼之間，可是他不是盜墓者，他雖然明知那本子陪葬在金槍大俠董天成的身邊，而金槍大俠董天成的棺木，就埋在城外日月塋，他總是無法狠心打開金槍大俠董天成的棺木取到那本子。

現在時機迫切了，他不能不採取行動，他帶了一把鐵鏟，來到金槍大俠董天成的墓前。

金槍大俠董天成的墳墓蓋得又堅實又雄偉，墳墓上面覆滿了又重又厚的大麻石，他在墓地繞行了一週，一時之間竟想不出下手的方法。

當然，那也不是完全想不出下手的方法，只因他寧願殺死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願打死人身上的主意，所以他寃避似的不能向有效的方法去想。

他靜立在墳前不少時光了，驀地，他劍眉一揚，雙目之中泛起了兩道凌厲肅殺的冷光，沉聲喝道：「什麼人？」

他依然面對着金槍大俠董天成的墓碑，除了喝聲之外，身形沒有絲毫移動，可是暗中，他手中的鐵鏟却擺好了最有利的架式——一擊就可置人於死地的架式。

一擊成功，這是一個職業殺手的基本教條，唯有一擊成功，才永遠是勝利者。

目前，他除了一擊成功外，別無第二條路可走。

遠遠的送過來一句話，道：「公子，是老何我！」人影現身出來，很小心的停身在丈遠之外。

張不棄暗暗吁了一口氣，疾快的旋轉身形，到了老何面前，冷冷的道：「你還來做什麼？」

老何恭敬的道：「老奴奉老主人之命，請公子立刻回山。」

張不棄道：「你留下的信，我已全看到了。」

老何道：「請公子即隨老奴遠走。」

張不棄道：「我不能和你一道走。」

老何道：「爲什麼？難道公子你不知道老主人的脾氣！」

張不棄冷笑一聲，道：「我只問你，你擺脫了追踪你的人沒有？」

老何道：「老奴不知道，老奴是冒險來接應公子。」

張不棄道：「你誤事不小，你可知道你已中了鐵血行者的『千里一綫牽』麼？回山去，那是自貽伊戚。」

老何蒼頭一垂道：「老奴該死，却不知已然中了鐵血行者的『千里一綫牽』，這却如何是好？」

張不棄心中一動，想起了一個主意，道：「凡人中了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千里一綫牽』，就像陰魂纏腿，很難解脫，唯一解脫方法，只有……」

老何顯然被「千里一綫牽」嚇亂了方寸，焦急的追問道：「甚麼方法……」

「死！」

張不棄口中「死」字一吐，左掌已翻手而出，一掌印在老何心口上，老何身子不弱，可做夢也想不到，張不棄會向他出手，而張不棄的出手，更是殺手的殺着「一擊成功」，老何雙目一瞪，口中只說了一個「你」字，便氣絕身死！

張不棄立時動作，把老何拖到金槍大俠董天成墓前，放下老何後，雙掌一推，把墓碑倒翻，舉起鐵鏟在墓碑後掘了一鏟，然後，將鐵鏟交到老何手中，於是，老何便成了掘墓被殺的屈死鬼！

張不棄快速冷靜，又改正了不少缺失，然後，凄然向老何屍體點了點頭，默禱道：「老何，你不能怪我心狠手辣，你既然被鐵血行者纏上了腿，活下去就只有壞事，倒不如成全了我，我成功了之後，一定……」

心弦突然一緊，似乎又有人來了，當下語氣一變，冷笑一聲，道：「老頭，你該死，金槍大俠與你何冤何仇……」

一條瘦小的人影，閃身到了墓前，張不棄話聲一頓，回過身來，失驚道：「小狗子，原來是你。」

小狗子望了地上的老何道：「這老頭死了。」

張不棄道：「這老頭前來盜墓，我一氣之下，失手把他殺了，難道你追的就是他？」

小狗子道：「這老頭可不簡單，花樣眞多，幾乎被他逃出手去了。」

張不棄「啊」了一聲，道：「原來就是他呀，早知如此，我便饒他一命，留個活口才是。」

小狗子道：「偷墳盜墓，乃是人神共憤之事，該死！」

張不棄道：「可是我們在他身上斷了綫。」

小狗子道：「小的追了他一天一夜，看他也不是甚麼主要人物，死了就死了，沒有甚麼重要。」

張不棄一笑道：「小狗子，看不出，你倒很有見地。」

小狗子笑了笑道：「你老人家過獎吧了。」

張不棄覺得小狗子對他非常有利，聽他稱自己爲老人家，當下抓住機會，一笑道：「小狗子，你這聲老人家，可叫得我成了七老八十了。」

小狗子道：「你老人家……」

張不棄截口道：「你看，又來了，說年齡，我比你大不了八九歲，你我之間又沒甚麼師門淵源，你最好把你老人家取消，改稱我爲張大哥，豈不更顯得交情？」

小狗子猶豫地道：「這個小狗子不敢，您不是叫我師父爲大哥麼？」

張不棄一笑道：「那是橋歸橋，路歸路的事，不可混爲一談，我們還是各交各的吧。」

小狗子因張不棄把「七星子」送還給他，他對張不棄早有好感，當下笑了一笑，道：「張大哥吩咐，小狗子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張不棄一拍小狗子肩頭道：「你朗爽豪邁，眞不愧是鐵血行者的傳人，我有幸交到你們師徒，太高興了。」

小狗子笑道：「張大哥，你將來可不要討厭我們才好。」

張不棄道：「這句要反過來說才對，目前我們不就找上了你們師徒麻煩……」

話聲一頓，一轉，接着，道：「來！我們先找處地方，把這死老頭埋了，免得被人見了又生是非。」

小狗子當然不會多想張不棄別有用心，兩人有說有笑的把老何埋在不遠處的樹林裏！

埋好何老頭，小狗子高高興興的回去向師父覆命去了。

第二天，張不棄自有他一套說法，把何老頭盜墓的事告訴了四相先生和張俊，說完經過之後，張不棄提出一個大家心有同感的問題，道：「那老頭爲甚麼要盜墓呢？」

張俊沉思了半天，道：「家師陪葬之物，極其普通，沒有值得人家眼紅的東西呀。」

張不棄道：「那老頭武功不弱，普通財物絕不會被他看中，照張兄說來，事實上又沒有甚麼貴重的東西，顯然是有人造謠生事，給董老前輩惹來的身後麻煩。」

四相先生雙眉一皺說：「謠言最是可怕，事雖無中生有，但江湖人多半都會信以爲眞，長此下去，如何是好。」

張俊嘆息一聲，道：「他們找的，莫非是那件東西？」

張不棄趁機問道：「甚麼東西？」

張俊先沒回答張不棄問話，轉向四相先生道：「先師曾將其一生所經歷的重要大事，寫了一本『日知錄』，其中包羅甚廣，有不少有價值的奇聞秘錄，莫非是它引起了某些人的覬覦。」

四相先生點了一下頭，道：「老朽也知道他有這本東西，只是未曾見過，那本東西難道作了陪葬之物？」

張俊道：「先師慘遭不幸之後，家師母見了那本『日知錄』頗爲不悅，意欲將它燒去，因晚輩鑑於那『日知錄』乃是先師一生心血結晶，若就此化作一片灰燼，未免可惜，因此懇求家師母將之作爲先師陪葬之物。」

張不棄一笑道：「陪葬與焚化，還不都是一樣，最後均化泥塵。」

張俊笑了一笑，接着道：「那也不見得。」

四相先生面目一肅，道：「張俊，此話怎講？」

張俊忽然跪倒在地，道：「晚輩……晚輩……暗中將那『日知錄』留下來了，並未將它陪葬。」

四相先生雙目一瞪，道：「好小子，你敢欺師滅祖……看老夫不活劈了你。」

張俊嚇得臉色慘白，顫聲道：「老前輩……請息怒，晚輩還有別情，請老前輩容稟。」

張不棄聽說「日知錄」沒有陪葬，暗中一樂，道：「張兄不是糊塗人，他這樣做一定有道理，老前輩且慢生氣，讓張兄把話說完，再論是非不遲。」

四相先生臉色稍鬆，冷哼了一聲，沒有任何表示。

張俊嘆了一口氣，道：「晚輩這樣做，也是爲了先師，替他老人家了却一件心事。」

四相先生冷冷的道：「甚麼心事？」

張俊道：「你老人家知不知道，先師有一終身遺恨之事？」

四相先生搖了一搖頭，道：「這個，老夫倒是不知道。」

張俊道：「先師在未與家師母結婚之前，原已有過一房妻室……。」

四相先生怒喝一聲，道：「胡說，令師爲人，老夫最是清楚，他平生不二色，那裏另外還有一房妻室，你說出這種話來，就該打……」

張俊發急地道：「晚輩不是胡說，只因先師在『日知錄』上也有記載，家師母欲燒毀『日知錄』，也是因爲知悉了此事之故。」

四相先生訝然道：「啊！眞有此事，老朽倒從未聽他道及。」

張俊道：「家師母心中最怒惱先師瞞了她十幾年，甚至要將『日知錄』留給他另一個家的兒女，而不給現在身前的兩位師妹，這也是家師母不願『日知錄』留在世間的眞正原因。」

四相先生道：「令師有無命要你辦理此事？」

張俊道：「沒有，晚輩乃是從『日知錄』中得知其情，因此，晚輩才敢暗違師母之命，偷偷將『日知錄』留下，誓爲先師了此素願。」

四相先生長嘆一聲，揮手道：「你起來吧。」

張俊恭敬地道：「老前輩可要看看『日知錄』麼？」

張不棄心中大喜，伸長了耳朵，只待四相先生點頭，可是，四相先生搖了搖頭道：「令師遺著，老朽不便過目。」

張俊道：「先師並無限制別人閱讀的意思。」

四相先生道：「老朽自己有自己的主張。」

張不棄暗自嘆了一口氣，也不便再說甚麼了。

四相先生沉思了一陣，忽然一抬頭，道：「張俊，你把令師另有家室的事，說得詳細一點。」

張俊道：「此事，過去從無一人知道，家師在『日知錄』上所記，也只是一個大概。」

四相先生道：「他怎樣說的？」

張俊道：「先師在『日知錄』上記載：戊午年先師曾遊巫山神女峯，在神女峯附近遇一奇女子，兩人一見鍾情，遂結秦晉之好，並在神女峯側隱居三年，過了三年神仙般的快樂生活，並生下一位小師弟，忽然一日先師外出歸來，家中已是人去屋空，連那師母與小師弟皆不見了，先師當時留在原地苦守了一年，也苦找了一年，竟是春夢了無痕，再也追不回來了。」

四相先生點了一點頭，道：「老朽與令師相交三十多年，不錯，令師在戊午年之間失踪了幾年，他再次出現江湖的時候，武功突飛猛進，大家只道他巧獲奇緣，隱修武功去了，原來是這樣一回事。」

張俊接着道：「以後，先師每年都要去一趟巫山神女峯，直到今年，從未間斷，可見他老人家心情之苦了。」

張不棄道：「令師托人找過他們母子沒有？」

張俊道：「此事先師諱莫如深，想必不會托人尋找他們，要找他們，也定是他老人家自己暗中進行。」

四相先生道：「有無記載母子倆的姓名？」

張俊道：「先師曾替小師弟取名春暉，至於那位師母姓什麼就不知道了。」

四相先生皺着眉頭，道：「還有甚麼信物沒有？」

張俊道：「沒有……」話聲忽然一停，似是想起了甚麼似的，剛一抬頭，欲待有所說明時，廳外走進三師弟熊秉文道：「有位任無我在門外，要見單老前輩。」

四相先生望了張俊他們師兄弟兩人道：「任無我就是鐵血行者，快請。」

熊秉文「啊」了一聲，飛也似的轉身跑出去了。

他雖然不知道任無我是何許人，但對鐵血行者四個字，可是仰慕已久，他那能不高興極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這是第一次來董府作客，還是那副朗爽的性格，一坐下便笑道：「各位可是爲了金槍大俠墳墓被盜之事感到煩惱？」

四相先生點了一點頭，道：「你能不煩惱麼？有了第一位盜墓的人，難免沒有第二位盜墓的人，甚至，第三……四……五……墓地又在城外，總不能一年到頭派人守在墓前，就算能派人守護，又能守多少時候？」

鐵血行者任無我一笑道：「在下有一個一勞永逸的辦法。」

張俊走到鐵血行者面前，抱拳一揖道：「在下先此謝過任大俠。」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張兄，千萬別來這一套，你這一來，我任某人可就坐不住了……我的辦法，是笨得不能再笨的笨法子，說出來各位可不要見笑。」

四相先生一笑道：「你的廢話怎麼變得這樣多，有話就快說罷。」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我們自己先盜，別人沒了指望，豈不無人再動盜墓的腦筋了？」

四相先生搖了搖頭道：「這算甚麼辦法？」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咱們是眞消災，假盜墓，騙騙人家的耳目就行了。」

張俊道：「要不要挖開墳墓？」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墳墓當然要挖，外表總得像挖過的樣子，否則如何騙得過狡猾的江湖敗類。」

張俊望着四相先生道：「老前輩，你認爲如何？」

四相先生細想了半天，點了一點頭道：「仔細想來，這辦法倒是確實有效，就這樣辦吧。」

張俊心中有說不出的難過，囁嚅地道：「這對先師……」

四相先生道：「張俊，你只有看開一點，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與其將來被人眞的盜墓，倒不如現在稍受委屈。」

張俊淚眼婆娑的嘆了一口氣，道：「晚輩只有遵命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好，我們說做就做，今天晚上就動手，張兄，請你去找

些令師的遺物來。」

張俊不禁一怔，道：「這又是甚麼意思？」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我們抛些董大俠的遺物在墓地四週……」

張俊「啊」了一聲，道：「在下明白了。」轉身出去，帶回來一些董大俠的遺物交給鐵血行者任無我。

鐵血行者任無我又和他們計議了一些細節問題，便忽忽的走了。

張不棄回到房中，獨自靜了下來，腦中不由自主的映出了當日和金槍大俠董天成交手的情景，一幕一幕的畫面清晰無比的在他眼前跳動……

他記得非常清楚，兩人見面之後，他緊守着一個殺手殺人時的禁忌，不發一言，便使出了要命的殺着，一連向金槍大俠董天成猛攻了九招，居然徒勞無功。

在他使出第十招「黃泉異路」的時候，金槍大俠董天成口中忽然發出一聲冷笑，道：「哼！班門弄斧，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

只見他金槍一立，迎着他的「黃泉異路」一絞，出乎張不棄意料之外的槍尖一順便到了他的咽喉之上。

他這一招，使得神妙無比，簡直就是「黃泉異路」的尅星，殺人的招術，成了被殺的敗着。

眼看金槍大俠董天成的槍尖巳經接觸張不棄的咽喉，張不棄下意識地一偏頭，欲待避過咽喉要害……

令人不可想像的，金槍大俠董天成雙目一直，出神的望着他，手中金槍也是一收，點在他咽喉上，未再刺進一分一毫，甚至，連張不棄的外皮都沒有傷到。

誰都體會得到，是金槍大俠董天成饒了他一命。

可是，張不棄却不是這樣想，他是經過嚴格培養出來的殺手，動上手，不是殺人，就是被殺，被殺當然非所願，殺人却是毫不猶豫，只要有機會，腦中便不會改變主意。

張不棄直覺的化招變式，手中兵刃一送，沒入了金槍大俠董天成的心口！

奇怪，金槍大俠董天成一念之仁反遭惡報，居然沒有絲毫惱怒之色，這時，他巳經說不出話來了，整個的心意都寄托在一雙慈愛的目光之上！

目光柔和得可以溶化一個人，直到他嚥下最後一口氣，軟軟的倒在張不棄脚前，他的目光還是顯得那樣慈愛柔和！

張不棄也從此着了魔似的，掙不開無形的心鎖。

這種景像在他腦中，巳經凝成了一片，他只要一沉思，就清晰無比的呈現在他眼前。

但是，現在他回憶這幅景像時，他突然心中一震，半天回不過神來。

他從來沒有過那種念頭，可是，現在他却心不由己的產生了那種念頭，那個念頭，也可說是張俊啓發他的。

如說金槍大俠董天成是他父親的話，他眞不敢往下想下去了。

有這可能嗎？不能說沒有這種可能，因爲任何一個人，都有一個親生的父親，只要他自己不知道親生的父親是誰。

自己的親生母親死得很早，自己對她的印象巳是很模糊了，至於，自己的父親呢？那是一張白紙，簡直無法想起。

現在的父親呢！那只是義父和師父，和生父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關係。

好久，好久，張不棄才回過神來，他暗暗的打定主意，忖道：「不管他是不是我的父親，我都非看看那『日知錄』不可，對！我這就去找張俊去，弄個水落石出，也可以離開這裏了。」

張不棄想到就做，也沒有甚麼可顧忌的，便向張俊房中走去。

張俊也獨自一人對着燈光發怔，看來他也是心緒不寧的人。

張不棄輕輕的乾咳了一聲，驚得張俊心神一震，回過神來，面上勉强堆起一臉笑容，請張不棄入房坐下。

張俊漫不經意的道：「還早吧！」

張不棄道：「現在還只二更時分，還早得很哩！」他們的對話，外人聽去，多半聽不懂，其實他們說的是鐵血行者任無我與他們計議定的盜墓時間，到時候，他們還得到墓地去完成這個計劃！

張俊目光閃動了一下道：「那是張兄有事見教了。」

張不棄道：「正是。」

張俊道：「在下洗耳恭聽。」

張不棄猶豫了一下，緩緩地道：「在下很想看看董老前輩的『日知錄』，不知張兄可願借閱？」

張俊面現難色，道：「這……」

張不棄生怕他把話說絕，連忙截口道：「在下只想詳細知道有關令師、師弟部份，其他部份，在下絕無窺閱之念。」

張俊目光一閃，興奮的情緒突然高張起來，道：「張兄，你可是有敝師弟的綫索？」

張不棄道：「這個在下倒不敢說，不過在下有一個朋友，自幼與父親離散，母親早亡，終年爲自己的身世之謎，奔走江湖，令人感動，因聽得張兄道及令師之事，所以在下才有這種想法。」

張俊興冲冲的道：「好極了，但不知令友貴姓？」

張不棄道：「姓張……」

張俊眉峯微微一皺，道：「這……」

張不棄笑道：「如果他確實知道自己姓甚麼，事情就不會那樣困難了，其實他的名字也不叫『春暉』。」

張俊搖了一搖頭，表示莫可奈何，苦笑一聲，道：「張兄說的是，但不知他今年年歲多大？」

張不棄道：「好像是廿五歲了，甚麼時候生日，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張俊默默的計算了一下他所瞭解的資料，點點頭道：「年齡倒是很相近，可是……可是……」

張不棄見他三心二意，不免微現不悅之色，道：「是否可行，但憑張兄一句話，如果有碍難行，在下不再提此事了。」

張俊患得患失地道：「張兄，請讓小弟想一想好不好？」

張不棄笑了一笑，道：「你好好的想吧，在下無所謂。」

張俊想了一會，訕訕的笑道：「不瞞張兄說，先師『日知錄』中有許多隱秘之

事，實不便外借……」

張不棄冷笑一聲，截口道：「好吧！請恕在下打擾。」站起身來，就向外面走去。

張俊橫身阻住張不棄道：「張兄，請不要生氣，在下還有別的辦法。」

張不棄不耐煩的「啊」了一聲，停住了身形。

張俊道：「在下雖然不便將先師『日知錄』借給張兄，但在下可以將有關小師弟各節，抄錄下來給張兄過目，不知張兄能否諒解在下？」

退一步想，這倒是一個兩全的辦法，張不棄點了一點頭，道：「那就有勞張兄了。」

張俊道：「張兄請稍坐，在下這就抄給張兄過目。」他對張不棄倒沒有一點戒心，當着張不棄的面，從懷中內衣之內，取出「日知錄」，坐向書桌上抄錄起來。

張不棄遠遠的看見那「日知錄」只有手掌大小，但厚有半寸左右，外面封皮，黃得成了褐色，金槍大傷董天成定必經常把它帶在身上！

張不棄望着遠遠的「日知錄」，腦中不由得又出現了他與金槍大俠董天成搏殺的情景……

忽然，一道急風從外面射了進來，張不棄伸手一撈，接得一物，揚聲喝道：「甚麼人？」身形橫着一閃，追了出去。

屋面上一道人影現了一現，瞬息翻牆而去。

張不棄對那人影熟悉極了，當下眉峯一結，把身形停了下來，他不準備追下去了。

可是，前面那人影忽然又冒了起來，向他招了一招手，轉身疾馳而去。

張不棄心中暗罵道：「小鬼，你在搗甚麼鬼？」忍不住好奇之念，長起身形一路追了下去。

前面人影一直出了石門城外，來到一處竹林之前，停身輕輕叫了一聲，道：「公子，老山主來了。」

張不棄微微一震，道：「靈奇，老山主眞的來了麼？他老人家現在那裏？」

暗中飄出一聲冷肅的聲音道：「棄兒，過來！」

張不棄循聲走了過去，在一叢翠竹之下見到了他的義父，那是一個乾瘦的老頭子，穿着一身粗布長袍，他除了目光炯炯逼人之外，簡直就看不出他是一個出奇的人物。

張不棄行了一禮道：「義父，你的手諭，孩兒見到了。」

張不棄的義父冷肅的面孔微微鬆弛了一下，道：「你爲甚麼不聽爲父的話？」

張不棄道：「孩兒不是不聽你老人家的話，只是孩兒目前不能離開這裏。」

張不棄的義父道：「甚麼理由？」

張不棄道：「孩兒在這裏新近結交了鐵血行者任無我，目前他並不知道孩兒的眞正身份，孩兒要是就此一走，豈不此地無銀三百两，自己示他以破綻？」

張不棄的義父點了一點頭，道：「鐵血行者任無我此人，聽說精明不過，非常難纏，你的顧慮不無道理。」

張不棄一笑，道：「孩兒要非眞有理由，怎會不聽你老人家的命諭？」

張不棄的義父面色一正，道：「你不要自以爲有理，就胆大妄爲了，爲父問你，老何可是你殺死的？」

張不棄點頭道：「不錯，是孩兒下的手。」

張不棄的義父大怒喝道：「你好大的胆，居然敢把老何殺了，你眼睛裏還有爲父！」

張不棄理直氣壯的道：「他該死。」

「爲什麼？」

「因爲他身上巳經中了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千里一綫牽』，孩兒要不殺死他，他可能把鐵血行者任無我引到我們家中，那豈不惹來無窮的禍害，你老人家說，孩兒該不該殺他，以防患於未然？」

張不棄的義父語氣緩和下來道：「你除了殺他之外，就不能想出更好的辦法了麼？」

張不棄道：「當時孩兒除了殺他之外，別無選擇，因爲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徒弟小狗子還追躡在他身後，他茫無所知的找上孩兒，孩兒不殺他，孩兒的身份就瞞不過小狗子了。」

說來入情入理，張不棄的義父再也扳不起面孔了，點頭一笑，道：「這樣說來，爲父倒不好說什麼了……」

話聲頓了一頓，話題一轉，又道：「董天成可是你殺的？」

張不棄道：「是！」

張不棄的義父道：「你殺了董天成，又混到他家中去，你不覺得有違門規？」

張不棄道：「是！孩兒理當立時抽身，脫出是非圈外，可是孩兒無意之間發現金槍大俠董天成手中握有開啓『山山』之秘的秘鑰，所以，不退反進，打入了董天成家中。」

「山山」之秘顯然是一件非常誘人的大秘密，只見張不棄義父的雙目神光陡盛，大喜過望地道：「『山山』之秘的秘鑰眞掌握在董天成手中？」

張不棄欲擒故縱的把語氣說得模稜兩可地道：「目前是事出有因，尚無實據，不過，孩兒認爲該追查下去，不知你老人家以爲如何？」

張不棄的義父連連點頭，道：「有理，有理！這筆本錢我們該下，不論成與不成，我們都應該把握這個獨得之秘和機會，好，你放手去幹吧！」

張不棄口中欵欵而談，其實暗中却捏了一把冷汗，總算他巧舌如簧，說得義父高興起來，這才暗暗吁了一口氣，笑道：「這是你老人家親口說的，將來闖出了大禍，你老人家可不要駡人啊。」

張不棄義父道：「咱們不同一般門戶，顧這顧那，只要確定了目的，你有什麼手段都可以使出來，爲父全力支持你。」

張不棄聰明絕頂，能言善道，幾句話間，就把他義父說得心花怒放，解除了碍手碍脚的阻力。

事情有了意想不到的收穫，張不棄暗喜之下，心中忽然一動，暗忖道：「我這樣追人出來，驚動四相先生等人，若他們追來接應，這可不能掉以輕心……。」

心念一動，當時接着便向他義父又道：「義父，我們的談話不能外洩隻字，小

心有人竊聽……。」

張不棄義父微笑道：「爲父會想不到這些小事情，你放心，爲父早有安排…：」

一言未了，張不棄義父笑容一斂，道：「果然有人來了。」

張不棄心念又是一動，道：「如果是孩兒想像中的人來到，還要你老人家帮孩兒圓一個謊。」

張不棄義父道：「如何圓法？」

張不棄道：「請你老人家裝扮一下『一聲雷』……」

張不棄義父一笑道：「裝『一聲雷』，爲父最是拿手，他的身形本來就和爲父差不多……」話聲中，伸手一抹臉，立時換了一副樣子。

就在張不棄義父化裝成「一聲雷」之後的瞬間，不遠處已清晰的傳來衣袂飄風之聲。

張不棄突然把聲音放大道：「老前輩，你要不要到董府去一趟。」

張不棄義父故意揚聲地道：「老夫不去了……」

竹林外响起四相先生的話聲，道：「張老弟，你在和那位高人在說話？」

四相先生和張俊兩人都來了。

張不棄笑道：「老前輩來得正好，你看看這位是誰？」

四相先生上下打量了一陣面帶微微的僞裝「一聲雷」，搖了一搖頭，道：「未曾謀過面……」

張不棄道：「雖未謀面，總該神交已久了吧！」

四相先生恍然而悟的「啊」了一聲，道：「尊駕莫非就是名動武林的『一聲雷』雷老哥！」

僞一聲雷呵呵一笑道：「四相先生聞名四海，居然也知道老夫，老夫至感榮幸，幸會，幸會！」

張俊向前一揖道：「晚輩張俊見過老前輩。」

僞一聲雷一面還禮，一面轉問張不棄道：「張少俠是……」

僞一聲雷雖然裝扮了一聲雷，可是時間上來不及瞭解張不棄在一聲雷身上做了一些什麼文章，所以，他得看張不棄的眼色行事。

張不棄一笑道：「老前輩還記得麼？十幾年前金槍大俠董老前輩身前的那位小朋友……」

僞一聲雷「啊」了一聲，說道：「原來是早年的張少俠，十幾年的時光，張少俠已是享譽江湖的大俠了，而老朽却已老眼昏花，連故人都認不出來了，失禮，失禮！」

張俊又一躬身，道：「先師不幸，多承老前輩錦注，晚輩不勝感激之至，晚輩敬請老前輩賞面，讓晚輩畧盡地主之誼如何？」

僞一聲雷略一沉思搖頭道：「對不起，老夫目前無暇分身，請大俠見諒……」

說着，目光一轉，落到張不棄身上，接着道：「張少俠，老夫之意，你都明白了？」

張不棄欠身道：「晚輩知道了。」

僞一聲雷接着向大家一拱手，道：「老朽失陪了。」轉身大步而去。

誰都知道一聲雷的怪脾氣，今天他和大家應酬了幾句，已經算是破天荒的客氣了。

所以，他的離去，大家並不感到意外，也不以爲他不近人情。

不過，有關金槍大俠被殺的綫索問題，却是大家所迫切希望知道的，張俊首先忍不住道：「張兄，一聲雷老前輩談到先師的事沒有？」

張不棄點了一點頭道：「他專爲此事而來，豈有不談董老前輩之事之理？」

話聲一歛，張目四望了一下，輕聲接道：「我們回去再說吧。」態度上表現得非常謹愼，其實，他因爲沒有打好腹稿，怕言語有失，前言不對後語，不得不用了拖延之計。

張俊點頭道：「張兄說得是……而且，我們也該轉向先師墓地去了。」

四相先生「啊」了一聲，道：「快去，要不，可能趕不上時間了。」

張俊首先跑了出去，四相先生與張不棄一路隨後而行。

這座竹林的方位，正好與金槍大俠的墳墓位置相反，最快的捷徑，便是折回石門穿城而過。

當他們趕到金槍大俠墳地時，較原來預定的時間已經遲了半個時辰了。

墳塲一片零亂，到處都是金槍大俠董天成的遺物，墓碑已被推倒一邊，從碑後挖了一個大洞。

張俊一看便覺得不對，當時從洞口爬進去，他這一爬進去，只差沒有把肚子氣炸。

那裏是什麼假盜墓，簡直是一次眞得不能再眞的眞盜墓。

張俊爬出墓外雙目盡赤，恨恨的罵道：「老前輩，我們上了鐵血行者的當，他假戲眞做，眞的盜了墓了。」

四相先生一聽，先是一怔，接着也是大怒道：「那小子可惡，我們找他去。」

說着，身形一幌，疾射而去。

張俊向同來的師弟打了一個招呼，急急的追在四相先生後面而去。

張不棄只好也跟他們去找鐵血行者任無我，他眉峯緊結，心中一片納悶，這本是他無中生有製造出來的事端，如今居然弄假成眞，有人盜了墓。

如說盜墓的人是鐵血行者任無我，他是一萬個不相信的，但除了他，又會是誰呢？

他一路尋思，不知不覺落後了很遠，後來，他甚至發現把路都走錯了。

他停下身形，苦笑了一聲，還待辨認方位的時候，忽然聽到一陣低沉的呻吟之聲，隨着習習的晚風飄來。

他本來不想多管閑事，又忍不住好奇之念，身形一起，朝着呻吟之聲處奔去。

那是一道小土坡，土坡上長了一些雜樹林，張不棄奔行了四五丈，鼻中已嗅到一股血腥之味。

張不棄微一挫腰，凌空而起，穿入樹林之中。

定神望去，只見一叢矮樹旁邊，横陳着二個人，其中一人仰身朝上，胸口插着一把七首，已是氣息全無，喪命多時。

另一個人，血漬斑斑，却是面孔朝下

，呻吟之聲便是從他口中發出。

張不棄伸手把那人身子扳過來，目光所見，不由得驚叫出聲道：「小狗子，原來是你。」

小狗子已經不能說話，望着他只翻白眼，張不棄伸手懷中，取出了一顆藥丸納入小狗子口中，又出手點了幾處穴道，抱起小狗子道：「小狗子，你放心，我這就送你回去。」

長起身形，觸目處又看到了那把七首，隨手取下七首，帶在身上，展開身形，放腿疾奔。

奔到小狗子住處時，天色已經放亮，屋內沒有人，連四相先生與張俊也不知去向。

張不棄只好親自替小狗子料理傷勢。

肩擔道義　跋涉追查真兇

這時，小狗子吃過他的靈藥之後，已是緩過一口氣來，再加上張不棄用內力相助，小狗子已能開口說話了，他叫了一聲：「張大哥……」

便被張不棄搖手止住他道：「小狗子，不要說話，你先調息一陣，恢復體力之後，我們慢慢的再談吧。」

小狗子點了一點頭，依言調息起來。

張不棄取出七首放在桌上，自已先行功調息起來。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左右，張不棄但覺腰眼穴一痲，被人制住了穴道，他大驚之下睜開雙目，只見鐵血行者任無我一臉怒色的站在他面前。

張不棄問心無愧，這次的事情，他毫不知情，所以，冷冷靜靜的望了鐵血行者任無我一眼，道：「任大哥，你這是幹什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冷笑一聲，道：「幹什麼？你該比誰都明白！」

張不棄愕然道：「我有什麼不對？」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全不對。」

「哼！」鐵血行者任無我接着又道：「修羅三妖，你瞞得過別人，可別想瞞得過我任無我。」

張不棄聽得大吃一驚，全身只冒冷汗，不知什麼地方露了行藏，被他找出破綻，怔了一下，沒有馬上回答鐵血行者任無我的話。

鐵血行者任無我哈哈大笑道：「修羅三妖，你沒話說了吧！」

張不棄前思後想，想不出自己的破綻，心中一動，忖道：「莫非他在使詐……」此念一生，他便鎭定了下來，冷冷的道：「鐵血行者任無我的高明所在，也不過是血口噴人。」

鐵血行者任無我大喝一聲，道：「這把七首你從那裏得來的？」

張不棄道：「我救了小狗子，替小狗子帶回來的。」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小狗子呢？」

張不棄是坐在桌子旁邊，小狗子就躺在他左後方，張不棄穴道被制，不能轉動身形，但可以扭頭轉首，一面轉頭望去，一面道：「小狗子不就在……。」

「在……」什麼？他說不出來了，因爲小狗子早不知那裏去了。

張不棄悻悻的道：「信不信由你，小狗子剛才還在運功調息，……要不，我是瘋了，坐在這裏等你來暗算。」

「暗算」兩字，對鐵血行者任無我似乎構成了極嚴重的侮辱，只見鐵血行者任無我臉色一變，大聲喝道：「暗算你，你也配！」

屈指一彈，發出一道指風，解開了張不棄的穴道。

張不棄暗暗一震，忖道：「好精純的指力，果然名不虛傳。」

端坐着不動，兩人像鬥公鷄似的對峙着。

鐵血行者任無我忍不住道：「你爲什麼不說話？」

張不棄道：「我懶得和一個自以爲是的人說話。」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我要指出你幾個漏洞來，叫你口服心服，俯首認罪。」

張不棄冷笑一聲，道：「先別把話說滿了，我要是修羅三妖，我坐在這裏幹什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等人！」

張不棄哈哈一笑，道：「等誰？」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的助手。」

張不棄道：「可是現在來的是你。」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因爲你沒有料到我還能活着回來，所以，你百密一疏，滿盤棋都輸了。」

張不棄「哼」了一聲，道：「這樣粗心大意的人，還能闖得出『修羅三妖』的名號麼？你這樣輕估修羅三妖，又豈是修羅三妖的對手？」

言簡意賅，不由鐵血行者任無我不楞了起來，他緊鎖着雙眉，左右打量着張不棄，似乎自己有點不相信自己了，搖了一搖頭，本想歷數張不棄的可疑之處，却因爲失去了信心，而不敢輕於啓齒了。

同時，他也怕難不倒張不棄，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底牌，讓張不棄提高了防禦之心和警覺之念。

張不棄也看得出來，鐵血行者任無我不是詞窮，而是對自己提高了警覺，他到底不是等閒的對手。

張不棄非常不願意這時和鐵血行者任無我攤牌，只想如何消除鐵血行者任無我對自己的疑心。

張不棄先自武裝，一笑道：「任大哥，我也知道，我有很多讓人懷疑的地方，但，我絕不是修羅三妖，你也許是中了別人移禍江東之計，走上了歧途，也正是我們上了別人的當，把你當作口是心非的小人一樣。」

鐵血行者任無我大惑不解地道：「你們說我是口是心非的人？」

張不棄道：「不錯，你定下的盜墓之計，却假戲眞做，成了事實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霍的一頓脚道：「有這種事？」

張不棄道：「小弟和四相先生張俊一路前來找你，途中小弟落後一步，無意之中救了小狗子，現在小狗子不見了，四相先生他們先來的人，反而未到，現在，我們就等吧，等他們任何一人來到時，你就知道小弟的話句句實言。」

鐵血行者任無我恨恨的一跺脚，道：

「我找他們去。」身形疾轉，飛掠而去。

張不棄望着鐵血行者任無我身形消失之後，蹙眉沉思了很久，搖頭一嘆，道：「這是什麼人呢？橫裏插一腳進來。」

他對鐵血行者任無我一點也不疑心，鐵血行者任無我有橫一腳進來的能力，但從他的性格上分析，他却不是這種見利忘義的人。

張不棄自己雖不是什麼正派人物，可是他對人對事有其獨到的見解，要不他就不會一人化三凶，使人撲朔迷離，莫知眞像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能從迷霧中道出張不棄的隱秘，這對張不棄固然不利，但在張不棄內心之中，頗有知己之感。

思潮起伏之際，時間似乎過得特別快，不知不覺之間，耳中突然响起了四相先生的呼聲，道：「張老弟，你見到鐵血行者沒有？」

張不棄答非所問的道：「你們才來的呀！」

張俊道：「我們來過一次了，因爲見不到他們師徒的人影，是單老前輩帶在下去另外一處地方找尋，也未找到他……」

張不棄這才截口回答四相先生最先提出的問話，道：「他來過了，但又出去找你們了。」

四相先生道：「他怎樣說？」

張不棄道：「他當然不承認。」

張俊冷笑一聲，道：「這種事誰又會承認！」

張不棄道：「他懷疑在下搗鬼！」

張俊哈哈一笑，道：「這更是胡說八道了……」

四相先生在一張櫈子上坐了下去，道：「張老弟，依你的看法，他會不會有問題？」

張不棄道：「晚輩剛才就在想這個問題，照說，鐵血行者絕不會有問題……」

四相先生凝重的道：「張老弟，你話中有話，莫非發現有什麼不對？」

張不棄道：「晚輩只是猜想。」

四相先生道：「猜想他身不由主？」

張不棄道：「他不願作的事，我看江湖上還沒有人能使他非做不可。」

四相先生點頭一笑道：「老弟說得對極了，他就是這種脾氣，他不做的事，你就是殺了他，他也是不做的。」

張俊雙眉一皺道：「我越聽越不明白了。」

張不棄道：「要是有人冒名頂替，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張俊望着四相先生道：「可能麼？」

四相先生道：「老夫認識他甚久，肯定不是別人僞冒的。」

張不棄道：「那是昨天以前的他。」

四相先生一怔道：「你怎會有這種想法呢？」

張不棄笑了一笑，暗自忖道：「我剛才就在你們眼前耍了一次花招，你們又可曾知道。」

張俊道：「照老前對他瞭解的深度來說，這是最合理的看法吧了。」

張不棄接着道：「昨晚，在下落後你們一步，是因爲途中發現小狗子身受重傷，救急之故，可是，當在下把小狗子帶回來，小狗子却在在下調息之際，忽然又不見了，我眞不明白，小狗子爲什麼不告而去呢？」

四相先生道：「莫非小狗子是被別人架走了？」

張不棄道：「如果有人來架走小狗子，似乎也該對付在下才是，可是，在下却安然無恙。」

四相先生疑訝地道：「老弟，老夫看你武功不弱，你怎會毫無所覺呢？」

張不棄怔道：「對呀！晚輩怎會毫無所覺呢？」

四相先生道：「除非你中了暗算。」

張不棄搖頭道：「晚輩好好的，沒有異樣的感覺。」

四相先生道：「輕微的迷魂藥物，很容易使人迷糊片刻，而事後也察覺不出來的。」

張不棄點了一點頭，道：「老前輩說得有理，但最令人不解之處，就是爲什麼不乾脆暗算了晚輩。」

張俊一笑道：「這一定是小狗子搞的鬼，因爲你救了他的命，他不忍心暗算你，所以，自己逃走了……」

話聲倏的一頓，外面同時傳來一陣脚步之聲，脚步聲後現身出來的，竟是鐵血行者任無我。

鐵血行者任無我那飛揚的神采已經不見了，活龍活現的精神也消失了，代之而見的是一臉的沮喪和一臉的疲憊，像是換了一個人似的。

他停在門口，打量了屋中三人一眼，欲進不進，欲退不退的，顯得有點猶豫。

張不棄突然跨步向前，道：「喂！你是誰？」

鐵血行者任無我一怔，道：「我是誰，你難道看不出來？」

張不棄道：「我就因爲看不出你是誰才問你，答話！」

鐵血行者任無我目光落向四相先生身上，道：「四相先生，你難道也不認識在下了？」

四相先生瞧着他，沒有答話，也沒有任何表示。

張不棄右脚一抬，踢了過去道：「答不出話來，先吃我一脚！」

這一脚踢到中途，突然變了三個方位，逼得鐵血行者任無我手忙脚亂，幸未被踢中。

鐵血行者任無我緩過一口氣來，哈哈大笑道：「張不棄，你有什麼本領，使出來吧。」

話聲中，立時展開反擊，五指一揮，半屈半伸，指向張不棄前胸。

張不棄叫了一聲：「來得好！」掌勢一翻，截向來勢腕脈。

兩人一搭上手，便以快打快，忽掌忽指，忽拳忽腿，連拆了十幾招，竟然打了個半斤八兩，不分上下。

忽然，四相先生喝聲，道：「不用打了，他確是鐵血行者任無我，當今江湖上，老朽還想不出有誰人會掃雲十八式。」

張不棄聞聲一收手，退了七八步，含笑而立。

鐵血行者任無我望着四相先生，不相信地搖頭，道：「四先生，你怎麼竟懷疑

起在下來？」

四相先生道：「老朽並不是懷疑你本人，怕就怕不是你本人。」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現在呢？」

四相先生道：「你當然是本人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無可奈何地一攤雙手，道：「你們怎會這樣不相信我呢？」

四相先生招了一招手，道：「進來慢慢說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經過張不棄身旁時，張不棄退了一步，讓鐵血行者任無我先進去。

大家回到屋內，鐵血行者任無我嘆了一口氣，道：「四相先生，在下這次栽了一個大觔斗。」

四相先生搖手道：「且慢說你自己的事，你先回答老朽一個問題。」

鐵血行者任無我苦笑道：「好像還是有點不相信我，什麼話？請問吧！」

四相先生道：「昨天到董府去，可是你本人？」

鐵血行者無任我點了一點頭道：「是……」接着反問道：「你們懷疑昨天的我不是我本人？」

這句話原是問得多餘，所以沒有人正面回答他，只見張不棄接着問道：「剛才暗算　弟的，可也是你本人？」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對！是我本人……你們可是發現有人假冒在下？」

四相先生道：「不能確定，現在我們要聽你的解說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話不說不明，我當然要說個明白，二更時分，小狗子先帶了他的一批朋友去佈置，三更時分，在下親自去看他們佈置的情形，誰知在下去看的時候，便巳弄假成眞了，當時在下遍尋小狗子不着，却被一條人影引出二十里外，遭到十幾個人圍攻，在下力斃六人，才得突出重圍。」

四相先生道：「那麼，你找到小狗子沒有？」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該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却是找不到他的影子。」

四相先生道：「張老弟第一個認爲你與盜墓無關，而你却懷疑張老弟就是『修羅三妖』，老弟……」

鐵血行者任無我昂然道：「我現在更懷疑他就是『修羅三妖』。」

張俊心中大爲不平，冷冷的道：「任大俠，你這種人好像是六親不認，敵友不分。」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了一笑，道：「大家剛才可見到他的武功了。」

張俊道：「不錯，他的武功也非常高明，難道武功高明的人就是『修羅三妖』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目光一掠張俊，輕「哼」一聲，但沒有和張俊爭辯，却向張不棄道：「張老弟，不論你這人是不是『修羅三妖』，你這個人，兄弟倒是樂於相交，既往不咎，只要你以後改邪歸正……」

張不棄開玩笑的說道：「如果董大俠眞是我殺的呢，你也不管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面色一正，道：「關於你的部份，卽使你是兇手，我說不管，就是不管了。但我要找出那幕後買兇的主謀人，替董老報仇。」

張俊聽得一怔，道：「張兄，先師眞是死在你手中？」

四相先生笑着道：「張老弟在說笑話，你難道聽不出來。」

張俊長長吁了一口氣，道：「這就是了。」

張不棄見張俊一時偏袒他，暗暗想道：「他一定是想從我身上找到他的小師弟，這人對他師父，倒是一片至誠忠心。」

張不棄暗暗搖頭一嘆，望着張俊猶豫了一陣，暗暗一點頭，下定決心地道：「張兄，昨晚小弟和你談的那件事，不知張兄抄好了沒有？」

張俊道：「昨晚你追人的時候，在下就抄好了。」

張俊取出那份抄件，雙手遞給張不棄，再三再四的托付道：「張兄，小弟多多拜上你了。」

張　棄接過那份抄件，當着大家的面，閱讀起來。

張俊顯然未將此事向四相先生談及，因此四相先生的目光一片好奇之色，緊緊的望着張不棄。

張不棄的態度原本非常瀟洒輕鬆，很明顯的，在他看了那抄件之後，立時有了非常顯著的變化，變得一片穆肅，目光之中，不時暴射着稜芒。

他早巳看完了那抄件，但他的眼光竟未從那抄件上收回，像是釘死在那分抄件似的。

這時，大家俱覺有一種窒人的氣息，在這小小的屋裏發散出來。

猛然，張不棄向張俊招了一招手，道：「張兄，你請過來。」

張俊手足無措的走到張不棄身前，張不棄一側頭，露出左耳的後面，道：「請你看看小弟的耳後！」

張俊目光一注之下，眼睛一怔，張口大叫一聲，道：「啊！你原來就是我的小師弟！」雙手一圈，便抱住張不棄，情難自禁的哭了起來。

張不棄的表情非常特別，沒有激動，也沒有喜悅，臉色是一片冷肅，冷肅之中殺氣騰騰。

四相先生與鐵血行者任無我，兩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他們的心情，在錯愕之中，說不出是什麼味道。

時間停頓了一下，最後，張不棄輕輕推開張俊，話聲冷峻的道：「張兄，你沒有看錯吧？」

張俊被張不棄冷峻的語氣說得不禁一楞，道：「小師弟，你自己難道不知道你耳後……」

張不棄巳明白董天成槍下留情的原因，現在心中這個疑團算是解開了，莫非自己就是他久尋不獲的兒子，難怪他寧可自己死，也不願意傷到他了的骨肉。

這是非常明顯的事實，只是這事實的背景，太殘酷，太悲慘了。

張不棄恨不得當時自絕當場，以謝弒父之罪。

可是，他打落門牙和血吞，終於咬緊牙關，冷靜了下來。

因爲，這只是開始，並不是結束，他

還有很多事情要他去做。

張不棄冷冷的道：「過去我沒留心，現在才明白。」

「明白」，他不說「知道」，而說「明白」，其中大有文章，鐵血行者任無我心中一動，轉目望了一望四相先生，只見四相先生雙眉緊鎖，似乎也有所感觸。

張俊笑道：「你現在就是我的小師弟了，這個該是你的了。」

說着，伸手懷中，將那本「日知錄」取出交給張不棄，張不棄猶豫了一下，伸手待接之際，鐵血行者任無我大喝一聲，道：「且慢！」

張俊笑容一收，道：「你又來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一嘆道：「俊兄，你這樣沒有機心，不怕上人的當麼？」

張俊理直氣壯的道：「其中秘密無人知曉，鐵一般的事實，錯不了。」

張不棄捏了一捏手中的「日知錄」，心中發出一陣絞痛，將「日知錄」交回張俊手中，道：「小弟不配，以後就是張兄的了。」

這是什麼話，說得太沒道理了，張俊張目吼道：「什麼？你還不叫我一聲師兄，難道我這師兄，就配不上你這師弟？」

他心情激動，把話都聽錯了。

張不棄搖了搖頭，道：「不！小弟不是這個意思，『日知錄』算是小弟送給你了，我要走了！」身形一幌，人便離座而起，腳步一錯，人已到了門口。

鐵血行者任無我大喝一聲，道：「兄弟，你不能走！」語聲一出，便向張不棄背後抓到。

張不棄幌身讓開來勢，人也停了下來，冷冷的道：「在下的身世，請三位不要向任何人洩漏片言隻字。」話聲未落，人已疾射而出！

張俊大叫一聲：「師弟。」

四相先生嘆息一聲，道：「張俊，他有他的打算，不要想留他了。」

張俊急得頓腳道：「以後到那裏去找他啊？」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這個你放心，要找他時，包在在下身上。」

張俊顯然還不知道鐵血行者任無我能找到他，不相信地道：「你……」

四相先生笑了一笑，道：「鐵血行者任無我追踪躡跡，天下第一，他不是吹牛的。」

張俊改容相向，抱拳一揖，道：「以後就全仗大俠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張兄放心，在下伸了手的事，就不會半途而廢，兩位請回，在下也該再去找一找小狗子了。」

× × ×

張不棄離開張俊他們之後，腦中是一片空白，急奔了二三十里，才把思潮逐漸平息下來。

樹影中閃身現出一人，走到張不棄身後，看了一看，搖頭長長的嘆了一口，便立在他身旁，守候不去。

大約過了半盞茶時光，張不棄長長的吸了一口氣，悠然醒轉過來，那守在他身旁的人，飛掠而去，閃入林中不見了。

張不棄哭過一陣之後，心情漸漸平息下來，只是他的目光冷酷得更淩厲了。

他抬目打量了一下四週，然後認定一個方向走了下去。他一直向前走去，走到一座農莊之內，住了一晚，又換了一身打扮，成了一個十足十的公子哥兒，然後，包了一艘快艇，順江而下。

鐵血行者任無我本來在張不棄身上下了「千里一綫牽」，張不棄昏倒在地的時候，暗中保護張不棄的就是鐵血行者任無我，可是，張不棄經過那農莊一宿之後，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千里一綫牽」，居然失去了效用，要不是一直尾隨他，張不棄的行踪，就終止於那農莊了。

現在，張不棄坐了一艘快艇，順流而下，鐵血行者任無我只有望水興嘆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回到家中，想不到小狗子已先回來了，問起小狗子的遭遇，原來，小狗子根本就未能到達金槍大俠董天成墓地，途中就被二個人截住打了起來。

那二個人武功不弱，小狗子使出一切所能，才殺死他們一人，傷了另一個人，而自己也力竭傷重昏死過去。

張不棄把他救回來後，正調息間，忽然，來了一位中年幪面婦人，出手制了他穴道，把他帶出百里之外，替他治好了傷勢，又傳了他三招奇學，就讓他回來了。

那中年幪面婦人是什麼人？爲什麼對小狗子那樣好？

這些問題，小狗子都回答不出。

鐵血行者任無我最後問小狗子道：「你在她身上下了『千里一綫牽』沒有？」

小狗子道：「她是一個大好人，弟子爲什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搖頭一笑，道：「她對你這樣好，你不想留一個回報她的機會麼？」

小狗子訕訕的道：「弟子當時沒有想到，眞的，弟子連她是怎樣的一個人都不知道，將來如何回報她呀！」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這叫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現在且不提了，你快去把盜墓的事，替爲師查個水落石出來。」

小狗子應了一聲：「是！」轉身跑開，辦他的事去了。

小狗子前腳一離開，門外又響起了四相先生的聲音，道：「任老弟，可有張不棄的消息？」

不僅是四相先生一個人，他身後還跟着張俊，四相先生一面踏入屋內，一面又道：「我們已經來過好幾次了，張俊心裏已是急得不得了。」

張俊接着訕訕的笑，道：「任大俠，我們一定要找到他啊！」

鐵血行者任無我歉然地道：「張老弟，他乘了一艘快艇，順流而下，已經追他不到了。」

張俊道：「他會不會到洞庭湖去？」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也有此可能，可是洞庭湖烟波浩渺，周圍八百里，要找到他，談何容易？」

張俊道：「在下要去試一試，告辭了！」說着抱拳一禮，轉身向外走去。

四相先生叫了一聲，道：「張俊，你現在是掌門大弟子了，你這一外出，家中的事誰管？你最好三思而行。」

張俊道：「晚輩知道，告辭了！」急

急的走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尙待叫住張俊，勸他不要輕舉妄動，但却被四相先生暗示忍住了。

張俊遠去之後，不待鐵血行者任無我開口詢問，四相先生即搖了一搖頭，道：「家家有本難念的經，董府亦不例外，張俊離開一下也好。」

鐵血行者任無我望着四相先生沒有開口，因爲這是董府的隱私，他實在不便開口追問。

四相先生更沒有繼續說下去，却長嘆了一聲，道：「任老弟，我們還是幹我們的，不能泯沒了江湖道義。」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在下和董大俠雖然談不上什麼深厚交情，但在下向來言出必行，這件事自然要管到底，決不中途罷手，這一點，您儘可放心。」

四相先生皺起雙眉道：「眼看即將明朗的情勢，似乎又發生了變化。」

話聲未了，門外忽然有人接口道：「任何事情，總是變化多端的，你只要有信心，將必有功德圓滿之一日。」隨着話聲，搖搖幌幌走進來一人。

四相先生與鐵血行者任無我可都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當下暗中提足功勁，外表却保持着過人的鎮靜。

來人大約六十歲左右，打扮得像個老學究，手裏搖着一把摺扇，那摺扇半邊紅色，半邊白色，非常打眼。

陰陽扇魏水火的陰陽扇，不知道的人很少，扇子就是他的標幟，見了這把扇子，就該知道他的人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和四相先生相視一笑，心想：「這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鐵血行者任無我身爲主人，站起身子，笑道：「來者莫非是陰陽扇子魏大俠，請坐，請坐！」

陰陽扇魏水火拱手道：「不佞冒昧而來，有擾清談，請諒，請諒。」

四相先生微微一笑，道：「魏兄，咱們大約有十幾年不見了吧。」

陰陽扇魏水火呵呵一笑，道：「可不是，想起十幾年以前，學生承蒙四先生手下留情，活命之恩，念念在茲，不敢稍忘，今天不速而來，還是欲對四先生有所圖報。」

原來，他過去曾是四相先生手下敗將，但他自己道來若無其事，毫無羞愧之心，臉皮之厚，來意之不善，可想而知。

四相先生又笑了笑，道：「魏兄有何指教，在下洗耳恭聽。」

陰陽扇魏水火乾咳了一聲，道：「學生聽說兩位爲了董大俠之事，目前頗有進退維谷之難，不知兩位可容學生略盡棉力，稍效微勞？」

鐵血行者任無我抱拳道：「魏大俠盛情心領，在下自信對付那些跳樑小醜，尙無多大困難。」

陰陽扇魏水火連連點頭道：「是……以任大俠的盛名，天下豈有難事？不過，如果能事半功倍，豈不更是理想。」

鐵血行者任無我說：「任你舌……」

四相先生截笑口道：「任老弟，魏大俠一片熱誠，我們就聽聽他的高論吧。」

陰陽扇魏水火笑道：「還是老朋友知我，那麼學生就現寶一二，兩位看看有無可取之處！」

他話聲停頓了一下，乃見四相先生與鐵血行者任無我接腔，又乾咳了二聲，清理了半天嗓子，然後，洋洋得意地道：「一，兩位可確知殺死董大俠的兇手是誰？二，兩位可知幕後買兇者又是誰？三，兩位可知張不棄的眞正身份？四，兩位可知張不棄現在在那裏？五，兩位可知盜掘董大俠墳墓的人是誰？他們的目的何在？」

一口氣問五六個大問題，只聽得鐵血行者任無我和四相先生目瞪口呆，半天說不出話來。

陰陽扇魏水火道：「這五個問題，學生是無一不知，無一不曉，兩位有無興趣欲知其詳？」

這實在是一個令人心動的誘惑，雖說陰陽扇魏水火這個人非常不可靠，但却抵不消一個人的好奇心。

鐵血行者任無我望了四相先生一眼，暗用蟻語傳音之聲，道：「四相先生，你以爲如何？」

四相先生向陰陽扇魏水火笑了一笑，道：「你的題目太重大了，我們得先商量商量，魏兄可不要介意。」

傳音交談，當然瞞不過陰陽扇魏水火，四相先生索性把話說明，免得陰陽扇魏水火疑神疑鬼。

陰陽扇魏水火呵呵一笑道：「理當如此，兩位儘可商量，在下正好還有一點別的事待辦，在下待會再來聽信好了。」接着，站身起來，拱了一拱手，道：「回頭見！」手中扇子一開，搖搖擺擺的走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望着陰陽扇魏水火走遠之後，苦笑一聲，道：「我們眞是時乖運蹇，連陰陽扇這類小人，也找到我們頭上來撒野了。」

四相先生道：「諒他還沒有這個胆子，顯然他背後另有撑腰的人。」

鐵血行者任無我冷笑一聲，道：「陷阱！」

四相先生點了一點頭，道：「明若觀火。」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在下想向虎山走一走！」

四相先生微笑道：「咱們是有志一同了！」

接着，他們兩人通盤計劃了一番。

陰陽扇魏水火把時間計算得很準，就在四相先生與鐵血行者任無我擬定對策之後，他在門外輕「咳」了一聲，便又走了進來。

「兩位商量好了沒有？」緩緩坐回他剛才坐過的那張櫈子上。

四相先生笑了一笑道：「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說的那些消息，件件動人心弦，我們也不要你白送，你說個價吧！」

陰陽扇子魏水火哈哈一笑，道：「單老，你眞是通情達理的人，絕不差遣餓兵，學生就厚起臉皮說實話了。」

四相先生笑道：「有一件事，老朽必須事先申明。」

陰陽扇魏水火道：「學生洗耳恭聽。請說！」

四相先生道：「如果你要金子銀子，

老朽可以答應你，但目前不能付現。」

陰陽扇魏水火道：「你老的信用，天下昭著，只要你老點點頭就行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要什麼代價，你說吧。」

陰陽扇魏水火道：「所有的消息都要呢，還是一部份？」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看來你的價錢還有三六九等。」

陰陽扇魏水火道：「學生替兩位打算盤，銀子要花在刀子上，才有價值。」

四相先生哈哈一笑，道：「想不到，眞想不到，看來魏兄你居然也會替別人着想。」

陰陽扇魏水火神色自若地道：「單老，你是饒命恩人，學生不敢相欺，眞的說起來，值得你花銀子的也只有兩項。」

「那兩項？」鐵血行者任無我接口追問。

陰陽扇魏水火道：「常言道，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學生借箸代籌，學生認爲：第一項，買兇殺人的幕後主持人，第二項，張不棄的身世……區區之見，兩位以爲如何？」

四相先生點頭道：「好，就這兩項，魏兄開價吧！」

陰陽扇魏水火道：「這兩項消息共十萬兩銀子。」

四相先生眉頭也不皺的道：「好好，成交！」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那麼，現你的寶吧！」

陰陽扇魏水火雙目一瞇道：「兩位就這樣相信學生的話？」

鐵血行者任無我冷笑一聲，道：「諒你也不敢欺騙我們。」

陰陽扇魏水火笑道：「學生自己可信不過自己哩！」

鐵血行者任無我目一瞪，怒喝道：「你敢……」他當然不是看不出陰陽扇魏水火爲人的人，他之所以這樣做，是要陰陽扇魏水火看不出他的機謀。

四相先生截口道：「任老弟，魏兄的爲人，老朽最是清楚，他是向來不做賣命的事的。」

陰陽扇魏水火應聲道：「是！是！是！單老最是知道學生，學生確是另外還留了一手……」

鐵血行者任無我大喝道：「廢話少說，快把正題說出來。」

陰陽扇魏水火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道：「學生實在未帶在身上。」

鐵血行者任無我吼道：「胡說，一句話就解決的問題……」

四相先生笑道：「他根本就不知道，要他說什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恍然而悟地「啊」了一聲，道：「想不到大名鼎鼎的陰陽扇子，原來只是一個跑腿的小子。」

陰陽扇魏水火笑笑地道：「這也算不得什麼，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學生又不是武林中的頂兒尖兒，少不得偶而替朋友盡盡力而已。」

四相先生道：「人在那裏？遠不遠？你說。」

陰陽扇魏水火苦笑道：「不近，百里開外。」

四相先生轉目望向鐵血行者任無我道：「老弟，你……」

不待四相先生把話說完，鐵血行者任無我一昂首道：「刀山火海，在下見得多了，多行幾步路，怕什麼！」

兩人都是躍躍欲行，陰陽扇魏水火看在眼內，笑在心裏，罵道：「別以爲自己了不起，少時，有你們好看的。」

他心裏罵着，臉上的笑容堆得更濃，邪聲道：「本來就沒有什麼可怕的。」

四相先生一揮手道：「請領路吧！」

陰陽扇魏水火禮貌多多的一欠身道：「學生有僭了。」長身跨出大門，兩腿加勁，輕飄飄的疾掠而行。

陰陽扇魏水火似是有心顯露他近十年來的成就，放開腳程一口氣飛馳了三十多里路，才緩下身形，回頭一看，只見四相先生與鐵血行者任無我都落後了四五丈，四相先生還保持着雍和的態度，可是鐵血行者任無我額頭上暴滿了一顆一顆豆大的汗珠。

陰陽扇魏水火暗笑忖道：「鐵血行者，你也不過如此。」伸手指着不遠處一座茅屋道：「我們到那邊去要口水喝一喝如何？」

喝過水，繼續上路，大家腳步放慢了，傍晚時分，來到一座莊子前面。

四相先生默察地形，知道這裏已是石板灘附近，離常德不遠了。

莊前大門上，橫着一塊金字橫匾，上面寫着「水月山莊」四個字。

四相先生呵呵一笑道：「水月山莊可不就是老夫老友萬盛峯隱修之地麼！」

鐵筆萬盛峯在江湖上名聲不惡，四相先生自吁了一口長氣。

這時原已時近黃昏，夜幕將垂，黑朦朦的不大看得清楚，四相先生這一陣敞笑，笑得突然光明大放，燃起了一片燈光。

同時，莊內也發出一聲朗朗笑聲，道：「小弟已恭候多時了。」

當先一位白胖胖的半百老人，領着一羣人迎了出來。

四相先生與鐵血行者任無我被迎入前內廳之後，除了主人鐵筆萬盛峯之外，另外只留下了五個人，五人之中，陰陽扇魏水火算是一位，其他四人是：六合刀李大春，夜鷹子成一飛，一陣風褚卜，雙掌翻天周健夫。

那四人也是江湖名人，只是四相先生與他們很少交往，今天算是第一次正式見面。

鐵筆萬盛峯正式擺了一桌酒席，歡迎四相先生與鐵血行者任無我，席間的氣氛，非常融洽，酒酣飯飽之下，獻上香茗，廳中的氣氛才顯得有點窒息。

心裏都有話想說，也都有難於啓齒之感。

最後，還是陰陽扇魏水火打開僵局，道：「四相先生，咱們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你要的貨色，都在周大俠囊中，你向他請教吧。」

四相先生目光微轉，射向鐵筆萬盛峯，道：「萬兄……」

鐵筆萬盛峯面色一紅道：「我……」

陰陽扇魏水火道：「萬大俠和雙方都

是朋友，算是中間人吧。」

鐵筆萬盛峯訕訕地笑道：「對，雙方都是老夫的朋友，老夫是中間人。」

四相先生轉向雙掌翻天周健夫一拱手道：「在這裏方便麼？」

雙掌翻天周健夫環顧左右哈哈一笑道：「在座都是兄弟血肉相連的手足朋友，單兄有話請說。」

四相先生開門見山地道：「兄弟此行之目的，想必魏兄已經告訴周大俠了。」

雙掌翻天周健夫道：「說過了，不過……」雙眉一皺，有了發生變化的預兆。

鐵血行者任無我雙目一瞪，道：「什麼？不過……」他長像威猛，這一瞪雙目，確然有點懾人氣勢。

雙掌翻天周健夫微微一笑，道：「任兄放心，消息絕不是騙人的，裏面却有一點小小的誤會，魏兄一時求好之心太切，未曾多想。」

四相先生道：「什麼誤會，請明言直道。」

雙掌翻天周健夫道：「銀子的事。」

鐵血行者任無我悻悻的道：「十萬兩銀子，你們還嫌少，未免太貪心了。」

雙掌翻天周健夫搖首道：「不是嫌少，而是嫌多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道：「好，周兄夠朋友！」

雙掌翻天周健夫訕訕地道：「不過，我們希望的是現銀……」

四相先生語氣生硬的道：「你們不相信兄弟？」

雙掌翻天周健夫連聲否認道：「單兄，您信譽天下第一，兄弟一萬個相信。」

四相先生道：「你既然相信兄弟，爲什麼又變卦？」

雙掌翻天周健夫道：「單兄，你有所不知，我們因爲本身有極大的困難，需要一筆銀子開銷，所以才想到這次的交易，單兄，你可知道，兄弟把這消息說出之後，性命攸關，後患無窮，如果再得不到現金，兄弟就犯不着冒這齊天大險了。」

陰陽扇魏水火接着又道：「千錯萬錯，都是兄弟一念之錯，兄弟原本只想帮兩位的忙，却沒想到大哥別有爲難之處，兄弟在這裏向兩位道歉了。」他一連作了四五個揖，表示他道歉的誠意。

這不算是意外，四相先生與鐵血行者任無我早就想到事情不會這樣順利，也許根本就不會有結果，但他們也曾料到，此行必然有收穫，因此找出一些暗中活動的人物出來，作爲下一步追查的綫索。

四相先生與鐵血行者任無我目光一接之後，接着哈哈一笑，道：「魏兄不用把此事放在心上，至少兄弟這次前來，又結交了不少好朋友。」

鐵血行者任無我滿臉不悅之色，鼻中發着一陣一陣的冷「哼」。

雙掌翻天周健夫接着也是大笑道：「對！對！對！買賣不成仁義在，萬兄，請你多準備一些酒菜，我們大家好好的樂他個十天八天，深深的交一交。」

鐵血行者任無我霍然起座道：「老子可沒工夫和你們打交道。」邁開大步，向廳外走去。

四相先生伸手攔住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任老弟……」

雙掌翻天周健夫笑道：「任兄不願下交，他要走，就讓他走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一言不發，身形一幌，出了內廳。

雙掌翻天周健夫保持着臉上的笑容，道：「承單兄看得起兄弟們，願意和兄弟們建交，兄弟對單兄少不得也有一報。」

陰陽扇魏水火接口道：「周大哥，這是你親口說的，到時候不能叫單兄看扁了我們啊！」

雙掌翻天周健夫道：「人家是胳臂向內彎，你倒變成向外彎了，拿話擠兌爲兄的了。」

陰陽扇魏水火笑道：「因爲單　已經不是外人了啊！」

雙掌翻天周健夫哈哈大笑，道：「老弟說得好，說得好，咱們是眞心交朋友，兄弟就掏出這顆赤心交給單兄了……」

有吹有唱，煞有介事，四相先生默默含笑，懶得答話。

雙掌翻天周健夫望了四相先生一眼，接着道：「兄弟這就把買兇殺害金槍大俠的幕後主使人說出來，而且，分文不要，這夠不夠朋友？」

陰陽扇魏水火拍手道：「夠朋友，夠朋友，兄弟們都有榮了。」

雙掌翻天周健夫面色一整，道：「說來那暗中買兇殺害董大俠的人，只怕大家聽了都不會相信，各位試行想想，那會是誰？」

當然不會有人想得出，雙掌翻天周健夫吊足了胃口，這才一字一頓的道：「董天成自己的老婆！」

亦恨亦憐　故友難容逆子

四相先生聽得心裏大震，暗暗吃驚不已，雙掌翻天周健夫的話不一定可信，但在四相先生的意念上却有着無比的震駭之力，因爲，他與金槍大俠董天成相交至厚，他們夫婦之間，一直就未達到美滿的境界。如今，雙掌翻天周健夫說出這種話來，空穴來風，不爲無因，四相先生能不心驚肉跳，面目失色麼？

這時，他顯然已經失去了冷靜，自言自語地，道：「會是她麼？」

這個消息，使四相先生無精打采，因此他結束了大家的歡聚，雙掌翻天周健夫一使眼色，紛紛告退而出，四相先生也被鐵筆萬盛峯陪着進了客房。

鐵筆萬盛峯一向是笑不離臉，臉不失笑，可是這番見到他，臉上居然失去了笑容，四相先生一把按住他肩頭道：「萬兄，我們談一談。」

鐵筆萬盛峯堆起一臉苦笑道：「你奇怪小弟怎會和他們打成一片，是不是？」

四相先生道：「你平日爲人，不是這樣的，你說，能叫人無疑麼？」

鐵筆萬盛峯搖頭道：「也許你過去對小弟的認識並不清楚。」

四相先生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你是什麼樣的人，小弟比誰都淸楚……你可是有難言之隱。」

鐵筆萬盛峯啞然失笑道：「小弟好好的，有什麼難言之隱，單兄切不可胡思亂

想。」

四相先生輕輕嘆了一口氣，道：「萬兒，你可有需要小弟相帮的地方？」

「鐵筆萬盛峯道：「沒有……」

四相先生正要再問的時候，鐵筆萬盛峯接着又道：「你如眞要帮小弟的忙，那就請你在寒舍作客半個月好了。」

四相先生雙目一閃道：「爲什麼？」

鐵筆萬盛峯避不作答，站起身來，一笑道：「單兄，一路辛苦了，請早安息吧？」轉身急急的走了。

四相先生沒有再挽留他，不必他再多說，他落寞的背影，已經給了四相先生許多無言的啓示。

不溫不火的情勢，帶給四相先生無休無止的疑慮，他想得頭痛欲裂，仍無睡意，披衣而起，伸手推開了房門。舉步向外走去。

他走出房門的時候，心中就準備有人現身阻止他，誰知，他料錯了，居然，與往常一樣，他是無拘無束的。

莊內靜靜的，沉入了熟睡。

他信步向着後園走去，盡情呼吸着園內新鮮的空氣。

新鮮空氣，使他頭腦一輕，身心都舒暢起來。

突然，耳中傳來一絲細如蚊蚋般的聲音，道：「老前輩，不要有任何舉動，以免招來無妄之辱……。」

四相先生原本是修養極爲深　之人，當他聽到「無妄之辱」四字時，雙眉不由得一揚，耳中細聲接着又道：「鐵血行者任無我並未能走出莊外一步，老前輩如想出莊，就要忍上加忍了。」

四相先生暗暗吃了一驚，忖道：「鐵血行者任　我一身功力不在我之下，看來這「水月山莊」已是龍潭虎穴了。

念中，他張目四望，遍搜左右，找不出那傳音相告的人藏身之處。

有鐵血行者任無我的相試，已經够了，他不是輕舉妄動，沉不住氣的人，暗暗嘆了一口氣，在園中逗留了片刻，若無其事的返回房中。

由種種跡象看來，水月山莊顯然已經在雙掌翻天周健夫他們的掌握中，鐵筆萬盛峯也已身不由主，受制於人了。

說到雙掌翻天周健夫其人，武林中名氣不小，是一位亦正亦邪的人物，他在武林中雖然相當有份量，但要他明目張胆的佔有水月山莊和戲弄自己，似乎他還沒有這份胆量和能耐……一定是幕後還有後人了……

越想越頭痛，四相先生想了一夜，也頭痛了一夜。

鐵筆萬盛峯一早就來了，親自請他去吃早飯（三湘魚米之鄉，人民生活習慣迥異他省。早餐、中、晚三餐，都是正餐，早餐並不是略進點心之事）。

正在用餐的時候，忽然進來一位莊丁報道：「莊外來了一位張公子，要見莊主，有請示下。」

雙掌翻天周健夫望了四相先生一眼，呵呵大笑，道：「殊途同歸，來得正好，請、請、請！」

沒有人出迎，張不棄獨自一人，大步走了進來，張不棄目光射向四相先生時，不由楞了一楞，然後，雙手一抱拳道：「那位是萬莊主，在下有禮。」

鐵筆萬盛峯起身道：「老朽萬盛峯，不知少俠有何見敎？」

張不棄轉身向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道：「各位用完飯之後，晚輩再請指敎。」他今日氣勢與往日完全不同，雙眉帶煞，目光如電，擺出一副惹事生非的姿態。

大家的早飯原已用得差不多，鐵筆萬盛峯推座離桌，走到張不棄座側，含笑道：「老朽已經吃飽了，少俠有話請說。」

張不棄冷目如鋒的落在鐵筆萬盛峯身上，緩緩道：「在下想向萬大俠買一個消息。」

鐵筆萬盛峯臉上激起一股憤然之色，哈哈大笑了一陣，不料他笑聲過後，臉上那股憤然之色，也隨着笑聲而消失，以極大的忍耐之力，壓住心頭上的劇痛，點點頭，道：「少俠想買什麼消息？」

張不棄道：「買兇殺害金槍大俠的幕後主使人，要什麼價，你說吧！」

鐵筆萬盛峯望了雙掌翻天周健夫一眼，道：「十萬兩銀子！」

張不棄點頭道：「成交。」

鐵筆萬盛峯道：「咱們要的，可是現銀啊。」

張不棄道：「長沙玉豐銀樓的銀票，算不算現銀？」

鐵筆萬盛峯道：「長沙玉豐銀樓的銀票，通行天下，勝於現銀，行。」

張不棄伸手懷中，掏出一把銀票，數了十張，放在茶儿上，道：「請說吧，銀票是你的了。」

「且慢！」雙掌翻天周健夫接口出面了。

張不棄一面打量雙掌翻天周健夫，一面冷冷的道：「尊駕何人？」

雙掌翻天周健夫也是一副冷傲的態度，道：「老夫雙掌翻天周健夫。」

他那名號顯然嚇不倒張不棄，張不棄冷傲依然地道：「你就是雙掌翻天周健夫麼？」

語聲中，忽然欺身而上，雙掌齊出，幻起一片掌影，罩向雙掌翻天周健夫。

他突然發難，事先沒有一點預兆，雙掌翻天周健夫一身掌上功力，雖然自以爲獨步江湖，却被逼得手忙脚亂，一連退了三步，都沒有緩過氣來。

在這種情形之下，換了任何一個人，必定止步停攻，奚落他兩句之後，繼續和鐵筆萬盛峯談生意。詎料這位張不棄想法做法迥異常人，做了一個劍掌的勢子之後，忽然身形一矮，奇兵再發，化掌爲指，點在雙掌翻天周健夫的「氣戶穴」。

雙掌翻天周健夫悶「哼」了一聲，道：「你……」幌身跌倒地上，黃豆般大的汗珠，一下子冒了出來。

雙掌翻天周健夫不僅受了傷，而且傷得極爲嚴重。

張不棄冷笑了一聲，凌芒一掃廳中各人，道：「那位還想出主意，雙掌翻天就是榜樣。」

雙掌翻天周健夫一受傷，等於羣龍失去了首腦，又皆顧忌當雙掌翻天周健夫的傷勢和惜身自保的念頭，居然，沒有一個人敢向張不棄叫陣出手了。

倒是陰陽扇魏水火仗着兩片嘴皮，嘻嘻一笑，道：「少俠有話好說，何必一開口就傷了和氣呢？您，請坐，請坐！」

張不棄轉臉向着鐵筆萬盛峯道：「在下與人談交易，向來是一是一，二是二，你說你的吧！」

剛才雙掌翻天周健夫把話接過去，顯然別有用心　鐵筆萬盛峯欲待再承雙掌翻天周健夫的眼色，這時周健夫已是痛得只喘大氣，什麼也顧不得了。

「戶穴」被點本來沒有什麼了不起，但雙掌翻天周健夫被點的情形大異常人，張不棄大概是用獨絕手法所下的毒手。

鐵筆萬盛峯可當不起這份責任，眉頭苦攢，硬着頭皮，忙叫了一聲，道：「少俠，周大俠受傷不輕，請少俠高抬貴手，先解了周大俠的穴道，老夫再詳細奉告如何？」

張不棄道：「可以，但在下也是向來不做沒有代價之事的。」

鐵筆萬盛峯道：「老夫璧還少俠十萬兩銀子如何？」

張不棄道：「橋歸橋，路歸路，豈可混爲一談？」

鐵筆萬盛峯道：「少俠之意是……」

張不棄一指四相先生道：「在下要請四相先生一同離開此地。」

鐵筆萬盛峯心中暗喜，但却不敢馬上答應，故意一皺眉頭，道：「這……」顯出猶豫難決的樣子。

那邊雙掌翻天周健夫用盡了各種方法，都無法忍受那種奇痛之苦，忙接口道：「可以，可以，你先解了老夫的痛吧。」

張不棄遙遙一彈指，點在雙掌翻天周健夫的「氣戶穴」下三寸之後，雙掌翻天周健夫楚痛頓失，翻身站了起來，同時兇眉一揚……。

只聽張不棄冷笑一聲，說：「周健夫，現在不是你發威的時候，小心你的傷痛再發。」

雙掌翻天周健夫倒抽了一口冷氣，雄風盡失地道：「老夫不是反悔，只是想告訴少俠一事。」不到黃河不死心，撈點本回來。

張不棄可根本不理睬他，只問鐵筆萬盛峯道：「說出你的消息來。」

鐵筆萬盛峯再不加攷慮了，立時道：「董夫人。」

張不棄微微一楞道：「此話當眞？」

雙掌翻天周健夫隨即接口道：「如假包退。」

張不棄冷冷的道：「有勞送我們出莊吧！」

雙掌翻天周健夫微一遲疑之下，只聽張不棄又道：「在下獨門手法，無人可解，你就等瞧吧。」

話聲一落，轉向四相先生一笑，道：「前輩，在下開路，我們闖！」身形一動，人已到了廳前。

四相先生顯然也爲張不棄的氣勢所感染，離座站了起來。

雙掌翻天周健夫叫了一聲，道：「少俠，且慢！」

張不棄身形隨聲一駐，道：「有話就說。」

雙掌翻天周健夫道：「老夫送你們出莊之後……」

張不棄截口道：「卽解了你受制的獨門手法。」

雙掌翻天周健夫不敢再惹張不棄使性子了，一點頭道：「好！兩位請！」

四相先生心中本有一個念頭，很想說了出來。但是話到口邊，又忍了回去。

張不棄與四相先生在雙掌翻天周健夫相送之下出了水月山莊，兩人疾足快行，脫離了水月山莊勢力圈之外，在一家農戶之內停了下來。

四相先生搖頭苦笑一聲道：「老弟，我們不是巧遇吧？」

張不棄道：「晚輩原是由水道直達洞庭湖，被他們用計賺來，原不知老前輩已到水月山莊，及見老前輩之後，才臨時起意，請前輩出來。」

四相先生嘆息一聲，道：「老弟可知鐵血行者任無我也陷身在水月山莊成了階下之囚？」

張不棄一怔道：「老前輩剛才爲什麼不提及？」

四相先生道：「他們並不知道老朽知道任老弟被困之事，所以老朽也假裝糊塗，以免驚動他們，留一個人在他們莊內，說不定還有意想不到的好處。」

什麼意想不到的好處，四相先生沒有解說，張不棄也沒有追問，話題一轉，四相先生皺起雙眉道：「老弟，老朽有些話想問你，不知老弟介不介意？」

張不棄臉上毫無作難之色，爽快的道：「對老前輩，晚輩有問必答。」

四相先生笑了一笑，道：「你對老朽的稱呼，突然，改稱老前輩，究竟是何原

因？」

張不棄道：「晚輩知道自己身世之後，不敢再對老前輩無禮。」

四相先生正色道：「你眞是董老哥的公子？」

張不棄道：「佐證稍嫌不足，但晚輩深信先父『日知錄』上的記述。」

四相先生忍不住熱淚盈眶，叫了一聲，道：「孩子，令堂呢？」

張不棄道：「先母在晚輩五歲時就已撒手西歸，這也是晚輩不知自己身世的主要原因。」

四相先生點了一下頭，道：「這就難怪了……。」

話聲一頓，接着又問道：「你可是鐵血行者任老弟所說的『修羅三妖』？」

他希望張不棄的答話是搖頭，所以話聲說得非常嚴厲。

那知張不棄早已硬下了心腸，直認不諱，道：「不錯，不瞞老前輩，晚輩就是『修羅三妖』！」

四相先生心痛如裂，聲啞手顫的又問道：「董老哥可是你下的毒手？」

張不棄忽的跪倒地上，哭聲道：「晚輩該死……」

四相先生雙目盡赤，怒髮沖冠的舉起右掌，大吼一聲，道：「老夫斃了你這弑父的孽子……」

掌勢一落，便向張不棄頭上擊下。

× × ×

張不棄人雖俯首認罪，但方寸未亂，當四相先生掌力如山，壓向頭頂時，他已左手輕輕一按地面，身形不起反落，一低一斜，一式「靈貓轉體」，貼地平飛。

他平彈出一丈二三開外，身子一挺，立住身形，嘶聲叫道：「老前輩，請聽晚輩一言！」

四相先生一擊失手，羞惱相交之下，更是氣憤塡膺，頓時失去了一向的修養，大喝一聲，道：「弑父惡賊，天下人都容不得你，老夫今天非除去你不可。」

雙掌一翻，身形疾射而出，掌力捲起一道狂飈，衝向張不棄。

張不棄大聲呼叫道：「老前輩，你一向規過勸善，助人自新，爲何獨不給晚輩這個機會？」

張不棄話聲出口，掌力已到，張不棄退無可退，讓無可讓，又不願束手待斃，不得已雙掌一翻，吐力相迎。

張不棄因說話關係，提勁不足，雙方掌力一接之下，張不棄悶「哼」一聲，被震得連退四五步，雙脚一軟，坐落地上，接着，「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

四相先生楞了一下，身形微緩，接着鋼牙猛咬，怒喝一聲，道：「老夫今日不殺死你，爲世人除害，將來有何面目與董大俠相逢於地下？」怒目虎步，一步一步逼向張不棄。

張不棄目光徒地一亮，道：「老前輩，理智失常，不顧大局，晚輩只有以非常手段自保了。」

四相先生不知是不理睬張不棄呢？還是沒有聽清張不棄忍死的心聲，冷笑一聲，雙掌再起，壓頂擊下。

驀地，一道白光從張不棄手中飛起，直奔四相先生雙手腕脈壓來，那白光後發先到，一繞就纏住了四相先生雙腕，四相先生雙腕被纏，落掌之勢，立時一緩，張不棄一式「鯉魚打挺」，雙脚一頓，踢在四相先生胯間，人却借着一踢之力，疾射而去，接着身形一起一落，急如喪家之犬，頓時聲影皆失。

四相先生胯間被踢，立身不住，身子倒退了四五尺，才止住後退之勢，雙手被一條銀光閃閃的小鍊子纏住，急切間解脫不開，雙手不能自行擺動，輕身功夫再高，也無法盡力施展。

他追了二步，張不棄巳是隱身入一片叢林之中了。

四相先生雙目發直，向着張不棄隱身的叢林，楞了半天，才嘆了一口氣，激動的心情，慢慢平息了下來。

忽的耳際生風，身後有人趕到。

四相先生疾轉身形，擧目迎去，只見來人高大如山，不由大喜過望，叫道：「任老弟，你來得正好，張不棄那惡賊，剛剛逃入前面叢林之內，我們合圍去把他除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頓足嘆聲，道：「這莫非是天意麼？」

四相先生怔了一怔，道：「他已受了重傷，逃不遠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搖首道：「我們不能追他。」

四相先生方待追問鐵血行者任無我這種不能追殺的想法，只聽鐵血行者任無我喟嘆一聲，道：「四相先生，你與董大俠的情誼太深厚了，所以，只注意到他罪惡的一面。」

明理人一點就透，四相先生「啊」了一聲，當時沒有說話，但臉色却漸漸的紅了起來。

沉寂了片刻，四相先生嘆了一口大氣，道：「老弟說得對，老朽的想法確然過於偏重感情。」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他承認了他就是『修羅三妖』？」

四相先生點頭道：「是，他承認得很爽快。」

鐵血行者任無我又問道：「他也承認了董大俠是他殺死的？」

四相先生道：「他也直認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揚聲，道：「欺師滅祖，逆倫犯上，這在武林黑白兩道中，都是不赦死罪，任何人一犯了這種大罪，便只有死路一條，他爲什麼直認不諱？」

四相先生猶豫地道：「也許他自知罪孽深重，良心不安。可是，他又爲什麼不領罪受死呢？」

四相先生是一個方正的通情達理人，能够正面設想，也能反面設想，想到最後，他却不能爲追殺張不棄的行爲，自圓其說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此子本性不惡，良心未泯，他之所以苟且偸生必有道理，如果僅爲貪生怕死，他儘可矢口否認，甚或設法殺盡一切知道內情的人，世人又怎能知道他弑父的眞象。」

四相先生心意轉變，同意地道：「你的設想很有道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他剛才說了什麼話沒有？」

四相先生「哦」了一聲，回想了一陣剛才動手的情景，恨聲道：「老夫眞是理智失常，幸好他不甘就戮，否則，老夫可大錯特錯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他怎樣說？」

四相先生道：「他說老夫理智失常，不顧大局。唉！老夫當時眞是瘋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他的傷勢怎樣了？」

四相先生道：「他當場噴了一口鮮血，未及調息，又被老夫逼得帶傷而逃，只怕傷得不輕，去！我們快去找他。」剛才，他恨不得將張不棄立斃掌下，現在，又恨不得馬上找到張不棄，看顧他的傷勢。

鐵血行者任無我搖頭道：「他已是驚弓之鳥，不能再去驚擾他了。」

四相先生憂心如焚地道：「他要是負傷不起，這却如何是好？」

鐵血行者任無我忍不住一笑，道：「四相先生，生死有命，讓他去吧！」

四相先生搖頭嘆息了一陣，忽然問道：「忘了問你了，你是怎樣逃出來的？」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水月山莊暗藏龍虎，在下眞不一定闖得出來。」

四相先生訝道：「那你是有意被擒的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四相先生說得不錯，我只有以退爲進，先讓他們擒住，再謀良圖。」

四相先生道：「你找到了良機？」

鐵血行者任無我苦笑道：「有人暗中相助，並送了在下一套他們的服飾，在他們混亂中脫身出來。」

四相先生失神地道：「哦！那神秘人物……」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知道那神秘人物？」

四相先生搖搖頭道：「聞其聲，未見其人！」

「唉！」太多的問題，够他們兩人商談的了。

話說張不棄負傷逃入叢林之後，已盡其餘力，停下身形，換了一口氣，他這口氣一換，却換得心氣一洩，當時發覺雙眼一黑，一個支持不住，身子一軟，便躺在草叢裏，失去了知覺。

就在他失去知覺的同時，另有一條人影飛掠而到，伸手連點了張不棄十三處穴道，然後，將他攔腰抱起，幾個起落，去得無影無踪。

張不棄醒來了，當前的景象，令他心中一陣抽痛，全身穴道被制不說，而且還被關在霉氣撲鼻的地窖裏，躺在地面的身子都麻木了。

張不棄悻悻的嘆息一聲，自言自語道：「平時說得好聽，做起事來，一文不値，天下烏鴉一般黑，什麼大俠不大俠的……」他以爲是落到了四相先生手中，所以才發出這種牢騷來。

「嘻，嘻，嘻嘻！這下可好，有人聊天了。」地窖四週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張不棄隨即問道：「什麼人？」

「老夫！」

張不棄蹙眉道：「老夫又是誰？」

「老夫就是老夫，還能是誰？」

張不棄忍不住笑道：「尊駕不用姓名麼？」

「普天之下，有誰配知道老夫的姓名，娃兒，你年紀輕輕的怎會惹上歪鼻子的？」隨着脚步移動的聲音，說話的人，已經到了身前，其實那人就是聲息全無，也瞞不過任何人，因爲他身上那股臭味，中人欲嘔，誰都受不了。

張不棄皺起眉頭道：「你好久沒洗澡了？」

那人哈哈一笑道：「到了這裏，你還想洗澡，好天眞的想法！」

張不棄訕訕地道：「我忘了這裏是地窖了。」

「這裏不是普通的地窖，應該叫地牢。」那人又給了他一個正確的認識。

張不棄冷笑一聲，道：「好一個神州四異，居然暗中還有地牢的設置。」

那人道：「什麼神州四異，歪鼻子那裏去了？」

張不棄一怔：「什麼歪鼻子？」

「歪鼻子就是歪鼻子，還有什麼歪鼻子？」

張不棄恍然而悟，自己並不是被四相先生所擒，而落到了那歪鼻子手中了。

歪鼻子是什麼人呢？

張不棄皺起眉頭，不知怎樣措詞才問得清楚。

那人道：「你緊皺着眉頭，在打什麼鬼主意？」

張不棄仰起臉來，眼前一片漆黑，疑訝地道：「你看得清我？」

那人道：「你又沒有隱形，老夫怎會看不見你。」

張不棄道：「可是我……」

那人道：「你功力不足，穴道又被制，自然看不見老夫了。」

張不棄心念一動，暗暗忖道：「此地微光不透，一片漆黑，那人能憑一身功力修爲，看清楚我，其修爲之深，功力之厚，不言可知，我何不……」

張不棄嘆息一聲道：「這種制穴手法，出奇怪異，我剛才試了半天，也解他不開，除了他本人之外，只怕武林中再無人解得開了。」

那人冷笑一聲，道：「誰說無人解得了？」

張不棄大喜過望，却不動聲色地道：「莫非你知道解法？」

那人道：「正是老夫，可是，娃兒，你別想動腦筋要老夫替你解穴。」

那老人可不笨，一眼就看穿了張不棄的心事，張不棄只好苦笑一聲，硬起頭皮道：「爲什麼？咱們能在這裏相遇，總算是有緣呀！」

那人道：「什麼有緣不有緣的，老夫可被『有緣』這兩字害慘了。」

張不棄道：「就算我想害你吧，我能害得了你麼？」

那人笑了一笑，道：「這倒有點理由，可是，老夫還是不能替你將被制穴道解開。」

張不棄道：「爲什麼？」

那人道：「在這裏解開了你的穴道，你也英雄沒有用武之地，說不定反而被人看破了老夫的行藏。」

張不棄訝然道：「看破你的行藏？」

那老人道：「歪鼻子並不知道老夫早已自行解脫了他加在我身上的禁制，老夫若解了你的穴道，你想，他會怎樣想？」

張不棄道：「我盡量隱藏自己就是，老前輩……」

那老人一笑道：「你現在曉得叫老前輩了，可是叫老爺也不行……禁聲！那老小子來了。」

足足等了好一會時光，張不棄才聽到頭頂上傳來脚步聲，一陣鐵鍊响動聲過後，高高的頭頂上，現出了一盞燈光，燈光緩緩凌空而下，下到半空中，就停止不動了。

原來，那燈光上拴了一根綫子，從頭頂上一個高達三丈以上的小孔吊了下來，懸在地窖中央。

張不棄借着燈光看清了整個的地牢，這地牢不算大，方方正正的，約有四丈見方左右，四週都是麻石壁，麻石上有些地方還長了青苔。

一個頭髮長得垂到腰際的赤體老人，靠在張不棄對面牢邊盤膝坐着，整個的面貌都罩在頭髮與鬍鬚之下，看不出他是什麼樣子。

洞口上傳下來一陣乾笑之聲，道：「一聲雷，老夫明天請你吃紅燒狗肉，你替老夫摸摸那娃兒的骨相如何？」

張不棄簡直被「一聲雷」三字震得目瞪口呆，自己打着他的招牌唬人，沒想到謊話成讖，現在可不成了他的忘年之交。

暗笑中，頭頂上飄落一聲大喝道：「娃娃，走到那老頭子面前去，讓那老頭子摸一摸。」

張不棄沒有任何反抗的意識，好奇地走到一聲雷身前，抬頭一望頭頂，忖度自己現在立身之處，已脫離了頭頂上視界之外，方待向一聲雷打個手式，耳際响起一聲雷的傳音細語道：「牆壁有眼，有話等那老子走了再說不慢。」

一聲雷冷喝一聲道：「娃兒，走過來！」一隻又瘦又髒的手在他身上又捏又摸的摸了一遍，道：「這娃娃不錯，是塊好材料。」

上面又傳下一聲喝聲道：「娃兒，你想不想活？」

張不棄正要答話之際，耳際又傳來一聲雷的指教，道：「說，不想活！」

張不棄不加思索，依言回話道：「不想活！」

話聲方落，那人與牢中燈火突然向上飛去，接着「嘭」的一聲，頂上洞口閉死，牢中又成了一片漆黑。

「暫時不要說話！」一聲雷看穿了張不棄的心意。

過了片刻，一聲雷道：「你想問理由是不是？」

張不棄道：「不，我明白了。」

一聲雷道：「你明白了什麼？」

張不棄道：「那歪鼻子定然是個怪脾氣。」

一聲雷道：「你娃兒很聰明，你不知道老夫的用心？」

張不棄道：「想是有意成全在下。」

一聲雷笑道：「你完全錯了，老夫是想留個說話的伴兒，你可知道，在這裏沒有人說話，比死都難過。」

張不棄啞然失笑道：「這倒好，眞是一語成讖，成了老前輩的忘年交了。」

一聲雷一楞道：「此話怎講？」

張不棄笑口不止地道：「晚輩在外曾利用老前輩的招牌，唬過不少人，現在假話成了眞話，你說可笑不可笑？」

一聲雷道：「一點不可笑。」

張不棄道：「老前輩生晚輩的氣？」

一聲雷道：「當然，老夫的名號豈是任人假借的，要是早年，老夫不要你死，也要你脫一身皮，你的胆子倒是不小。」

張不棄道：「可是現在……」

一聲雷哈哈一笑道：「只有自己氣自己了。」

張不棄抱拳道：「老前輩不要生氣了，晚輩賠禮領罰。」

巧遇外公　道盡蘭因絮果

一聲雷雙目骨碌碌的一陣翻轉，打量了張不棄半天，道：「你這小子骨格奇佳，怪不得歪鼻子要打你的主意，可是，你先天有餘，後天不足，尤其一雙眸子神光不定，顯見你小子也不是一個安份守己的人，說，你是幹什麼的？」

張不棄心懷弑父之愧，生趣索然，不在意地道：「幹殺人的生意。」

一聲雷哈哈一笑道：「你是職業殺手？憑你這點點能耐，能殺得了誰！」滿口不相信的意味。

張不棄心中冒起一股被侮辱的怒火，冷聲道：「晚輩出道以來，至少殺了十一個江湖上鼎鼎大名的豪强，某某，某某……等。」一口氣說了十一個名字，心直口快，甚至把董天成的名字也說出來了。

一聲雷輕「嗤」的一聲，淡淡地道：「無名之輩！」

張不棄惱火地道：「老前輩可要試試晚輩的身手？」話聲未了，一掌翻出，落在一聲雷頭頂上。

張不棄目光雖然不能視物了，由於聽聲辨位之能，取位奇準無比，只是他功力被制，手掌雖落在一聲雷腦門上，却沒有致人於死的勁力。

張不棄的手掌雖然無力致人於死，可是却擊中了一聲雷的腦門，換一句說話，一聲雷等於被張不棄得手了。

一聲雷應該不會失手的，可是，不知什麼理由，他竟然被張不棄按中了腦門，他不由霍的一震道：「好小子，你乘人不備……」

張不棄收回手掌，道：「攻其不備，就是晚輩的成功要訣。」

一聲雷默然不語，一會，忽然大聲叫道：「你剛才說什麼？你曾把金槍大俠董天成也殺了？」

張不棄道：「不錯！」

「小子，你該死！」橫裏一掌掃來，打得張不棄身子飛了出去，飛到對面牢壁上，轟的一聲，跌倒地上後，他已完全沒有知覺了。

一聲雷自認爲這一掌打得並不太重，可是張不棄一身功力被制，一聲雷何等功力，他不太重的掌力落在張不棄身上，何異千斤重擊，張不棄如何消受得了，能不當場氣絕？

一聲雷把張不棄打倒之後，心中怒氣仍然未息，半天沒有再理會張不棄。

可是，時間過去了很久，張不棄依然沒有動靜，一聲雷冷笑一聲道：「小子，你別想在老夫面前詐傷裝死，老夫不吃你這一套。」

又過了半天，張不棄還是沒有聲息，一聲雷暗忖道：「莫非老夫眞把他一掌打死了，這可……」

他有點不安起來了，最後，他終於走到張不棄身前伸手摸去，當他手觸張不棄身體時，心中不由得一驚，敢情張不棄全身都冷了。

一聲雷手掌一轉，壓在張不棄心口，發現張不棄全身雖冷．但心口尚未完全停止跳動，緩緩的一道陽和之力從一聲雷掌心發出，透入張不棄體內。

出了一聲雷一身大汗，張不棄的身子才抽動了一下，漸漸有了微弱的呼吸。

張不棄可死不得，張不棄一死，歪鼻子不知要生多大的氣，自己便有得罪受了，一聲雷心中眞也有點着急。

張不棄受傷不輕，穴道又被制住，迫得一聲雷以自己眞元之力輸入張不棄體內，盡力挽救張不棄的生命。

張不棄終於從森羅殿被一聲雷拉了回來。

一聲雷冒了一身大汗，疲憊的閉上雙目調息起來。

張不棄不但恢復了知覺，而且發現全身穴道也通暢無阻，更奇怪的是，體內更有一股生的勁道，激盪不已，張不棄可也是大行家，當下不敢怠慢，立時摒絕一切雜念，做起吐納功夫來。

最後，張不棄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停止了運動。

耳際傳來一聲雷冰冷的聲音道：「小子，死不了啦！」

張不棄道：「多謝老前輩解了晚輩被制穴道。」

一聲雷依然冷冰冰的道：「不解開你的穴道，如何救你的命。」

張不棄道：「老前輩救了晚輩的命，更要謝謝老前輩了。」

「咱們彼此不欠，不用謝，今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誰也不必再理誰了。」

張不棄接不上話，兩人僵持了一陣，張不棄忍不住叫了一聲雷幾聲，一聲雷一聲不响，眞的不答理他了。

張不棄長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你老人家的氣量這樣狹小，晚輩只不過證實一下我確有殺人之能……」

一聲雷虎虎的道：「你殺了老夫女婿，還說老夫心胸狹小？混帳！」

張不棄訝然道：「誰是你的女婿。難道……」猛然想起一聲雷，出手傷人前最後一句話，他已心中瞭然，問不下去了。

天呀！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一聲雷居然會是自己的外公。

一聲雷道：「你可知道？董天成就是老夫女婿！」

張不棄眞不敢相信天下有這樣巧合的事情，懷疑地問道：「晚輩聽說董夫人本姓李，乃是滄州李的掌珠，老前輩……」

一聲雷「哼」了一聲，道：「你知道個屁！」

張不棄心弦震動起來了，話聲也變了，道：「難道巫山神女峯那位……」

一聲雷截口暴喝道：「你怎樣知道此事？」

張不棄盡力壓住奔騰的熱血，吞吞吐吐的道：「晚輩最近才知道此事，因爲……因爲……」他不知道該不該把自己的身世說出來。

一聲雷吼聲道：「因爲什麼？爲什麼不說了，老夫眞要你的命，你還能活得到現在麼？」

張不棄一硬頭皮，道：「晚輩死在老前輩掌下也是應該……因爲……因爲她老人家，可能就是晚輩的娘！」

一聲雷呼吸之聲大盛，心中顯然極爲激動，語氣也變得和緩地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有兩可之理？」

張不棄道：「老前輩有所不知，晚輩先母早逝，印象模糊，所以不能肯定。」

一聲雷道：「那你又如何認爲你是她的兒子呢？」

張不棄道：「晚輩從先父『日知錄』中知道的，可是這時晚輩大錯已經鑄成，成了弑父的逆子了。」

一聲雷沉默了很久，道：「你低下頭來，讓老夫看看！」

張不棄已經意會到一聲雷要看什麼了，全身皆顫的低下了頭。

一聲雷內功一逼，雙目陡然放亮，向張不棄耳後看去，悲呼一聲：「孩子！」

一聲雷已是泣不成聲了。

激動終於平息下來。張不棄心懷不悅地道：「外公，你爲什麼不照顧我娘？」

一聲雷嘆息一聲，道：「孩子，你有所不知，你娘生下你不久之後，外公也被歪鼻子賺來此處，出不去了。」

張不棄心氣漸漸平息，道：「這就不能怪你老人家了。」

一聲雷道：「你是被誰帶大的？怎樣又把自己父親殺了？」

張不棄悲嘆一聲，道：「說來一言難盡。」於是，便把自己被義父領養，教導成一流殺手，如何殺死親父之事，一一說了出來。

一聲雷嘆息了一陣，又問道：「你義父是誰？住在那裏？」

張不棄道：「沒有人知道他姓名，大家都稱呼他『山主』。我們就住在武陵山區利川附近。」

一聲雷道：「他爲人長像如何？」

張不棄道：「他的身形和你老人家差不多，沒有特別明顯的特徵。」

一聲雷想了半天又問道：「他平生好吃什麼？」

張不棄道：「他最喜歡吃生了蛆的山鷄。」

一聲雷道：「是了，就是那小子。」

張不棄道：「你老人家認識他？」

一聲雷道：「何止認識他，知道他太多了。」

張不棄道：「他對孫兒很好。」

一聲雷怪笑一聲，道：「久後你就會知道他的用心。」

張不棄對他義父印象不壞，但也不想

和一聲電抬槓，只「啊！」了一聲，轉開話題道：「外公，我們得想辦法離開這裏才好。」

一聲雷淡淡的道：「急什麼。」

張不棄道：「孫兒已是天地不容的弒父逆子……」

一聲雷截口道：「你事前並不認識你父親，這又情當別論了。」

張不棄搖頭，道：「不，沒有任何理由減輕孫兒弒父大罪。」

一聲雷道：「可是你父親並不認爲你有罪。」

張不棄自從知道董天成是他父親之後，董天成何以寧願自己身死，而不傷害他的眞像，他已完全明白，這是父親深厚無比的愛心和恩情使然，因爲董天成已經認出他就是他唯一的兒子。

可是，這份愛心和恩情對張不棄來說，日月天高都難以比擬他的深長遠大，同樣的，張不棄那種自怨自艾，自恨自責的心理，也非片言可釋。

張不棄又想起了董天成臨死時的眼神和臉上微微的含笑，一想起這幅景象，張不棄便如萬箭穿心，痛不可欲生，眼淚像泉水一般流了下來。

一聲雷嘆息一聲，道：「就算你有天大的罪，你可知你父親臨死時的心意？」

張不棄點點頭道：「找出幕後元兇，替他老人家報仇。」

一聲雷道：「還有呢？」

張不棄一怔，道：「這……」一時說不出來了。

一聲雷道：「是洗盡你們董家門楣之羞！」

張不棄道：「孫兒已決心在先父仇人找出之後，自絕於先父靈前，以謝罪於天下。」

一聲雷搖頭道：「錯了，那是懦夫的行爲，自了漢的把算，結果，只是告訴天下，董家出過你這樣一個不孝不賢的子孫而已。」

張不棄顫聲道：「那他老人家是什麼意思？」

一聲雷道：「你父親是一個怎樣的人他有什麼未了的志願？延續他的生命，完成他的素願，發揚而光大之，這才是你父親捨生就死，不惜犧牲自己而期望於你的最大心願。」

張不棄道：「一個自絕於武林的人，還能有什麼作爲？」

一聲雷道：「這當然是一條漫長而艱辛崎嶇的道路，也只有這樣才能消除你們內心的愧咎，表現你贖罪的誠意，安慰你九泉之下的父母。」

張不棄道：「孫兒做得到麼？」

一聲雷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老夫只問你有沒有這份贖罪的誠意？」

張不棄目光陡然一亮，道：「有！」

一聲雷道：「好好，外公助你一臂之力。」

張不棄道：「孫兒第一步去把元兇找出來。」

一聲雷道：「你以爲那元兇是誰？」

張不棄截口道：「有人說是孫兒那繼母。」

一聲雷道：「你相信麼？」

張不棄道：「不敢全信，孫兒當然還要調查。」

一聲雷道：「不能查。」

「爲什麼？」

一聲雷道：「因爲他是代罪羔羊，一查就鐵案如山，不由你不相信她就是元兇禍首。」

張不棄惑然問道：「會有這等事？就算有這種事，孫兒也不會笨得如此是非不分。」

一聲雷道：「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尤其你……」

張不棄截口道：「孫兒怎樣？」

一聲雷道：「你更容易被玩弄。」

張不棄心中大是不樂，悻悻的道：「外公，你就這樣看不起孫兒？」

一聲雷一笑道：「別發怒，外公不是看不起你，而是人家把你摸得太透了。」

張不棄腦中電光速閃，若有所悟的道：「莫非你老人家已有所見？」

一聲雷忽然掉文道：「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你別看外公足不出牢二十多年，其實外公是前因後果，一目瞭然。」

張不棄道：「外公，你就長話短說，畫龍點睛了吧！」

一聲雷道：「好，老夫告訴你，問題都出在你義父身上！」

張不棄苦笑一聲，道：「外公，你對孫兒義父好像有不少偏見。」

一聲雷笑了一笑，道：「外公這二十多年的苦牢，只怕都是你義父所賜。」

張不棄立時反駁道：「你不是說關你的人是歪鼻子麼？」

一聲雷道：「歪鼻子就是你義父的異母哥哥。」

其中有這層關係，張不棄不能不攷慮自己的想法了，輕輕的「嗯」了一聲，沒有再替他義父辯護了。

一聲雷接着嘆了一口氣道：「說來一切都起因於你母親。」

張不棄直覺的反駁道：「我母親又有什麼不好？」

一聲雷笑道：「你母親並沒有什麼不好，但這些禍害都是你母親惹來的，你先別打岔，聽外公把過去的事實說給你聽，你就不會糊裏糊塗的認賊作父了。」

張不棄是一位傑出的殺手，冷靜和耐心都有過嚴格的培養，這時，他也聽出原委來了，極想知道下文，立時點頭道：「你老人家快說吧，孫兒不打岔了。」

原來，一聲雷本名雷正，是一位亦正亦邪的性格奇人爲人行事，沒有成規，興之所至，天塌下來了也敢當，所以，他的獨生愛女雷小珠，也深受一聲雷的感染，好惡隨心，好在她本身功力亦高，父親又是一位人見人怕的人物，所以，她在江湖上無往不利，很少碰釘子。

張不棄的義父追求雷小珠最力，最初雷小珠對他也不甚討厭，可是當她交上董天成後，心目中就只有董天成了。

張不棄的義父心裏的感受，可想而知，可是，他招惹不起一聲雷，敢怒不敢言，只有等待機會了。

當然，張不棄義父更不是善類。

張不棄聽到這裏，忍不住問道：「這

也不能說元兇首惡就是孫兒義父呀！」

一聲雷道：「首先你要知道你義父和歪鼻子的爲人，早年，你義父和歪鼻子並稱老少雙星，其實，他們就是血海四兇之二。」

張不棄忽然問道：「他們爲什麼叫老少雙星？」

一聲雷道：「因爲歪鼻子的年紀要比你義父大了二十多歲，而功力也高了很多，只是，你義父未出道之前，歪鼻子在武林中名氣並不大，後來，由於你義父爲人聰明多智，詭計多端，才在職業殺手中脫穎而出，名列血海四兇。」

張不棄「啊」了一聲，道：「後來的演變，你老人家可是認爲他們計算了你之後，才又計算父母？」

一聲雷道：「這種推測，大約錯不了的。」

張不棄道：「可是，爲什麼拖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才計算先父呢？」

一聲雷道：「這是什麼道理？外公也一時想不出來，也許他原無殺害你父親的意思，直到最近才不得不殺害你父親。」

張不棄心中一動，自言自語，道：「莫非他怕我發現眞情？」

一聲雷道：「你向他查問過你的身世麼？」

張不棄道：「沒有，但有一次我向老何問過。」

「老何！可是名何重？」

張不棄搖頭道：「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我義父身前老人，至少有十幾個有姓無名。」

一聲雷一笑道：「也許那些姓，沒有一個人是眞的。」

張不棄道：「老何是義父的心腹，他自然把孫兒的話傳給義父了，於是義父動了永絕禍根之念。」

一聲雷接口道：「對了！就是這個意思。」

張不棄越想越有理，接着推算道：「後來因爲我把老何殺了，於是他對我也不放心了，但，他爲什麼不當時殺死我，而把我帶來這裏呢？」

一聲雷道：「也許你義父原有除你之心，但受托的歪鼻子却發現你的資質，把你帶了回來，想慢慢改造你。」

張不棄苦笑一聲道：「我從來不知道有這位義伯父。」

一聲雷道：「你不知道的事還多哩！你以爲你義父就只一處家麼？就外公所知，他從來沒有少過三處藏身的地方。」

張不棄自己也有三處以上住所，當然完全相信一聲雷的話，只是奇怪他對他義父怎會知道得這樣清楚，當下脫口問道：「你老人家對他怎樣知道得這樣清楚？」

一聲雷道：「還不是爲了你娘的關係，外公要不把他摸清，你娘豈不要吃大虧……唉！想不到那小子眞厲害，結果倒霉的還是我們祖孫三代。」

張不棄和他義父相處了二十多年，自然也有他的瞭解，現在經一聲雷說出前因後果，覺得外公的推斷力大有道理，當下心中怒惱，冷笑一聲，道：「事情還沒了哩，說不定將來倒霉的是誰。」

一聲雷道：「這就看你的了。」

張不棄誓言道：「孫兒一定不叫外公失望！」

一聲雷高興得哈哈大笑，道：「老夫很高興，你有這份志氣。」

張不棄嘆了一口氣道：「你老人家被歪鼻子一關就是二十多年，難道這地牢就這樣難破麼？」

一聲雷道：「孩子，你有所不知，這地牢深入地下十丈開外，牢門是用三塊厚達一尺以上的鋼板所覆蓋，全重總在萬斤之上，這豈是人力所能破得了的。」

張不棄皺起眉頭，道：「他們總有開啓牢門的時候吧！」

一聲雷道：「老夫被關進來之後，只見他們打開一次牢門，那就是放你下來的時候。」

張不棄截口道：「你老人家當時爲什麼不乘機衝出去，憑你老人家的一身功力，他們還擋得住麼？」

一聲雷苦笑道：「你想得倒好，可是歪鼻子防了這一着，他先投下一種迷藥，把你迷昏過去之後才開牢門。」

話聲一頓，接着聲音一低，道：「又有人來了，不要說話了。」

張不棄如今功力已經恢復，却是未曾聽出絲毫聲息，過了好一陣，才微微察出脚步之聲，不由暗暗敬佩一聲雷的功力深厚。

頭頂上的小孔打開了，接着是一股黃烟沒頭沒腦的壓了下來，張不棄暗忖道：「果然用迷藥了。」當下一閉氣，摒住呼吸，等待機會。

他似乎一直清醒着，可是就是沒有聽出鋼門開啓之聲，正自奇怪的時候，耳際已响起一聲雷的話聲道：「孩子，快醒來，他們又送了一個人進來，你看看是誰？」一隻手掌貼到身上，輸入一道熱流。

張不棄這才知道，那迷藥確實厲害，縱然閉住呼吸，亦無濟於事。

牢內依舊漆黑，張不棄仍然伸手不見五指，他只能從聽覺上察知一聲雷正在爲一個人推拿。

過了片刻，那人吁了一口長氣，說話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那聲音好熟，張不棄怔了一下，叫道：「你莫非是任大哥？」

可不是，那正是鐵血行者任無我，任無我欣然笑道：「兄弟，你果然是在這裏了！」

張不棄伸出手摸到任無我的手，緊緊的握着，道：「任大哥，小弟……」

鐵血行者任無我接口道：「兄弟，不要說了，四相先生也致意你，你的種切，情有可原，只望你好自爲之，他也不怪罪你了。」

一聲雷一旁接口道：「他本來就情有可原，誰再找他麻煩，老夫決不饒他。」

鐵血行者任無我從地上站起，拱拳道：「老前輩是……」

張不棄笑道：「任大哥，他老人家就是小弟的外公，人稱一聲雷的便是他老人家。」

鐵血行者任無我失驚地道：「原來是老前輩，晚輩有禮了。」

一聲雷道：「不必多禮，老夫問你，還會不會有人找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此地隱密異常，別人只怕不容易找來。」

「你又是怎樣找來的？」

張不棄代答道：「外公，你有所不知了，任大哥他身負『千里一綫牽』追踪奇技……。」

一語未了，一聲雷截口道：「那你是戴福山的傳人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他老人家是晚輩師祖，老前輩識得他老人家？」

一聲雷道：「他還好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恭聲道：「他老人家已經早歸道山了。」他已聽出，一聲雷與他師祖頗有交情，語氣態度更恭敬了。

一聲雷唏吁一聲，道：「那老小子還欠老夫一頓紅燒狗肉哩！他倒賴帳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聽得朗笑一聲，道：「這筆帳，晚輩一定代還。」

一聲雷笑道：「你小子倒和你師祖差不多，是一個朗爽的人，還是老夫明天請你們吃紅燒狗肉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訝然道：「這裏會有紅燒狗肉？」

張不棄也道：「靠得住麼？」

一聲雷道：「歪鼻子別的長處沒有，說過的話很守信。」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歪鼻子是什麼人？」

張不棄道：「就是抓你進來那人。」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那人功力奇高，怪不得……」

一聲雷冷笑一聲，道：「什麼功力奇高，老夫一伸手，就可以取他的狗命。」

鐵血行者任無我立刻看出了此老性格，馬上改口道：「他當然不是老前輩的敵手，他要是不怕老前輩，也就不會把老前輩關了起來。」

一聲雷哈哈笑道：「你小子很會說話，這倒和你師祖不大相同，你師祖最愛和老夫抬槓。」

故舊之情，流露於自然之問，大家心裏都產生了一股煖流，忘記了當前的困境，而把話題轉入了過去。

鐵血行者任無我瞭解全盤內情之後，握住張不棄的手，道：「兄弟，今後我永遠是你的朋友，永遠支持你，你放手去幹吧。」

張不棄感激地道：「多謝大哥。」

一聲雷忽然問道：「你們正式結過盟沒有？」

張不棄道：「沒有。」

一聲雷道：「任無我是一個可交的朋友，你還不正式拜他爲兄！」

張不棄應聲拜倒在地道：「大哥請受小弟一拜。」

鐵血行者任無我慌忙回拜在地道：「兄弟，今天我們一盟在地，永是手足，生死不渝。」

一聲雷道：「好了，你們起來吧，現在聽老夫的，老夫有點小禮物送給你們，你們能不能消受，那就看你們自己的造化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與張不棄盤膝坐回地上，靜待一聲雷吩咐。

只聽一聲雷道：「老夫有些練功口訣，如今傳給你們，你們用心的聽着，將來各自修爲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與張不棄振作精神，正心誠意的傾耳諦聽。

全部口訣不長，約一千五百言。

一聲雷一連唸了三遍，停住道：「這些口訣，老夫迄今尚未悟澈，今天傳給你們二人，也了卻老夫一件心願，將來的成就，就看你們自己的了，現在你們深深的記牢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與張不棄不敢大意，盡心盡意的用功默記不已。

一日無話，第二天，歪鼻子果然從天窗小孔之內吊下三份飲食和一大碗紅燒狗肉，並且說明狗肉是專給一聲雷的，但沒有理會張不棄就走了。

張不棄心中不免嘀咕道：「外公，歪鼻子沒有什麼表示，他是不是改變了心意吧？」

一聲雷搖頭道：「他不會改變心意的，你放心，他遲早還會來找你的，將來，我們能否脫困，這就看你如何運用你的才智了。」

張不棄患得患失地道：「孫兒一向不知道什麼叫『害怕』，但現在却有點緊張了。」

一聲雷道：「現在還早哩，他還沒有折磨你啦！」

一聲雷的話，說得一點不錯，歪鼻子開始折磨張不棄了，除了一次冷水外，便再也沒有任何食物送下來，連帶一聲雷和鐵血行者任無我也得不到食物，陪着張不棄受罪。

起先，他們還能打起精神，强自支持，可是永無止境的斷食，把他們折磨得都沒有了氣力，連鐵血行者任無我那麼大的個子，都變成了骨頭架子，身上沒有半兩肉了。

歪鼻子似乎無視於他們的生死，他們餓得只剩了半口氣，送下來的，還只是冷水。

似死非死，張不棄忽然回復了神智，而且也見到了天日，不知什麼時候，他已被提出了地牢。

一個面目冷峭的年輕人給他喝了一杯黑色藥水，他的精神又旺盛了不少。

那年輕人出去不久之後，來了一位中等身材的老人，張不棄最注意的就是他的鼻子，看他的鼻子是不是歪，果然，他的鼻子歪得很厲害，斜在臉上，把他的面容都破壞了，令人一見之下，便會產生一種厭惡的感覺。

張不棄毫不掩飾他心中的厭棄感情，冷冷的哼了一聲，眼光一抬，看看頭上的屋頂。

歪鼻子似乎心情特別好了，一點不以爲忤，笑得非常和氣地道：「那老瘋子說了老夫一些什麼壞話？使得你如此厭惡老夫。」

張不棄冷冷的道：「全身穴道被制，又餓得七死八活，身受之慘就够了，何需別人數說。」

歪鼻子哈哈一笑，道：「你錯怪老夫了……」

張不棄不待他把話說完，挑着眉毛，截口道：「口蜜腹劍，少假惺惺了，有話就直說吧，本公子接着你的就是。」

歪鼻子笑道：「你讀過書沒有？」笑你？」

張不棄道：「讀過書又怎樣？」

歪鼻子道：「不怎樣，我只問你，『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道理？」

張不棄先用懷疑的眼光，瞪了歪鼻子一眼，悻悻的道：「憑你也配！」

歪鼻子面目一肅，道：「孩子，你太沒大小了。」

張不棄道：「你是什麼東西，居然叫起本公子小孩來！」

歪鼻子道：「你可知道老夫是你什麼人？」

張不棄「哼」了一聲，道：「你是我什麼人？」

歪鼻子道：「老夫是你大伯，你義父的親哥哥。」

張不棄氣極哈哈大笑，道：「天下說謊的人，算你最差勁了……。」

歪鼻子一笑道：「你有理由不相信，老夫這裏有一件東西，你一看就知道老夫所言不假。」

伸手懷中，取出一張紙片，輕輕一送，那紙片輕若浮雲，緩緩飄到張不棄面前，張不棄接住那紙片一看，只見上面寫着：「棄兒知悉：救你性命者，係你大伯父，今後吾兒可遵大伯之命行事，切要！切要！至於，吾兒心中有何疑念，聽你大伯父說明可也，父字。」正是他義父的親筆手書。

張不棄打落門牙和血吞，忍住一肚子怨恨，裝出手足無措的一楞道：「你眞是大伯父？義父他老人家怎麼從來沒有提過你？」

歪鼻子輕輕一抖手，發出一股無形勁力，解了張不棄穴道，（一聲雷深思熟慮，怕歪鼻子發現穴道被解之事，前幾天又依稀閉了張不棄的穴道。）道：「孩子，你是殺手世家出身，應當知道更隱秘自珍之道，你義父今日的身份，已經不是當年的身份，自然不能再提大伯，怕你們年輕人守口不住。」

張不棄一笑道：「薑是老的辣，棄兒眞服了你們兩位老人家了……。」

接着，眉頭一皺，欲言又止的猶豫了半天，才訕訕的道：「棄兒還是想不通，你老人家爲什麼要那樣折磨我？」

歪鼻子微微一笑，道：「當然是利用這個機會磨練你。」

張不棄也是一笑道：「只怕還有別的原因吧！」

歪鼻子道：「什麼原因？」不否認，當然是有原因了。

張不棄笑了一笑，道：「大約與那怪老人有關吧！」

歪鼻子一笑，道：「你很聰明。」

張不棄道：「你如果不是棄兒大伯，你老人家可就要弄巧成拙了。」

歪鼻子道：「因爲老夫早就是你大伯，所以，大伯放心得很，他對你很好是不是？」

張不棄道：「不錯，他還收了棄兒爲衣鉢傳人。」

歪鼻子道：「哦！他給了你什麼見面禮？」

張不棄道：「沒有，他只傳了棄兒一篇奇經。」

歪鼻子哈哈大笑，道：「好極了！」

張不棄道：「他也料定大伯有意成全棄兒，所以，棄兒曾答應助他脫困。」

歪鼻子道：「那老兒對你既然有師徒之情，老夫答應你放他出來。」

張不棄哈哈大笑，道：「大伯，棄兒可不願意自己找麻煩，在頭上多找一個管束的人。」

歪鼻子一笑道：「有理，他的壓箱本事既然到了你手中，已經毫無價值，養了反而叫人担心，那麼我們就除了這心腹大患，你看如何？」

張不棄拍手叫道：「好極了！」

忽然，心中想起了什麼似的，眉頭一皺，道：「且慢，現在殺他不得，棄兒留他還有用途。」

歪鼻子道：「還有什麼用途？」

張不棄道：「他傳給棄兒的那篇奇經，非常難懂，萬一他藏了私，我們豈知不空歡喜一場。」

歪鼻子一笑道：「棄兒，你也不簡單呀！」

張不棄道：「所以，棄兒想留他到棄兒悟通那奇經之後，再送他回老家，大伯，您答不答應？」

歪鼻子點頭道：「你想得周到，就暫留他一命吧！」

張不棄忽然「啊」了一聲，道：「大伯，有件事情，棄兒可要不客氣了。」

歪鼻子微現吃驚之狀，問道：「什麼事？」

張不棄道：「棄兒說了半天話，你老人家就不給棄兒準備一點食用之物麼？」

歪鼻子大笑了一聲，反問道：「你不是吃過了麼？」

張不棄一怔道：「就是那杯黑水？」

歪鼻子道：「你別看不起那杯黑水，算起銀子總在萬両以上，說功效，足够你十天半個月不覺飢餓。」

張不棄「哦」了一聲，若有其事的閉起雙目，行了一行功，笑道：「大伯，你那黑水果然有點名堂，棄兒的體能好了不少哩！」

歪鼻子道：「老夫把你餓得七死八活，目的在除去你體內污濁之質，然後老夫的奇藥藥力才能發揮盡至，助你功力猛進，所以，這半年，你都不能吃飯，只能喝老夫的藥水，到那時候，大伯要助你寫一篇新的武林史。」

張不棄高興得跳起來道：「哦！眞的麼？」

歪鼻子道：「當然是眞的。」

張不棄嘆息一聲道：「半年不能吃山珍海味，這等犧牲太大了。」

歪鼻子道：「你不要只顧目前，你要多看將來，你想想你將來一呼百諾，傲視武林的威風時，你就會認爲半年不吃山珍海味，算不得什麼犧牲了。」

張不棄忽然問道：「大伯，你爲什麼自己不吃這種藥呢？」

歪鼻子兩道目光一凝，望了張不棄一陣，道：「你不是懷疑大伯對你存心不善吧？」

張不棄搖頭否認道：「棄兒絕無此意，棄兒只是覺得我一個人功力再高，也是

形單勢孤，如果大伯也能和棄兒一樣，豈不更好。」

歪鼻子冷肅的目光和緩了下來，嘆了一口氣道：「老夫何嘗沒有雄心壯志，只是這方子得來太遲，老夫已經過了服用的年齡，這時勉强服用，有害無益，你是練武的人，不會不明白這道理吧。」

張不棄怎能不起疑心，繼而一想，第一碗已經吃下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以後提高警覺，注意體能變化，萬一發現有什麼不對時，立時先宰了這老賊。

心中打定主意，張不棄坦然一笑，道：「棄兒明白了，這半年我是不是不能離開這裏呢?」

歪鼻子道：「是，你最好不要離開這裏，你知不知道，最近江湖上對你非常的不利。」

張不棄明知故問道：「什麼不利?」

歪鼻子道：「有人把你的底細查出來了，現在江湖上形成了一股狂潮，要淸除你。」

張不棄驚愕地一震道：「有這樣嚴重?我……」

歪鼻子道：「原因是你接錯了一件生意，以致成了武林公敵。」

張不棄張口啞然，道：「我……我……」

歪鼻子道：「你道金槍大俠董天成和你有什麼關係?」

張不棄一聽提到自己父親，心痛如裂，恨不得立時拿他洩恨，他緊咬着牙關，硬把一口怨氣嚥了下去，冷冷的道：「得人錢財，與人消災，管他什麼關係。」

歪鼻子道：「可是他與你關係特別不同。」

張不棄怔了一下，追問道：「什麼關係?」

歪鼻子道：「誰也沒有想到，他原來是你的親生父親。」

張不棄雙目一直，大吼一聲，道：「什麼?他是我親生父親!我豈不成了弑父的逆子?義父他太叫人失望了……。」

歪鼻子截口道：「這件事，怎能怪你義父，你義父最近才知道，老夫和你義父眞懷疑這是一種離間詭計，甚至根本不是事實，是無中生有的謠言。所以，你義父也大爲惱怒，正從各方面追查眞像中。」

話聲頓了一頓，忽然望着張不棄的眼神問道：「這筆生意是怎樣接洽的?」

張不棄道：「接洽生意的事，向來都由老何負責，有時是義父交辦的。」

歪鼻子道：「這件生意呢?」

張不棄道：「老何接洽的。」

歪鼻子道：「可惜老何死了，無法追查來龍去脈了。」

張不棄唏噓道：「但願不是事實。」

歪鼻子道：「最好是不是事實，萬一眞是事實呢?你作何打算?」

張不棄悻悻的道：「我要殺盡有關的人。」

歪鼻子道：「你自己呢?」

張不棄楞了一下，訕訕的道：「常言道：不知者不罪，我事先並不知道眞像，應該無罪，尤其我殺盡有關人後，替他報了仇，可以問心無愧了。」

歪鼻子一笑，道：「說得對，老夫全力支持你，事隔二十多年，人家能把假的說成眞的，我們又何嘗不能把眞的說成假的，人嘴兩片皮，沒有眞憑實據，誰也不能硬說你不是。」

張不棄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這樣棄兒就放心了。」

歪鼻子站起身子，拍了一拍張不棄的肩頭道：「今天我們的談話，到此爲止，大伯還有事，要出山一趟，這裏還有三個人服侍你，你高興四處走走也可以，但不要走得太遠，以免招來不必要的痲煩。」

歪鼻子給了張不棄充份的自由，這是完全出乎張不棄意料之外，也使張不棄無法揣摸他的用心。

將計就計　不惜賣友求榮

張不棄先定下心來，運功調息了一陣，發現剛才所服藥水，力量奇大，不過片刻問工夫，便覺與從前大不相同，功力精進了不少。

運完功，張不棄猛然發現自己一身又髒又臭，習慣性的叫了一聲：「來人!」

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應聲跑了進來，恭聲道：「公子，有何吩咐?」

張不棄把往常的氣派，完全搬了出來，冷冷的道：「準備洗澡水!」

那漢子道：「早已準備，公子請!」

張不棄隨在那漢子身後，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漢子道：「小的叫金七。」

張不棄道：「另外還有二位呢?」

金七道：「一位李大叔，一位胡三，他們都有事去了。」

張不棄洗完澡，發現換洗的衣服都是他原來自己的，可見歪鼻子對他倒是一片眞心。

這裏位於崇山峻嶺之中，是一處人跡罕到的地方，張不棄四週走了一遍，認不出山地形勢，也沒有引人入勝的奇景風光，只有無聊的回到屋內。

這是一棟茅屋，房子很大，設備很好，有很高的享受，他們幹殺手業這一行的人，都非常知道享受，歪鼻子這麼大的年紀了，也不例外。

張不棄忽發奇想，問金七道：「金七，地牢在什麼地方?」

金七搖頭道：「公子，小的說不知道，不知你相不相信?」

張不棄沉吟了一下道：「誰知道那地方?」

金七道：「除了老主人之外，就只有李大叔知道那地方，胡三和小的，都不知道。」

張不棄「哦」了一聲，道：「李大叔什麼時候會回來?」

屋外傳進一聲輕咳，接口道：「公子麼?公子有何吩咐。」瘦瘦的個子，高高的身材，年紀總在五十以上，可是並不顯得老邁，穿着一身粗布衣衫，頗有幾分氣派，只是一張嘴巴，又寬又大，顯得不大調和。

張不棄站起身，道：「你就是李大叔麼?」

李大叔欠身道：「老奴不敢妄稱大叔，公子叫老奴李順就是了。」

張不棄笑了一笑，改口道：「李順，

江湖上有位李大嘴，可就是你?」

李順應道：「是!正是老奴。」

張不棄道：「那你也是江湖上成名人物，我不能叫你李順，還是叫你李大叔才對。」

李順惶悚的道：「公子，萬萬不可，老主人……」

張不棄含笑搖手，截口道：「你是江湖先進，我將來仰仗你的地方很多，叫你一聲大叔，理所當然，至於我大伯方面，你不用管，自有我作主。」

人抬人，無價之寶，李順又何嘗心甘情願被一個年輕人呼名道姓，使來喚去，聽了張不棄的話，心中自是暗喜，因此，內心之中，對張不棄也有了一份人心。

李順抽動了一下嘴角，似笑非笑的欠身道：「承蒙公子厚愛，老奴如何承當得起?」

張不棄立時改口道：「李大叔，在我們行業中，雖然無分老少，達者爲尊，但，我總認爲經驗是與時俱增，學到老學不了的眞本事，所以，你這聲大叔，當之無愧!」

李順先望了金七一眼，笑道：「公子，怪不得您成就非凡，名震江湖，老奴承蒙公子如此厚待，今後老奴爲公子的事，決不計一切，全力以赴。」

張不棄帶笑道：「還有，你那自稱老奴的口吻，也得改一改。」

李順道：「這，老奴……」

張不棄道：「這樣吧!你就自稱『在下』吧!」

李順欠身道：「在下遵命。」

張不棄指着一張椅子道：「你先坐下，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

李順作難了半天，才在張不棄强迫之下，挨着半張椅坐了下去，傾耳靜聽。

張不棄道：「地牢裏關了一個鐵血行者任無我，你可知道他的爲人?」

李順點了一點頭，道：「此人剛烈無比，是一位很難纏惹的人物。」

張不棄道：「這人對我追迫甚緊，我無論怎樣都擺不脫他的追覓，這是什麼道理?」

李順道：「他有一種『千里一綫牽』追踪奇技，江湖上很少人躲得過他。」

張不棄一皺雙眉道：「這種奇技很叫人頭痛。」

李順道：「所以這種人最好盡量除去，以免後患。」

張不棄搖了一搖頭，表示不完全同意李順，接着道：「如果他能爲我所用，或得到他的追踪奇技，那麼頭痛的將是別人了。」

李順道：「公子手下，能有這樣一個人，自是最理想不過了，只是……難!難!難!……」

張不棄道：「這當然不是一件易容的事，你給我出一個主意，想好了，再告訴我。」

李順知道這是不能拒絕的任務，只好勉强的應了一聲：「是!」

張不棄霍的向外面走去道：「走!我們去看看他們去。」

李順沒有辦法說「不」字，微微楞了一下，搶在張不棄前面，道：「在下替公子引路。」

那地牢遠在四五里路之外，難怪金七不知道，地形非隱密，不知道內情的人，就是站在地上牢，也找不出地牢的位置。

李順搬開一塊滿佈青苔的石頭，下面現出一個臉盆大小的洞口，指給張不棄看，接着道：「這就是下面看上來的天窗，公子要不要和他們說話?」

張不棄猶豫一下，搖首道：「不用，我們回去吧!」

張不棄沒有追問門戶所在位置，因爲他料定李順也打不開門戶，問了反而叫李順多心，這是他小心謹慎的地方。

一連幾天下來，張不棄除了練功之外，就是在附近打獵消遣，絕口不提地牢的事，也未私自去探視過。

歪鼻子出山之後，一直沒有回來，李順也還沒有想出收伏鐵血行者任無我的辦法，張不棄當然明白其中道理，李順未經請示之前，那敢隨便出主意，張不棄提出此事的用意，目的就在刺探歪鼻子的反應，印證歪鼻子對自己的用心。

張不棄的行動總算相當自由，歪鼻子雖然要他不要走得太遠，暗中却沒有派人監視他，憑他幹這一行的素養，他小心萬般的留心之下，都沒有發現暗中監視他的人，自然沒有人監視他了。

這天，他剛轉過一道山崗時，忽然有人輕輕的叫了他一聲：「張大哥!」

張不棄聞聲大喜，輕呼道：「小狗子，你終於找來了。」

人影一閃，小狗子從一片雜樹林裏鑽了出來，笑道：「你知道我會來麼?」

張不棄道：「你師父來了，你怎會不來，所以，我在附近等了你好多天了。」

小狗子閃動着又明又亮的眸子，問道：「我師父呢?」

張不棄道：「被關起來了。」

小狗子臉色一變，道：「張大哥，我師父對你可沒有惡意……。」

張不棄搖手打斷小狗子的意思，道：「小狗子，你不要誤會，關你師父的不是我，另有其人，我本來也和你師父關在一起，最近才獲得自由。」

小狗子翻着眼皮道：「爲什麼只放你一個人?」

張不棄覺得無從解釋，同時也沒有向他解釋的必要，只笑了一笑，道：「你該知道你師父的爲人!」

鐵血行者任無我是怎樣一個人，小狗子當然知道得比誰都淸楚，望了張不棄一眼道：「張大哥，我一直都不相信你是壞人，你得想法子帮我把師父救出來呀!」

張不棄嘆息一聲，道：「我們現在不能救他。」

小狗子悻悻的道：「你不帮忙，是不是?」

張不棄截口道：「我那能不帮忙，只是……」

小狗子冷笑一聲，道：「什麼『只是』，不『只是』，你不帮忙，我自己想辦法!」說着，身形一提，人已射了出去。

張不棄長身急追，一面叫道：「小狗子，你聽我說……」

小狗子年紀雖然不大，一身輕身功夫，可確實不差，如此身形短小，在樹林之

中，左閃右鑽，急切間，張不棄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因爲，他總不能下手傷了他呀！

兩人一陣追逐，張不棄心中已經有點着急了，因爲，要是驚動了別人，事情可就痲煩了，當下只有大喝一聲，道：「小狗子，你要是不聽話，我就不客氣了！」

展開身形，一式「探囊取物」，五指一曲，便向小狗子背上抓去。

小狗子冷笑一聲，身形向前一伏，「元寶翻身」，右腳一抬，「飛燕剪簾」直取張不棄下腹……

陡然，一聲嘯聲傳來……張不棄不能再猶豫了，左手「分光捉影」，右手「魁星點元」，一隻手抓住小狗子踢來腳踝，另一隻手已經點在小狗子腰眼穴上，同時，口中喝了一聲：「去吧！」把小狗子扔出丈遠之外。

小狗子剛剛被扔出去，帶着嘯聲的人影，也同時趕到，伸手又抓住了小狗子。

張不棄一看來人是李順，喝聲道：「李大叔，不要下手，我已點了他穴道。」

李順聞命將小狗子放落地，道：「公子，此地隱密，不能外洩！」

張不棄道：「你道他是什麼人？」

李順聽出話裏有因，不由隨口問道：「他是什麼人？」

張不棄道：「他就是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徒弟——小狗子。」

李順輕輕放下小狗子，叫了一聲：「公子……。」

張不棄不願聽他的意見，吩咐道：「把他先打入地牢，以後再說。」

李順搖了一搖頭傳聲道：「老主人不在，屬下打不開地牢。」

張不棄原就料想他，不會開啓地牢門戶，這一試探，果然所料不錯，當下一揮手道：「把他帶回去吧！」

小狗子那裏知道張不棄的處境，只道張不棄眞是武林敗類，氣得他破口大罵不止。

張不棄他們住的地方，沒有關人的設備，李順便把小狗子扔在一間雜物間，好在小狗子穴道被制，也不怕他逃出手去。

小狗子罵得口乾舌苦，沒有人睬理他，他罵得無味，只得自己停口止罵。

張不棄突然出現在他面前，笑道：「爲什麼不罵了！」

小狗子氣得只翻白眼，可是，也沒有什麼話好罵了。

耳際覺聽得張不棄傳音細語道：「小狗子，你也是聰明人，做事怎可如此沒有輕重，我要能救你師父，能不救他麼？我本來別有打算，現在可好，你也脫不了身了，……」

小狗子一張口，欲待問明實情，又被張不棄搖首示意所止，只聽張不棄傚聲道：「小狗子，你是要死呢？還是要活？」

小狗子雖然不完全明瞭張不棄的意思，但他聰明絕頂，却沉下氣了，冷冷的道：「要死又怎樣？要活又怎樣？」

張不棄道：「要死最容易，我們也懶得動手殺你，只把你倒吊在野外樹枝上，讓高興吃人肉的野獸和你做朋友……要活哩！……那你就聽我的安排了。」

接着，張不棄又傳音道：「這裏非常險惡，你儘可發橫，但，要看我的眼色轉圜，不然，你可要誤了大事。」

小狗子弄不清楚張不棄的用心，本想問個明白，又因穴道被制，無法傳音，只有翻着白眼發楞。

張不棄哈哈一笑，道：「你現在也用不着馬上作答，明天再把你的決定告訴我吧！」

張不棄轉身離開了小狗子，剛走過廳堂，一抬眼，只見歪鼻子正從外面回來了，張不棄只好止步停身，叫了一聲：「大伯！」

歪鼻子的心情非常好，笑嘻嘻的道：「坐下，坐下，大伯有話和你說。」

張不棄一笑道：「大伯，有什麼好消息來了。」很隨便的坐了下來。

歪鼻子道：「你怎樣知道我有好消息帶給你？」

張不棄笑笑地道：「察言觀色，大伯，您要是帶回來的不是好消息，那會有這樣好的興趣。」

歪鼻子哈哈大笑道：「不棄，大伯眞沒看錯你，你確有過人的才智，過去眞不知你義父是怎樣糟蹋你的！要不是大伯我，這次你義……。」說得高興，不覺說溜了嘴，當警覺時，已經把義字說出了口，猛然一頓，把話停了下來，接着念頭一轉，忙又自圓其說的改口道：「這次你義父可看出你的不凡來了。」

張不棄是有心人，任你歪鼻子再會變化，也瞞不過有心人的觀察，可是，張不棄雖然看出歪鼻子言不由衷，他也不加追問，只笑笑的問道：「大伯，你還是言歸正傳吧！」

歪鼻子一笑，道：「老年人，到底不能像你們年輕人一樣專心，一扯把話又扯開了……事情是這樣的，大伯這次出山去遇見了一位前輩奇人，他居然答應了大伯的請求，願意來看看你……。」

張不棄訝然截口道：「看我？」

歪鼻子點點頭道：「他想找一個衣鉢傳人，所以大伯提起了你。」

張不棄笑道：「大伯，你眞是恨鐵不成鋼，病急亂投醫了，您當知道，我現在滿肚子的練功秘笈，只要下功夫練了，就有大成之一日，還找什麼師父，將來行事時，徒增掣肘的痲煩。」

歪鼻子笑道：「大伯不會笨到連這些小問題都想不到，先把他請來再說，到時候還不是看我們的高興。」

張不棄興起好奇的念頭，問道：「那是什麼人？對我們會有很大的好處麼？」

歪鼻子點頭道：「當然有很大的好處，他是什麼人，大伯現在不想告訴你。」

張不棄道：「爲什麼？」

歪鼻子道：「不爲什麼，只是留給你們一個新奇的見面禮吧了。」

話題一轉，歪鼻子又問道：「近來你的進境如何？」

張不棄道：「功力方面，有顯著的長進，只是那地牢裏得來的內功心法，越練越糊塗，有點叫人灰心。」

歪鼻子道：「你爲什麼不去問問那老鬼？」

張不棄道：「李順帶我去了一趟，我覺得環境非常不妥……。」

歪鼻子道：「什麼不妥？」

「隔牆有耳！」

「你不會自己一個人去？」

「可是下面還有一個人呀！」

歪鼻子一皺眉頭，道：「明天，我們先把那個人宰了。」

張不棄暗暗吃了一驚，忖道：「不好！弄巧成拙了！」故作鎮靜的，冷冷的道：「殺了鐵血行者任無我倒沒有什麼，如果大伯你是那老人，你會怎樣想？因爲他既然在經文上弄了鬼，定是特別功於心計的人。」

歪鼻子連連點頭道：「對！對！那老鬼確不簡單，平日沒有事，他的腦子都能轉一千八百個彎，誰知道他會怎樣想。」

張不棄道：「所以，我認爲只有用眞情和水磨工夫，才能把他的心騙過來。」

歪鼻子沉思了一下，道：「這件事，我們慢慢再商量。」

張不棄道：「當然，如果自己想得通，誰又願意去低聲下氣去求他……。」

說着，張不棄從懷中取出一張紙片，上面寫滿了字跡。

他把那一張紙片雙手送到歪鼻子面前，接着又道：「你老人家如果想得通這篇經文，我們乾脆就把他除了，豈不永絕後患。」

歪鼻子顯然興奮極了，接過張不棄默寫的經文，眼睛就死死的盯在那經文之上了。

過了半天，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收回目光，道：「你知道這是什麼經文？」

張不棄搖搖頭道：「不知道，他沒有明白相告。」

歪鼻子道：「老夫早就懷疑他得到了這篇『天寶神經』，現在果然從他身上得到了。」

張不棄又驚又喜的道：「眞是『天寶神經』……」

歪鼻子道：「錯不了，這就是『天寶神經』，老夫雖然不盡知其中內容，但頭尾兩句眞言，老夫却是經過高明指教過，記得非常淸楚。……」

接着，又向張不棄笑了一笑，道：「孩子，你沒把大伯當外人，大伯非常的高興。」

張不棄暗笑了一聲，道：「你老人家，本來就不是外人哩！」

歪鼻子哈哈大笑道：「好說！好說！大伯一定助你揚名天下，威震武林。」

張不棄暗暗得計，但却忽然嘆息了一聲，道：「單絲不成綫，獨木不成材。」

歪鼻子接口道：「要幹就得招兵買馬，大伯剛才和你說的那奇人，就是希望他能帮助我們。」

張不棄「哦！」了一聲，道：「大伯，我也看中了兩個人，如能把他們收服下來，倒是非常有用。」

歪鼻子笑道：「你看中了鐵血行者和他的徒弟？」

張不棄道：「他們追踪之術，奇絕天下，我們如要大展鴻圖，這種人才是不能够缺少的，大伯，你以爲如何？」

歪鼻子道：「話是說得不錯，只怕他們不能爲我們所用。」

張不棄道：「想辦法收用不能爲我所用的人，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如果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事業，就成功了一半了。」

歪鼻子點頭道：「這話有道理，我們要認眞的想一想。」

張不棄道：「有的人好名，有的人好利，有的人好色，有的人專講道義，有的人什麼都不在乎，有的人怪得沒有道理，形形色色，各是其是，如能把他們盡納我囊中，何愁大事不成。」

歪鼻子道：「你看鐵血行者任無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張不棄道：「江湖上都道他是一個義重當今的鐵血男子，其實不然，他是一個非常好名的人。」

歪鼻子道：「那你用什麼法子收伏他啊？」

張不棄笑了一笑道：「這個……我還沒有想出適當的手段，不過，我已把這個問題交給李順，他還沒有回我的信哩！」

歪鼻子一怔道：「你要李順替你出主意？」

張不棄微微一笑道：「我這是攷驗他，看看他能不能重用，他這個人，有很多長處，可以引爲心腹。」

歪鼻子哈哈一笑道：「你眞厲害，大伯還沒助你成事，你却先動大伯的人的腦筋了。」

他話是這樣說，心裏可是高興得很，他若眞能把李順引爲心腹，將來自己更容易掌握他了。

張不棄笑道：「你老人家的人還不就是我的人，分什麼彼此……可是，你老人家不能洩露我的心意啊！」

張不棄的表現，自然之間使歪鼻子產生了非常強烈的好感，深信他將來絕不會變心。

歪鼻子樂嘻嘻的道：「我還不放心他哩！你能好好的試他一下，最好不過。」

張不棄話題一轉，道：「我們言歸正傳，向地牢中那位老人討教『天寶神經』的事，如何進行？」

歪鼻子道：「依你之見呢？」

張不棄一笑道：「你老人家可是要考我了。」

歪鼻子道：「這是機會教育，你自己多動動腦筋也是好的。」

張不棄故意沉吟了半天，道：「第一步，先把他們兩人分開，第二步，改善他們的待遇，第三步，針對他們的反應，然後施以籠絡之術，第四步，籠絡不成，立時壯士斷腕，永除後患。」

歪鼻子點頭道：「你的辦法很好，只是我們現在人手太少，如何是好。」

張不棄道：「如果把他們分開，提到外面另囚的只是鐵血行者任無我一人，任無我其實本領有限，大家小心一點，料他也飛不上天去，何況，我們馬上就要向他身上下工夫，也非把他放出來不可。」

歪鼻子點頭道：「很好，很好！你看着辦吧。」

張不棄微微一笑道：「目前的準備工作，我準備先把他師徒分開，先不讓他們有商量餘地，然後，各個擊破，交互運用。」接着話聲一低，說出一番道理來。

只見歪鼻子連連點頭，道：「好！好

！好！就這樣辦！」

張不棄道：「那麼請你老人家吩咐李順一聲，隨時替我開啓地牢的門戶。」

歪鼻子笑道：「吩咐他有什麼用？」

張不棄一怔道：「吩咐他沒有用？」表演得入木三分，其實他早就看出李順不知道開啓之法。

歪鼻子道：「那老鬼非比等閒，老夫不放心將開啓地牢方法告訴李順，以後就只你我兩人知道了。」

張不棄驚喜道：「大伯，你這樣看得起我麼？」

歪鼻子道：「大伯一生沒有相信過任何人，說來，我自己都難以理解，大伯一見你，就非常喜歡你，想來是我們的緣份吧。」

張不棄暗罵一聲，道：「什麼緣份，你要不是別有陰謀，那就是天網恢恢，神差鬼使，合當自吃其果了。」

心念轉動之間，張不棄的態度顯得更是誠摯，感動地道：「大伯這樣待我，我眞不知如何報答你才好。」

歪鼻子笑道：「你好好的幹，就是報答大伯了。」

張不棄從歪鼻子那裏知道了地牢開啓方法，心中好不高興，伸手一指關小狗子的房間，道：「小狗子就關在那邊，我們就開始進行吧！」

歪鼻子點頭道：「好，由你全權處理，大伯只問結果。」

當然，這是完全相信他的表示。

其實，張不棄除了身世恩怨外，根本就是一個澈頭澈尾的殺手，原就是他們自己的人，原就沒有不可信任的理由。

何況，他身世大白之後，他更是弒父的罪人，犯了武林大忌，非和他們打成一片不可。

至於，害他父親的責任問題，除了正兇主謀外，只怕誰也不知道，誰也無法指認某人該負其責。

而且，規避之法太多，張不棄是不得不承認事實的。

歪鼻子的算盤打得不錯，錯就錯在他一輩子沒有學過好。

他不知人性的光明一面，與我爲人人的人生觀，以致他的想法和作法，本身就不健全。

張不棄故意大叫一聲，道：「李大叔，李大叔！」

李順聞聲而入，歪鼻子一皺眉頭，口齒欲動之際，張不棄已先發制人地道：「大伯，這是我自己對人的稱呼問題，請你不要過問。」

歪鼻子只好哈哈一笑道：「好！好！一切由你就是。」

張不棄命李順帶了小狗子來到地牢見面，指着地牢上的天窗向小狗子道：「小狗子，你師父就關在下面，你要不要和他說說話？」

小狗子撲到天窗口上，向下大叫道：「師父！師父！我是小狗子，你老人家聽到麼？」

他叫了半天，地底下才傳來微弱的聲音，道：「小狗子，你是怎樣來的？」

小狗子恨恨的道：「還不是……」話聲未了，便被張不棄一把抓起，離開了天窗口。

張不棄放下了小狗子，笑臉相向的道：「小狗子，你想不想知道地牢裏面的情形？」

小狗子情急心切的道：「地牢裏怎樣，你快說！」

張不棄道：「地牢裏有一個風洞口，入夜之後，寒風刺骨，可以把人凍個半死，同時，又有一個火焰口，每天中午時分，熱風如湧入，可以把人烤個半死，此外，每三天才有一碗冷水泡飯，三天吃一碗飯是什麼滋味，你想想就知道了。」

小狗子聽得全身發顫，哀求地道：「張大哥，你就行行好事，替我師父求求情吧！」

張不棄道：「求情是不用的，要不要你師父不受罪，救不救你師父，完全在你自己。」

小狗子　：「啊！我能救得了我師父麼？」

張不棄道：「能！只要你肯聽我們的話，你就可以一步一步使你師父脫離苦海了。」

小狗子仰起臉道：「你們要我聽什麼話呢？」

張不棄道：「和我們做朋友，替我們做事，你就可以救你師父了。」

小狗子反問一句道：「我們原來不也是朋友麼！可是……。」

張不棄笑着截口道：「從前是我巴結你們，現在情形不同，改爲你們巴結我們了。」

小狗子長嘆一聲，道：「我答應替你們做事，你們就可以將我師父放出來，是嗎？」

張不棄搖了一搖頭道：「不可以，我們要看你做事的成績和立功的大小，分別給你師父較好的待遇……」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我就一口氣告訴了你吧，你開始替我們做事時，我們只能恢復你師父一日三餐淡飯，立了第一次大功，你父的每一餐飯食可以有魚有肉，立了第二次大功，你師父可以免去火烤之苦，立了第三次大功，你師父就可以免除陰風刺骨之苦，立了第四次大功，我們便把你師父放出來，還給你師父自由了。」

小狗子道：「你們說的話算數？」

張不棄道：「說話算不算數，你可以問你師父呀！」

小狗子咬緊着牙齒，一點頭道：「好！我答應你們！」

張不棄道：「且慢，先別答應得太早，你最好先問問你師父，看看他同不同意再說。」

小狗子道：「只要你答應的話算數，不用問他老人家了。」

張不棄道伸出手道：「我們一言爲定了。」

小狗子也伸手握了一下，道：「一言爲定。」

李順見他們三言兩語就解決了問題，驚訝地道：「公子，你眞了不起，三言兩語就收伏了小狗子。」

張不棄道：「小狗子和他師父情同骨肉，他師父身受之苦，小狗子豈能坐視，

所以小狗子一定會答應，小狗子，你說是不是？」

小狗子搖頭大嘆道：「張大哥，如果不是爲了師父，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替你們做事。」

張不棄道：「好，話不扯遠了，李大叔，麻煩你先把小狗子送出山去，替他安排一個落脚的地方，然後，由你掌握他的行動。」

李順帶去了小狗子，張不棄找到開啓地牢的樞紐，進入地牢之內，鐵血行者任無我見面就問道：「你怎麼把小狗子也找進來了。」

張不棄道：「他自己找來的，多謝大哥裝得像，現在我已把他送出去了。」

一聲雷道：「你這快就取得了歪鼻子的信任？」

張不棄笑道：「外公，你別忘了，我原本就是他們的人啊！」

一聲雷深謀遠慮的道：「但你可不能完全相信他啊，小心他暗藏機詐。」

張不棄點頭道：「外公說得是，我會隨時小心，其實眞要弄穿了，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兩位現在隨時都可以出去，有外公你對付歪鼻子，我和任大哥對付其他的人，足足有餘，立時就可以消滅他們。」

一聲雷搖頭道：「這是顧頭不顧尾的做法，消滅一個歪鼻子，等於打草驚蛇，進一步的建樹就困難多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接着也道：「小不忍，則亂大謀，老前輩之言有理，咱們不能貪近功。」

張不棄道：「任大哥，你既然也有這種想法，那麼小弟就要委屈你一下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愣了一愣，道：「你要我做什麼？」

張不棄道：「歪鼻子有一個大計劃，想在武林之中獨樹一幟，小弟獲選爲將來的主角，小弟請你也來扮演一角，當然，你不能答應得太容易，你得在被迫之下就範，你願不願作這種犧牲？」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要我作何種犧牲？」

張不棄道：「常言道：蛇鼠一窩。小弟是弒父的天下罪人，你任大哥最好也是賣友求榮的賊子。」

鐵血行者任無我大感爲難地一皺雙眉道：「這……」

張不棄不待他把話說出，接口又道：「同時，你先要做一個色鬼，然後，才墮落到賣友求榮。」

鐵血行者任無我叫道：「這……」

張不棄正色道：「這是很重大的個人犧牲，如果不是你任大哥，小弟便不敢相求，因爲小弟知道你任大哥不會計較個人的得失。」

鐵血行者任無我嘆了一口氣，望着一聲雷道：「老前輩，晩輩可知道令孫的厲害了。」

一聲雷笑道：「成大事業者，不拘小節。」

鐵血行者任無我一咬鋼牙道：「好，我任某人什麼都幹。」

張不棄又和他們從長計議了一番，他走的時候，鐵血行者任無我簡直成了一隻過街老鼠，只有搖頭嘆息。

張不棄把「天寶神經」的錯誤改正了一小部份，去向歪鼻子復命，歪鼻子心中高興，一切更是言聽計從了。

復姓歸宗　醒來四大皆空

半個月不到，這人烟罕見的地方，蓋起了好幾棟大茅屋，有了美酒，有了女人，也有了不少黑道高手。

女人之中，有一位美艷絕塵的花蝴蝶，人美艷，心腸毒，是一個既可愛又可怕的名女人。

某一個夜晚之後，在僅有一二個人知道內情之下，花蝴蝶身前忽然多了一個粗壯的大漢。

有認識那大漢的人，說出了那大漢的名字，當然確然引起了一陣轟動，原來，那大漢就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鐵血行者任無我，想不到他和花蝴蝶原來是一對。

鐵血行者任無我出現不到一個月，他居然計誘神州四異，生擒活捉了他們。

於是，他進入了圈內，歪鼻子座前有了他的座位。

靈奇和玲玲燕燕又回到了張不棄身邊，照料張不棄的起居飲食。

只是，張不棄的義父還沒有來，歪鼻子請的那位異人也還沒有來。

張不棄信步走到鐵血行者任無我和花蝴蝶雙棲的可人小築，這眞是可人小築，張不棄在院子外面叫了半天，才見鐵血行者任無我漲紅着一張臉來替他開門。

張不棄故意一縮脚道：「看來小弟是來得不是時候，……。」

鐵血行者任無我訕訕的一笑，伸手抓住張不棄肩頭，話還沒有出口，屋內已經傳來花蝴蝶的呼聲，道：「張小弟麼？快進來，大姐今天請你吃紅燒獅子頭。」

張不棄哈哈大笑着走了進去，花蝴蝶已整整齊齊的站在堂前了。

張不棄上下打量了花蝴蝶一陣，只瞧得花蝴蝶一臉飛紅，頓着蓮足笑罵道：「小心你的眼珠子。」

張不棄笑道：「新娘進了房，媒人扔過牆，大嫂，你好現實啊！」

鐵血行者任無我伸手把張不棄推在椅子上道：「兄弟，你要再貧嘴，就沒有獅子頭吃了。」

張不棄搖頭苦笑道：「上陣父子兵，打架夫妻擋，小弟還是老老實實的吃獅子頭吧。」

花蝴蝶要是早日的爲人，定然饒不過他，少不得還要鬥他兩句，可是現在，她似換了一個人，嫣然一笑，道：「我替你們取菜去！」跳躍着轉到後面去了。

張不棄向鐵血行者使了一個眼色，鐵血行者任無我點了一點頭道：「她沒有想像中壞，最使人感動的是她過去居然沒有過男人。」

張不棄驚愕的張大着一雙星目道：「大哥不說，這是誰也料想不到的事。」

鐵血行者任無我慨嘆一聲，道：「從今以後，大哥我也不敢輕論天下士了。」

「你們又在背後說誰的閑話來着？」花蝴蝶托了一盤熱騰騰的酒菜出來。

張不棄面色一正，道：「說你！」

花蝴蝶一張粉臉立時羞得緋紅，瞟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一眼，啐口道：「你又嚼什麼舌頭……」

鐵血行者任無我向張不棄身上一推，道：「你問張老弟吧。」

張不棄恭恭敬敬的向花蝴蝶作了一個長揖，道：「大嫂請恕小弟無禮，斗胆問你一句話！」

花蝴蝶錯愕的怔了一怔，道：「請說吧！」

張不棄肅然道：「小弟意欲大展鴻圖，逐鹿武林，成帮立派，想請張大哥做我第一副手，不知大嫂意見如何？」

花蝴蝶猶豫了一下道：「這個麼？你該和你任大哥商量才是，如何問起我婦道人家來。」

張不棄道：「小弟剛才已經和任大哥談過了，現在但憑大嫂一言而決。」

花蝴蝶臉上收起了笑容，試探地道：「我說眞話，你生不生氣。」

張不棄道：「這裏是說私話的地方，你怎樣說，小弟都不在意。」

花蝴蝶緩緩地道：「你任大哥不是你理想的人選，同時大嫂我，也不希望他老是寄人籬下。」

張不棄道：「大嫂可是有意自立門戶麼？」

花蝴蝶道：「大嫂沒有自立門戶的意思，我只想過半輩子田園生活。」

張不棄道：「大嫂，你怎麼一下子變得這樣消極？」

花蝴蝶道：「大嫂從前什麼都沒有，所以也什麼都不在乎，現在有了你任大哥，大嫂的心願就希望和你任大哥永遠斯守在一起。」

張不棄沉吟了一陣道：「如果小弟現在給你們一個得遂心願的機會，大嫂願不願意爭取？」

花蝴蝶不加思索地道：「願意。」

張不棄道：「大嫂先別答應得太快，這是一個有關生死大事的機會，成功了，你們得遂所願，失敗了，你們的生命也同時賠上了。」

花蝴蝶目光轉向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大哥，這事由你決定。」

「不！請大嫂你決定！」

花蝴蝶望了一望鐵血行者任無我，又望了一望張不棄，黛眉深鎖，沉思了起來，半晌之後，花蝴蝶一咬銀牙，道：「只要你任大哥願意，大嫂願意冒生命危險，爭取這還我自由的機會。」

張不棄一笑道：「多謝大嫂，小弟就重托賢夫婦了。」說着，伸手懷中，取出一個小香囊，交給花蝴蝶，道：「小弟，小時候有一個乳娘，她臨別回家的時候，給了小弟這個香囊，要小弟隨身携帶，同時，她還留了一句話，要小弟在想起她的時候，拆開這香囊，就可找到她，小弟過去一直沒有想到她，所以，一直沒有動過這香囊，現在小弟亟願見到乳娘，因此有托大哥大嫂替我找到她。」

花蝴蝶一笑道：「這是小事一件，兄弟，你說得太嚴重了。」

張不棄搖首道：「大嫂有所不知，小弟要找的這位乳娘，對小弟關係重大，同時，更有人不願意小弟找到她，所以，這件事情，看來容易，其實困難重重，危機四伏，大嫂不可輕心大意。」

花蝴蝶一揚螓首道：「兄弟，我們一定替你辦到。」

鐵血行者任無我伸手接過那香囊道：「兄弟，我們現在就看看這香囊吧。」

雙手微一用力，便把香囊分作兩片，香囊之中有一張小紙片，紙片上寫着一行小字，道：「不用來找我，你想知道的事，藏在癩子脚下。」

鐵血行者任無我和花蝴蝶不由都是一楞，相顧茫然。

但張不棄却臉色一慘，道：「這樣看來，外公的推測，十九不離八了。」星目之中，淚水盈盈，幾乎忍不住流了出來。

鐵血行者任無我苦着臉道：「什麼癩子，癩子在那裏？」

張不棄起初也是一片茫然之色，沉思了半天，才一拍大腿道：「是了，一定是指那處的地方！」

「什麼地方？」

張不棄道：「我兒時遊樂的地方。」

鐵血行者任無我重重的吐了一口氣，道：「那地方顯然只有你和乳媽知道，愚夫婦似乎帮不上什麼忙了。」

張不棄當時沒有表示可否，過了半天，才下定決心，道：「不，我不能去，還得請兩位帮忙，替小弟跑一趟。」

花蝴蝶道：「你爲什麼不能去？」

不待張不棄解釋，鐵血行者任無我接着點頭說道：「張兄弟一去，容易引人生疑，他顧慮得很有道理。」

花蝴蝶一笑道：「你又不是他肚裏蛔虫，怎麼知道他想的是什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也笑道：「張兄弟的脾氣，我摸得清楚了，他眉毛一動，我就知道他打什麼主意了？」

張不棄點點頭道：「大嫂，你要認爲任大哥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之類的人物，你就完全錯了，當年第一個知道『修羅三妖』是我的人，就稱任大哥。」

花蝴蝶確然吃了一驚，上下打量了鐵血行者任無我半天，含情脈脈的嗔道：「我原以爲他是一個老實人，想不到他還是假老實。」話若有憾焉，反實喜之。

鐵血行者任無我多情地向花蝴蝶笑了笑道：「咱們偷不了懶，就去一趟吧。」

花蝴蝶點頭道：「你怎麼說，都聽你的？」

張不棄當頭一揖到地道「小弟先此謝過大哥大嫂！」接着話聲一低，說出了詳細地點位置。

隨後，話聲一揚，又道：「兩位請準備一下，稍後便正式派人來請兩位出山辦事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向花蝴蝶以誘招江南大俠的名義出了山，出山之後，花蝴蝶首先吁了一口長長的大氣，笑道：「大哥，你眞要替他去辦這件事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面色一正，道：「爲什麼不？」

花蝴蝶道：「修羅三妖可不是簡單的人物，他的話怎可完全相信。」

鐵血行者任無我哈哈一笑，道：「就因我與他不一樣，所以，我說的話一定算數。」

花蝴蝶悻悻地道：「大哥，這都是我

拖累了你。」

鐵血行者任無我伸手握住花蝴蝶的玉手道：「香妹，表面說來，我們兩人都是受害人，在某一方面說，我們能不感激他麼，要沒有他，我們怎能相遇在一起，結成連理夫妻。」

花蝴蝶四週打量了一眼，螓首一低，鑽進鐵血行者懷裏，妮聲道：「今後任他石爛海枯，我們永不分離。」

鐵血行者任無我用力的摟了摟花蝴蝶，然後輕輕的推了一推她，道：「那邊有人來了。」

一條飛快的人影，沿他們身旁擦過去了。

花蝴蝶輕輕的罵了一聲：「死鬼？」

×　×　×

幾天之後，快要到達目的地了，花蝴蝶的心情忽然沉重了起來，悶悶不樂的，臉上老是透着一抹輕愁。

鐵血行者任無我看在眼裏，悶在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

後來，鐵血行者任無我實在忍不住了，衝破苦悶問道：「香妹，你這幾天有什麼心事，爲什麼老是悶悶不樂。」

花蝴蝶搖了一搖螓首，道：「沒有，我……」

她「我」什麼呢？却又說不下去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皺了一皺粗眉，嘆了一口氣，道：「我好像有一種預感，對我們大大的不利！」

花蝴蝶嬌軀一顫，挽着鐵血行者任無我，囁囁的道：「大哥，我們不去了，逃到深山苦嶺裏去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輕言柔語的道：「好，你可以不去，我一個人去好了。」

花蝴蝶大叫一聲，道：「不，要死我們也要死在一起？」

「死！你看得太嚴重了吧！」鐵血行者任無我扳起花蝴蝶秀臉，凝神對着她的眸子。

花蝴蝶一別頭，就在鐵血行者任無我肩頭上，抽泣起來，怨恨的道：「大哥，我……我……對不起你，我把我們要去的地方傳出去了。」接着，大哭了起來。

鐵血行者任無我反手扳過花蝴蝶，緊緊的抱住她道：「你……你從今以後，眞是我的好妻子了。」

花蝴蝶舉起梨花帶雨的螓首，透着迷惑的目色道：「大哥，你……你不怪我？」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能不瞞我，把什麼話都告訴我，我好高興。」

花蝴蝶道：「可是，現在我們怎樣辦呢？」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先把整個的內情說出來，我們再想應付方法吧！」

原來，花蝴蝶本姓林，名叫香香，父親早死，只留下母女兩人相依爲命。

但家財甚大，奴僕也不少，母親有一位兄弟，非常照顧他們，他的一身本領，就是她舅父傳授給她的。

她的行走江湖和一切行徑，大都有她舅父暗中支持，這次到那秘密谷去，就是受了他舅父的指使，所以，她把這項的行動傳出去了。

結果，愛情勝過一切，她毫不保留的都說出來了。

似乎節外生枝，又有新的力量伸手進來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緊結着眉梢，半天說不出話來。

花蝴蝶林香香幽幽的道：「舅父對我們好，我已替他做了不少事，對得起他了，我們就此抽身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死硬的道：「我不能退縮。」

花蝴蝶挫動着銀牙道：「好，你死我不活，我們就賭了這條命吧！」

吐出了心中隱秘，花蝴蝶林香香的心情也輕鬆了，看開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心情也開朗了，因爲他從來沒有放心過花蝴蝶林香香，現在花蝴蝶林香香攤開了底牌，證實了花蝴蝶林香香的眞心相愛，他的心情自然也開朗了。

要知，鐵血行者任無我雖然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物，可是，由於他正直的本性，要他將來放棄花蝴蝶，那是一件非常難以自安的事，現在花蝴蝶證實了她的眞愛，他自然樂於和她永生相守了。

花蝴蝶偎在鐵血行者任無我懷裏，溫存了半天，忽然搖頭道：「大哥，你怪不怪我現在才告訴你。」

鐵血行者任無我撫慰着花蝴蝶林香香的秀髮，道：「只要你告訴了我，遲早都好。」

花蝴蝶幽幽的道：「我怕你以後不會喜歡我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哈哈一笑，道：「傻姑娘，你不見我連張不棄都不負，又豈會負你。」

餘下的里程，鐵血行者任無我和花蝴蝶林香香在你憐我愛的愛情裏渡過。

這裏不是張不棄義父隱居的地方，地方雖然偏僻，但附近不遠處，也有幾戶人家。

張不棄的故居，早已人去樓空，久空的房舍，已經被風雨侵蝕得半毀了。雜草叢生，高過了人頭。

鐵血行者任無我和花蝴蝶林香香找到地點時，已是夜幕低垂，不便於找尋「癩子」了。

他們在屋內找了一間易於打掃的房子，住了下來，準備第二天天亮後行事。

他們心裏有數，知道絕不會平安無事，但他們也料到只要他們不找出「癩子」來，也絕不會有人驚動他們。

他們奔波了一天了，正好利用這機會調息運功，恢復體力，以便應付明天的惡戰。

一陣調息下來，鐵血行者任無我首先精神奕奕的去盡了疲憊，舉目望向窗外之處，只見窗外一片銀白色，好清澈明媚的月色。

鐵血行者任無我心中一動，輕身而起，從窗口飄了出去。

房屋四週靜靜的，沒有一點聲息，運功默察之下，也搜查不出有人埋伏在這附近。

這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豈可輕易放過它。

鐵血行者任無我細心的搜查了一遍，他找到了那所謂「癩子」的東西，可是，

他沒有當時動手，掠眼而過，又找到別的地方去了。

回到房中，花蝴蝶林香香緩緩睜開秀目，道：「你到外面去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我找到了地點，可是我沒有動手。」

花蝴蝶林香香問道：「暗中有人窺視麼？」

「我沒有發現。」

花蝴蝶提身站了起來道：「既然找到了地方，我們現在就動手，晚上到底比白天好隱遁。」

鐵血行者任無我與花蝴蝶林香香先後飄身窗外，伏身蛇行走到一處地方，鐵血行者任無我挖開一塊磚石，伸手摸了一下，長身站了起來……

一聲冷笑從屋脊上飄了下來，道：「朋友，發財了，見者有份，請分老夫一杯羹。」

聲到人到，一個黑紗幪面的長衫人，從天而降，落在鐵血行者任無我夫婦身前不遠之處，身形上看不出年歲，但聲音蒼老，自非年輕之人。

此人能屏住呼息，使鐵血行者任無我默察不出來，自亦非等閑之輩。

鐵血行者任無我雙目猛睜，神光凜凜的傲然笑道：「朋友，在下愛的是英雄好漢，你有沒有份量，得叫在下心服口服才行。」

幪面人冷「哼！」一聲，道：「你任無我還不配和老夫動手，來人呀！」話聲不高，勁力震人，傳出老遠。

屋外三四十丈外，應聲發出陣陣獰笑，人影閃動，飛身進來了八個人，八人八個方位，圍住了鐵血行者任無我夫婦。

幪面人陰陰的一笑，道：「交出手中之物，老夫放你們夫婦一條生路。」

鐵血行者任無我哈哈大笑道：「憑你那八塊料也想困住我鐵血行者任某人，豈非痴人說夢。」

幪面人微微一揚手，道：「給老夫拿下這狂徒！」

那八人身形將動未動了之際，花蝴蝶已搶身擋在鐵血行者任無我面前，嬌喝一聲，道：「且慢，你們不會不認識這個東西吧？」

雙手向前一伸，右手掌中握着一個白色圓球，左手掌中握着一個紅色圓球。

那八個人齊皆一震，有人驚呼一聲，道：「追魂子！」

花蝴蝶林香香冷然道：「各位認識就好，現在你們給我閃開，我們要走了。」

「追魂子」是江湖上五大暗器之一，有「天雷子」籠罩五丈四圓的威力，也有「赤陰子」消肌化骨的陰毒，在當今武林中，可說是無人可敵的惡毒暗器。

那八個人欲動之勢，止住了，面面相覷的一齊望着那幪面人。

幪面人顯然也吃了一驚，但他却很快的就冷靜了下來，陰森森的一笑道：「你要出手的話，你們自己也活不了。」

花蝴蝶林香香道：「所以，我只要他們讓開。」

幪面人道：「要是他們不讓呢？」

花蝴蝶林香香道：「那我們大家就同歸於盡。」

幪面人道：「你不怕死，你丈夫是不是不怕死呢？」

花蝴蝶林香香傲然道：「我丈夫是鐵錚錚的漢子，豈是怕死之輩。」

幪面人一笑道：「你們受人之托，不但不能終人之事，反而消滅了人家的……東西，你們死了不但毫無價值，而且落了個不義之名。」

花蝴蝶林香香黛眉一顰，輕輕叫了一聲：「大哥……」

鐵血行者任無我傳音道：「香妹，這件東西實在消滅不得，將來對整個武林的影响太大了。」

花蝴蝶林香香心氣一洩，猶豫之情流露出來了。

幪面人哈哈一笑，道：「老夫現在也不要你們的東西，也不讓你們走，看你們是不是眞要同歸於盡。」

花蝴蝶林香香賭氣的道：「那麼咱們就乾耗吧。」

幪面人道：「你說的這辦法好極了，我們有的是飲食，耗他十天八天，看看最後倒下去的是誰？」

說完之後，幪面人又亂七八糟的說了幾句隱語，似是對那八個人有所安排。

詎料，花蝴蝶林香香聽了那隱語之後，臉色大變，大叫一聲道：「舅舅，原來是你！」

幪面人頓脚喝罵道：「死丫頭，你爲什麼不聽舅舅的話！」

敢情，幪面人說的隱語，不但道出了自己身份，而且對花蝴蝶林香香也別有指示，誰知花蝴蝶林香香不但沒照他的指示行動，反而把他的身份叫破了。

花蝴蝶林香香嬌呼道：「舅舅，這件事和你又沒有關係，你爲什麼要爲難我呢？」

幪面人嘆息一聲道：「老夫也只受人之托啊！」

忽然話聲一落，接着又道：「丫頭，你可是也要殺死你舅舅，你要殺死了你舅舅，你回去怎樣向你娘交待？」

花蝴蝶林香香嬌軀一顫，心中沒有了主意　口中「啊！啊！」地道：「我……我……。」

幪面人喝道：「收起你的『追魂子』，站過一邊去，沒有你的事。」

花蝴蝶林香香忽然回復了堅强，一揚蠑首道：「不！不！任郞死了，我不能獨活。」

幪面人道：「老夫饒他不死就是，還不站過一邊去？」

花蝴蝶林香香堅定的一搖頭，道：「不！」

幪面人忽然身形一幌，到了花蝴蝶面前，道：「那你就先殺了你舅舅吧！」

花蝴蝶林香香還沒有狠到能當機立斷，一舉殺死當面的舅舅，以及決定自己夫婦的生活，猶豫的怔了一下，人也退了一步。

同時，鐵血行者任無我也叫了一聲，道：「香妹，不……。」

幪面人可不像花蝴蝶林香香當斷不斷，他却利用花蝴蝶林香香心弦震惑之際，雙手齊出，先攫去花蝴蝶林香香掌中「追魂子」，接着右脚一抬，把花蝴蝶林香香

踢得飛了出去。

那幪面人身手奇高，花蝴蝶林香香失神之下，簡直沒有還手之力，手中「追魂子」失去了，人也飛出去了。

可是，這時的鐵血行者任無我却大喝一聲：「照打！」「猛虎下山」，雙拳齊出，衝向了幪面人。

幪面人功力再高，却因手中握着「追魂子」，踢出去的腿勢又未收回，單足幌身急讓，那能完全讓得開，肚子上竟被鐵血行者任無我實實在在的擊　一拳，打得幪面人也飛了出去。

鐵血行者任無我身形一長，又向幪面人撲了過去，他心中顯然打着擒賊先擒王的主意，只要擒住了幪面人，便可化險爲夷了。但幪面人一身功力實在深厚已極，他雖然身受鐵血行者任無我重拳一擊，受傷不輕，却能臨危不亂，運起一口眞元內力，忍住傷痛，使出一式「地鼠尋穴」，倒飛的身子，居然在半空中，一轉一折，向斜裏落向地上。

鐵血行者任無我力疾勢猛，一個收勢不住，人便越過了幪面人。

幪面人脫險而出，另外那八個人却不待吩咐已全力圍攻了上來，把鐵血行者任無我困在拳風指影之中。

鐵血行者任無我大展神威，和那八個人打在一起。

花蝴蝶林香香這時候也從地上跳了起來，向那八個人撲去，可是她身形方動，却被幪面人凌空發出一指，點中穴道，落回地上，動彈不得，只有乾號乾着急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這時展開全身功力，力鬥黑道中八大高手居然有攻有守，沒有立時落敗。時間一久，雙方都用上了險招，力求改變戰局。

一個難得的機會被鐵血行者任無我抓住了，大喝聲中，有一個人中掌倒了下去，但傷人之際，鐵血行者任無我自己也挨了別人一掌。只是，他傷勢不重，還有再戰之能，勇猛如前，威力不減。

接着，怒吼之聲連天而起，對方八人之中又倒下了三人，而鐵血行者任無我也身受重傷，失去了再戰之能，伏在地上動彈不得。

幪面人可毫不大意，帶傷搶到鐵血行者任無我身前，出手點了他三處穴道，吩咐一聲，道：「把他帶到屋內去。」

那八個人之中，倒了四個人，未倒的四個人，沒有一是全身的，多多少少都受了幾處拳掌之傷。

鐵血行者任無我力敵八個黑道一流高手，雖敗猶榮。可是那四個傷而未死的人，却恨死了鐵血行者任無我，抓起他重重的擲進屋內去。

幪面人踢了鐵血行者任無我一脚，冷笑連連的道：「任無我，東西還不是到了老夫手中。」

他居然親手在鐵血行者任無我身上搜尋起來，可是鐵血行者任無我身上除了有二十多兩銀子外，什麼東西也沒有，氣得幪面人怒火上升，又一連踢了鐵血行者任無我好幾脚，怒喝道：「任無我，你在找死！」

花蝴蝶林香香是幪面人自己提進來的，那幪面人對她尚有一份親戚之情，雖然沒有解開她的穴道，却把她好好的靠在牆邊，她看着鐵血行者任無我受罪，心痛如裂，哀聲呼號，道：「舅舅，人已經到了你手中，你就別再折磨他了吧！」

幪面人出了胸中之氣，吁嘆一聲，道：「香香，你叫他把東西交出來，舅舅看在親戚份上，不爲難他就是。」不待花蝴蝶林香香點頭，又先出手解了花蝴蝶林香香的穴道。

他當然不把花蝴蝶林香香放在心上，花蝴蝶林香香縱有天大的本領，也無濟於事，何況，她在他眼中並不是了不起的人物。

花蝴蝶林香香不說一句話的抱住鐵血行者任無我直呼道：「大哥……大哥……」同時，將玉掌貼在鐵血行者者任無我丹田上，將自己眞元之力，透入他體內。

過了半晌，鐵血行者任無我輕輕推開花蝴蝶林香香玉掌道：「香妹，我不礙事了。」

幪面人冷肅的道：「任無我，照說你該算是老夫的外甥女婿，你總不能只顧外人，不顧自己的舅舅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抬目望着幪面人道：「可是你並不是爲的自己，也僅是受人之托啊！」

幪面人聽他語氣和緩下來，也把冷肅的語氣放輕道：「如果這是舅舅自己的事呢？」

鐵血行者任無我嘆了一口氣，沒有說話，不說話，表示他的想法猶豫了。

幪面人話聲中有了笑意，道：「香香一向都是舅舅的好帮手，她替舅舅做了不少事，如今她嫁給了你，舅舅也不能再要她替我做什麼事了，你們就算帮舅舅最後一次忙吧，自然舅舅也不會虧待你們。」

鐵血行者任無我忽然的問道：「此話當眞？」

幪面人道：「舅舅對什麼人都可說了不算，但香香是舅舅一手教出來的，你想我能騙你們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皺了半天眉頭，才道：「這到底是不是舅舅你自己的事情？」

幪面人點點頭道：「事到如今，舅舅只有認了，這確是舅舅自己的事。」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我還要證明一下，舅舅可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幪面人道：「一個人的遺言。」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遺言！能有多大的重要性？」

幪面人道：「因人而異，對老夫與張不棄却是非常重要。」

鐵血行者怔了一怔，道：「舅舅，你是不是張不棄的義　？」

幪面人哈哈一笑道：「老夫正是張不棄的義父？」說着，自動的將幪面巾也取了下來。

那是一個面貌清癯的老者，外貌相當的慈和，如果不知道他內涵的人，定會對他肅然起敬。

鐵血行者任無我又沉思起來了，林香香的舅舅也不打擾他，任由他思攷，因爲鐵血行者任無我已是煮熟了的鴨子，不怕飛上天去。鐵血行者任無我最後點點頭道：「我沒有將東西取出來。」

（以下轉入第八十一頁）



兩期完俠情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黃金戰袍（下）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錢甚緊正在洗脚，突然聞報丁老夫子率同莫中庭及丁家帮的勾魂七煞已闖進賭場來，他很氣憤，馬上穿鞋拿劍，從內走出，當他見到丁老夫子的身後，歸去也亦在來人之中，不禁氣餒了。只好強作笑容相迎。歸去也開門見山直截了當的聲明，如果錢甚緊想保留這賭場，唯一的辦法就是把謝人拳的下落說出，否則後果堪虞，不僅不能再開賭，甚至連命也不保。錢甚緊在衆寡懸殊之下，只好答應了……

血戰天狼樓　連環寨易主

黃金戰袍是連環寨的鎮山之寶。

同時，江湖中更有傳言，謂黃金戰袍關係着一筆驚人的財富。

黃金戰袍的價值越大，謝人拳的痲煩也更大。

如果謝人拳落在連環寨的手中，後果必然不堪設想。

他若落在鴛鴦大盜的手裏，恐怕也不見好得了多少。

羽重樓已開始替他的朋友担心。

× × ×

距離大安鎮東北半里，是一個墳場。

當錢甚緊帶着鴛鴦大盜等人來到這裏的時候，天色早已盡黑。

羽重樓微微一凜。

錢甚緊何以會帶鴛鴦大盜來到這裏？

難道謝人拳會在這種地方居住？

但這裏住的都是死人，謝人拳又怎會與死人爲隣？

難道他也變成了一個死人？

羽重樓已經有四個月未曾見過謝人拳，如果由他自己去找尋謝人拳的話，他無論如何都不會找到這種地方。

歸去也仍然駕駛着那輛馬車，道路越來越是崎嶇不平。

忽然間，羽重樓看見遠處有一點小小的燈光。

錢甚緊帶着他們，向那燈光的方向走去。

燈光來自一間小小的木屋，羽重樓倒是未曾料到，這裏居然也有人居住。

難道謝人拳眞的就住在這間木屋中？

× × ×

木屋雖小，燈光雖然微弱，但當羽重樓看見木屋裏坐着的人之後，他的瞳孔却睜得大極了。

他與鬼爲隣，但他沒有死。

羽重樓總算比較輕鬆一點。

歸去也突然走到車廂裏，伸手把羽重樓的穴道解開。

他淡淡的對羽重樓道：「你現在總該明白，這個世間上並非只有你才能找到謝人拳。」

羽重樓默然。

歸去也忽然嘆了口氣，道：「你可知道他爲甚麼要匿藏在這裏？」

羽重樓長長吐出口氣，道：「他的痲煩事本來就比別人多，何況還加上一襲黃金戰袍？」

歸去也淡淡一笑道：「黃金戰袍？」

羽重樓道：「若不是爲了黃金戰袍，你又怎麼會對這個江湖殺手有那麼大的興趣。」

歸去也哈哈一笑。

「羽重樓，你也未免太瞧扁歸某了，雖然咱們兩夫婦在江湖上聲名狼藉，但怎樣也不會對自己的同門師弟自相殘殺。」

羽重樓登時一呆：「謝人拳是你們的師弟？」

歸去也嘆道：「他若不是我的師弟，我又何必花那麼大的氣力，要替他解決這一場兇險的風波？」

羽重樓和錢甚緊聞言，都爲之面面相覷。

就在這個時候，忽聽得謝人拳插口緩緩道：「師兄師姐雖然存心帮忙，但……恐怕……」

歸去也揮了揮手，緩緩道：「葛玉霜把一切罪狀都推在你的身上，而且還準備殺人滅口，來一套死無對證，他用心如此險惡，我若不替你出頭，又怎對得起師父師母？」

謝人拳又長長的嘆了口氣，目光忽然落在羽重樓的身上。

「謝兄……」羽重樓欲言又止。

謝人拳沉吟片刻，才道：「你現在大概總該知道，鴛鴦大盜就是我的師兄師姐罷。」

羽重樓道：「那並無不妥，相反地，他們將會對你有很大的助力。」

謝人拳道：「他們對我的確很好。」

歸去也道：「光是咱們兩夫婦對你好又有甚麼用？須知道天下間的武林高手，都在找尋你的踪跡，找你的痲煩。」

謝人拳咬牙道：「葛玉霜好毒辣的一條奸計，不但到處追殺我，而且還散播謠言，說黃金戰袍中，有一份藏寶圖，關係着一筆驚人鉅富的。」

羽重樓道：「這消息是假的？」

謝人拳氣忿忿的道：「當然是假的，他這樣做法的目的，是想把天下間武林人物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的身上。」

歸去也道：「昔年殺單源的人，的確是謝人拳，但黃金戰袍却並非落在他的手上。」

羽重樓一呆。

「黃金戰袍不在謝兄的手上？」

「當然，」歸去也冷冷一　：「他只是個職業殺手，但却並非小偸。」

謝人拳嘆息一聲，道：「但葛玉霜却散播流言，說單源愼密收藏的黃金戰袍，已被我在殺人之後，乘機竊走。」

羽重樓的目光陡地一亮：「莫非這是轉移目標之計？」

「不錯。」

歸去也冷冷一笑，道：「謝人拳把單源刺殺之後，葛玉霜把黃金戰袍盜走。」

羽重樓道：「如此說來，黃金戰袍一直都在他的手中？」

歸　也哼一聲：「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但他却把天下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轉移在謝人拳的身上。」

羽重樓眉心一聚：「既然他已得到了黃金戰袍，何以一直都不打算使自己成爲連環寨的寨主？」

歸去也道：「這正是葛玉霜心機深沉之處，他早已擁有黃金戰袍，但却偏偏裝成急於要找到黃金戰袍的樣子，這一來，又有誰會懷疑到黃金戰袍原來早已落在他的手上？」

謝人拳的額上青筋凸起，道：「他這種手段，受害最大的就是我，近來連環寨的人更大舉出動，誓言要把我抓回去。」

歸去也緩緩的道：「這也是葛玉霜的計劃，只要把謝人拳找到，把他殺死，然後就可以對江湖上的人宣佈，單寨主被殺的兇案已沉寃得雪，同時更把黃金戰袍找回，於是，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威風凛凛的成爲連環寨主！」

羽重樓的手心在發冷。

他的手心冒冷汗，並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謝人拳。

葛玉霜的計劃，的確天衣無縫，倘若將來他成爲了連環寨的寨主，連無憂洞的七大長老也要聽從他的指揮，那時候江湖上難免又再興起另一場浩刼了。

歸去也忽然拍了拍羽重樓的肩膊，沉聲說道：「據我的推測，葛玉霜要對付的人，除了謝人拳和你二人之外，還要對付阿石。」

「阿石？」羽重樓的眼睛掠過一陣痛苦的神色。

阿石是他的朋友。

但現在，朋友已變成了情敵，歸去也爲甚麼偏偏要在這個時候提起阿石呢？

× × ×

邪狠阿石！

他擊敗了羽重樓，搶去了琳玲。

琳玲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可是，她的戀愛史，却同時發生在兩個異性的身上。

羽重樓對她很痴。

阿石對她也是一樣。

每當夜闌人靜的時候，她常問自己應該如何取捨。

可惜她拿不出一個肯定的主意，她並不是一個有決斷能力的人。

最後，他們居然爲了她而決鬥。

結果，羽重樓敗了，他敗在阿石的邪狠劍下。

× × ×

漫長的古道上，一匹快馬在奔馳着。

馬鞍上的人，是個滿臉病容的中年漢子。

宗笑歡。

他策馬　奔，已連續兩日一夜。

從外表看來，他絕不像個武林人物。

他的身上，看來也沒有携帶着武器。

他匆匆望東而去，目的地是狠市。

× × ×

風漸急，陽光也漸猛烈。

在正午之前，　笑歡終於來到了狠市。

狠市雖以狠爲名，但這裏方圓百里之內，從未發現過豺狼的踪跡。

這個地方被稱爲狠市，完全是因爲這裏有一座堡壘，它的名字就叫狠堡、

狠堡現在已不像一座堡壘，而是像一個廢墟。

近百年來，狠堡連番遭遇到不幸的災禍，它昔日輝煌燦爛的歷史，只能留在狠市老百姓的心中。

現在的狠堡，雖已不成堡壘，但仍然沒有完全滅亡。

在狠堡原址不遠，有幾間古屋，住着七八戶人家，他們都是狠堡的人。

狠堡仍然有堡主。

這一代的堡主，就是被人稱爲「流浪之狠」的邪狠阿石。

× × ×

宗笑歡來到狠市的時候，天狠酒家的掌櫃小和尚正在打瞌睡。

天氣翳熱，生意又清淡得教人發慌，一向以懶惰馳名於狠市的小和尚不打瞌睡才怪。

小和尚當然不是一個眞的和尚。

他不但不是和尚，而且年紀也不算小，還有八天，他就四十出頭了。

他被人稱爲小和尚，是因爲他的腦袋不爭氣，自出娘胎迄今，連一根頭髮都沒長過出來。

今天，小和尚的「午睡」只睡了一半，就給一陣馬蹄聲弄醒。

小和尚睜開眼睛一瞧，差點沒「媽啊」的叫了出來。

因爲他睜開眼睛的時候，立刻就看見一張臉，距離自己的鼻尖還不到三寸。

小和尚的吃驚，是有理由的。

因爲，這一張並不是人臉，而是馬的臉。

馬是棕色的，但它的鼻子，却漆黑如墨。

馬鼻孔裏噴出來的氣味，眞教小和尚無法忍受。

小和尚立刻跳起，急從櫃枱裏走了出來。

他又看見了另一張臉。

這一張是人的臉。

這張臉不算蒼白，但却「臉無光采」，臉色灰黯有如垂死之人。

看見了這張臉，小和尚的火氣可就大了。

「你這個病鬼，竟然敢把馬拉到店堂裏，你……」

但他罵人的說話，僅能到此爲止。

因爲他的嘴巴，忽然就被一張冰冷的刀插了進去。

× × ×

小和尚的火氣立刻完全消失，連一雙腿都軟了。

他沒有受傷。

但他的口腔內，却有一把刀。

刀鋒在他的嘴巴裏，而刀柄却在他的鼻尖下。

握着刀柄的，是一隻穩定的手。

常言有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小和尚雖然不是武學上的大行家，但他也曾練過十幾年的武功。

他練的也是刀。

但他就算再練三輩子，恐怕也沒有本事刺出這樣快、準，而且又恰到好處的一刀。

出手快，方位準，光是這兩件事就已不容易辦到。

而且對方刺出這一刀，並不是要小和尚流血，而是要他乖乖的聽話，這一份巧勁之妙，就更令小和尚感到心寒。

小和尚想說幾句討饒的話，但他的舌頭正舐在刀鋒之下，他的嘴巴若一動，舌根可難保得住了。

所以，他不但不敢動，也不敢說半句話。

「小禿子，你聽着，我是宗笑歡。」

小和尚輕輕的點頭。

他連點頭都不敢太用力，他怕流血。

宗笑歡露出了一種奇特的笑容，淡淡的道：「你的老闆在甚麼地方？」

小和尚儘量把嘴巴張大，一雙眼睛直盯在宗笑歡的右手。

宗笑歡終於緩緩地把刀子從小和尚的口腔裏拔出。

小和尚鬆了口氣，吶吶的道：「這位宗大爺想找老闆？」

宗笑歡冷冷道：「別拖延時間，他在哪裏？」

小和尚遲疑片刻，宗笑歡的刀子又再指着他的鼻子。

小和尚臉都青了，連忙伸手向上指一指。

天狠酒家　閣樓，小和尚指着的正是閣樓的樓梯。

宗笑歡滿意地一笑。

但在這一陣滿意的笑容之後，他手中的短刀忽然就向小和尚的咽喉上狠狠的插去！

× × ×

宗笑歡擅用刀。

不是一把刀，而是兩把。

他殺小和尚這種小脚色，一把刀已嫌太隆重其事。

就算他用一根指頭，也可以把小和尚的咽喉戳成粉碎。

這一次，小和尚可說是死定的了。

然而，小和尚居然沒有死。

因爲宗笑歡的刀子雖然刺得又快又狠，但小和尚突然被人重重的踢了一脚，整個人像元寶般倒在地上。

宗笑歡這一刀竟然因此而刺空。

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小和尚捱了這一脚，一點也沒有埋怨踢他的人。

若不是這一脚，他現在已經是個死人了。

× × ×

把小和尚踢倒的，是個穿着黃布衣裳的年青人。

他的身材頗高大，但却一副懶洋洋的樣子。

他的腰間繫着一根棕色的皮帶，帶上插着一把長劍。

劍柄是用青銅鑄造的，上面鐫刻着一隻狠。

宗笑歡凝視着這把劍。

黃衣人也凝視着他手裏的刀。

小和尚躺在兩人的中間，他忽然覺得有兩股逼人的壓力，分別從這兩個人的身上散發出來。

他臉上的血色早已褪得乾乾淨淨。

他並不是個獃子，他已看出今天實在是一個很不吉利的日子。

如果不是他的老闆踢了他一脚，此刻小和尚又焉有命在？

這個黃衣人，就是小和尚的老闆，也是宗笑歡要找的人。

流浪之狠。

邪狠阿石！

× × ×

阿石腰間的劍，就是在不久之前，把羽重樓擊敗的邪狠劍。

邪狠劍不能算是一把寶劍。

但這把劍在江湖上却很有名氣。

它救過無數人，也殺過無數人。

劍是殺人的利器，但也能挽救許多無辜者的性命。

宗笑歡盯着這把劍，忽然脫口讚道：「果然是一把好劍。」

阿石冷冷一笑。

「劍還未出鞘，你就已肯定它是把好劍？」

宗笑歡道：「這把劍若出鞘，咱們兩人之間就必會有一個倒下去。」

邪狠阿石道：「宗香主好像與在下有仇？」

宗笑歡搖頭。

「咱們之間，根本就毫無仇怨，今天宗某來到此地，也絕無與你動手之意。」

「哦？」阿石似是感到有點意外：「但瞧閣下的來意，倒是毫不友善。」

宗笑歡淡淡道：「我是來問你一件事的。」

阿石道：「有何指教？」

宗笑歡道：「謝人拳的下落，相信閣下一定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阿石的臉色立刻變得比冰還冷。

宗笑歡淡淡一笑，忽然從懷中取出一疊銀票。

「這裏是吳記錢莊的銀票，總數是五萬兩正。」

「五萬兩？」

阿石的眸子發出了光。

宗笑歡道：「這一筆數目雖然不能算大，但已足夠讓你重建狠堡。」

阿石沉默了很久，才緩緩說道：「你的說話很坦白，出手也很闊綽。」

宗笑歡瞪視着他，道：「只要你把謝人拳的下落說出，這十張銀票就是狠堡的了。」

阿石道：「這是一個很大的誘惑。」

宗笑歡笑道：「你可以慢慢的考慮清楚。」

阿石搖搖頭。

他忽然微微一笑，然後道：「狠堡的確很需要這筆錢，重建狠堡一直都是我最大的願望。」

宗笑歡道：「其實，憑你的本領，要賺取三幾萬兩銀子，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宗香主所說的『賺』字，是指偷盜還是指搶刦？」阿石的臉倏地沉下。

宗笑歡聳聳肩：「現在並不是討論這種事的時候，你考慮清楚了沒有？」

阿石道：「在下考慮過了，這五萬兩銀子，我決定把它收下。」

宗笑歡展顏道：「閣下果然是個聰明人，狠堡很快就會回復到昔日輝煌的日子了。」

阿石道：「把銀票拿來！」

宗笑歡道：「但你仍未把謝人拳的下落說出。」

阿石冷冷一笑：「在下只對你手中的銀票有興趣，可沒有說過要出賣朋友。」

宗笑歡就好像忽然被人踩了一脚。

「好小子，你竟敢消遣我？」

阿石不再說話。

他用行動代表語言，邪狠劍突然「鏗」的一聲出鞘。

劍影森寒，果然是一把殺人如蔴的利器。

宗笑歡臉上的肌肉跳了跳，那疊銀票又回到了他的懷中。

他最主要的目標是謝人拳，而非邪狠阿石。

利誘不成，唯有施用硬功。

他要把阿石擒下，然後嚴刑逼供。

× × ×

天狠酒家之內的形勢，　是緊張。

宗笑歡是個來自連環寨刀王　的殺人魔王，他的武功絕不會在邪狠阿石之下。

但這裏並不是連　寨，而是狠市。

狠堡的勢力雖已江河日下，但這裏畢竟是他們的地方，宗笑歡單騎直闖狠市，形勢也不見得怎樣有利。

宗笑歡已看見在酒家之外，出現了七八個精壯的灰衣漢子。

但他仍然非常鎮靜。因爲他知道葛玉霜絕不會讓他單騎來到狠市。

在途中，他早已發覺到有人在跟踪着自己。但那並不是敵人，而且連環寨刀王府的精英高手。

× × ×

葛玉霜是條老狐狸，他的確不放心宗笑歡獨闖狠市。

宗笑歡說要獨自去辦這件事，但却暗中調派高手，緊緊隨着宗笑歡。

狠市雖然是阿石的家鄉，也是狠堡的地方，但宗笑歡却有絕對的信心，可以把阿石擒下。

阿石的談判既然破裂，當然就只有動手一途。

× × ×

宗笑歡再作最後的試探。

「狠市雖然是你的勢力所在，但連環寨的大批高手，也即將趕到，倘若你堅持要與咱們作對，恐怕後果將會變得極爲可怕。」

阿石目光閃動：「你休想唬嚇狠堡的戰士，他們絕不怕死。」

「絕不怕死？」宗笑歡的臉上，突然露出了魔鬼般的獰笑：「世間上眞有不怕死的人麼？」

他的話剛說完，立刻就有兩個灰衣漢子，掄起大刀，一面怒喝，一面直向宗笑歡直衝過來。

阿石倏地大聲道：「退下！」

兩個灰衣漢子彷彿完全沒有聽見阿石的命令，依舊瘋狂地向宗笑歡衝去。

宗笑歡冷哼着，雙手一翻，同時亮出了一把精光湛湛的短刀。雙刀一出，這兩個灰衣漢子的臉色就變了。

因爲這兩把短刀剛亮出，就已不偏不

倚指在兩人的咽喉上。

他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樣快的刀。

原本來勢洶洶的兩個刀手，立刻就被宗笑歡的雙刀威脅着。

他們不但落了下風，而且，還動彈不得。

原來宗笑歡竟用刀柄把他們的穴道制住。

宗笑歡的刀法固然疾逾流星，他這一手刀柄點穴的手法，更是令人有匪夷所思之感。

兩個灰衣漢子不能動，邪狠阿石也不敢動！

宗笑歡嘿嘿一笑，對兩人道：「你們怕不怕死？」

兩個灰衣漢子，同時大聲叫道：「不怕！」

宗笑歡淡淡道：「你們若說一聲怕死，本香主就放你們一條生路，倘若還再硬嘴硬舌的，那麼你們就會立刻變成斷頭公鷄。」

兩個灰衣漢子毫不考慮，同時再大聲說：「不怕！」

宗笑歡的臉色刷地一變。

「好！本香主就去先拿你們兩人來祭刀！」

刀字還未出口，兩把短刀同時向前一送。

颯！

颯！

邪狠阿石額上的青筋登時凸起，邪狠劍立刻向宗笑歡的刀上擋去。

但他還是遲了半步！

兩個灰衣漢子倒眞是硬漢，他們的咽喉被戳斷，居然連悶哼都沒發出一聲。

兩人同時捱了一刀。

這一刀絕對致命。

兩人同時倒下，掙扎了片刻之後，就全身僵硬下來。

宗笑歡殺人之後，阿石的劍立刻向他展開激烈的攻擊。

他不能讓這兩個灰衣漢子白白的喪失了性命。

他一劍在手，殺氣嚴霜，劍法出招絕不容情！

但宗笑歡不愧是高手中之高手，阿石的劍雖然攻得極是兇狠，但他還是雙腿紋風不動，並未被邪狠劍所嚇退。

阿石奮力運劍。

他的眼睛裂，發出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光采鋒芒，他的人與劍都一併豁了出去。

沒有任何人能漠視阿石的劍。

宗笑歡雖然充滿信心可以擊敗阿石，但他仍然保持極高的警覺。

他沒有大意。

絲毫的疏忽，都可能把自己導致萬劫不復的境地。

× × ×

就在天狠酒家殺氣騰騰，弄得天翻地覆的時候，狠市突然又來了一羣神秘的黑衣武士。

五十八匹快馬，五十八個武士。

除了這五十八騎人馬之外，還有一輛寬大華麗的馬車，一起來到了狠市。

馬車上的人，赫然竟是連環寨刀王府的葛老大。

葛玉霜竟然親自出動，這一點，就連宗笑歡也是萬萬意想不到的。

× × ×

五十八匹快馬像衝鋒陷陣般，瞬即來到了天狠酒家的門外。

他們剛抵達，立刻就與狠堡的刀劍手發生激戰。

阿石冷冷一笑：「宗笑歡，難怪你如此猖獗，原來早已有備而至。」

宗笑歡「呸」一聲，道：「這是你自尋死路，與人何尤？」

兩人在幾句說話之間，又已攻了數十招。

宗笑歡雖然刀法比阿石稍勝一籌，但他並不想殺死阿石。

他主要的目標，是希望能在阿石的口中，逼問出謝人拳的下落。

兩人激戰正酣，忽然傳來了一個人冰冷的笑聲。

「宗香主，這人是連環寨心腹之患，你不必再手下留情，儘管送他到西方極樂世界去罷！」

這是葛玉霜的聲音。

宗笑歡的刀法，果然立刻就狠辣了不少。不過他仍然有所疑慮，道：「殺了這個小子不是難事，但謝人拳……」

葛玉霜冷冷一笑，道：「謝人拳即將來到這個市鎭之上！」

宗笑歡發出一聲獰笑，雙刀的招式不再留情。

雖然他想不到謝人拳何以即將會來到狠市，但葛玉霜既能說得如此肯定，他的心中也就再無任何的顧慮。

葛玉霜是他的未來岳丈，岳丈大人的命令，他當然絕對服從。

這一來，阿石的情況，就變得更加危險，狠堡雖然還有若干精忠份子，但這些人的武功，絕不足以抵抗連環寨刀王府的侵犯。

可以說，這是實力懸殊的一戰！

葛玉霜居然親自率師，顯見他對於這一戰的勝負十分重視。

但阿石仍然不相信謝人拳將會在狠市出現。

他此刻已無暇去想及其他的問題，因爲，宗笑歡的一雙短刀已把他逼得險象環生。

× × ×

阿石的劍法，在江湖上極負名氣。

但他現在遭遇到的對手，却令他的劍法有一籌莫展之感。

阿石的劍法越展越急。

但無論他刺出的劍如何急勁，總是無法把宗笑歡傷在劍下。

反而宗笑歡的一雙短刀更具威脅。

劍網重重。

但刀光却從劍網中穿了過去，刀鋒處處不離指向阿石的上三路要害。

咽喉，心臟，胸腹都是他進攻的主要目標。

阿石開始有點急了。

他的臉並不因急劇運劍而變成漲紅，反而變成一片煞白之色。

葛玉霜突然冷冷的道：「宗香主，老夫限你十招之內，把他斃在刀下。」

宗笑歡微微一凜。

只聽葛玉霜又接道：「因爲謝人拳已來到了狠市，你將會面臨另一批勁敵。」

× × ×

謝人拳眞的已來到了狠市？

不錯。

葛玉霜並非故作驚人之言，謝人拳的確來了。

他並不是單獨一人來到狠市。

可以說，他只是一支雄師的一份子。

這一支雄師，從另一條路趕到狠市，但途中却被連環寨分舵的人發現。

連環寨有一種特別的聯絡方法，能够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把消息傳遞到葛老大的手上。

這一次的消息，非常準確。

葛玉霜雖然在另一條路趕到狠市，但他已知道，狠市將會變得十分熱鬧。

因爲率領這一支雄師的人，是名震江湖的鴛鴦大盜！

鴛鴦大盜顯然已和謝人拳聯手，向連環寨展開反擊的行動。

但這一次，鴛鴦大盜最大的目的，是救人！

他們知道邪狠阿石的境況，相當危險，因爲他知道謝人拳的下落！

× × ×

謝人拳來了！

除了謝人拳之外，還有鴛鴦大盜，羽重樓，丁老夫子，莫中庭和勾魂七煞。

他們的人數雖然不多，但誰也不敢小覷這一批高手的力量。

羽重樓雖然視阿石爲情敵，但他沒有眞正的痛恨阿石。

他們畢竟是情感深厚的老朋友，他從來就沒有希望阿石被人殺死，使自己可以得到琳玲。

羽重樓也許不够冷靜，做事往往有幾分盲目的衝動。

但他絕不是那種卑鄙無恥的小人。

當他知道阿石有危險的時候，他的心情比任何人都更焦躁。

他不願意失去琳玲。

但他更不願意失去阿石，他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羽重樓的感情很豐富，也很矛盾。

平時，他是個很樂觀的人。

但今天，他的心情却很紊亂。

他只希望能够快一點見到阿石……

× × ×

十招之下，立斃阿石！

葛玉霜的命令，似乎有點不近人情，又有誰能保證在十招之內，一定能够殺得了邪狠阿石呢？

別人也許不能，但宗笑歡能。

他本來就已操縱了整個戰局。

阿石竭力掙扎。

他就像一條可憐的魚兒。

魚已上鉤，魚已在網。

魚已放在砧板之上。

宗笑歡獰笑，他的表情就像個吃人的殭屍。

十招，並不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轉瞬之間，五招已過。

阿石的左腿捱了一刀，左肩也 刺穿了一個血洞。

這點創傷雖然並不致命，但却嚴重影響了他的身手。

宗笑歡倏地一聲冷喝：「撤劍！」

颯！

刀鋒狠狠的插在阿石的右腕上。

阿石果然撤劍。

他也無法不撤劍，因爲他的右手已被廢掉。

然而，他仍有一條左手。

邪狠劍雖已撤掉，但瞬即又落在 的左手之上！

阿石的右手能使劍，他的左手也能。

不但能，而且絕不比右手使出來的劍法稍遜半分。

宗笑歡嘿嘿一笑，突然雙刀脫手飛出，擊向阿石的臉。

阿石奮力揮劍。

叮！

叮！

兩把短刀同時被擊落。

但宗笑歡眞正的殺着並不是這兩把短刀，而是緊隨而來的一爪！

× × ×

宗笑歡以一雙短刀馳名於天下。

但他這一爪，却比他的雙刀更兇暴百倍。

阿石的臉突然扭曲，嘴角溢出大量的鮮血。

宗笑歡却在同時大笑。

他的左手，已深深插進阿石的小腹，而且還用力的一扭！

這是「穿腸搜命爪」！

就算是練過金鐘罩，鐵布衫這一類武功的人，亦無法抵禦這一爪。

阿石即再撤下手中的劍。

就在這一刻間，他忽然看見遠處有一個人狂奔衝至。

阿石雖已垂死，但他的眼睛却在此刻發射出一種奇異的光采。

他也想衝上去，和那人聚在一起。他要向那人告別，永遠的告別。

但他的腿才向前踏出一步，整個人就已向前仆下。

阿石死的時候，眼睛裏的異采仍然沒有消失。因爲他又再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羽重樓。

× × ×

雖然他們曾經一度變成情敵，但他們都知道自己永遠都不會眞正的憎恨對方。

自從阿石擊敗羽重樓，帶着琳玲回到狠市 後，阿石一直都感到內疚。

雖然他知道自己的做法沒有錯，但他却又偏偏覺得自己眞的錯了。

但眞正的錯在誰？

眞正的錯在甚麼地方？

他不知道。

永遠都不知道。

× × ×

羽重樓的雙鹿劍沒有丟掉。

原來鴛鴦大盜早就已從香妃府中，把雙鹿劍取回。

現在，雙鹿劍又已在羽重樓的手中。

雙劍一鞘，雙鹿劍是好劍。

羽重樓也是使劍的好手。

但他的劍還未出鞘，就已看見阿石慘死在宗笑歡的魔爪之下。

那是羽重樓永遠無法忘懷的一刹那。

玄機妙算

機智子

以靜制動

將太平天國打敗的名將，差不多都是曾國藩提拔出來的，其中有位名叫李續賓的，本是個讀書人，投筆從戎，立了不少功勞而升官為巡撫，可惜他在還沒平定太平天國，身死於三河鎮的戰役。當初，他在河南逢遇到韋昌輝的軍隊，韋昌輝本是個强悍的部將，手下的兵士留有長髮，事先使部下剪下頭髮，扮成清兵模樣，投靠到李續賓的部隊來，充作內應，約定在夜半的時候要發動攻擊。李續賓自信有應變的能力，對這些投靠的人並不在意，等到時間一到，韋昌輝的手下來攻營地，軍營裏有些人驚慌叫喊，李續賓得到消息，讓兵士們大多臥在營帳中，不作抗拒的表示，這一來，敵人看見對方如此安靜，以為必有埋伏，不敢再躭擱就掉頭還營了。李續賓曉得敵軍已退回，馬上起來調查剛才驚慌叫喊的兵卒，共有八人，都是最近來投靠的，把他們關到後營去；隨即挑選精兵，趁着黑夜去襲擊敵營，大破敵軍。這就是兵法以靜制動的計策。

以酒誘敵

曾國藩的部下，以鮑春霆最為勇猛，他所統屬的軍隊號為常勝軍，軍旗上寫着斗大的「霆」字，太平天國的軍隊看到了都很害怕。有一回鮑春霆奉命進攻蕪城，而城中的洪楊軍見到城下的軍旗，認得是春霆的部隊，久久不出來應戰。又因清朝的軍隊中戰鬥力最强的就是這一支，遇上別處有緊急狀況，必定調動鮑春霆的軍隊去解救，所以不能在某一處待得太久，因此，春霆非常担心這膠着的局面，會浪費時日，想出了一個引誘敵人的計策：那天剛好是中秋節，黃昏時，月亮上來分外光明皎潔，能見度很高，乃命令軍士擺設酒席於營外，一面賞月一面飲酒，其實酒瓶裏裝的是茶而不是酒，城頭上的敵軍望見了，起初還不敢出來，後來看兵士飲酒很多，都表現出醉態，更有兵士互相吵架，打成一團的，敵軍到這時才敢出城刦營，那知兵士都是佯裝酒醉的，一見敵軍出了城門，各個拿起了利刄，爭先恐後地去殺敵。敵軍知道中了計，急忙趕回城去，而城池不知何時已被鮑春霆佔奪了，只得四散奔走逃命。

斬草除根

曾國藩會合各省的兵力，竭盡數年的心血，才將太平天國平定，大功告成之日，論功行賞，有投降的賊寇幾十個，若按其反正來歸的功勞，個個都可授給一官半職，可是深恐這些人反覆無常，將來很可能又聚衆為亂，所以召集手下的幾位部將商議，幾位部將都說：「假定按這些人平日的胡作胡為，到處姦淫擄掠，殺害百姓，將他們處死還算便宜了他們；倘使曾大帥仁慈為懷，寬免他們，恐怕會後悔莫及，好比是養癰貽患！」於是定了個計策要除掉這些敗類，馬上下了請柬，邀請這些投降的匪徒參加慶功宴，宴會的時間一到，陸續相偕而來，就每一人安排一位部將引導進入儀門，躲在儀門的刀斧手立即跳出來殺掉他，不到一個小時，這批匪寇便全部解決了。

佯狂脫禍計

孫臏與龐涓，同是鬼谷子門下弟子。龐涓先下山，並做了魏國的軍師，在魏王的面前，還推薦了孫臏。

魏惠王遣派使者，持了龐涓的信函，徵召孫臏下山。

鬼谷子曉得龐涓為人傲慢而善妬，不足以共事，想阻止孫臏下山。但孫臏是熱衷功名的人，既有了一身的才學，正想舒展一下抱負，當然不願錯過這個機會。到了魏國，魏惠王就打算請孫臏任副軍師之職，龐涓在魏王前却多方阻撓，因此改授孫臏以客卿，暫時在軍師府住下。

龐涓知道孫臏的才能勝過自己，將來功勞也一定是在自己之上。因此在魏王面前就開始說起孫臏壞話來。

「孫臏雖然是來到了魏國，但是一心繫念他的齊國，暗地和齊國的使者私通，其實那位齊國使者是我派去的心腹，想試探試探他是否眞心歸向我們魏國。」龐涓在魏王的面前說。

魏王一聽大怒：「把他給關起來！重重的處罰。」

孫臏不明就裏地受了斷足重刑。

表面上，龐涓仍以客卿禮對待孫臏，請孫臏寫出孫吳兵法。

兵法寫完了，孫臏的飲食也被斷絕了。這時他才恍然大悟，他是中了龐涓的毒謀，生命就在旦夕之間。他想到師父交給他一個錦囊，解開來一看，裏面有三個字：「詐瘋魔」。

第二天，孫臏裝起瘋子來。

龐涓想：說不定是詐瘋呢！就命令左右把他拖進豬圈中。

孫臏在糞尿堆裏，瘋瘋癲癲的，有時哭，有時笑。給飯吃，說是毒藥；給飼料、泥塊，反而拿着就吃。

龐涓以為：「孫臏大概是眞瘋了。」對他的防備也就漸漸鬆懈下來。

這消息被齊王知道了，就派人到魏國，偷偷的用柴車載孫臏回齊國。

雙鹿劍陡地雙雙出鞘。

三個黑衣武士攔住羽重樓的去路。

但憑這三個人的本事，還遠遠不是他的對手！

刷！刷！

刷！刷！

刷！刷！

一連三式，總共六劍，彷似旋風捲落葉似的向三人狂襲。

三個黑衣武士同時响起一陣慘呼。

血激濺，六條手臂一齊給卸了下來！

還有七八個黑衣武士想衝上來，但却給眼前的景況嚇呆了。

宗笑歡陡地一聲冷喝，越衆而出。

「閣下就是鹿劍公子羽重樓？」

羽重樓眼睛射出兩道電般的光芒，口中却一言不發。

他緩緩的向宗笑歡走去。

他每走一步，眼角的肌肉便彷彿跳了一跳。

宗笑歡桀桀一笑，道：「聽說你是邪狠阿石的劍下敗將。」

羽重樓仍然默不作聲。

宗笑歡臉上露出了殘酷的笑容：「現在邪狠已變成了死狠，而你居然敢向本香主挑戰？」

羽重樓與宗笑歡的距離已越來越近。

他知道，憑自己的劍法，絕對沒有把握可以對付宗笑歡。

但他仍然要與宗笑歡决一死戰。

× × ×

羽重樓與宗笑歡還未動手，天狼酒家門外已展開了另一幕血戰。

葛玉霜是乘坐一輛華麗馬車而來的。

車把式是一個頭髮和鬍子都很疏落的老人。

看他的樣子，老得連牙齒都只剩下幾枚，但他却能把這輛馬車御得又快又穩定，相當難得。

他的眞正身份，是個趕車的老傢嗎？

不！

他並不是普通的車把式，而是連環寨刀王府兩大香主中的另一位——鬼錘叟杜谷！

× × ×

杜谷是葛玉霜的師叔。

他成名遠比葛玉霜更早，但運氣却比葛玉霜差得多。

他在江湖上混了好幾十年，娶妻遇人不淑，賭博逢賭必輸，苦練內功却走火入魔，險些變成全身癱瘓。

幸而他還有一個師侄葛玉霜花盡心血把他的內傷治好。

葛玉霜為人雖然心術不正，但對杜谷倒是蠻不錯的。

杜谷在刀王府中的地位，僅次於葛玉霜，即使宗笑歡，他在杜谷面前，也是以晚輩自居！

事實上，杜谷的輩份比起宗笑歡是高得多的。

此刻，他雖然是以車把式的裝扮出現，但謝人拳一眼就已認出他就是鬼錘叟杜谷！

杜谷當然也認識謝人拳。

因為昔年謝人拳刺殺單源之後，杜谷曾率領一羣刀斧手，追殺過謝人拳。

但謝人拳終於還是逃脫。

今次狹路相逢，謝人拳就算拚了一條性命，也是要和杜谷算算帳的。

× × ×

羽重樓雖然是阿石的劍下敗將，但宗笑歡仍然不敢輕視這個年青人的力量。

蘇州「飛羽劍法」畢竟是江湖一絕，倒在雙鹿劍下的綠林好漢，為數並不少！

不過，宗笑歡仍然有絕對足够的信心，可以把眼前的鹿劍公子殺死。

宗笑歡的一雙短刀已不在他的手上。

但宗笑歡一點也不在乎。

他還有很多種方法，可以把羽重樓殺死。

別忘記宗笑歡的暗器功夫，同樣是天下一絕。

× × ×

羽重樓沒有忘記。

雖然他從來都未曾與宗笑歡交過手，也沒有見識過他的眞實本領，但他早就知道這個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的暗器！

蜂尾針、奪命砂、透骨釘、離魂七絕彈、裂頭鏢等暗器，都是宗笑歡擅長使用的。

宗笑歡的短刀不在手中，但他的一雙手就已經是極厲害的武器。

宗笑歡盯着羽重樓的表情，就像狐狸看見了兔子，餓獅看見了羚羊。

對峙的時間越久，他的信心似乎越來越大。

羽重樓的一雙劍已出鞘。

突然間，雙劍直攻宗笑歡。

宗笑歡冷笑。

他的身形倏地暴退，轉過另一個方向襲擊羽重樓。

只聽得指風嘶嘶作响，宗笑歡的指法居然也極為不弱！

羽重樓翻身，凌空一跳，雙劍如飛魚出水般，刹那間連刺十六劍！

宗笑歡一聲冷喝，突然一蓬奪命砂撒出。

原來他的左手，早已戴上一隻軟皮手套。

毒砂一出，羽重樓的劍勢不得不收斂下來。

宗笑歡左手再進三尺，抓向羽重樓的胸膛。

羽重樓立刻踰踉退後！

但他退後的時候，突然左劍向前擲出，直插宗笑歡的左腰。

他的人向後退，而劍却是全力向前擊出！

宗笑歡冷冷一笑，居然伸手向劍柄之上抓去！

他這一抓異常準確！

羽重樓的劍不但沒有擊中宗笑歡，反而落在他的手上！

然而，羽重樓剛退後的身子，又再瘋狂地衝過來。

他只剩下了一把劍，但仍然還有兩隻手。

他用右劍掩護左手，呼的一聲拍出一掌。

宗笑歡嘿嘿一笑，揮動劍鋒向羽重樓的左掌切下。

這一劍來勢洶洶，他深信羽重樓的左掌勢非縮回去不可。

可是，這一次他料錯了。

羽重樓早就已存有拚個同歸於盡的決心，他無論如何都要爲阿石報仇。

他不但不縮回去，反而趁勢揮動右劍，藉着宗笑歡劍勢已老的時候，向他小腹之上狠狠的刺去。

這種不要命的打法，宗笑歡今天總算大開眼界。

他可不想拚個同歸於盡，既然對方拚着斷腕，也要刺殺自己，倒不能不加意提防。

他突然撤手。

不但撤手，連劍也棄在地上。

那本來就不是他自己的劍！

宗笑歡的暗器又再出手，這次他出動的是裂頭鏢。

× × ×

裂頭鏢是一種份量極爲沉重的暗器。

宗笑歡一出手就是五枚裂頭鏢，分成五個不同的方向怒射羽重樓的胸、腹。

接着還有第六枚，是射向羽重樓鼻尖上的。

這六枚裂頭鏢威力驚人，就算用劍把其中五枚擊落，還有第六枚，依然可以致命。

但就在此刻，突然又有另一把劍殺出，把射向羽重樓鼻尖的一枚裂頭鏢擊落！

而先前的五枚裂頭鏢，羽重樓總算閃避得快，恰恰避過。

宗笑歡陡地眼前一亮。

用劍把第六枚裂頭鏢擊落的人，是一個嬌豔欲滴，但却滿面悲憤之色的紅衣少女。

羽重樓的身子更是爲之一震。

「琳玲！」

× × ×

琳玲！

那是一個令羽重樓畢生却無法忘記的女孩子。

阿石死了，羽重樓感到無限悲憤！

琳玲亦然。

無論他們是否將會結成夫婦，無論她是否已愛上阿石，但他畢竟是她的摯友。

琳玲的右手忽然緊緊捏着羽重樓的左手。

琳玲左手握劍！

羽重樓却用右手握劍。

他們的左右手緊緊的捏在一起，並不是表示親熱，而是準備施展一招古怪的劍法！

這一招劍法，他倆早已練得異常純熟，兩人聯手合力擊出，威力強大無比。

宗笑歡雖然武功比他倆爲高，但一時間却沒有防到對方突然有此一着。

只見琳玲彷彿在拉動羽重樓的身子，風車也似的從左轉到右方，然後「嗤」的一聲刺出一劍。

這一劍來勢非常詭異，宗笑歡不清楚對方打甚麼主意，不敢硬拚，連忙抽身向左暴退盈丈！

他退得很快，而且還趁勢撒出一蓬毒針。

但羽重樓的影子忽然又告消失，原來他已被琳玲借着去勢一推，輕輕的送到宗笑歡的背後。

宗笑歡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他做夢也想不到對方竟然會有這種怪異莫測的招數。

羽重樓就在他的背後，他甚至已聽到劍鋒刺進自己背心的聲响！

他想向前俯衝，但胸前竟又有一把劍把他的退路封死。

那是琳玲的劍！

宗笑歡一陣錯愕。

就在這一陣錯愕之間，羽重樓的劍已從他的背心貫穿直過。

同時，琳玲的劍也同時在他的胸前用力插入，直貫過背後！

× × ×

雙劍穿胸，誰還能活？

誰都不能。

宗笑歡亦絕不例外！

× × ×

正當宗笑歡帶着絕不相信的表情，倒了下去的時候，謝人拳與杜谷的決戰也進入了決定勝負的階段。

杜谷的魔鬼錘，長達四尺八寸，重量八十三斤！

這不是小錘子，而是大錘子。

這種大錘子使動起來，威猛無儔，體魄再強壯的人，也絕對無法捱得住杜谷的任何一擊。

杜谷雙臂的氣力極爲驚人，如此沉重的一柄魔鬼錘，在他的手中彷彿就變成了一把輕盈的長劍。

但謝人拳赤手空拳，居然與杜谷戰個平手。

杜谷連發數十錘，都無功而退。

雖然謝人拳暫時並未佔到上風，但再戰下去，杜谷的敗象已漸漸呈露。

杜谷吃驚未已。

他想不到謝人拳的武功，竟然遠在自己估計之上！

他已知道自己的魔鬼錘雖然厲害，但對付謝人拳却並無多大的用處！

謝人拳突然大喝一聲：「看指！」

杜谷一凜。

他看見對方的招式突變，向自己的心窩直插而至，那不是拳，而是指！

穿心指！

× × ×

穿心指，一指穿心！

篤！

杜谷的眼睛陡地瞪大，在此同時，他的魔鬼錘也撞向謝人拳的右膝。

卜！

謝人拳登時有一種痛澈心肺的感覺！

但他沒有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他只是嘿嘿一笑，笑得痛快，笑得殘酷。

雖然他的右腿已廢掉，但他仍然有一種「值得」的感覺。

一條右腿就把鬼錘叟的性命換掉，總不能算是賠本的生意。

× × ×

葛玉霜的目光，剎那間，變得一片灰黯。

難道天狠酒家就是刀王府全軍覆沒的地方？

他對自己的信心已開始搖動。

激戰仍在持續。

但刀王府的高手，已損折得七七八八，兩大香主也分別死在敵人的手下。

鴛鴦大盜解決了幾個刀王府的高手之後，分從左右，把葛玉霜夾在中央。

葛玉霜的臉在發青。

他知道自己唯一還能倚靠的，就是腰間的一把紫鐵刀！

× × ×

歸去也一直都緊盯着葛玉霜。

葛玉霜每一個動作，都逃不過他的目光。

葛玉霜忽然嘿嘿一笑，問歸去也：「你想要多少報酬，才肯與老夫合作？」

歸去也淡淡道：「不是報酬的問題，歸某從不重視金錢。」

葛玉霜冷冷一笑：「大盜居然也不重視金錢？」

歸去也道：「歸某雖然生平偷盜極多，但絕大部份的財物，都全已轉送給別人了。」

「別人？他們是誰？」

「窮人，老弱的窮人。」

「想不到鴛鴦大盜居然也是俠盜。」

「不錯，」歸去也坦白承認，臉上竟無愧色：「歸某的確是亦俠亦盜。」

葛玉霜道：「你一定要逼着老夫出刀麼？」

歸去也道：「歸某一定要你死。」

葛玉霜道：「咱們有仇？」

歸去也道：「這並非仇恨的問題，而是另一個因素。」

「說出來聽聽。」

「因爲你若不死，就會有更多無辜的人死在你的手下。」

葛玉霜不再說話了。

他知道這一戰已無可避免。

但他有把握敵得過鴛鴦大盜嗎？

答案是：「沒有。」

他沒有任何把握可以擊敗鴛鴦大盜。

但他仍然要試一試！

× × ×

紫鐵刀是一把好刀。

葛玉霜的刀法，也是極霸道，極兇狠的刀法。

可是，歸去也的箭，遠比他的刀還更快。

雖然他們的距離並不遠，但歸去也仍然用箭來對付這一個刀王府的主人。

第一支箭從葛玉霜的身邊掠過。

颯！

箭急如流星，「篤」的一聲射進一條木柱上。

葛玉霜反手連劈八刀，分別向歸去也及皇甫小仙的腰間掃去。

皇甫小仙的身形閃動，比丈夫更是靈活幾分。

葛玉霜無法把對手傷在刀下！

倏地，皇甫小仙也射出一箭。

那是一支很短小的小羽箭。

葛玉霜揮刀，把小羽箭擊落！

但歸去也却乘勢而進，呼的拍出了一掌。

「喔！」

葛玉霜的身軀猛然被撞開，小腹上重重的捱了一掌。

皇甫小仙冷笑，再接再厲，又射出第二箭。

颯！

這一箭，不偏不倚，正中葛玉霜的前額！

葛玉霜渾身都在發抖，終於僵斃，倒在血泊上。

× × ×

連環七坡十三府中權勢最大的葛刀王，就在這一天死在狠市天狠酒家之中。

這是一件轟動天下的大事。

葛玉霜死後，他的陰謀也逐漸被鴛鴦大盜所揭發。

黃金戰袍的確是在他的手中。

連環寨仍然是連環寨，並沒有因爲這一次的挫折而被毀滅。

但它的本質，又逐漸有了重大的改變了。

可以說，連環寨曾經由正道趨向邪道，但現在又再逐漸改向正道上走去。

因爲黃金戰袍最後落在羽重樓的手上，並且成爲了連環寨的寨主。

這是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誰也不知道羽重樓怎樣得到黃金戰袍，他又何以會有興趣去做連環寨的寨主。

只有羽重樓才知道，他成爲連環寨主，完全是鴛鴦大盜的主意。

他倆夫婦在天狠酒家中殺了葛玉霜之後，就趕到刀王府，把黃金戰袍盜走。

鴛鴦大盜要盜走黃金戰袍，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但他們要說服羽重樓做寨主，却困難得多。

然而，無論怎樣，羽重樓到底還是答應下來。

他成爲連環寨主，鴛鴦大盜却變成了連環寨的兩大護法。

他們的宗旨，是儘量把連環寨從邪的方向，改移到正道之上。

他們幹得很成功。

三年之後，羽重樓娶妻。

他的新婚夫婦，當然是琳玲。

有情人終成眷屬。

但他們仍然沒有忘記阿石。

阿石永遠活在他們的心中……。

——全文完——

下期預告·巨型小說

藍衣雙女俠傳奇故事

賭王之王

馮嘉·著

一個在馬場逢賭必贏的賭王，爲甚麼突然轉行接受外圍非法投注，其中眞相，耐人尋味！請留意下期本故事的刊出吧！

俠義中篇傳奇小說

曹若冰・文
子成・圖

煞星・黑鳳・嬌貴情

（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子都在天橋附近遇上了容若貝子爺等人，他們硬要司馬子都上哈貝勒的府裏，這司馬子都却原來是叫駱天龍，是哈泰的同門師兄弟，但目前駱天龍是前朝子民，而哈泰是當今清廷的皇族貝勒，哈貝勒確知他即是江湖上人稱「陵星」的司馬子都，還殺了朝廷想網羅的黃河十八寨的人及「嘉煞雙虎」兄弟時，勸他今後不要再去殺人，以免增加他的麻煩和爲難，哈貝勒又追問他來京究竟所爲何事？駱天龍言明只想找「青霜劍」，哈貝勒聽了才稍微放心。

煞星入王府　黑鳳追踪來

哈泰道：「我深知你的爲人，小麻煩可能免不了，但絕不會有什麼大麻煩！」

駱天龍淡淡道：「那可很難說，也許我會殺幾個你們官家的人！」

哈泰心中不由暗暗一震！道：「那不要緊，你要殺的絕不是什麼好人，不是貪官污吏，便是奸詐惡毒之徒！」

駱天龍道：「你那麼有把握？」

「嗯。」哈泰點了點頭道：「龍弟，你已經答應過我，不進入大內，不去驚擾皇上，對不對？」

駱天龍道：「這你只管放心，我答應過的事情絕對算數！」

哈泰點頭說道：「只要你不進大內，不去驚擾皇上，你要殺甚麼人，你儘管去殺，就是我知道你要殺誰也不阻止你！」

駱天龍凝目道：「你這話是眞的？」

哈泰道：「龍弟，對別人我也許會要點手段心計，對你絕對不會，這你該相信我。」

「哦。」駱天龍眨眨星目，含笑問道：「這是爲什麼？」

哈泰道：「因爲我有自知之明，才智武功皆不如你，既然阻止不了你，又何必自找難堪，多此一舉！」

駱天龍笑笑道：「如果我要殺的是九門提督，你也不阻止我麼？」

哈泰心中不由又暗暗一震！睜目道：「你要殺九門提督？」

駱天龍淡淡道：「你先別緊張，我只是這麼說說而已。」

哈泰道：「龍弟，對九門提督的爲人我很清楚，他可是個難得的好官……」

駱天龍接口道：「我也聽說過他是位難得的好官，我只是說『如果』，拿他做個比譬，並不是眞要殺他！」

哈泰心中暗吁了口氣，緩緩說道：「龍弟，縱然是當朝一品大官，只要有其該殺該死的惡行罪證，我也絕不阻止！」

語聲一頓，倏又凝目問道：「龍弟，你也許要殺的人，那究竟是幾個？」

駱天龍道：「也許只是一個，也有可能是兩個。」

哈泰道：「是誰？」

駱天龍搖頭道：「目前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找！」

這話，他說的雖然是實話，但哈泰心中却是不信，不過，他深知駱天龍的個性，駱天龍既然不願意說，再問也是白費。

於是，他眨眨眼睛，笑說道：「我們不談這些惱人的問題了，我問你，你打算什麼時候去多倫那兒上任？」

駱天龍微一沉吟道：「明兒個，你看怎麼樣？」

「好。」哈泰點頭道：「那我明兒個就陪你一起走馬上任去。」

駱天龍搖頭道：「你最好別陪我去，你陪我去便沒有意思了。」

哈泰神色一怔，道：「爲什麼？我不陪你去便會有什麼意思麼？」

駱天龍道：「我聽說裕親王府裏的護衛，都很驕狂跋扈得很，常常欺負人！」

這麼一說，哈泰有點明白了地道：「你可是要整治整治他們？替那些被欺負過的人出口氣！」

駱天龍點頭道：「不錯，我要讓他們以後不敢隨便欺負人！」

哈泰道：「你要整治他們是你的事，這與我陪你一起去有什麼關係？」

駱天龍道：「這當然有關係，有你陪我一起，他們焉能沒有顧忌。」

這話說的不錯，裕親王府的那些護衛，平常雖然驕狂跋扈，有他這位譽稱京畿第一高手的貝勒爺在一起，豈能沒有一點兒顧忌？於是，哈泰眉頭微微一皺道：「這麼說，我想看場熱鬧也不行了。」

駱天龍道：「我沒說不行，你想看熱鬧，明兒個上午先到裕親王府裏去等着，不就成了麼？」

哈泰沉吟地點點頭道：「如此，明兒個一早我就上裕親王府裏等着你的大駕就是。」

駱天龍笑笑道：「好了，現在你該讓我走了。」

哈泰略微猶豫了一下，無奈地道：「好吧，你既然一定要到外面去住客棧，我也不能勉强你，走，我送你出去。」

駱天龍搖頭道：「你別送了，要送，讓老鐵和阿猛兩個送送我就可以了。」

哈泰深看了駱天龍一眼，隨即朝書房外面揚聲喊道：「老鐵，阿猛。」

老鐵阿猛就站立在書房外面不遠的走廊上侍候着，聞聲立刻雙雙大步走過來。

不待哈泰開口，駱天龍搶先笑說道：「老鐵，你們爺讓你們兩個跟我出去辦事兒，你兩個願意麼？」

老鐵一聽說是要出去辦事兒，立刻咧開了嘴，點頭笑說道：「行，跟您與跟爺出去辦事兒都一樣。」

駱天龍點點頭道：「那你兩個前頭走吧。」

阿猛道：「少爺，要不要帶着傢伙去呢？」

駱天龍問道：「阿猛，你想和誰打架呀？」

阿猛翻動着環眼道：「少爺，您不是說讓我們兩個跟您出去辦事兒麼？」

駱天龍笑說道：「出去辦事難道就一定非打架不可麼？」

「這……」阿猛不禁漲紅了臉孔。

駱天龍倏然一笑道：「阿猛，我是逗你們玩兒的，我要走了，你們爺要送我，我不讓他送，要你兩個代你們爺送送我，行麼？」

老鐵雙目倏地一睜，道：「少爺，您住的地方，我和阿猛早就替您準備好了，您怎麼還要去！」

駱天龍含笑道：「老鐵，謝謝你跟阿猛，你兩個替我準備好的地方，過幾天我一定來住上兩晚就是。」

話落，舉步往書房外面走了出去。

老鐵與阿猛抬眼望向哈泰，哈泰朝他兩個點點頭，他兩個連忙邁步跟了上去。

哈泰站在那兒直望着駱天龍的背影，沒說話。

× × ×

裕親王在朝中的權勢雖然不如哈泰，但他畢竟是位親王，爵位比貝勒高，因此裕親王的府邸比哈泰的貝勒府大，門頭兒也比貝勒府的門頭兒高。

但是氣派，裕親王府就不如貝勒府，就以門口的戈什哈來說，裕親王府前只站着兩個，哈泰的貝勒府前却站着八個，而且那八個的身型個頭兒與威武氣勢，那一個都比這兩個强！

上午，巳時正半。裕親王府門外來了位劍眉星目，一派寒士模樣兒的灰衣客。

他正是那化名司馬子都的駱天龍。

駱天龍剛走到裕親王府門前的白玉石階前，一名戈什哈立刻沉聲喝道：「站住，你是幹什麼的？」

駱天龍道：「找人的。」

那名戈什哈道：「找誰？」

駱天龍道：「你們這兒的護衛。」

那名戈什哈道：「這兒的護衛有一二三十個，你要找那一個？」

駱天龍道：「隨便那一個都行。」

「隨便那一個都行？」

「不錯。」

「你有事兒麼？」

「當然有事兒。」

「什麼事兒？」

「你去叫一個出來就知道了。」

那名戈什哈搖頭道：「不行，你不說清楚什麼事兒，我不能替你去叫。」

駱天龍淡然一笑道：「你不替我去叫，那我就自己進去找他好了。」

話落，跨步上了石階，就要往裏走。

那名戈什哈連忙抬手一攔，喝道：「你想幹什麼，想硬闖麼！」

另一名戈什哈一見，立時大喝道：「小子你好大的胆，竟敢硬闖王府，你想找死麼！」

喝聲中，突然抬手一拳直搗駱天龍胸脯。

駱天龍劍眉微微一揚，抬手一撥攔他的那名戈什哈，那名戈什哈立刻被他撥得身軀一歪，往旁踉蹌出兩步，同時身形一側，一掌切在那一拳搗來的那戈什哈的腕脈上。

那戈什哈立時一聲大叫，左手捧着右腕，身子蹲了下去。

這一掌，駱天龍雖然只用了三成力，那戈什哈的手腕雖然絕不會殘廢，但却够他疼上一陣子的。

一聲大叫，已驚動了裏面的護衛，兩

個黑衣漢子快步走了出來，喝問道：「什麼事兒？」

那名身軀被駱天龍撥往旁踉蹌出兩步的戈什哈抬手指着駱天龍說道：「他說要找護衛爺們，又不肯說明是找那一位，他要硬往裏闖，我們攔他，他就打人。」

兩個黑衣漢子一個長馬臉，一個四方臉，都是三十多歲的年紀。

「哦。」長馬臉的黑衣漢子卽時目光一凝，望着駱天龍問道：「是這麼回事兒麼？」

駱天龍點頭道：「不錯，就是這麼回事。」

長馬臉漢子輕聲一哼，道：「朋友倒是個直爽人。」

駱天龍淡淡道：「謝謝誇獎。」

長馬臉漢子又輕哼了一聲道：「我請教，朋友尊姓大名？」

駱天龍道：「我姓龍。」

長馬臉漢子道：「原來是龍朋友，龍朋友從那兒來？」

「江湖。」

「龍朋友來此要找誰？」

「只要是這兒的護衛都找。」

「爲甚麼？」

「我想在京裏找一份差事幹，有人告訴我說，裕親王府裏的護衛個個都是高手中的一流，只要能打贏了裕親王府的護衛，立刻就能獲得一份好差事，所以我就來了。」

人，都喜歡聽好聽的，一句「裕親王府裏的護衛個個都是高手中的一流」，聽得長馬臉漢子泛起了笑意：「哦，原來是這麼回事。」

語聲一頓，目光倏又一凝，問道：「這是什麼人告訴你的？」

駱天龍搖頭道：「對不起，那告訴我的人與我有約在先，不管我此來勝敗如何，都不得說出他來。」

長馬臉漢子微一沉吟，忽然陰陰一笑道：「眼下正有一份很好的差事，也很適合你龍朋友幹。」

駱天龍道：「什麼差事？」

長馬臉漢子道：「森羅殿上出了個侍從缺，你龍朋友立刻可以前往到差。」

這話的意思是怎麼回事，駱天龍自然聽得懂，不過，他却沒在意地淡淡道：「謝謝閣下，只是這差事我不想幹。」

長馬臉漢子冷冷道：「那恐怕由不得你！」

聲調倏地一沉，道：「龍朋友，我就是這兒的護衛。你既然是來找架打的，那你就準備動手一搏吧。」

駱天龍點頭道：「閣下說的是，請小心留神，第一招我要摑你的左頰。」

語落，緩緩抬起一隻右掌，朝長馬臉漢子的左頰摑了過去。

他出掌既緩慢不快，而且要打的部位又說明在先，這那像是和人動手，簡直就是在開玩笑。

長馬臉漢子一身武功不俗，雖然不會把這麼平淡無奇的一掌放在眼裏，也自信這一掌絕不可能會摑中他的左頰，但他抬手一封，輕蔑地冷笑道：「我還以爲你龍朋友有多高的身手呢，敢情只不過……」

他話未說完，驀見眼前掌影一閃，「叭」的一聲脆响，他左頰上已實實地被摑了一掌。

這一掌，雖然並不算太重，但却摑得他左頰發了麻。

他神情不由一怔。

這太出他意外了，憑他的武功身手，竟然沒能封得住對方那麼緩慢的一掌，這實在是件怪事呢。

他神情一怔間，駱天龍那裏已輕聲一笑道：「閣下，我這一掌怎麼樣？還不太差勁吧！」

長馬臉漢子心裏明白了。

可是，他眞明白了麼？

當然不是，他明白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一時輕敵大意，才會被摑這一掌。

因此，駱天龍話聲一落，他立時雙目一瞪，怒喝道：「小子，大爺一時大意，才被你所乘，你休要得意！」

話聲中，突然出掌快疾威猛地直朝駱天龍當胸拍去。

駱天龍劍眉微微一揚，道：「你心腸够狠毒的，你我無仇無怨，竟使用這等重手法，必須重懲。」

閃電抬手，挺掌迎上，「砰」的一聲震响，長馬臉漢子立感心神一震，身軀踉蹌後退，胸頭氣血翻騰上湧，連忙咬牙閉氣抑壓，但嘴角仍流出了血絲。

情形顯然就這麼一掌相接，長馬臉漢子的內腑已受震傷！

當然，駱天龍的手下甚有分寸，長馬臉漢子內腑雖然受到震傷，但不會太嚴重的。

至此，長馬臉漢子心裏算是眞明白了，剛才被摑那一掌，並不是他大意輕敵，而是對方的武功實在高他甚多。

四方臉漢子站在一邊，原本以爲憑長馬臉漢子的武功身手，對付這麼一個不起眼的少年人，最多三五招就可以打發了。

那知，事實竟出他意外地，對方一出掌，長馬臉漢子的左頰便被摑了一巴掌，而今一掌硬接，長馬臉漢子又立被震傷內腑，他臉色不由倏然一變，連忙一步跨到長馬臉漢子身旁問道：「老袁，你的傷怎麼樣？要緊麼？」

長馬臉漢子老袁吸了口氣，搖頭道：「我不要緊，你千萬別放走這小子。」

四方臉漢子道：「你放心吧，老袁，我包管他跑不了就是。」

說話間，由府裏快步出來了五個人，一個四十開外年紀白淨臉孔的青衣漢子，四個三十多到四十不等的黑衣漢子。

青衣漢子停步站立在石階上，目光瞀視了駱天龍一眼，轉望着四方臉漢子問道：「朱平，什麼事？」

四方臉漢子朱平，抬手指了指駱天龍，哈腰說道：「副座，你來得正好，這小子來找碴兒，還打傷了老袁。」

就這兩句話，够了。

青衣漢子雙目陡射寒電灼灼地射視着駱天龍，問道：「閣下由那兒來？」

駱天龍道：「江湖。」

青衣漢子道：「來此何爲？」

駱天龍道：「閣下貴姓大名，在這兒是什麼身份？」

青衣漢子道：「我姓左，是這兒的護衛副領班。」

駱天龍淡淡道：「原來是左副領班，我失敬了！」

左副領班冷冷道：「閣下別虛套了，請答我問話，說你來此的意圖吧。」

駱天龍道：「我來此的意圖，適才我已經告訴他兩個了，左副領班只要問問他兩個就明白了。」

左副領班道：「但是我却要你親自說給我聽聽。」

駱天龍搖頭道：「很抱歉，我不想說第二遍。」

左副領班倏然一聲冷笑道：「我却非要你說第二遍不可。」

駱天龍淡淡道：「可以，不過，那得看你左副領班有沒有這份能耐！」

左副領班目光一凝，道：「你的意思可是要强迫你說？」

駱天龍道：「只要你左副領班能强迫得了我，我自當說第二遍。」

「很好。」左副領班冷笑道：「那我就試試你有多高的身手。」

話聲中跨步下了石階，抬臂探掌，五指微曲，直朝駱天龍右肩抓去。

駱天龍雙目奇光倏地一閃，脚下橫跨出一步，喝道：「且慢動手！」

左副領班抓勢一收，問道：「你有什麼說話？」

駱天龍道：「關東『大力鷹爪王』秦鵬擧與你是何關係淵源？」

左副領班心頭微微一震，搖頭道：「我不認識，也無關係淵源。」

駱天龍目光一凝，道：「那麼我請問，你這『大力鷹爪』手是跟誰學的？」

左副領班又一搖頭道：「你看錯了，我這不是『大力鷹爪』手。」

駱天龍道：「眞是我看錯了麼？」

左副領班道：「當然是你看錯了。」

駱天龍道：「那麼我再請問，你這是什麼手法？」

左副領班回答道：「我這叫做『靈鶴抓』。」

駱天龍淡笑了笑道：「既然確是我看錯了，那你請動手吧！」

左副領班沒再說話，又倏抬臂探掌，仍是那一式，直抓駱天龍的右肩。

駱天龍口中一聲冷笑，閃電抬手，中指筆直地迎着左副領班抓來的掌心點去。

左副領班陡然一驚，疾地縮腕撤掌變式，化抓爲拳搗出。

這一拳，力道甚是威猛，大有裂石開山之威。

駱天龍雙目異采一閃，道：「這一拳不差，我就接你這一拳看。」

話聲中挺掌迎上了，「砰」的一聲，左副領班的拳頭搗實在駱天龍的掌心，立感猶如搗在一塊鋼鐵上，拳頭生疼，胳臂發麻，身軀一幌，後退了一大步。

然而，駱天龍身形却挺立着未動，臉色神情也毫無異色。

左副領班心頭不由暗暗一震，道：「閣下好深厚的功力！」

駱天龍淡淡道：「謝謝誇獎，不過，你這已具八成火候的『開山神拳』也幸虧是我，換一個稍差一點的人，未必能接得下來。」

左副領班心頭不由又是一震，道：「你知道『開山神拳』？」

駱天龍淡淡一笑道：「放眼當世天下武學，我不知道的大概不多。」

左副領班雙目倏地一凝，道：「閣下究竟是什麼人？」

駱天龍道：「姓龍，是個江湖人。」

左副領班眉鋒微微一皺道：「我請教閣下師承來歷。」

駱天龍冷冷道：「副領班要想知道我的師承來歷，只有一個辦法。」

左副領班道：「什麼辦法？」

駱天龍道：「强過我。」

左副領班雙眉微微一軒，冷笑道：「你閣下既然這麼說，我就只好得罪了。」

語聲一頓，倏然抬手一揮，沉喝道：「圍上。」

朱平和另四個黑衣漢子立時身形齊動，將駱天龍圍了起來。

駱天龍目光閃動，神色從容地環掃了朱平等五個黑衣漢子一眼，望着左副領班道：「你早該如此了。」

左副領班雙目一眨，道：「我早該如此了，閣下這話的意思是？……」

駱天龍淡淡道：「我這話的意思是說你早該讓他們一齊上了。」

「哦。」左副領班陰聲一笑道：「現在也還不遲，是不是？」

駱天龍淡笑道：「是不遲，你們動手吧！」

左副領班一聲冷笑，倏然欺身上步，雙掌齊出，左掌平拍，右手仍是一式「鷹爪手」，拍抓駱天龍的腰胸兩處要害。

他這裏雙掌招式攻出，朱平和那四個黑衣漢子那裏也立即出了手，拳、掌、指齊施，分朝駱天龍攻到。

駱天龍口中一聲輕笑，身形幌動，雙掌閃電般揮拍之間，一陣疼叫聲中，六個人，竟抱腕暴退了一對半。

左副領班，朱平和另一個黑衣漢子雖未疼叫抱腕，但是情形比那三個也好不了多少。

他三個攻出的招式剛遞到駱天龍的近身數寸距離之間，便全被一股絕强的暗勁震得胸中氣血翻湧，迫得身形連連後退了三大步，那股暗勁方才消失。

而駱天龍依舊神情從容地屹立原處，那神情根本沒有一點和人動過手的樣子。

這一來，左副領班心頭不由駭然驚凛至極，他做夢也意想不到，對方的武學功力竟是如此奇高絕倫，他與朱平等六人聯手齊上，僅只一招，便全被迫退，而且還有三人抱腕，受了輕傷。

不過，他心頭雖駭然驚凛至極，雖明知對方武學功夫奇高絕倫，憑他與朱平等五個絕非對方之敵，但他身爲副領班，身份顏面攸關，當然不能就此罷手甘休。

因此，他身形一退之後，立即暗吸了口氣，嘿嘿陰聲冷笑道：「姓龍的，你武功雖高，但我今天就是拚了這條命，也要拿下你，治你擅闖王府之罪。」

語聲中，他已探手一撩衣襟，自腰間撤出軟劍，轉朝朱平等人喝道：「亮傢伙上。」

朱平與另一個黑衣漢子立時各自探手撤出了一把短刀，那三個抱腕後退的黑衣漢子只是手腕被駱天龍以奇快的手法敲擊

了一下，除當時一陣劇疼之外並未受傷，經過這片刻工夫的推揉，手腕雖然有點兒紅腫，但已不甚疼。

因此左副領班話聲一落，他三個也立即紛紛探手撤出了一把短刀。

刹時，一柄軟劍五把短刀寒光閃動，映日生輝耀眼，六個人全都目射殺機地就要朝駱天龍撲上。

驀地，一聲沉喝倏起，道：「左震，不得無禮。」

沉喝聲中，一條人影身如天馬行空地由府裏飛掠了出來。

身形落地，是一位白胖臉孔，嘴上留着兩撇小鬍子，四十多五十歲不到年紀，氣度沉穩的中年人。

左副領班左震與朱平等五人一見，立刻紛紛躬身以禮。

左震道：「領班，這小子他……」

這黃衣中年人正是裕親王府的護衛領班，名段文慶，外號「鐵指追魂」，是個十多年前名震關東的梟雄。

左震話未說完，段文慶臉色陡地一沉，截口道：「住口。」

左震神情不禁一呆。

段文慶接着說道：「左震，你難道忘了昨兒晚上蔡德三他們說的那一位了！」

左震心頭一震，雙目一睜，道：「領班，你說他就是那……」

段文慶點頭接口道：「不錯，他就是那一位。」

語聲一頓，轉朝駱天龍抱拳躬身含笑說道：「司馬大俠，左震他們不知道是你，冒失無禮之處，尚請司馬大俠原諒。」

駱天龍淡然一笑，目光微凝地道：「閣下就是這兒的護衛領班？」

段文慶答道：「正是，承蒙王爺的提拔。」

駱天龍雙目一眨，道：「領班貴姓大名？」

段文慶道：「在下姓段，名文慶。」

駱天龍星目異采一閃，說道：「原來是昔年名震關東的『鐵指追魂』，我失敬了。」

段文慶笑說道：「不敢當，在下昔年在關東道上那點微名與司馬子都大俠在當世武林中的威譽比起來，可就不足論道了，以後尚望司馬大俠多多指教。」

至此，副領班左震，朱平等幾個人都明白了，難怪他們幾個聯手都不是人家一招之敵，敢情這人就是煞威滿江湖的「煞星」司馬子都。

尤其是那個被駱天龍一掌震傷內腑的姓袁的黑衣漢子，他於知道這自稱姓龍的灰衣人就是「煞星」司馬子都之後，心中不由暗嘆了口氣，知道這一掌是白挨了。

只見駱天龍微微一笑道：「段領班太客氣，這指教二字我可不敢當，我初來京裏，人地兩生，以後也許會有事情借重之處，還望領班多照顧多幫忙呢！」

段文慶昨兒晚上已聽蔡德三等四個說過多倫格格與駱天龍在天橋茶館裏所談的話，他知道駱天龍當時只要點個頭，他這個領班今天就非得捲行李回侍衛營去報到不可。

因此，他心中很感激駱天龍，駱天龍在江湖上雖然是個黑白兩道聞名色變的「煞星」，但卻是個重義氣之人！

因此，駱天龍話聲一落，段文慶隨即一拍胸脯，神情熱誠形諸於色地說道：「沒問題，我以前在侍衛營裏當差，這北京城地方上的人頭兒我雖不敢誇說都很熟，但大部份都還能拉得上交情，司馬大俠如有什麼需要我帮忙的事兒，只管招呼一聲，我無不盡力！」

駱天龍星目異采飛閃，抱拳一拱道：「如此，我這裏先謝謝了。」

段文慶抱拳欠身含笑說道：「別客氣了，王爺和格格還有一位當今皇上面前的大紅人兒都在大廳上等着俠駕呢！」

他話聲一落，正要側身肅客，請駱天龍入府。

驀地，三騎健馬一前二後飛奔而至，是容貝子容若和兩名護衛。

段文慶連忙上前一步哈腰行禮笑說道：「卑職參見容爺。」

容若淡然擺了擺手，翻身下馬，疾步衝到駱天龍面前，問道：「你這是怎麼回事？」

駱天龍含笑道：「什麼怎麼回事？」

容若道：「你今兒個要來這兒，昨晚上爲什麼不告訴我，害得我白跑一趟貝勒府。」

駱天龍微微一笑道：「眞對不起，今兒個來這兒是昨兒晚上您回去以後才決定的，所以沒能先告訴您，您請原諒。」

「算了。」容若搖頭笑說道：「別跟我說什麼原諒不原諒的客套話了，我敢怪你麼？」

語聲一頓，凝目問道：「哈貝勒呢？他不是也來了這兒嗎，怎麼沒見他？」

駱天龍還未接話，段文慶已在旁接口說道：「哈貝勒和王爺格格都正在大廳上等着司馬大俠呢。」

「哦。」容若眨了眨眼睛道：「走，我們進去吧。」

說着伸手拉起駱天龍的一隻手，邁步往府內走了進去。

段文慶與左震朱平等衆人，目睹容若與駱天龍等像是老朋友般親熱的樣子，心中全都不由大感詫異地暗忖道：「這是怎麼回事？容貝子什麼時候和這位煞星認識了？……」

× × ×

大廳上，裕親王和哈貝勒多倫格格三人正在輕聲談笑着，容若與駱天龍一走到大廳門外，三人立刻停住談笑，站起了身子。

駱天龍一見裕親王也站起了身子，知道必是哈泰已對裕親王說明了他的出身來歷。

儘管裕親王是位王爺，當今皇上的皇叔，但駱天龍的身份立場乃是大漢子民，前朝忠義之士，連當朝皇上也沒放在眼內，何在乎一位王爺。

然而，駱天龍他雖然不在乎這麼一位王爺，但是他是個知禮之人，在眼前的情形下，他怎好失禮，讓人說他不懂一個禮字。

於是，他連忙擺脫開容若的手，搶前兩步，朝裕親王躬身行禮道：「草民駱天龍拜見王爺。」

駱天龍猜料的不錯，哈泰不但已把他

的師承來歷告訴了裕親王，並且還誇耀說他一身所學高絕，胸羅闊博，論武，足堪誇稱當世武林之冠，論文，比諸當朝內閣大臣亦只高不低。

裕親王在朝雖然只是位賦閒的親王，但其愛才與爲朝廷延攬柱石之心，和當朝掌權的那些重臣並無二致。

雖然，駱天龍的文才是不是眞如哈泰所說的那麼高，但武功方面，適才他已經親眼目覩了駱天龍那一招挫敗左震和朱平等六人聯手的事實。

對於這麼一個文才武功兩皆高絕難得的人才，他怎得不愛，又怎得不動那延攬爲朝廷所用之心？

因此，駱天龍剛躬身行禮，他便連忙伸手扶住，含笑說道：「天龍，別行禮了，快快請坐。」

駱天龍微一欠身道：「謝謝王爺，在王爺的面前那有草民的坐位。」

裕親王笑說道：「天龍，別跟我客套了，在我這兒也沒有那一說，哈泰已經把你跟他的關係告訴過我了，哈泰算是我的子侄輩，你跟他兄弟相稱，也就跟是我的子侄輩沒什麼兩樣，何況從今兒個起，你已經是我府裏的西席，以後當會天天見面，日子可長着呢，你總不能每次跟我鬧客套，這麼站着跟我說話吧。」

說着他自己先坐了下去，抬了抬手道：「坐，坐，坐下來好說話。」

駱天龍略微猶豫了一下，道：「王爺既這麼說，草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話罷，便即跨步在哈泰身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

接着，哈泰、容若和多倫格格也都分別落了坐。

坐定，裕親王輕咳了一聲，雙目倏然一凝，道：「天龍，聽多倫說，你到京裏來辦事兒，找人的，是麼？」

駱天龍點頭道：「是的，王爺。」

裕親王道：「是什麼事兒？」

駱天龍道：「是江湖事。」

裕親王道：「這麼說，你要找的人也是個江湖人了？」

駱天龍道：「是的！」

裕親王眨眨眼睛道：「他住在什麼地方？」

駱天龍道：「不知道。」

裕親王微一沉吟道：「那你把他的姓名告訴哈泰，讓哈泰傳諭侍衛營的人帮你找好了。」

駱天龍搖頭道：「謝謝王爺了，這種江湖上的事，我不想借重官家的勢力，也不希望有官家的人插手！」

「哦。」裕親王道：「你要憑自己的力量去找？」

「是的，王爺。」駱天龍點頭道：「再說我要找的這個人，到目前爲止，我也還不知道他的姓名，甚至連他的容貌長相也毫無所知，就是我願意讓人帮忙，別人也無法帮得了。」

裕親王不由雙目微睜地道：「你說什麼？你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容貌長相？」

駱天龍又點點頭道：「但是我知他確在京裏？」

裕親王眨眨眼睛道：「你對他既毫無所知，你又如何找他呢？」

駱天龍微微一笑，正要接話，但多倫格格已搶着嬌聲說道：「爹，昨兒個他已和我說過，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辦法。」

「哦。」裕親王雙目一凝，問道：「天龍，是怎麼樣的辦法？」

駱天龍笑笑道：「這個請王爺就別問了。」

裕親王略一沉吟，又問道：「你找到那個人，辦完事情之後，還要回江湖中去麼？」

駱天龍點頭道：「是的。」

裕親王問道：「你不能繼續留在京裏麼？」

駱天龍搖頭道：「我是個江湖人，必須仍回江湖上去。」

裕親王道：「這麼說，你答應多倫的這西席，你也幹不久了。」

駱天龍道：「大概可以幹三個月。」

裕親王雙眉一皺道：「天龍，你不覺得三個月的時間太短些了麼？」

駱天龍道：「三個月的時間是短了些，但這是昨兒個我和格格說明了的，格格也同意了的。」

裕親王想了想，道：「你有把握在三個月內一定能找得到那個人麼？」

駱天龍道：「我雖不敢說有絕對的把握，但只要他還在京裏，我就有自信找得到他。」

裕親王忽然笑說道：「天龍，我心裏忽然有一個希望。」

駱天龍道：「什麼希望？」

裕親王道：「希望你要找的那個人已經不在京裏了。」

駱天龍道：「這是爲什麼？」

裕親王道：「很簡單，你要是找不到他，你便不會那麼快要走了。」

駱天龍含笑搖頭道：「王爺要是這麼想，那就完全錯了。」

裕親王的目光一凝，問道：「怎麼錯了？」

駱天龍淡淡道：「我只要發覺他已經不在京裏，我會走得更快！」

這話不錯，他來京裏是爲了找那個人的，一旦發覺那人已經不在京裏，他還在京裏幹什麼？自然會走得更快，往別處去找那人去。

裕親王雙眉不由微微一皺，旋而轉向哈泰道：「哈泰，你怎麼不帮帮忙！」

哈泰道：「您要我帮什麼忙？」

裕親王道：「帮我勸勸天龍在京裏多留些日子？」

哈泰含笑問道：「您想讓他留多久時間？」

裕親王道：「當然是愈久愈好，最好是永遠留在京裏，不回江湖上去。」

哈泰道：「您的意思是？……」

裕親王目光轉動地看了駱天龍一眼，：「哈泰，你不認爲天龍是一個難得的人才？」

哈泰點頭道：「龍弟文武雙絕，豈只是個難得的人才，而且是當世朝野中的翹楚！」

「這就是了。」裕親王點點頭道：「像他這樣一個難得的人才，在江湖上太埋沒他了，所以我想讓他在朝廷做點事。」

哈泰搖頭道：「這個忙，我恐怕帮不上。」

裕親王道：「為什麼？」

哈泰笑笑道：「這還是你自己問他好了。」

裕親王轉望着駱天龍問道：「天龍，你願意麼？」

駱天龍道：「謝謝王爺，只是我是江湖人。」

裕親王點頭道：「這我知道，侍衞營和巡捕裏的那些人，也都是江湖人。」

駱天龍道：「但是我這個江湖人與那些江湖人却有所不同。」

裕親王道：「這我也知道，因為你藝出武林奇人門下，文武雙絕，自然與那些江湖人不同，他們又怎麼能和你比。」

駱天龍搖頭道：「王爺您錯了，我說的不同，不是指這個。」

裕親王神情微微一怔，道：「你指的是什麼？」

駱天龍淡淡道：「我指的是我的個性，我生性淡泊，不喜名利，不習慣那受約束，仰人鼻息的生活，所以我不適合官家，不適合為朝廷做事。」

裕親王道：「這麼說，你是不願意的了！」

駱天龍道：「請王爺原諒，說句您別介意的話，如果我是個熱衷榮華富貴的人，我早就到京裏來找哈貝勒了。」

裕親王眉鋒不由微微一皺。

哈泰忽然接口說道：「裕叔，俗語有云『人各有志，不可勉强。』我很清楚天龍的性情為人，要不然，我就不會不開口帮忙您勸說他了。」

裕親王雙目轉動了一下，道：「哈泰，這話你為什麼不早說，早說，就免得我碰這個釘子了！」

哈泰笑說道：「我早已經說了，您相信？」

裕親王哈哈一笑，目光倏又一凝，望着駱天龍笑說道：「天龍，你既然生性淡泊，我也不勉强你，但是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駱天龍道：「王爺請說。」

裕親王道：「答應我將三個月的時間延長一些。」

駱天龍沉吟地道：「王爺想要延長多久？」

裕親王道：「兩年三年都可以。」

駱天龍搖頭道：「王爺，兩年三年我不敢答應，不過，我可以答應您，只要沒有什麼意外或者我非走不可的事情發生，我會在您這兒幹六個月。」

裕親王道：「一年也不行？」

駱天龍微微一笑道：「王爺，江湖上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我答應將三月延為六月，這在我來說，已經是盡了最大的力量，王爺應該滿足了！」

多倫格格忽然嬌聲說道：「爹，您別多說了，天龍不是一般江湖人，我看得出來，他有別人無法動搖更改的主見思想，一般江湖人無法與比的骨氣，能有這六個月，我已經很滿足很滿足了。」

語聲一頓，站起嬌軀，望着駱天龍嫣然一笑說道：「天龍，去，我陪你到裏面看看我讓人為你準備好的住的地方去。」

駱天龍含笑說道：「謝謝格格，不用去看了，我對住的地方向來很隨便，只要有張床能够睡覺就行了。」

多倫格格眨眨美目道：「這我明白，那是因為你平常行走江湖，今東明西，沒有一定的住處，所以不得不隨便些，但是這兒與江湖上不同，在這兒，我應該讓你自有個合意舒服的住處，這也是我應該有的禮貌。」

語聲微微一頓，美目眨動地望着哈泰說道：「哈泰，你說對不對？」

哈泰連忙點頭道：「對，對！」

目光轉向駱天龍笑說道：「天龍，你可別辜負了多倫的一番心意，快跟她去看看吧，我猜想那一定是個佈置得非常幽雅、美好，極舒服的住處！」

駱天龍沉吟地望了望多倫格格，點頭道：「好吧。」

說着站起身子，朝裕親王微一躬身道：「王爺，我告罪了。」

裕親王抬手擺了擺，道：「天龍，別多禮了，你跟多倫去看看吧，要是有什麼不合意的，你只管說，可千萬別客氣。」

駱天龍道：「謝謝王爺。」

於是，多倫的嬌靨兒上掛着甜笑的，擰腰朝大廳後面，往裏面走去。

駱天龍略微遲疑了一下，隨即舉步跟了過去。

望着駱天龍的背影轉入大廳後面去後，哈泰忽然輕咳了一聲，望着裕親王道：「裕叔，您看出來沒有？」

裕親王一怔，問道：「什麼看出來沒有？」

哈泰道：「多倫對天龍的情形。」

裕親王點點頭道：「我還不是個糊塗昏庸的人，打從昨兒晚上她由你那兒回來以後，我就看出來了。」

哈泰略微沉吟了一下，道：「我有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裕親王道：「什麼話？」

哈泰道：「我以為你應該勸勸多倫，最好能阻止這件事的發展。」

裕親王雙目一凝，道：「為什麼？」

哈泰道：「我覺得這件事不適合。」

裕親王道：「怎麼不適合？」

哈泰道：「天龍他不適合多倫，多倫也不適合天龍。」

裕親王眨眨眼睛道：「哈泰，你這不適合的理由是什麼？」

哈泰吸了口氣道：「裕叔，您該明白天龍他是個江湖人。」

裕親王道：「這便是你認為他們不適合的理由？」

哈泰道：「這理由已是很够了。」

裕親王搖頭道：「但我却認為不够，而且我不相信天龍他會永遠是江湖人。」

哈泰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他文武雙絕，是個極難得的人，您想延攬他為朝廷效力，對不對？」

「不錯。」裕親王點頭道：「我要盡一切力量延攬他！」

哈泰道：「裕叔，不是我澆您的涼水，您延攬不住他的！」

裕親王揚眉道：「這個我倒有點不相信。」

哈泰道：「您別不信，適才他已經說

過了，他生性淡泊，不習慣那受人約束，仰人鼻息的生活，我知他甚深，他絕不會為朝廷做事效力的！」

裕親王眉鋒一蹙道：「這樣一個人才，不能為朝廷所用，實在太可惜……」

哈泰接口道：「裕叔，您應該明白，我和他是師兄弟，情誼很親，他若能為朝廷所用，我早就延攬他了！」

這話是實情，也是理。

以哈泰與駱天龍的關係情誼，駱天龍若能為朝廷效力，他豈有不盡力延攬的。

然而，哈泰的話說的雖是實情，是理，但裕親王心理却另有所感地雙目倏然一凝，道：「你這話可是由衷之言？」

哈泰雙目微睜地道：「你對我這話難道覺得有什麼不對？」

裕親王道：「我覺着有點奇怪！」

哈泰道：「您奇怪的什麼？」

裕親王目光凝注地道：「哈泰，你跟我說老實話，你是不是有點兒怕天龍？」

哈泰微一沉吟，點頭道：「我承認，我確實是有點兒怕他！」

裕親王道：「你怕他什麼？」

哈泰道：「他一身所學，文才武功全都比我高明。」

裕親王倏然一笑道：「所以你怕他，怕他將來有一天可能會搶了你的地位，權力可能會凌駕於你之上，因此你不希望他為朝廷做事效力，是不是？」

顯然，裕親王是完全誤會了哈泰的意思。

哈泰雙眉不由微微一揚，道：「裕叔，您該知道我不是這種人。」

裕親王道：「那麼我問你，你為什麼要如此一再的攔阻我延攬他？」

對這問題，哈泰心裏雖然有着十分正當的理由，但那理由他既無法明說，也不能明說。

因此，他心念轉動地深吸了口氣，緩緩說道：「裕叔，我還是那句話，他不適合朝廷，您也絕對不可延攬得住他的！」

語聲一頓又起，接說道：「關於多倫的事情，我只是先向您說明一聲，讓您心裏面有個底兒，免得日後有了麻煩，您怪我！」

裕親王詫異地道：「你以為日後會有什麼麻煩？」

哈泰搖頭道：「這我怎麼知道，我只是這麼先說說而已。」

裕親王眉鋒微微一蹙，正要開口說話，哈泰却突然抬手朝他一擺，低聲說道：「他來了，別談這些了。」

裕親王深看了哈泰一眼，沒說話。

只聽得一陣腳步聲響，駱天龍和多倫格格雙雙由廳後走了出來。

哈泰首先笑問道：「怎麼樣？龍弟，還滿意不？」

駱天龍點頭笑說道：「太滿意了。」

語聲一頓，轉向裕親王微一躬身拱手道：「謝謝王爺。」

裕親王笑說道：「這是什麼事兒，也值得謝謝，要謝你就謝多倫好了，那完全是她替你安排佈置的。」

駱天龍立即轉朝多倫格格一拱手道：「如此，我再謝謝格格。」

多倫格格嬌笑地道：「天龍，你說那麼多聲的謝謝，不覺着嫌煩嫌俗氣麼！」

駱天龍笑笑道：「格格說的是，這雖然俗氣了些，但却是禮。」

裕親王接口說道：「好了，天龍，我們這幾個可都不是那種喜歡拘禮的人，以後你別再動不動就是一句謝謝，讓人聽了覺着怪不舒服的！」

說着抬手一擺道：「你坐。」

駱天龍沒再說什麼，答應一聲坐了下去。

多倫格格也跟着在原先位子上坐下。

哈泰有意轉變話題的忽然輕聲一笑道：「裕叔，時候差不多了吧。」

裕親王神情一怔，道：「什麼時候差不多了？」

哈泰道：「現在已將近中午時分，天龍今兒個又是頭一天到差，難道您不應該設宴請客，為天龍的到差慶賀慶賀！」

裕親王點頭哈哈大笑道：「當然當然，應該應該！」

× × ×

在天橋西邊兒不遠的一條小巷子裏，有一座四合院的房子。

這地方，凡是在天橋一帶混混的人大都知道，是說書先生——賈巧嘴賈六爺的家。

賈巧嘴家裏人口很簡單，總共只有三個人，一個義女方玉琴，一個是徒弟沙小虎，也就是那個模樣兒看來有點儍儍的小伙子。

是駱天龍進入裕親王府的第五天，賈巧嘴家裏來了十多位客人。

這十多位客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們也正是前在洛陽大都與駱天龍見過面的黑鳳姑娘，擺麵攤的胡老頭兒，古玩齋的東家楚士揚等衆人。

夜，二更。

小伙子沙小虎在賈巧嘴的吩咐下，與黑鳳帶來的幾名年青漢子，在屋外四週巷頭巷尾佈下了警戒。

屋內廳堂中，黑鳳，胡老頭兒，楚士揚，賈巧嘴四人圍桌而坐。

大姑娘方玉琴替四人泡好了一壺濃茶，在黑鳳的一句「琴妹妳也坐」聲中，緊挨着黑鳳身旁坐下。

經過刹那的沉默之後，胡老頭兒突然輕咳一聲開了口，望着賈巧嘴說道：「六弟，那司馬子都他已經接受多倫格格的聘請了麼？」

賈巧嘴點頭道：「是的，他進入裕親王府已經五天了。」

胡老頭兒沉吟地道：「這麼說來，他來到京裏的第二天，就已經進入裕親王府了。」

賈巧嘴道：「事實正是如此。」

胡老頭兒雙眉微皺了皺，目光轉望着黑鳳說道：「姑娘，對這麼個人看來我們得重新估價了！」

黑鳳美目眨動地笑笑道：「三叔，凡事不能只看一面就下論斷，也不能見了風就是雨。」

胡老頭兒目光微微地道：「姑娘，妳的意思是說他也許……」

黑鳳淡淡道：「我只能說由他在洛陽的作為上看，他似乎不該是那種背祖忘宗的人，當然，我的看法也不一定是對，不



萬能者，贛省南昌縣署之快班也，凡重要案，咸為之破獲，以是名頗著，一日於江干茶肆啜茗，而目注隔座某茶客，不轉瞬，既而曰，紅臉子（江湖稱盜之口號）蓋去休，此地有予在，技倆空施耳，如是言之者再，而某茶客似未聞者，萬進與語，茫然，萬惱，出縲絏於袖，蓋欲拘繫入獄，客見縲絏，始驚詢見拘何故，萬嗔其佯，亟欲逮捕，某客見勢已迫，知不能免，但云，既必欲妄拘，願假寸楮一書，書竟緘口畢，以之付萬，囑速送入城，遞某錢莊，立有人來者，俟友至，就縛未遲，萬以為其有欵存莊，殆即盜臧，故俯予所請，央茶博士送往，已則仍監客，恐逸，須臾金鑼一棒，中丞來矣，中丞入肆，即詣客道歉，一霎司道府縣咸至，乃偕客乘輿入城，隨縲萬焉，中丞既回轅，震怒鞫萬云，若充捕快者，盡職於指盜為盜乎，學台尚敢妄指，平民受誣不計矣，萬至此，始悟客乃學台，惶崩角認罪，中丞即命請令立斬，斬將判，某督學云，姑緩須臾，必訊其何所見，而指予為盜也，萬曰，因見大人頸際有練痕，手足頸似曾梏桎者，督學贊萬果有目力，請釋萬，中丞詢故，某督學云，曾於某年獲罪天牢，備受梏桎，此次出試各府屬畢，旋省，以偷得浮生半日閒，而茶肆品茗，瀏覽西山晚翠，不圖遇萬能，竟為萬迫，乃函囑某錢莊主，據情飛達撫院，以解圍焉，中丞司道府縣等官，聞提學所云，莫不交喋褒獎，且大賚之，以為盡職者勉。於是萬能之名愈彰矣，梁山小二，劇盜也，以慕萬能名而赴贛，時贛方伯，為某旗人，有女待字，忽一夜被姦，且截一腿去，翌日於城樓上，發現女袴一條，乃以繩所繫兩端于樞，袴襠則大書特書，梁山小二，姦淫某藩之女，留此表記云云，案出，某撫大怒，立飭兩縣捕盜，某縣尊及府尊，立傳萬至，屬託善為蒇事，萬曰小人老矣，無能為也，奈何府縣官咸諄諄懇託，萬曰，蒙情下問，固不敢推諉，但期限必寬，逾月經年不可必也，且有要求者，小人此去，必入盜穴，設不生返，則求恩撫卹小人之家。於是成行，逕遵宿遷路綫以往，一日抵某鎮，已薄暮矣，忽見一瞽者，扶杖於前，萬乃躡足尾之，以覘其異行，不數武，瞽者隨行隨言曰，汝我俱老矣，乃不圖相見於此，然既已來矣，敢不歡迎，萬亦遜謝，且云，實不得已而奉訪者，屆時已行抵一萬頃汪洋之大湖，瞽者曰，吾儕曷步行可乎，萬曰如命，瞽者已以足踏水而行，萬亦如之，過湖又行經數十里而轉入一山凹，山內闃寂無聞，惟皓月凌空，映射彼巍峨之樓閣，瞽者止步，棄杖啓目，笑顧萬曰，汝尚健耶，萬曰，然，入吾之三重門，當縝密也，言竟一躍先入，萬乃遵囑不敢越牆，步行入第一門，戶樞上飛下一刀，萬承之以頸，頸不傷而刀墜，入第二門，則有千斤鐵閘，由上墮下，萬以頭頂住，以手推托而入，及第三門，無他，只見方桌一，上置方塊炙肉一盌，旁立一彪形壯士，手起尖刀戳肉敬客，於一分鐘內，連敬三塊，萬一一吞之，呵呵大笑而出迎者，即偽作瞽者之老翁，肅客入廳事，另設盛饌欵客，翁曰，予綠林中之自愛自重者，以犯姦為恥，茲小二適犯，故予迎君以了此重公案耳，二人食罷，翁曰，多年不見之弟兄，今夜當抵足而眠，乃偕萬入一臥室，室中既無陳設，並無床帳，惟由屋樑雙繫二繩，翁舉手曰，請登榻。乃一聳上繩，並不以手，但以背脊吸繩耳，萬亦如之，二人既登榻矣，翁曰，夜深寒重，盍以被來。言甫竟，當有舁一數百斤重之石版入，先以敬客，萬乃雙手捧之，復舁一入以奉翁，翁亦捧之，一霎鷄唱，其舁石版入之二人，仍接此二石版去，翁與萬乃下繩，盥洗畢，仍盛饌送客，翁仍偕萬行，萬覺已非來路，比及河干，小舟已候於此，翁曰，汝速返贛，小二已先汝至矣，嗣後慎勿再來也。拱手而別，逮萬返贛，小二已先一日坐俟于萬之私宅，萬遂梏小二以銷案。

過……」

語聲一頓，黑鳳美目倏然望着賈巧嘴問道：「六叔，他跟多倫格格原來就認識麼？」

賈巧嘴搖頭道：「不，不認識。」

黑鳳道：「那麼他剛到京裏，多倫格格跟他既不認識，怎麼會聘請他當西席的呢？」

賈巧嘴說道：「說來事情也是碰上了巧。」

語聲微頓了頓，接着便把那天司馬子都與多倫格格認識的經過情形，簡略的述說了一遍。

「哦，原來是這麼認識的。」黑鳳眨了眨美目，道：「六叔，您沒設法攔阻他答應多倫格格的聘請麼？」

賈巧嘴點頭道：「我攔了，但是他不聽。」

黑鳳道：「六叔是怎麼攔他的？」

賈巧嘴立即又把他勸說駱天龍離京的談話經過，述說了一遍。

黑鳳靜靜地凝神聽着，而且聽得很用心。

賈巧嘴說完之後，她才輕吁了口氣，沉吟地說道：「六叔，您用錯方法了。」

賈巧嘴神色一怔，道：「我用錯方法了，難道不該勸說他？」

黑鳳搖頭道：「不，您是該勸說他，只是方法語氣都有欠妥當。」

賈巧嘴道：「方法語氣怎麼有欠妥當了？」

黑鳳微微一笑道：「六叔，您勸他時應該先動以情感與仁義二字，最錯誤的是不該說那採取行動逼令他離開北京的話，您經驗閱歷都比我深，當知他既是那麼一個武學功力高絕傲岸自負的少年，豈是容易受人威脅的！」

賈巧嘴眉鋒微皺了皺，道：「姑娘說的是，可是，起先我說的話也很夠婉轉，很夠客氣的，要不是他所言讓人冒火，我怎會說那種威脅的話！」

黑鳳含笑道：「六叔，他所言怎麼讓您冒火了？」

賈巧嘴道：「他說這是他脫離江湖生涯的好機會，也是攀上高枝，飛黃騰達的大好機緣！」

「哦。」黑鳳笑笑道：「就為這幾句話，六叔便冒火了！」

賈巧嘴道：「這難道還不够？」

黑鳳搖頭一笑道：「這當然不够，六叔，你素來自負頗有識人之能，您看他那一襲灰衣，一介寒士的裝束，像是個愛慕權勢、榮華富貴的那種人嗎？」

「這個……」賈巧嘴微微沉吟道：「看他人品貌相衣着，似乎不像那種人。」

「這就對了。」黑鳳笑笑道：「他既然不像那種人，便不可能是那懷有什麼『飛黃騰達』之心的人！」

賈巧嘴雙目一眨道：「這麼說他這話有可能是故意氣我的了！」

黑鳳搖頭道：「那也不竟然，他與六叔素不相識，又從未見過，他為什麼要氣六叔？」

賈巧嘴雙眉微皺地道：「那他為什麼要說這種氣人的話呢？」

黑鳳眨眨美目道：「如果我猜料的不錯，這可能只是他對進入裕親王府的掩飾之言。」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六叔，他來京的目的是在那柄青霜劍，他之進入裕親王府，有可能是為了方便探查青霜劍的下落！」

賈巧嘴默然了刹那，道：「姑娘，您猜想的雖然很有道理，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怕萬一……」

黑鳳美目一凝道：「六叔可是怕他眞是那種心懷『飛黃騰達』異志之人？」

賈巧嘴點點頭道：「他一身武學功力奇高，萬一為清廷所用，將是我們的一個強敵！」

黑鳳美目寒煞倏地一閃，道：「他要眞是那麼個人，我會想辦法毀了他，不會讓他得志成為我們的強敵的！」

胡老頭兒眉鋒皺了皺，道：「姑娘，為了免得日後麻煩，三叔以為妳不妨現在先找他談談，探探他的意圖，妳認為怎麼樣？」

黑鳳點頭一笑道：「三叔，您和我的意思不謀而合，我也正打算去找他見面談談呢！」

語聲一頓，望着賈巧嘴問道：「六叔，您有辦法找人送個信兒給他，約他出來麼？」

賈巧嘴想了想道：「這我可以找侍衛營裏的熟人帮忙。」

黑鳳道：「那就麻煩六叔請侍衛營裏的熟人帶個口信約他出來談談好了，至於時間地點全由您決定！」

賈巧嘴眨眨眼睛道：「要不要說明是你約他？」

黑鳳微一搖頭道：「不用了，只說有位江湖上的朋友要和他談談就行了。」

賈巧嘴道：「這麼說他會赴約嗎？」

黑鳳點頭道：「以他那高傲的性格、為人，他一定會赴約的！」

×　×　×

這是一座廢宅，大門上的油漆斑剝，院子裏長滿了雜草，到處都是蛛網，塵灰，只有中間的那間客廳，出人意外地乾淨，沒有一點塵灰，看不到一絲蛛網。

顯然，這間客廳剛經人打掃過。

落日時分。

廢宅門外來了位灰衣客，正是那位名滿江湖的「煞星」司馬子都——駱天龍。

駱天龍神色從容地走到廢宅門外，抬眼朝裏面望了望，隨即邁步瀟洒地往裏走了進去，一直走到客廳門外停步站立。

客廳中，站立着一個黑衣人，那一身黑衣又肥又大，駱天龍看到一個背影，因為黑衣人面牆站立着。

按理，駱天龍是來赴約的，駱天龍一到，黑衣人應該立刻轉過身來才對。

然而，理雖如此，事却不然。

黑衣人明知駱天龍已經到了客廳門外，他竟然動也沒動，非僅沒轉過身子，連話也沒說一句。

這黑衣人眞沉得住氣。

可是，駱天龍也很沉得住氣，他站立在客廳門外，黑衣人沒轉身子，他也沒動，黑衣人沒說話，他也沒開口。

靜！客廳中的空氣，像是凝凍了般沉靜！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月圓兇手（四）

馮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素芬死了，臨死前說出吳光華的名字，司馬洛找到吳光華時，才知去中東的女人共十個，但目前已死去七個，除兩個已知是誰外，還有八個人需要司馬洛去調查的，司馬洛根據名單找到金美美的家中，她已不在，但從她的房中找到一封用阿拉伯字寫的情信：

× × ×

司馬洛一口氣把那封信的中譯本讀完，覺得譯信人的文筆很不錯。更不錯的是那封信的內容。那是寫給金美美的情信，備道傾慕之忱，而且表示願意給她自由。信上的署名是阿卡里王子。似乎，當金美美在巴哈作女奴的時候，有一位阿卡里王子愛上了她。

但是，司馬洛奇怪，金美美看得懂這阿拉伯文嗎？

「譯得不錯！」司馬洛說着把信放下來。

「但額外值錢之處是這個，」校長拉開抽屜，把一段剪報取出來，放在司馬洛的面前：「這是譯信人所提供的，我不敢掠美。我不知道你譯這封信有什麼用，但，這段剪報一定有加倍的價值！」

司馬洛把那剪報上的那段新聞略看了一遍，兩手就發抖起來了。

那是一段最近的新聞，那種時人行踪報導的新聞。這一段新聞報導的，則是一個比較乏人注意的人物。祇是簡單地說，一位阿卡里王子從中東的石油國家到此地來渡假。

「我們這位阿拉伯文教授特別注意有關他那一間學校的新聞，」校長說：「忽然，那個不獲錄用的潦倒漢子，變成了他的學校的阿拉伯文教授了，因爲他翻譯你這封信的時候，他想起那段新聞，於是他就連同這段剪報也一起交給我！」

司馬洛不斷地咽着唾沫。

「這對你有用處嗎？」校長問。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有用處。老實說，你不會明白這段剪報對我的用處是多麼大！」

「那麼——」校長的姆指與食指不斷地搓着，這是一個要錢的手勢。

司馬洛掏出了一張鈔票，塞進他的手中。

司馬洛站起來，離開那裏，一面，血脈在他的體內奔騰澎湃着。這段新聞的確是很重要的。巴哈不是什麼著名的大國，巴哈國的王子也不是什麼大人物，如果不是這個譯信的人提起，司馬洛根本不會知道有此人來此地的。而且，司馬洛也根本沒有看到過那段新聞。

如果他見到這位阿卡里王子，對於這件案子的發展一定有很大的幫助。他決定先找阿卡里王子。名單上的其他女人可以等。

× × ×

這就是專家根據那美容顧問的形容而繪成的畫像。那個皮膚黝黑的阿拉伯人。

探長聳聳肩：「現在巳經知道那個人的樣子，又如何呢？沒有姓名，沒有身份，也不知道到哪裏去找他！難道刋在報紙上請他出來嗎？」

司馬洛把一張放進自己的衣袋裏，其餘的還給探長：「多印幾份吧，叫人到街上找，此外，派一些高級人員到每一間中東國家的大使館或者領事館去查一查！」

「這也是一個主意！」校長點頭同意：「那麼你呢？你又怎辦？你像不會忽然再把案子交回我們的手中吧？」

司馬洛微笑：「我可以借用你的電話嗎？」

波樓惡飛　大開拳脚

「當然，當然！」探長把電話推給了他。

司馬洛拿起聽筒來，撥了一個號碼。他就是打到那間語言學校去：「怎麼樣，校長，那封信？」他問。

「那是一封情信！」校長說。

「我老早就已經知道的了！」司馬洛說。

「而且，」校長說：「這封信應該不祗值那一點錢的！」

「爲什麼？」司馬洛奇怪地問。

「唔——我看你還是來一趟吧，」那校長說：「精采之處，在電話上很難講得清楚！」

「好吧！」司馬洛說。

那個酒店掌櫃的態度很溫和，但是也很堅決。他說：「不，這裏沒有一個阿卡里王子！先生，你一定弄錯了！」

司馬洛四面望望。這一間豪華的一流大酒店，似乎不會弄錯的。但，他也斷定他的情報來源不會有錯。是探長替他查出來的。阿卡里王子仍然在本市，就住在這間酒店，連房間號碼都查出來了。然而現在，當司馬洛來這裏求見阿卡里王子的時候，這裏的掌櫃却說無此人。

「一個阿拉伯人，」司馬洛做着手勢，「皮膚很黑，來了祇有幾天，你不記得嗎？」

「我記得，」那掌櫃說，「這裏並沒有這樣一位客人！」

司馬洛凝視着他的眼睛，掌櫃心虛地望別處。他搔着後腦：「我和他明明約好了，也許他還沒有到吧！」

「也許吧，」掌櫃說，「你不妨過幾天再來問問。」

「不，」司馬洛仍搔着頭，「你眞的記清楚了嗎？也許近來生意好，人客太多，你一時忽略了吧？」

「不，」掌櫃堅決地搖着頭，「我記得很清楚的，近來生意相當清淡，房間祇租出了三成！」他一翻那本註册簿。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看我還是在這裏租一間房間等他好了！」司馬洛說。

那掌櫃的眉毛一跳，好像舌頭塞住了喉嚨似的，吶吶着說不出話來。

「你不是要告訴我全部客滿吧？」司馬洛狡猾地微笑，「你剛才親口說房間祇租出了三成的！唔，我看給我找一間四樓的房間好一點！」

「對不起，」掌櫃吶吶着，「四樓剛好全都客滿了！」

「我不相信！」司馬洛冷冷地說，「整間酒店有二十層樓，祇租出了三份一，偏偏這三份之一就全部集中在四樓嗎？」

「這——呃——」

「四一二號如何？」司馬洛微笑。

「四一二號有人住。」

「那麼四一三，四一四，四一五？」

司馬洛仍然微笑着，不過那個微笑變得兇狠得多了，「你知道，有房間而不肯租出，這也是犯例的！」

「呃——唉，」掌櫃嘆一口氣，「四一五吧！」

司馬洛掏出一張大額鈔票交給他：「這些按金總够了吧？」

掌櫃頽喪地接了他的鈔票，寫好了一張收條，交給司馬洛，然後又交給他四一五號房的鎖匙。

「謝謝你！」司馬洛微笑，走向升降機。

升降機的女司機對他微笑表示歡迎。司馬洛說：「四樓！」升降機的門開始關上，就在快要關攏時，司馬洛忽然把一隻手伸到門縫間去。那門夾住了他的手，司馬洛說：「哎喲！」那女司機連忙按掣使門再打開了。

「先生？」她關心地說。

「沒事！」司馬洛說。現在升降機的門再打開了，他就可以望出去，看到掌櫃。掌櫃正拿起內綫電話，門一打開，他又慌忙放下了。司馬洛得意地微笑，對那女司機說：「現在，我們上去吧！」

升降機門又關上了，升降機上升。一分鐘之後，司馬洛就已經進入了四一五號房了。

那一層樓的侍者替他開了床舖，恭敬地說：「先生，還有什麼需要嗎？」

司馬洛在侍者手中塞了一張鈔票作爲小帳。這張鈔票使侍者的眼睛瞪大了一點，因爲，即使外國人客，也很少出手這麼闊綽，這是一張大額鈔票。不過，司馬洛的手仍執着鈔票的另一頭，這使侍者不能把這張鈔票放進袋裏了。

「告訴我，」司馬洛說：「四一二號房有個阿拉伯人住着的，是嗎？」

那侍者遲疑着：「對——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這是犯例的！」司馬洛把那張鈔票輕輕一拉，侍者慌忙地又說：「掌櫃剛剛打電話上來，吩咐不准說的！」

司馬洛吃吃笑：「你並沒有說呀！」

「對了，」侍者連忙點頭：「我並沒有說！」

他沒有說，不過，司馬洛是巳經知道了答案了。當然阿卡里王子就是住在四一二號房，但不想人知，所以掌櫃才不准說的。如果根本沒有這人的話，那就說不說都沒有所謂了！

司馬洛還沒有放那張鈔票。他掏出從警局拿來的那張阿拉伯人頭像，遞到侍者的臉前：「就是這個嗎？」

侍者遲疑着，司馬洛改變方式：「你見過這人嗎？」

侍者搖頭：「不，我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

「你肯定嗎？」

「我眞的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侍者說。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阿卡里王子不是那個神秘的阿拉伯人，這一點他並不感到意外，因爲時間不對。阿卡里王子是剛剛來了不久的，而那個阿拉伯人已經來了此地許多個月了！不過，阿卡里王子不是那個阿拉伯人，這却又使事情變得複雜一點了。

爲什麼阿卡里王子住在這裏，却要隱秘着自己的行踪呢？他究竟有些什麼秘密？司馬洛是需要和這位阿卡里王子談一談的。但，怎樣和他接頭呢？

當司馬洛正躺在那裏，想着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時，這個問題却自動解決了。那就是，門忽然打開了。沒有敲門，就祇是這樣打開了，二個身裁高大而皮膚黝黑的人閃進門來。他們雖然身穿畢挺齊整的西服，但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們是阿拉伯人。他們的眼中都閃着不懷好意的光芒。

司馬洛的手要伸到衣服下面去拿槍，但是其中一人的手一揮，司馬洛覺得寒光一閃，衣袖給什麼東西扯了一扯，拔槍的手也給扯開了，接着「托」一聲。他的眼睛落在衣袖上，看到一把小巧的刀子巳刺透了衣袖，刺透了床背的木板，把他的衣袖釘在那裏了。

「不要動！」那飛刀的一個人用英語說。

司馬洛沒有動了，額上冒了一陣冷汗。「你們想怎樣？」司馬洛吶吶着問。

那兩個阿拉伯人走過來，兩個人合刀

捉住司馬洛的兩臂，其中一個伸手進司馬洛的衣服下面，繳去了他的槍。他把槍向房間的角落一丟，使它滑進了一張小沙發的下面，落在地毡上。

「你們是誰？」司馬洛問。

「阿卡里王子想跟你談談！」那人還是用英語說。然後他就拿起床頭的內綫電話，對接綫生說：「請搭四一二號房！」搭通了之後，他就咕哩咕嚕地說了幾句司馬洛聽不懂的話，大概講的是阿拉伯文了。不過，司馬洛雖然聽不懂，却猜得到那是什麼意思。他大概是通知阿卡里王子，可以過來「談談」了。但，他們認爲巳經制服了司馬洛，他們是錯了。司馬洛等那人把電話掛回了，然後才開始動作！

他的脚上是還穿着皮鞋的，那堅硬的皮鞋尖就是最佳的武器。司馬洛說：「唏，等一等，讓我來講！」一面伸手去拿電話筒，使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手上，然後脚就動了。

他的鞋尖結結實實地踢在按住他那一個的脚脛上，痛得蹲下去，發出殺豬一般的叫聲。用電話那一個忙伸手進袋裏。

但是司馬洛比他更快。司馬洛一手把釘住他衣袖的刀子拔了出來，在那人的脅下一抵，那人就僵住了。他也是要拔刀的，不過他的刀子是在衣服裏面，而司馬洛的刀子則是在衣服的外面，那當然是司馬洛比他快了。

另一個脚上的痛剛過，一跳起身，司馬洛又撐出一脚，這一脚剛好撐中他的喉嚨，使他直跌回房間的對面去，喉嚨間發出格格的响聲，完全失去了戰鬥力。

這時，房門被推開了，另一個穿着西服的阿拉伯人走進來。他一看見房中的情形，就停住了脚步，隨即就想退出房外。但司馬洛大聲喝叫：「進來，你想我刺死他嗎？」

那人又呆住了，遲疑了一下，祇好走進了門來。司馬洛又吩咐道：「在床上坐下！」

那人在床的另一頭坐了下來，司馬洛的刀子仍然緊緊地抵住那個打手的脅下，一方面打量着他：「唔，你就是阿卡里王子？」

那新來的阿拉伯人點頭：「是的！」

「阿卡里王子，你倒不像一個壞人，」司馬洛用英語和他交談。

「我從來不是壞人，」阿卡里王子說，「但是我警告你，朋友，你不能在這裏殺死我的，朋友，在這裏殺人，你逃不掉，因爲掌櫃認得你，記得你的樣子！」

「爲什麼你覺得我要殺你？」司馬洛問。

「別裝蒜了，」阿卡里王子冷笑：「這巳經是第三次！第一次用那部車子撞我！第二次開槍，現在——」

司馬洛嘆一口氣，把那個打手放開了，說：「這就是爲什麼你不肯承認住在這裏？」

「是的，」阿卡里王子點頭：「經過那兩次之後，我巳經秘密換了酒店，但你還是找到了我！」

「你知道爲什麼要殺你嗎？」司馬洛問。

阿卡里王子搖頭：「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派我的保鑣來，捉住你問一問！」

司馬洛取出香烟來，點上了一根，點着頭：「唔，我們是眞的需要談一談了！王子，告訴我爲什麼有人要殺死你呢？」

「你不知道？」阿卡里王子懷疑地看着他。

「我當然不知道！」司馬洛氣惱地說：「我巳經說過了，阿卡里王子，要殺你的人並不是我！如果我要殺你，我就根本不必和你講話了！」

阿卡里王子打量了司馬洛一遍，似乎在決定司馬洛是否一個可靠的人。終於，他斷定司馬洛是可以稍爲信任的，於是他說：「那麼你究竟是誰呢？」

司馬洛沒好氣地深呼吸着：「聽着，王子，是我贏了你的兩個保鑣，所以，你先回答我的問題，好不好？」

「但我巳經回答了你的問題，」阿卡里王子苦惱地道：「我巳經說過了，我不知道爲什麼有人殺我！」

「你究竟來這裏做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阿卡里王子低下了頭：「我是來這裏找一個人的！」

阿卡里王子搖起頭來又說：「這是我的私事，我——不願意告訴陌生人！」

「但你還沒有找到這個人？」司馬洛問。

「是的，我——我在這裏人地生疏，不知道從何着手，」阿卡里王子說：「我——還沒有找到！」

「也許，」司馬洛說：「我能幫助你找到這個人！」

「你能——？」

「我對這裏比你熟，」司馬洛說：「至少我懂得講這裏的話，你不懂！」

「可是——我——」阿卡里王子痛苦地吶吶着，終於堅決地搖頭：「不，對不起，這件事是不能告訴什麼人的！我——不能——」

「你會不會是來找尋一個女人？」司馬洛說：「一個叫金美美的女人？」他完全是猜測而巳，但是一猜就中了。

阿卡里王子整個跳了起來：「是的！是的！但——你怎麼知道？」

司馬洛沒有解釋他是怎樣知道的。他祇是從袋裏掏出那封阿拉伯文的情信，遞給阿卡里王子：「是你寫這信的？」

阿卡里王子接過來看一看，臉上的肌肉顫得很厲害，手也抖得很厲害。那黝黑的臉皮也明顯地蒼白起來了。「你——你怎會得到這個？」他吶吶着：「她——在哪裏？」

「你先告訴我，爲什麼你來找她呢！」司馬洛說。

「我——」阿卡里王子聳聳肩：「我爲什麼來找她？這實在是很簡單的，就是因爲我愛她。」

「她又是怎會從你那裏逃出來的？」司馬洛問。

阿卡里王子又遲疑起來了：「你——知道金美美是誰？」

「是的，」司馬洛說：「她是你們那裏的一個女奴！」

阿卡里王子那蒼白的臉上一紅：「這——」他難過地低下頭：「這的確是敝國

一種落後的、卑鄙的制度！很可惜我却不能將它改變——還不能！」

「我祇知道她從你那裏逃出來了，回到這裏來，」司馬洛說：「你可以把詳細的經過告訴我嗎？」

「她沒有告訴你？爲什麼你不問——她現在——她是不是——」

「我得告訴你一個壞消息，」司馬洛說：「金美美可能巳經死了！不過這一點還不能證實，我需要得到我能找到的所有資料才能斷定！」

「你——究竟是誰？」阿卡里王子失神地看着他。

「我叫司馬洛，如果你眞的是爲了愛金美美而來找她的，那我們就不會是敵人了！」司馬洛說。

「不！」阿卡里王子用兩隻手掩着臉：「她不能死！她不能！」

「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吧！」司馬洛說。

阿卡里王子告訴了他。金美美是十個從此地賣去的女奴中之一個。他的父親喜歡美麗的外國女人，而且願意出錢去買。在這十個女人之中，金美美却是寧死不屈的一個。本來，依照他們的習慣，她是會給砍去一隻脚，而囚在地下室裏做苦工的。但阿卡里王子爲她求情。於是金美美用不着受此苦刑，她雖然住在那些妃嬪之中，却不必接受國王的臨幸。

「她學得很快，」阿卡里王子帶着濃重的哀愁在述說着：「我們的文字是很難學的，但是她却學得很快，她——是一個很聰明的女人！」

司馬洛深深地吸着香烟：「因此她看得懂你用你們的文字寫給她那封信！」

「是的，」阿卡里王子點着頭：「你看得懂那封信嗎？」他用手一指。

司馬洛點頭：「有人替我翻譯過了。你向她求愛，而且願意給她自由。」

「是的，」阿卡里王子點着頭：「我甚至願意和她結婚。如果她嫁了我，她的身份就不同了。但，金美美是一個很固執的女人。我知道她對我的感覺，她——她至少是很喜歡我的，但是她拒絕。她說，在這種環境之下她不能接受的，因爲她沒有選擇餘地！」

「後來，她們就逃走了！」阿卡里王子又說。

「這是一個我很感興趣的問題，」司馬洛說：「在你們那種國家，怎逃得掉呢？特別是女人！」

「一個美國人帮助她們的，」阿卡里王子說：「那個美國人以石油商人的身份作我家的客人，他其實却是聯合國的特派員。你知道，聯合國一直都在注意着販賣奴隸這種事情的，可以破壞時他們便破壞。我爸爸很急於和這個美國人合作，派了幾個女人陪他。他們就是和她聯絡上了！有一夜，三個守衞被槍殺，她們搶了幾部車子，逃到了邊境。我父親的女奴們全都逃了！」

「那爲什麼沒有人聲張呢？」司馬洛問。

「沒有充份的證據，」阿卡里王子說：「而且大部份女人都不願張揚。」

「於是她們就給悄悄地送回原地。」司馬洛說。

「是的，」阿卡里王子點頭：「我得找到金美美，在她有選擇的環境之中，也許不會拒絕我了！」

「於是你就來找她了！」司馬洛說。

「是的，」阿卡里王子苦惱地點着頭：「但我祇知道她在這座城市，我却不知道她是在哪裏，也不知道怎樣可以着手找她！而且，我也根本沒有機會找她，因爲，我一來到了這裏，就受到了暗算，我不得不躲起來，先保護着自己再算！」

「你完全不知道是誰要暗算你，」司馬洛說：「以及爲了什麼？」

「不，我完全沒有綫索。」阿卡里王子說。

「不會是金美美想殺你的，」司馬洛說：「讓我告訴你一件事吧，阿卡里王子，有人正在逐一殺死那十個從你們那裏逃回來的女人。到今爲止，她們巳經被人殺死了七個！」

「金美美——」阿卡里王子臉上的肌肉痛苦地一抖。

「金美美可能巳經罹難了的，」司馬洛說：「我到她的住處找她，她巳經失踪了！我在她的遺物之中找到你這封信，我又從一段新聞上知道你巳經來了，所以我在想，你也許能告訴我——」

阿卡里王子的眼睛有點潤濕：「我希望她沒有死，我祈禱她仍然活着！」接着憤怒地抬起了眼睛：「但爲什麼呢？爲什麼有人要殺死她？」

「我還不知道爲什麼有人要殺她，但我相信我知道殺她的是誰！」司馬洛說。

「是誰？」

司馬洛掏出那張阿拉伯人的頭像。「這個人，你知道他是誰嗎？」

阿卡里王子接過照片來，眼睛就詫異地睁大了一點。「他，他在這裏？」

「是的！」司馬洛說：「是他把那些女人一個一個殺掉的！」司馬洛把那些碎屍案的情形說出來。

「把手骨弄碎！」阿卡里王子咬着下唇：「那正是他了，是他的方法！」

「他爲什麼要把手骨弄碎？」司馬洛問。

阿卡里王子遲疑着，似乎一時不知道該如何措辭。

後來他說：「這個人的名字叫默德里！默德里是我們的情報局長！」

「你們也有情報局長？」司馬洛詫異地問。

「這是一個諷刺！」阿卡里王子憤憤地說，「他實在是我爸爸一位得寵妃嬪的哥哥！這個職位，完全是爲了方便他在我們國家作威作福！他要什麼，就可以得到什麼！」

「除此之外他還做些什麼呢？」司馬洛問。

「帮助我爸爸享受那些女人！」阿卡里王子說。

「例如怎樣呢？」司馬洛問。

阿卡里王子聳聳肩。「他是不能人道的，他祇會用他的手和嘴巴！這就是爲什麼他能够和我的爸爸享受同一批女人而不發生衝突！」

司馬洛有一種嘔心的感覺。「但，」

司馬洛說，「默德里有什麼理由要追來這裏把這些女人一一殺死呢？」

阿卡里王子沉默了一會，終於說：「她們逃出來時殺死了兩個守衛，兩個都是默德里的兒子！我猜這就是理由了！」

「唔，這也算是一個很充份的理由了，」司馬洛點頭。「但是，爲什麼要弄碎手骨呢？」

「那是他的信仰，」阿卡里王子說，「他那一部份回教徒的信仰是比較古怪一點的。他們相信，登天堂的時候是用手而不用脚的，而缺乏了一隻手的人就無法登天堂了！因此，把人殺死之後，把手斬下，手骨弄碎，就可保證這人要下地獄！」

司馬洛恍然說：「唔，這果然是好的辦法，你可知道他現在在哪裏嗎？」

「不，」阿卡里王子搖着頭：「我祇知道他是出了國，我倒不知道他原來是到這裏來了！」

「他出國了已經很久？」司馬洛問。

阿卡里王子點頭：「已經很久了。」

「那麼果然是他在把人一個一個殺掉了，」司馬洛說：「但你又怎麼這樣久才來呢？」

阿卡里王子慚愧地低下頭：「我的父親病了，病得很重，我總不能就這樣丟下他的，而且，假如他一旦……」

「他一旦死了，很可能會有別人奪去王位？」

「是的，」阿卡里點點頭：「這是難免的了！尤其是我對國家看法與他完全不同！但——」他又握緊着拳頭：「如果是這樣，他第一個要殺的女人就是金美美！因爲他最恨金美美——」

「金美美很可能是已經死了的！」司馬洛指出。

「我知道，」阿卡里王子沉重地點着頭：「如果她是死了，我就要親手爲她復仇！」

「你不知道默德里現在會是躲在何處？」司馬洛凝視着阿卡里王子的眼睛。

阿卡里王子搖頭：「不，我不知道，我對這座城市不熟，但，你可以替我找他，請你替我找他，如果你要錢——」

「不，不！」司馬洛搖頭：「我不要錢！」

「反正我自己也是要找他，」司馬洛說：「但，有什麼新的發現，我會通知你的！」

「打電話來這裏給我吧，」阿卡里王子誠懇地說。

司馬洛微笑離開。

× × ×

當司馬洛到達探長的寫字間時，探長把雙脚從桌上放下來。「已經辦妥了，」他說：「一接到你的電話，我就已經派了人去，現在這位王子已受到嚴密的監視，他要到那裏去，我們都不會不知道的！」

「我知道你是可靠的！」司馬洛說：「這就是爲什麼我倚靠你！」他從袋裏掏出一隻金屬的烟匣，丟在桌上：「這是給你的。」

探長把那隻烟匣打開來，裏面是有幾根香烟的。「但別拿來抽，」司馬洛說：「因爲這是過期香烟，已經走了味的！這種烟匣，是最適宜不抽烟的人用的了！」

「我仍然不知道你是在攪什麼鬼！」探長皺起了眉頭。

「一會兒，當你聽見響聲的時候，你就按這個按鈕，」司馬洛指點着：「明白嗎？」

「好吧，」探長無可不可地。

司馬洛走出了探長的辦公室，探長祇是坐在那裏，拿着那隻烟匣，看着它。忽然，烟匣上响起了「軋軋」的聲音，探長就依司馬洛的吩咐，按了那個按鈕。司馬洛的聲音從裏面出來：「探長你聽得見我說話嗎，探長？」

「聽得見，」探長說：「哦，原來是一隻無綫電通話器——」

「是的，」司馬洛說：「現在聽着，我已經在車上了，我現在正在離開，我這裏也有一個同樣的烟匣，如果你要和我聯絡，你祇要一按按鈕就行！」

「爲什麼要這樣呢？」探長問。

「因爲你替我監視着王子，」司馬洛說：「而另一方面，我也有工作要做着！你有什麼發現，我馬上就想知道，祇有這東西，你就馬上可以通知我！」

「哦，原來是這樣，」探長點着頭：「那很好，我們就用這個聯絡好了！」

「你肯定跟踪阿卡里王子會有所獲嗎？」探長跟着又問。

「我差不多可以肯定，」司馬洛說：「是他的眼睛告訴我的，我兩次問他知不知道默德里在何處，他說不知道時，他的眼睛却告訴我，他是在說謊！」

在車上，司馬洛把通話器關掉，而車子已到達了城中較爲貧瘠的一個區域了。

司馬洛在一條窄隘的小街中停車。這條小街窄而骯髒，路面已不知道多久沒有修過了。天本來還不太黑，但在這樣一條小街上，天却黑得特別快。司馬洛步行了餘下的一段路，就到達了他要找的地址。

那是兩座兩層高樓宇之間夾着的一幢兩層的小樓宇。他用不着敲門，因爲樓下的門是開着的，那裏是一個小攤子，擺賣着一些零食雜物。

守攤子的老婦人有點担心地看着他，因爲，司馬洛的打扮，一點也不像是來光顧他的那種人。果然，司馬洛也是來光顧她的。司馬洛四面打量了一遍，說：「請問你，這裏是不是有一位羅美妮小姐？」

那老婦人好像看見毒蛇似的瞪了他一眼：「她不在這裏了！」

「你知道她到哪裏去了嗎？」司馬洛問。

「不！」那老婦人冰冷地說。

他說：「她以前是住在這裏的，不是是？」

「我說她現在已經不在這裏了。」那老婦人冷冷地說。

司馬洛皺眉看着她：「她有什麼朋友，親戚之類在這裏的嗎？」

「走吧，」老婦人說：「別再騷擾我了！」

司馬洛覺得她的態度是敵意得出奇的：「你和她有什麼過不去嗎？」他問。

「當然沒有，」她冷冷地說：「我是她的母親，我祇是想你不再騷擾我。」

「她的母親——」司馬洛瞪目結舌地看着她。

司馬洛覺得很意外，因爲這是那十個女郎之中第一個有母親的。也許，羅美妮加入歌舞團時瞞住了這一點，所以她才會被取錄吧？「羅伯母，」她說：「難道你對自己的女兒的下落也不關心嗎？」

「難道你們就眞正關心？」那老婦人說：「如果她再逃走了，那是你們的事！她沒有回到這裏，我也不知道她是到了什麼地方去！你麻煩我也沒用的！」

「什麼再逃走了？」司馬洛詫異地追問。

「你們不知道，有誰知道？」

「聽着，伯母，」司馬洛有點不耐煩：「我並不是你以爲的人，我是好意來的，我是爲了你的女兒的福利着想的。」

那老婦人小心地上下再打量司馬洛一遍，有點相信司馬洛不是壞人了。「你——是誰？」她的眼珠懷疑地轉動着。

「我很難解釋我的身份，」司馬洛說：「我不是警探，不過我與警方是有點關係的。我們懷疑你的女兒可能是落入一帮壞人的手中，我想得到詳細的資料！」

「你一定是在開玩笑，」那老婦人說：「她早巳經落進了壞人之手！」

「我是想知道美妮的下落，」司馬洛說。

「我已經說過了，我也不知道，我怎能告訴你呢？」老太婆不耐煩地說。

「不要緊，」司馬洛說：「讓我們一起研究一下，我問你問題，你回答我就行了，」他拉過來一張櫈子，坐下來，「現在，請給我一包香烟，」他自己拿了一包香烟，交給老太婆一張鈔票，說：「不用找了！」

這似乎使老太婆的態度變得友善起來了。也許，她起碼不致於浪費了她的時間吧？司馬洛點上了一根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現在，告訴我，老太太，你最後一次看見美妮是什麼時候呢？」

「三個月前，」老太婆說：「三個月之前她跟那些飛仔走了的！」

「什麼飛仔？」司馬洛問。

「她那些長頭髮朋友。」老太婆不屑地說。

「那麼你知道她現在是在哪裏？」司馬洛問。

「你不會是黑仔派來探消息的吧？」

「誰是黑仔？」司馬洛問。

「她的男朋友！」

「聽着，」司馬洛說：「羅美妮去過外國一個時期，回來之後又跟黑仔走了，對不對？」

「是的，」老太婆點着頭：「她以前也跟他去過的，後來逃回家了，因爲黑仔逼她在公寓接客。」

後來她說要參加歌舞團到外國去，她說她要重新做人！但，也許她在那邊並不得意吧，她又悄悄地回來了，而且回來之後也不肯提起那邊的事。「後來黑仔又來找她，他和她恢復來往，後來她跟黑仔走了，就是這樣！」

「因此，祇有黑仔可能知道她現在是在何處？」

老婦人點頭。

「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黑仔？」司馬洛問。

「晚上他總是在雄記打桌球的！」老婦人說。

「謝謝你，」司馬洛說：「現在，黑仔一定也是在那裏了！」

「應該是的！」

「好吧，我到雄記去找他！」司馬洛說：「他是什麼樣子的？」

老婦人把黑仔的樣子形容了一遍，然後有點担心地看着司馬洛：「他們不是好惹的，他們隨時隨地都要打人！」

「我知道。」司馬洛微笑。

他匆匆離開了那裏。時間對他是寶貴的，他不能浪費！

他得快點探訪這個黑仔。

× × ×

雄記是一間體育會，除了桌球室之外，還有一間一間小房間，供人作賭博之用。這裏就是沒有什麼眞正的體育設備。

司馬洛一踏進去就找到了黑仔。這個人很容易認出來的。首先是他的皮膚特別黑，其次是唇邊有一粒小痣，上面長出幾條鬈曲的長毛。

他正彎下身要擊出一球，司馬洛一手把他的球棍按下了。他詫異而震怒地抬起頭來看着司馬洛。司馬洛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祇是柔聲地說：「黑仔，我要跟你談！」

黑仔四面望望，與他一起有四五個同樣打扮的飛仔，似乎他的手下，正表示隨時效命，祇等他發號施令。

黑仔把球棍一拉，企圖把它抽出來，但是，却發覺完全拉不動。司馬洛的手壓住球棍，就像一部壓路機把球棍壓住了似的。

「我說我要跟你談談！」司馬洛說。

「談什麼？」黑仔後面站着的人好像野獸般看着他。

「關於美妮！」司馬洛說，他注意到黑仔全身都震了一震，似乎他是說了一句十分富於爆炸性的話。

「她——怎麼了？」

「有一個可以談話的地方嗎？」司馬洛問。

黑仔指一指其中一間用以賭博的小房間。「我們到三〇七號房去吧。」他領先而行，一邊對他的其中二個手下招招手，那二個身裁高大的長頭髮飛仔也跟着他們走。

「我是和你單獨談話！」司馬洛聲明說。

黑仔搖頭：「不，我們一起談。」

「隨便你吧。」司馬洛聳聳肩。

他們進入三〇七號房。那是一間寬大的房間，裏面有一張牌桌和兩張長沙發。他們讓司馬洛進入了房間的中央，而他們却把門靠着，其中一個還用身子遮住了房門上那長方形的洞，使外面的人看不見房中的情形。

「美妮怎麼了呢？」黑仔柔聲地問。

「我想見一見她，」司馬洛說：「我聽說她跟你走了！」

「爲什麼你要見她？」黑仔問。

「那是我的事情！」司馬洛說。

黑仔笑起來。那是一個毫不友善的微笑：「你這個人眞有趣！」他露出一口意外地潔白而整齊的牙齒：「你是來和我開

玩笑的嗎?既然是你的事情，你問我幹什麼?」

「我再問你一次，」司馬洛說：「美妮在哪裏?」

黑仔一搖頭，那二個阿飛就向司馬洛撲過來了，而黑仔則退後接替擋着門上那長方洞。他們打人的手法倒是很够熟練的，只可惜，這一次他們却是遇到了太強的對手了。

司馬洛連閃避都懶得!

他一提脚，就向第一個撲來的飛仔撞過去。

司馬洛的膝蓋無情地撞中那人的胯下，那人尖叫一聲，便撞到牆壁上。

第二個窒了一窒。但他不上前來，司馬洛却向他迎過去了。司馬洛小跳上前，兩隻手掌擧高，以近似鉗的姿勢劈下去，兩隻手同時落在那人兩邊頸與肩交界的地方，那人不由自主地跪倒了，司馬洛反手執住了他後腦上的那把長頭髮，一揪，那人便整個飛起來，跌到房間一角落裏那張牌桌上。

黑仔並不是一個英雄人物。見勢不佳，他便打開門逃走。但司馬洛及時趕到。司馬洛一跳跳起來，向門口直飛過去，兩脚向門一撐，黑仔還沒有機會閃出口門，門就給撐得關上了，而他給在門上一夾。

司馬洛雙脚落地站好，黑仔便軟軟地倒了進來。

司馬洛執住他的頭髮把他拉了起身，一面用另一隻手把門推上。他發覺黑仔已在口鼻流血。

「好了，」他柔聲地說：「現在我再問你一次，美妮在哪裏?」

黑仔的兩眼祇是在翻白着，司馬洛注意到那門洞外面有人在張望，不過沒有人敢進來，因此他也不去理會門外的人了。當黑仔沒有回答他時，他就猛然把黑仔一推。

黑仔直仆向房間的對面，撞在牆壁上，沿着牆壁滑倒，就祇是呆呆地坐在那裏，口鼻的血流得更多。

「說吧!」司馬洛道。

「你——不是在——作弄我吧?」黑仔有氣無力地說：「你不知道美妮到哪裏去了?」

「爲什麼我會知道?」

「我還……我還以爲是你們——帶走她的!」黑仔軟弱地說。

「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司馬洛皺着眉頭：「說得詳細一點!」

於是黑仔說得詳細一點。他告訴司馬洛，美妮在大約一個月之前已經給人帶走了。是在一間公寓裏，美妮被逼作應召，而遇到了這個客人。

那次是黑仔親自開車送美妮去接客的，他的車子就停在公寓的樓下，等着她下來。通常，這種生意祇不過需要幾分鐘就可以做妥的。

這一次也不例外，大約十分鐘之後，她就下來了。不過却是一個男人陪她下來的。

「一個皮膚很黑的男人，」黑仔說，「不像是本地人!」

「很矮小的，是不是?」司馬洛問。

「不，很高大很強壯的，」黑仔說：「比你還要高大。」

這使司馬洛錯愕地皺起了眉頭。他掏出了那張默德里的照像，說：「是不是這一個?」

黑仔那呆木的眼睛勉強集中焦點看清楚那張照片，搖起頭。「不，不是他，他是他的同伴!」

「說下去!」司馬洛揮揮手。

黑仔又說下去。他告訴司馬洛，這個身裁高大，皮膚黝黑的人跟着美妮下來，後來他問公寓的伙計，才知道這個就是美妮上去接的客人了。他看見這人強迫美妮走向另一部車子。

黑仔走過去，看見另一部車中也有另一個黑皮膚的人在担任駕駛。就是司馬洛那張畫像中的默德里了。那高大的人把美妮推上車子，便轉過來對付黑仔。

很慚愧，黑仔當時是獨自一個人，並沒有其他帮手。

而這人是那麼高大，兩拳就把黑仔擊暈在地上了。

這就是黑仔最後一次看見美妮。

司馬洛他只是引起了一陣陰冷的感覺，因爲，很明顯地，這就是表示，美妮也已經落入了默德里之手了。

黑仔當然不是說謊的，他說謊也决不會編得出默德里這個人物來。

這個故事也並不太新鮮，新鮮的只是在於那個高大的人此一點。似乎，默德里是有一個高大而孔武有力的助手的，那麼，怪不得默德里行事是無往而不利的了。

司馬洛轉身走向房間的門口，黑仔則只是頹喪地坐在那地上。司馬洛把房門拉開，四五個長頭髮的飛仔就一驚地退後。但仍然保持着新月形的陣勢，擱着司馬洛的去路。

他們有兩個手上是拿着刀子的，不是彈簧刀，而是那種中式短劍，這顯然是跟隨電影的潮流而採用的。

於是，司馬洛小心地挨近一張球桌。現在，桌球室中的人都巳逃個清光了，沒有人喜歡逗留在一個屠殺的現塲的。司馬洛一動，那幾個飛仔就退後一點。他們雖然是懷着兇暴的存心，但是對司馬洛也有幾分畏懼的。

接着，司馬洛就動得很快了。他以快到閃電一般拾起桌上那些桌球，向每一個長髮飛仔丢過去。那硬而重的木球擲中了二個的臉部，使他們發出吵叫。

第四個却閃過了，那是因爲司馬洛最後一個擲他，他有時間閃避。那隻桌球從他的耳邊掠過，「嗶啦」一聲擊破了牆邊一隻放香烟的玻璃櫃。

接着那飛仔巳到了面前，那把短劍從下面向上剖上來。司馬洛一繞繞過了球桌的一角，避過了，順手拿起桌上一根金屬的球棒。

那飛仔沒有機會再揮刀了，那球棒第一記擊中他的手腕，使他的短劍跌落，第二記反擊上來，中了他的鼻樑。鼻樑骨就這樣塌掉了，鮮血狂冒，那飛仔痛得捧着臉，狂叫着蹲了下來。

其他那三個也捧着臉退後，似乎沒有一個有戰意了。司馬洛整理好衣領，施施然地走出了那裏。沒有人追他。

——下期續完——

女俠金燕子傳奇故事

東門白·文　子成·圖

太空和尚

（續完）

愛情何價　在刦難逃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燕子在一個晚上偵查到一處林中，發現一間茅屋，見太空和尚在屋內一張木床上閉目打坐，中梨花與唐潔同在床前站立，中梨花威逼太空和尚要與某一夫人好合，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但太空和尚不爲所動。中梨花只得帶同唐潔去謀殺金燕子與岳敏。中、唐離開茅屋後，金燕子隨着走進屋內與太空和尚交談了一會，便匆匆趕往岳敏處救援，當她回到岳敏處，巳見中梨花和岳敏打了起來，中梨花出手雄渾有力，岳敏似有難支之勢……

現在岳敏連連劈出「鐵叉手」和「流手」，中梨花身如游魚閃過，一式「回轉撞」把岳敏打了個踉蹌。

岳敏怒吼着凌空飛踩，中梨花也不含糊，二人凌空撲近，兩腿交接，「叭」地一聲，岳敏凌空摔了下來。

因爲中梨花用勁奇巧，藉力打力，岳敏摔得很重，毗牙裂咀地爬起來，還沒有站穩，中梨花如狂風般壓到，眨眼間攻出三脚，岳敏又摔了出去。

當中梨花跟踪而至，「貫手」如劍正要戳下時，一聲低叱說：「中梨花——」

中梨花本想殺了岳敏再說，那知來人的「中」字出口，還在十步以外，「花」字未落，巳到了她的身後，吃驚之下，退步轉身，閃電攻出一脚。

金燕子輕飄飄地自她的脚上掠過，反而落在她的左後側，中梨花急忙轉過身子，說：「金燕子，本來沒有找到妳，如今妳適時出現，先收拾妳也是一樣。」

金燕子說：「唐潔呢?」

中梨花問道：「妳怎知唐潔和我在一起?」

「我可以猜到，」金燕子說：「中梨花，妳不是琉球人，却爲夫人賣命，難道妳不知道兎死狗烹的下塲嗎?凡是被夫人利用過的部下，不是被她用手提箱中的毒氣、毒針殺死，就是被爆死，妳現在之所以還沒有死，是因爲妳還有利用的價值存在——」

「住口!」中梨花說：「金燕子，在山本秋子死後，妳就不該插手的，既然上手，就注定妳的命運……。」

中梨花自負是有道理的，她的攻勢凌厲，技擊博雜，但以跆拳爲主，正因爲她的輕功也很超絕，所以岳敏十分狼狽。

中梨花一陣猛攻，把金燕子逼得轉了一圈，十指微曲力貫指梢，向金燕子面部交互連續砸下。

金燕子在劈柴刀似的鐵掌下滑出一步，以「後踢」狙襲，但中梨花用手撥開。反而又逼近，低嘶着，以「三指貫手」猛刺金燕子的心窩。

快、沉、狠是中梨花招牌。而且反應迅捷，變招奇快，一刺落空，「掛手」「肘手」和「旋手」幾乎分不出間隔，只見

重疊的影子壓到。「叭叭叭」，金燕子格開。

中梨花來個「旋膝」，被金燕子的「逆撈」擊退兩步，但金燕子的「外拂撞」被她化開，一式「扭刺」把金燕子的袖子戳破。

岳敏站着直揮拳，他不敢出手，怕分了金燕子的神。中梨花沾了便宜，「二重刺」如風襲到，金燕子打了半天，只有此刻才抓住一綫之機，身子一扭，划個弧綫，只見兩個影子交瀉而過時，金燕子一式「揮刺」，「唰」地一聲，中梨花的背衣裂開，栽出三步，大力一彈，上了牆頭，切齒說：「孩子哭抱給他娘，金燕子，下一次的訪客，妳恐怕接待不了……。」

岳敏大吼着撲上，金燕子說：「算了！讓她走吧！」

岳敏追出，僅看到一個淡淡的影子，消失在夜色中。

「表妹，妳要是遲回十分鐘，我能收拾她，她的搏擊雖然兇猛，但後勁不會太長。」

金燕子說：「不要小看她，像這種對手，我還沒有遇上幾個。」

岳敏說：「妳既然傷了她，爲甚麼不打鐵趁熱擒住她？她是個重要綫索呀！」

「綫索是有了，要理出頭緒來，還要一段時間。」金燕子說了今夜的事。

岳敏說：「咱們帶着鍛鋼器去救『太空和尙』，遲了恐怕他們會把他移走。」

「不必，我已在茅屋幾處安置了儀器，不怕他們移走，我担心的是唐潔，一旦破了案，他的介入，會使我的立場非常尷尬。」

「那個小子不是東西！」岳敏說：「他一定是被那個夫人收買了。」

「不，我的看法不同，因爲我信賴『太空和尙』，」金燕子說：「儘管『太空和尙』語含禪機，有時答非所問，但我相信，他不會幫助壞人作犯罪勾當。」

「表妹，妳別忘了！他現在被鎖着，隨時都有生命危險，爲了求生，他也會妥協的。」

金燕子搖搖頭，說：「『太空和尙』是個不平凡的人物，就連唐潔也沒有失去理智。」

岳敏說：「妳能說幕後那個夫人不是墨家女主人嗎？」

金燕子攤攤手，說：「在目前，大概除了『太空和尙』之外，知道這秘密的人不多。」

× × ×

儘管金燕子不信「太空和尙」會帮墨家犯罪，或爲墨家隱蔽犯罪事實，儘管一切事實都顯示墨家有犯罪動機，而金燕子也找不出其他動機，她仍然對自己的看法有信心。

她叫岩田及其部下去找德國人「一號」，叫岳敏去監視墨家的人，她自己則暗暗監視茅屋中的「太空和尙」、唐潔，以及中梨花。

當然，她主要是想揭開那個「夫人」的眞面目。

茅屋「漁廬」，經調查確是墨家的不動產，因年久失修，有數年無人居住。由於有好幾次的兇案是發生在墨家的別墅中，似乎非使金燕子相信墨家有罪不可。

季候風遠颺，繁星滿天，夜很美。

岳敏蹲在墨家大廳屋頂上，烟癮來了不敢吸烟，酒虫在嗓中蠕動，身邊也沒有酒，「媽的！我現在和『太空和尙』一樣，簡直是四大皆空了……」

墨氏夫婦在後園中散步，似也在商量一件大事。

岳敏聞聲潛至。

這裏佔地很大，如果小孩子在此捉迷藏，藏的人永不會被找到。

「太太，妳有沒有想到？這件事的後果非同小可！」墨宇低聲說。

夫人淡然說：「信任我，墨宇，墨家內外大事，由我決定的佔百分之六十，一向是算無遺策。」

墨宇嘆口氣，說：「本來我想改變妳，可是事到如今，加上墨奇個人的主張，我也不便堅持自己的意思了！」

「我知道你終會和我採同一步伐，這關係墨家的傳統，首富的地位，獨佔的事業，和世世代代的榮譽……」

一個高大的人影，自後園牆外竄到園內樹上，大樹發出「簌簌」抖動聲。

「誰？」墨夫人低聲喝問。

「可能是一隻夜梟。」墨宇說：「太太，不早了！咱們回屋吧。」

「不，樹上有個人。」墨夫人十分肯定，墨宇似乎極爲信任自己的妻子。

人影一瀉下樹，在强光下仍可看到他是個披頭，十餘碼的距離一掠就到，墨宇怯怯地退到夫人身後，夫人沒有動，却沉聲說：「你好像是歐洲人？」

「何必多此一問？」來人說：「我是德國人，也就是『金、銀、銅、鐵、錫、鋁』的首領，『合金』『一號』。」

墨夫人茫然說：「是我的英語聽力不够，還是你的英語不純？你剛才說了些甚麼？」

「一號」發出一串刮竹似的獰笑，說：「墨夫人，妳再會演戲，也瞞不了我，因爲我能認識妳的聲音。」

墨夫人聳聳肩，說：「能辨識我的聲音的人，在那市可以找到幾千幾萬個。這有甚麼希奇？」

「妳……妳不必顧左右而言他。」「一號」指着墨夫人切齒說：「妳狡滑、陰毒，沒有人性，妳把那些失去利用價值的人統通殺死滅口，達到目的之後，仍希望保持墨家的傳統、獨佔、財富和妳剛說的所謂榮譽。妳一直不出面，而以錄音代替妳本人發號施令……」

墨夫人看看身後側的墨宇，二人同時攤攤手。

此刻就連岳敏也以爲墨氏夫婦相當沉着，面對一個殺氣騰騰的高大兇手，竟毫無懼色。

因此，岳敏相信，表妹這次要栽了。

「可是，儘管妳狡猾如狐，在最後把我們集合在一起，想一舉炸斃我們的陰謀，沒有完全成功。」「一號」得意地說：「我在緊要關頭，及時逃過一刦。」

墨夫人說：「你是說有人冒充我的聲音，發號施令，驅使你們作犯罪勾當？」

「妳用不着裝糊塗，這筆血債我會討回來的。」「一號」說：「毫無疑問，最初山本秋子之自殺，是因爲苦勸西村浩無效，而她又愛着西村浩，就以死諫方法，希望使西村浩懸崖勒馬，我猜想，最初西村浩是被妳收買了，準備在選美會上投司馬玲的反對票，當然，被害的幾個委員也被妳收買，叫他們投島津芳非的票，以保持你們墨家的傳統。」

「想像力很豐富！」墨夫人說：「請再說下去。」

「但是，由於山本秋子的死，感動了西村，也改變了他的決定，結果投了司馬玲的票。」

「這就十分矛盾了！」墨夫人說：「據我所知，司馬玲以高票數當選，其餘的委員顯然也投了司馬玲的票，既然我有那麼大的惡勢力，其餘委員怎有胆量背叛我呢？是不是另有一個有力人物在背後支持他們？」

「不錯。」

墨夫人說：「那是誰呀？這人物可眞了不起！」

「妳！」「一號」指着墨夫人的鼻尖，斬釘截鐵地說：「也是妳！這叫着翻雲覆雨，陰毒手段的靈活運用，因此，那些爲妳賣命的可憐部下，直到臨死的前一刹，還不知道自己已在危險中。」

墨夫人笑着說：「你眞聰明，居然能想得如此深入，試問，如果我們要司馬玲當選，豈不破壞了墨家歷代的傳統了？」

「一號」冷笑說：「那是因爲妳的丈夫要推翻墨家醜陋的傳統。使下一代討位美麗的媳婦！」

墨夫人連連搖頭，說：「好，就算你自以爲猜對了！請問，我兒子墨奇一定要和司馬玲結合嗎？」

「一號」說：「除非有特殊事件的發生，不得不使你們改變，那麼，你們的兒子和司馬玲的結合已成定局。」

「你眞是世上最愚蠢的狂徒。」墨夫人說：「如果墨家陰謀左右選美，再殺人滅口，一連串的殺人事件豈能在墨家的別墅中進行。」

「一號」說：「那是一種心理戰術，使人向相反方向去猜忌。企圖嫁禍司馬玉，因爲他也是黑社會人物，而他當然也想把女兒嫁給墨家。你們只是想把一些殺人滅口的罪過，推到司馬玉身上，證明是司馬玉和島津英爲了賄選而火併，最後司馬玉殺了島津及其部下。」

「可是，你說的『金、銀、銅、鐵、錫、鋁』及你，據傳說，又是司馬玉的部下。」

「不錯，妳除去了島津方面的人，當然也要除去司馬玉的人。」「一號」說：「使所有參與你們賄選的人一網打盡。」

墨氏夫婦又笑起來，墨夫人說：「那麼，到目前爲止，你還沒有死，而司馬玉夫婦也沒有死，我也要殺你們滅口了？」

「當然！但是，現在不是妳殺我，而是我要宰妳！」

「你滾吧！找個隱秘的地方藏起來，看看司馬玉會不會被殺？如果不出你之所料，司馬玉夫婦也被殺了！你再來找我們不遲。」

「作夢！」「一號」說：「我不會再給妳行兇的機會了——」

像一頭巨豹，「一號」一絞雙臂，鋼鐵似的「橫踩」已指向墨夫人的小腹。

在這一刹，墨宇在嚷嚷「有人行兇」！岳敏的槍口已指向「一號」踩出那隻腿的膝骨。

然而，「一號」一脚踩實，墨夫人反而滑到「一號」的身邊。

「一號」還以爲是自己太激動沒有踩準，巨拳帶着銳風砸向夫人的面門，夫人伸手一抓他的手腕一帶，另一肘就是一式「橫拉撞」，正中「一號」的左胸。

這本是「空手道」中極普通的招式，但高手却能運用普通的招式，化腐朽爲神奇。

「一號」「吭」地一聲，以「貫手」戳向夫人的心窩，希望同歸于盡，高手和生意人差不多，小算盤都很精，沒有絕對的必要，豈能同歸于盡。夫人身軀高大，而且肚皮上的脂肪不多，身手矯捷，再次抄住「一號」的手腕，低喝一聲，以「浮摔」把「一號」丟了出去。

「一號」混身骨頭散了開來，他爬起來就跑。墨夫人說：「鬼東西！我放你一馬。」

岳敏馬上收起錄音機，去追「一號」。剛才看到墨夫人所施展的「琉球手」，一向自負的岳敏，也得自認不如了。

但是，儘管墨夫人提出了反駁的理由，由於墨夫人的身手，和「一號」未出現之前墨氏夫婦的交談，他仍以爲墨夫人大有問題。

何況，連「一號」都認爲墨夫人的口音，就是幕後發號施令的那「夫人」的聲音。

金燕子去監視司馬大宅，直到凌晨四點毫無動靜，只好返回住處，但一進屋，還沒開燈，有人冷冷地說：「別開燈，我的長相沒有妳美！」

金燕子縮回手望去，最暗的角落裏沙發上坐着一個人，那人臉上可能套了一個有色的塑膠套。她說：「是夫人嗎？」

「妳知道的不少，何必多此一問？」

「妳到底是那一位夫人？」

「金燕子，現在警告妳退出是非漩渦，已經太遲了！我要除去妳。」

「是的，夫人，妳也是多餘的解釋。」金燕子說：「只要妳的鎗口一熱，我就倒下了！」

「放心！我不會用鎗，相信妳也不會用鎗。」

「謝謝妳！夫人。如果把敵人分成兩大類，妳應該是屬於可愛那一類型的。」金燕子說：「申梨花女士，是妳的左右手吧？」

「不錯。妳看她的身手如何？」

「很了不起！由此可見夫人的身手了！一般來說，主角都是唱壓軸戲的。」

「格……」夫人笑了一陣，忽然嘆口氣，說：「金燕子，嚴格的說，我不忍殺妳！」

「噢！那是爲甚麼？」

「因爲妳太美，也太可愛了！」

「謝謝妳！夫人。說我美的人固然很多，但出自一個敵人之口，應該引爲無尙光榮。」

「金燕子，妳對我的事知道多少？」

金燕子攤攤手，說：「比夫人所預料的要少得多。但夫人心虛，可能以爲我知道的很多。」

夫人喟然說：「雖然我不忍殺妳，却又不能不殺妳。這眞是世上最令人扼腕的事。」

「是的，夫人，我也爲妳難過。」金燕子說：「一個人既知必死，而使一個活着的人痛苦，那太不幸了！」

夫人說：「金燕子，妳對『太空和尚』的事知道多少？」

「我只是聞名，可惜沒有見過。據說他年已五十以上，看來却不過三十左右，而且風標逸秀，出塵拔俗。如果他不是出家的人，那市的名媛，不知有多少人爲他傾倒呢！」

夫人忽然幽幽地吁了口氣，說：「金燕子，據說，妳雖年輕，却是博學多才，依妳看，出家人眞能四大皆空，心如止水嗎？」

「不會的，夫人，出家人也是人，他們自然也具備了七情六慾。但因爲他們必須清心寡慾，所以必須住在人烟稀少之處，也必須戒葷吃素。前者是爲了儘量不與外界接觸，尤其是異性，後者是爲了吃素可以減少熱量，避免性慾衝動。」金燕子續說：「總之，他們最大的難題，是規避物慾的引誘。」

「很好！金燕子，我說過不忍殺妳，却又不能不殺妳。折衷一下，我可以讓妳死得痛快些。」

金燕子說：「妳眞是一位仁慈的敵人，請問，妳如何能使我死得痛快而不用武器？」

「用高絕的武功。」夫人說：「學東方的『功夫』，已成爲世界新的潮流。而東方的武功，又以中國的『功夫』爲主。我學的就是中國功夫再加上『琉球手』和『空手道』及『跆拳道』的精英。」

「這就是了！」金燕子說：「夫人的功夫如此精博，我是逃不過今夜的，既然我的死已成定局，夫人可否回答我幾個問題？」

「好，妳問吧！」

金燕子說：「山本秋子之死，是夫人計劃好的吧？」

「不錯。本夫人算無遺策，連西村浩本人都不知道山本秋子眞心愛他，但我知道。」

金燕子說：「有個提箱，內有錄音，除去了島津幾個部下，最後又炸死了司馬玉的六個部下，僅僅跑了一個德國人『一號』，也是夫人一手設計的了？」

「金燕子，妳知道的不少！」

「是的，夫人，我知道的再多，也將因我的死亡而成爲永恆的秘密了。夫人，妳一定也知道墨奇所眞正愛慕的小姐是那一位了？」

夫人猶豫一下，說：「知道，但我不能告訴妳。」夫人站起來，說：「金燕子，我說的太多了！妳該知道了吧？」

「唯一不知足的是，妳沒有說出墨奇愛的小姐是誰？」

「妳知道也沒有用了——」高大的身子撲上來，金燕子立即被籠罩在凌厲的掌勁之中。

幸虧金燕子沒有半點輕心大意，不然，一開始就會吃虧。

夫人任何一式攻或守，都不須以完整的秒來記算。「手刀」如斧，「貫手」如戟。連續的「回轉擊」形成重重的驚濤駭浪，眨眼的時間要小心，因爲任何舉手投足都超過音速多多。

金燕子像湍流中一條魚，身法快而詭異是她的特長，但是，今夜對手是夫人。一個有眞憑實學的人。

夫人勢在必得，因爲她說了部份秘密。而且仍有這份信心；金燕子絕不想死，所以暫時保持了均勢。

一式「太極」的「單鞭」，金燕子退到牆邊。瞬間一陣勁風撲到，[illegible]拳搗在牆上，磚屑橫飛。而金燕子貼牆彈起，凌空掃出一腿，指向夫人的後腦，夫人閃過，躍起去抓似落未落的金燕子。

一個是力盡下落，一個是蓄力上迎，下面的人當然佔盡優勢，夫人兩隻巨掌像滾刀似地旋劈而上。

金燕子危險極了，如果一邊有任何一個觀戰者，都不會下她的注。然而，就在那危如卵石的利那，金燕子柳腰一扭，整個身子蜷成一個直徑不足半碼的人球，在夫人的「刀手」呼嘯而過時，人球倏張，有如伏在草中的毒蛇，長身出腿，「蓬」地一聲，踹在夫人的頸上。

夫人高大的身子一落地立即彈起，正好迎向金燕子一式「擒拏」。「騰騰騰」互拆三五式，誰也抓不住誰，就在這時，院中的岳敏說：「表妹，是甚麼客人？」

夫人猛攻兩次，在黑暗像一片飛馳的烏雲，破後窗而出。但金燕子沒有追。當然，即使追也未必能追得上。

岳敏入屋開了燈，說：「是誰？」

金燕子有點微喘，說：「就是那位神秘的夫人。」

「爲甚麼讓她走了？」

金燕子笑說：「擋也擋不住。」

岳敏說：「比申梨花更棘手吧？」

「幾乎超過兩個申梨花聯手。」金燕子說：「表哥，有收穫了吧？」

「是的，要不，我也不會這麼早就回來的。妳先聽聽這個……」取出袖珍錄音機按了一下，不久傳出了墨氏夫婦的交談聲。約三分鐘後，再傳出了「一號」的聲音。

「怎樣？表妹，這資料有價值吧？」

「的確。只可惜你沒有擒住『一號』。」金燕子說：「但僅是這一段錄音，已够珍貴的了。」

岳敏說：「表妹，妳認爲墨夫人有犯罪動機嗎？」

「現在看來，她的犯罪動機更明顯些了。」

岳敏說：「妳剛剛和她動手的夫人沒有出聲嗎？」

「很愉快的談了一會才動手的。」

「很愉快？」岳敏說：「像接待一位訪客那樣？」

「差不多，只不過她是在我回來之前，已潛伏在此的。可見她很自負，有信心弄死我，如果她要施襲，後果就不敢想像了。」

岳敏說：「我想她一定遮住了面孔，



但聲音總可以聽出來的。」

「很像墨夫人的口音，身材也像。」

「蓬」地一聲，岳敏擊了桌子一下，說：「絕對沒有錯，剛走的夫人，必是墨夫人。」

金燕子說：「就因爲聲音相似就這樣武斷嗎？」

「不，墨夫人是個高手！」

「甚麼？墨夫人也長於技擊？」

「豈但長於技擊？『一號』那個德國人本是去宰他們的，本以爲手到擒來，絕無失敗之理，但不出三五招，被墨夫人一式『浮摔』丟出五碼以外。」

「五碼以外……」金燕子說：「你沒有添油加醬？」

岳敏大聲說：「我爲甚麼要添油加醬？我和墨家又沒有仇恨。」

「你是說『一號』出手時很認眞？」

「嗨……」岳敏說：「他死裏逃生，啣恨而去，一旦出手那會留情？不過『一號』也許並不知道夫人會技擊，或者雖知她會却不高超，可能初出手並未全力以赴，所以第一次吃了虧，但第二次，再出手被摔出，難道說不是夫人身手高而是『一號』讓她不成？」

金燕子微微搖頭，說：「我的意思不是這樣。我只是在想……」

「妳不信剛和妳動手的就是墨夫人？表妹，妳想想看，聲音一樣，身材同樣高大，更不可能巧合的是，兩個人都具有極高的身手。」岳敏說：「表妹，妳還要甚麼證據？」

金燕子喃喃地說：「墨家的傳統，世代奇醜，難道夫人會對一個『太空和尚』……。不可能！」

岳敏氣得甩甩頭，說：「那麼，妳是說剛和妳動手的女人不是墨夫人，而是另一個女人？妳以爲她仍是申梨花？」

「當然不是。第一，申梨花的身材矮得多，口音更不對，而身手差得太遠。」

「好啦！這就證明剛才那個就是墨夫人，她爲了操縱選美，利用了一些黑社會人物，利用價值已失，統通殺死滅口。」

金燕子說：「那麼她留下唐潔是甚麼用意呢？」

「這……」岳敏說：「到最後把所有的殺人罪行加在唐潔頭上，再使唐潔死亡或失去記憶，讓妳來承担所有的責任！表妹，這是可能的，也太可怕了。」

「關於這一點也有可能。但是，以我所知，唐潔留在『太空和尚』身邊好像是自願的。」金燕子說：「無論如何？墨夫人不會迷戀一個和尚。」

「墨夫人不是神聖。」岳敏大聲說：「由於墨宇太醜，即使她自己也醜，却因墨家大權她操縱了五分之三，人一旦有了權和雄厚的財富，就會想入非非，追求更多更多而不可能得到的東西。」

金燕子說：「今夜的收穫比任何一次都多，不論那夫人如何狡獪？她終於洩露她自己的秘密，也許是缺點。要發現她的缺點，須用鼻子而不是用耳朵或眼睛。」

「表妹，是甚麼缺點？」

「兩天以內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金燕子建議岩田督察，把墨夫人及司馬夫人請到警方去，作了一次訪問。岩田驚奇的是，這二位夫人都是身材高大，聲音也十分相似。不同的是，二人一美一醜。

這二位夫人的情緒都很壞，尤其是墨夫人，因爲把她們一美一醜邀來在一起，墨夫人認爲是有意的奚落。

金燕子授意岩田訪問，她只坐在一邊作陪，訪問的主題是關於二人的技擊術。岩田說：「墨夫人，據說妳學過防身術，而且段數極高。」

「不錯。」墨夫人漠然說：「說得大胆些，在督察的手下挑出最優秀的人員，未必是我的敵手。」

「那太令人驚奇，也太使人欽佩了！」岩田說：「以夫人來說，日理萬機，終年忙碌，而能深諳技擊，眞叫人不敢相信。請問夫人練的是那一派的功夫？」

「很難說，幾乎目前所流行的功夫，我都學過。」

「司馬夫人，聽說妳也是一位女中高手。」

「誰說的？」司馬夫人和顏悅色，說：「又是新聞記者是不是？」

「當然，夫人，二位夫人是那市最令人敬仰的婦女界領袖，記者們的注意力自然會集中在二位身上的。」

司馬夫人笑笑說：「那市學武風氣很高，我年輕的時候學過柔道和空手道，現在嘛！用以防身勉强應付，用以打人就不成了。」

「本市市長，採納了各派技擊人士的建議，擬大力提倡女性的防身術。但因女性比較保守，大多不耐吃苦，因而希望請出幾位婦女界名人，作示範表演，產生帶頭作用。」

司馬夫人大笑說：「這太不敢當了！若以我作爲示範人物，行家不笑掉大牙才怪啦！」

岩田正色說：「眞正的行家絕不會譏笑，而譏笑的就不會是行家。必是半瓶醋。市長授意本人，先與二位夫人協調一下，屆時務請二位參加。以便振興婦女界的體能運動。」

「好吧！到時候我會獻醜的。」

「那麼墨夫人呢？希望妳也能大力鼎助才好。」

墨夫人說：「我要是不參加，與論界是饒不了我的。」

「夫人言重了！」岩田說：「我謹代表市長先向二位致謝。大約在半月內就會籌備妥當，如期進行的。」

送走了二位夫人之後，岩田說：「金小姐，我不明白，妳叫我把二位夫人請來有何深意？」

金燕子說：「岩田，你想不想馬上破案？」

「當然想，再拖下去，我可能會被炒魷魚的。」

「讓我告訴你，破案已近決定性的階段，今天請她們來，就是選擇其中一位，作爲陰謀唆兇殺人的主謀者。」

岩田精神一振，說：「妳選擇好了沒有？」

「已經決定了。今夜就採取行動。」

岩田激動地說：「我的天！這件案子的主角竟是一位名女人，請問，到底是二位夫人之中那一位？」

金燕子說：「在今夜之前，你只能暫時去猜。」

「小姐妳眞了不起，我必須聲明，在這錯綜複雜，千頭萬緒的奇案中，理出頭緒，找到元兇，眞是目光如炬，智慧過人啊！」

金燕子肅然說：「辦案的確需要智慧和經驗，但有時在偶然機會下發現了綫索，也有幸運與巧合的成份在內。而我這次辦案，是憑嗅覺而不是憑視覺和聽覺。」

岩田在發楞，金燕子說：「今夜十二點正，請率貴屬二十人携帶十字鎬、强力鍛鋼器等工具，在海邊『漁盧』附近待命救人。」

「救誰呀？」

「太空和尙。」

岩田吶吶說：「救『太空和尙』和破案有關連嗎？」

「當然有。那是重要的證人，也是被害人。」

岩田說：「救人帶武器就成了，帶十字鎬和鍛鋼器有甚麼用呢？」

金燕子說：「如果不帶，你就救不了人，還有一點請注意，任何一個犯罪人物不可射殺，必要時可以傷他。請注意！一般的切鐵工具辦不到，必須最强力的可以熔切合金的。」

金燕子往外走，岩田送出門外，她又說：「未到時間之前，一定要埋伏好，不能露出行跡。」

「是的，金小姐……。」

金燕子返回住所，叫岳敏去睡，她說：「今夜要玩命，需要充足的睡眠和充沛的體力，下午我會叫醒你。」

岳敏說：「表妹可否說明一下？」

「不必了！現在說明了，會影響你的睡眠。」

岳敏去睡了，金燕子在中午十二點以前做了兩件事，她刦持了兩個年輕人送到警方，岩田實在不明白，把墨奇捉來，尚有情原，那是因爲墨家可能是罪案的主角。可是把才藝小姐第三名陳莉莉也逮捕了，這是從何說起呢？

「你不必多問，小心看管，千萬別讓他們溜了。」金燕子說：「墨奇可能不老實，如果他不安份，就把他關起來，更不能讓他們打電話與外界連絡。」

「金小姐，可否告訴我，這樣做的動機？」

金燕子說：「岩田，你不是急欲破案嗎？」

「要是不這樣做就破不了案？」

金燕子正色說：「如果不這樣做，他們二個年輕人可能會被宰掉！」

岩田當然想不通這些，却不能不信，就算爲了飯碗吧！她也必須把她的話當作金科玉律。儘管他現在以爲自己做一個螺絲釘的資格也沒有了。

× × ×

夜，來臨之前，又刮起季候風。

司馬夫人在她的臥室內踱着，司馬玲走進來：「媽，您還不睡？」

看看女兒，司馬夫人面色急劇地變化，是憐憫、不平或者不甘吧？她摸摸女兒的面頰，喃喃地說：「是的，爲了他們的傳統，妳是不能……」

「媽，您說甚麼？」

「小玲，墨奇有沒有……」

「媽……」司馬玲撒嬌地說：「我發現媽近來心神不屬，情緒緊張，到底是爲了甚麼？」

「我是問妳，墨奇有沒有佔有妳？」

「沒有，媽，他不是那種人，他說那是一份最珍貴的禮物，必須在新婚之夜才能接受……。」

「還好！不過這小子很不簡單。最低限度，他欺騙了妳的情感。」

司馬玲說：「不，媽，他愛我，他沒有欺騙我。」

司馬夫人愛憐地抱住女兒，說：「小玲，妳太純潔，也太相信別人了。事到如今，妳必須接受一次失敗的孜驗，在人生旅途上，誰都有一脚踏空的時候。」

「媽……」司馬玲愕然說：「您不該懷疑墨奇呀！媽，您以爲他對我的情感不純嗎？」

司馬夫人在笑，但笑中包涵了無限的恨和怨毒。她說：「小玲，墨奇愛的既不是妳，更不是島津芳非。」

「不，媽，您不知道。」

「媽對墨奇知道的比妳多！也許他最

初有改變墨家傳統的反叛意識，但終是無法戰勝上一代的壓力，因爲墨家歷代遺囑上寫得很清楚，破壞傳統者即爲墨家的叛徒，上一代有權驅逐，那就表示墨家的遺產繼承權巳經喪失了！」

司馬玲面色一黯，說：「媽，您說他不愛我，更不愛島津，他愛的是誰？」

司馬夫人一字一字地說：「就是陳莉莉！」

「她？」司馬玲心身一震，大聲說：「媽，不可能！絕不可能！」

「難道媽還不希望妳和墨奇結合嗎？可是事實擺在眼前，不信有甚麼用呢？」

司馬玲說：「媽，是甚麼事實？」

司馬夫人冷笑說：「墨奇和陳莉莉巳於今天上午，被金燕子請到警方去了。」

「這……」司馬玲說：「媽，我不懂妳的意思。」

「妳太傻了！金燕子巳知某些秘密，她怕我報復，向墨奇及陳莉莉下手，來一次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行動，所以……她……」

「媽，妳會那樣做嗎？」

「我……」司馬夫人漠然一笑，說：「這些都和妳沒有關係了，妳去睡吧！」

司馬玲走後，夫人拏出袖珍通話機：「申梨花，他還沒有改變嗎？」

「沒有，夫人，您看該怎麼辦？」

「弄死他們，我是說還有個唐潔。把那件東西留在現場上，然後妳照我指定地點，去取妳應得的報酬，咱們只好暫時分手了！」

「夫人，這決定妥當嗎？妳是愛他的呀！」

司馬玉奔進來，要去奪司馬夫人的通話器，夫人一掌擊倒了她的丈夫，冷峻地說：「我對你說過，不要管我的閑事。」

司馬玉仆在地上痛苦地說：「太太，是我害了妳，如果我不是黑社會出身，妳也不會走上這條路，太太，妳以前所做的，我都能原諒妳，現在及時放手還來得及的。」

「去你的！你是個徒有虛名的下流胚子，你過去瞞着我，在首里找女人，我所知道的就有七個，」夫人切齒說：「你口口聲聲是我背叛了你，却從未檢討你自己的行爲！」

司馬玉說：「太太，過去的不必談了！我求妳罷手吧！一切的罪過都由我來承認。」

「你眞了不起！也眞偉大。可惜太遲了。」夫人說：「金燕子和警方巳佈下了天羅地網。」

「太太，我對妳有虧欠，就讓我承担一切陰謀殺人之罪吧！」

「滾開！你這個下流無情的東西。」

雖然司馬玉懼內，但堂堂男子漢，總有他的起碼自尊，他冷蔑地說：「妳有情感？妳不下流？愛上一個和尙，居然會以卑鄙的手段，毁了他的『元嬰』，使他變成凡人，以便達到誘惑他的目的。」

司馬夫人說：「如果說我也下流，那是跟你學的，現在我毁了他的『元嬰』，還要毁他的人。」

「妳毁吧！既然金燕子和警方巳經佈下了天羅地網，一個申梨花也未必辦得到，恐怕最後被毁的是妳自己。」司馬玉狠聲說：「自妳的賄選陰謀進行到一半，發現墨奇既不愛小玲，也不愛島津的女兒時，妳就瘋狂嗜殺了。」

「而且我還要宰了你！」司馬夫人一臉殺機說：「別以爲你是黑社會人物出身，我要宰你，不比捏死一隻螞蟻難些！」

「這個我相信，但妳的結局又會怎樣呢？」司馬玉說：「當初我就說過，這件事是不可能的，雖然墨家傳出口風，要以才藝小姐第一名作媳婦，我仍勸妳不要這樣做。因爲墨家的傳統根深蒂固，而墨奇絕對沒有推翻傳統的魄力與決心，但妳不聽。」

「申梨花……申梨花，妳把事情辦妥了沒有？」夫人根本不理司馬玉的最後勸告。

「夫人，金燕子的助手在此，這個人也不好纏，而姓唐的現在，反而帮着警方在救『太空和尙』，熔切他的鋼鍊……」

司馬夫人咬咬牙收起通話器，說：「司馬玉，我要先送你上西天。」

司馬玉說：「好吧！要動手就快點。其實，這也不值得驚奇，就以妳殺死自己利用過的人來說，就沒有一點人性。最早，是島津英和妳對立，各爲自己的女兒賄選，都想把自己的女兒送入墨家，但妳却又以神秘夫人出現，冒充墨夫人，暗示墨夫人支持島津，但，妳又對自己的部下暗示，夫人支持司馬家，結果，妳以一隻手提箱，冒墨夫人之名，先除去了被收買的委員，以及島津的部下，又叫姓唐的殺了島津。」

司馬夫人說：「不是姓唐的，是我自己。我只是冒充他的身法，讓島津芳非看到我的背影。」

司馬玉說：「然後，妳再逐個除去妳自己的部下，企圖使人相信，島津的人，是被島津殺了滅口，而島津又是被墨夫人殺死的，因爲妳的口音，和墨夫人很相似，身材也差不多。但是，仍有一個德國人跑掉了。那個德國人，可能就是妳的致命傷——」

人影一閃，德國人眞的來了。由於那夜墨夫人摔出他而未殺死他，他開始懷疑唆使人不是墨夫人，暗中聽到金燕子和「太空和尙」交談，又暗中看到金燕子力戰一個高大的女人，跟踪之下，見那女人進入司馬大宅，「一號」才知道所謂「夫人」，原來是司馬夫人。

「原來是妳這個賤女人！」「一號」切齒說：「雖然我知道妳很有一套，我也要和妳同歸於盡！」

司馬夫人「格格」陰笑說：「『一號』，你差得太遠了！連申梨花，你都不是她的敵手！」

「一號」怒吼着撲上，狂風驟雨地攻出幾拳，司馬夫人一式「鐵叉手」把「一號」擊倒。

「格……」司馬夫人對司馬玉說：「老賊，看到沒有？連金燕子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要馬上去殺死『太空和尙』，和所有參與的人，我有信心，使這件巳經洩密的案子因岩田及金燕子等人的死，栽在墨家頭上，讓墨家來打這個官司。」

司馬玉說：「即使妳能辦到，妳眞以

為能逍遙法外嗎？」

「如果我和申梨花帶着小玲遠走高飛呢？」司馬夫人說：「告訴你，我都安排好了！只可惜你死之後，沒有人為你送殯執紼——」伸出右手，「貫手」刺向司馬玉的左頸。

但另一人影射入，一腳踩在夫人的腰上，夫人摔出，人影隨着撲上，夫人在牆上一墊足，倒射回來。

這是出乎意料的反撲，金燕子疾閃，肩衣仍被抓破。

「司馬先生，」金燕子說：「請把那個德國人綁起來，別讓他跑了！」

「是的，金小姐。」司馬玉恨透了他的妻子，理由很單純，她居然看上了一個和尚；就像一個有地位的白人的嬌妻，愛上黑人是同樣地不能忍受。

這仍是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任何一個妻子的身上，都印有「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字樣。但男人在外「吃零食」，似乎是「逢場作戲，在所難免」。

「夫人，我必須說明，妳很聰明，身手也高，而且敢恨敢愛。」金燕子說：「妳一定沒有想到我會來得這麼快吧？」

夫人面色冷厲，說：「反正遲早我也會找妳的。」

「夫人，可否告訴我，妳是何時練成如此高絕的身手？是誰教妳的？」

「『太空和尚』！」

金燕子大出意料，說：「他既是妳的授技之人，妳豈不等於弒師了？」

「在他教我時，我從不稱他為師父。因為我不久就愛上了他，我不妨告訴妳，即使司馬玉過去沒有背叛我，我仍會愛上他。」

金燕子說：「練成了這種身手，絕非三五個月可以辦到的，為甚麼沒有人發現妳和『太空和尚』有來往？」

夫人冷笑說：「這就是他的高明之處，我只到他的住處去了半個月，他的教授法不同，一教就會，而且他教得很雜，當然我學得也勤。現在我收拾了妳，去找『太空和尚』等人還來得及。」

「來不及了！」金燕子說：「申梨花早已被擒。」

「我不信，姓岳的不是她的敵手。」

「加上唐潔呢？」金燕子說：「其實不必加上唐潔，僅岳敏一人就和她兩敗俱傷，岳敏左臂骨折，申梨花斷了三根肋骨。『太空和尚』請妳去說幾句話。」

「妳……妳說謊！」

金燕子說：「我用不着說謊，我要擒住妳並不難。只是因為『太空和尚』令人敬佩，我不忍擒住妳去見他。」

「還是由我先斃了妳再去見他吧——」步法頗似「八步趕蟾」，幌身就到。掌腿交錯，五秒之內就把金燕子砸了出去。

此刻司馬玉已綑好了「一號」，發出一聲驚呼。因為司馬夫人幾乎同時撲到，在金燕子還沒有爬起時，又是一式「魁星踢斗」把金燕子踢上空中。

司馬夫人所有的恨全發洩在金燕子身上，跟着躍起，去抓金燕子的臉，但是，看來已失去抗拒的金燕子，突然出手抄住了夫人的右手五指一別，事出陡然，夫人尖呼着，上昇之力不得不隨着對方的手勁轉移，金燕子另一手如電砸下，「拍」地一聲正中夫人的背部。

十分鐘後，金燕子已帶着司馬夫人和「一號」來到「太空和尚」的住處。

這裏有岩田的上司和部下，墨氏夫婦，唐潔和岳敏，而「太空和尚」仍被鎖在大床上，只有申梨花傷得很重躺在地上被銬着。

「謝謝妳！金小姐。」「太空和尚」說：「本來我早就要離開那市的，我這次回來主要是看看恩公，表示謝意，但算定有一刼無法逃脫，也就留下應刼。」

金燕子說：「在你教司馬夫人功夫時，就應該看出，她對你有野心的。」

「發現時已遲，我想感化她，但無效，儘管我知道有次大刼，卻不知道是『元嬰』將被沖散幻滅，佛家最重因果，前世我一定欠她的。」「太空和尚」說：「金小姐，此案的前因後果，妳已瞭然，不須我說明了吧？」

「是的，大師。」金燕子說：「唐潔在你身邊，似乎輕功進步不少，是您教他的吧？」

「不是，那是因為『元嬰』幻滅，眞元被他吸入體內少許，足抵三年苦練。」

衆人大為驚奇，金燕子說：「大師，雖說你的『元嬰』已失，但你能在短期內把司馬夫人教成一個高手，這根鋼鍊能困住你嗎？」

「不能——」能字甫畢，「太空和尚」一拂袖而起，只聞「嘩啦啦」聲中，人如大鳥昇起，跪落在墨氏夫婦面前，說：「恩公，我要走了！但願你們福壽綿長，永享富貴……」

墨宇正要去拉他，「太空和尚」已再次昇起，身子如一朵灰雲，冉冉自窗中飛出。

屋中靜了很久，金燕子才說：「墨夫人，請問您的功夫是何人所授的？」

墨夫人肅然說：「『太空和尚』何化通。」

「如此說來，夫人知道司馬夫人一切陰謀了？」

墨夫人搖搖頭，說：「不知道，因此，愚夫婦要向妳鄭重道謝。」

「那裏！我認為若不是『太空和尚』從中巧妙地掌制，這案子即使能破，還要一段時間。」

這時，岩田大聲說：「金小姐，請妳也回答我一個問題，好不好？只是一個問題。」

金燕子笑笑說：「請問吧！」

岩田說：「妳說過發現那神秘夫人的秘密，不是以視覺，更不是以聽覺，而是以嗅覺，這是甚麼意思？」

金燕子看看司馬夫人說：「司馬夫人有輕微的狐臭……」

在金燕子、唐潔和岳敏同車歸去時，唐潔說：「妳說墨家在此案進行一半或開始不久時，知不知道某些秘密？」

「問得好！」金燕子說：「基於墨奇的女友換來換去，而最後選定的却是才藝小姐第三名，很難使人相信他們根本不知此事。但這秘密已經被『太空和尚』帶走了。」

——全文完——

武林軼事

先天道館龍虎鬥

嚴霜・文　子成・圖

舊日廣州西關角，有許多出色的拳師教授武藝，不過，另一方面，仍有一部份人學習打坐的，他們當然不止學習打坐，不過借此看做入道的階梯而已，換言之，打坐只是起點，純熟之後，就會進一步的練習修道，希望爐火純青，變成活神仙，現時科學昌明，這樣想當然是很幼稚的，但以當地的情形來說，却有許多富戶是如此想的，他們或者病後欠補，或者縱慾傷身，希望有特殊的力量能够化弱為强，就算沒法練習到成仙變神，體魄强健，活到長命百歲，於願已足，故此，有許多名流富戶，無形中就給這種學道的一個地方吸引，當時最有名氣的一間道館叫做先天道館，傳授的正是先天道，座鎮道館的一名高手姓郝，沒有名稱，各人都稱他做郝道長，或者稱之為「先天道長」，表示尊敬。其實此人沒入道之前，是個江湖上的大盜，姓郝，名丹，在東莞犯案如山，因為官方懸紅通緝，圍捕多次，他突圍而出，躲在羅浮山岩洞之內，給清靈觀之精一道士發覺，把他收服，留在廟中，於是他就變成了精一道人的入室弟子，當時清靈觀內有許多道士是眞心誠意學道的，武功不精，郝丹這個人是江湖大盜出身，根本是武功精湛，學會了打坐，精通道法，如虎添翼，故此，清靈觀內他穩坐第一把交椅，後來道長病逝，門人不甘受他欺壓，聯羣結隊跟他作對，他無法站穩，於是向廣州打主意，潛入西關角內，先用道術驅邪治鬼，得到街坊信仰，組織衆善社，教授打坐入道，以及修心養性之法，因為他本身武功根基甚好，看來烏鬢白髮，聲若洪鐘，另有一種精明內蘊之氣，與別不同，憑着那一副道士的面貌，加上他手段高强，便使一些富戶變成了入室弟子。

本來這個老道自立門戶，吸引街坊到那裏學習打坐，跟廣東十虎無涉，料不到其中有一名姓柳叫做希文的公子，因為體弱，學習打坐多時，並無實效，轉投周泰門下學習武功，那就無形中跟周泰結怨。

周泰當時在西關角略有名氣，收了柳希文為徒，不知道他向先天道學習打坐將達兩年之久，由於柳希文年少英偉，學武之心特別强，而且未學紮馬，學過打坐，有了基礎，練武之時，進步神速，不過兩年，已經升堂入室，等閒之輩，絕非敵手，周泰亦對他另眼相看，指點蔡九儀門下的技擊，最精微之處，絕不吝嗇。

柳希文以前到衆善社學習打坐，已經一年過外，毫無進展，但却捐助銀兩，後來他改投周泰門下學技，不再到先天道館走動，年頭歲晚，過時過節，亦無銀両捐送，故此，郝道人心裏有些懷疑。有一日，恰當有事，柳希文路過那條大街，偶然站着看看，剛巧郝道人就在門外徘徊，看見了他，伸手打個招呼，邀他同入道館坐坐，兩人以前有師徒的名份，柳希文不想令他難過，便即移步入內。

兩人落坐，郝道人向他稱讚幾句，說：「沒有見你差不多兩年了，原來你暗中苦練打坐，無怪精神氣力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柳希文說：「道長，實不相瞞你說，我在道館學習打坐，苦練將達兩年，只是白費氣力，不但體格方面無法化弱為强，而且一人難敵雙手，夜間走動，總是心慌慌的，恐怕碰着歹徒伏擊，現時大不相同了，我投入周泰武館學習功夫，前後未够兩年，就此化弱為强，自問兩三個人並非我的敵手。如果你說我因為學習打坐就神氣旺盛，那就走了眼。」

郝道人聽了此言，心頭火起，說：「柳希文，如你所說，你學習過周泰的功夫，一人能敵幾個，是也不是呢？」

柳希文點了點頭。

郝道人大喝一聲，說：「柳希文，你切勿自欺欺人，忘了本性，你的體格變好，純因打坐，就算你停了打坐，改學武功，手上有些斤両，仍是憑着打坐的賜惠，然後進展神速，如果你只練武功，很易練傷，臉上全無血氣，決不會像現時那麼神氣旺盛。」

柳希文不願跟他爭論，只好默然。

郝道人看見他沒有開口，以為自己果然說中他的秘密，索性順勢直落，責備他說：「柳希文，以前你過時過節，總是來道館坐立，捐些銀両，忽然之間絕跡不來，我並非靠你捐助銀両謀生，但以你的行徑來說，顯屬忘了本性，故此，我不能不責備幾句。」

柳希文忍無可忍，哼了一聲，說：「郝道人，如果你不說出來，我不會向你說個明白的，根本上我的體魄化弱為强，而且懂得武藝，全靠周泰師傅的指點，與你無關，假如我有些銀両可以捐助，應該送給周泰師傅。」

郝道人更加氣憤，冷然說：「柳希文，你口口聲聲稱讚周泰的武藝高强，看來你眞的苦練多時，照我看來，你實在不堪

一擊，如果你有胆跟我過招，而且打贏了我，我然後信服，不再苛求，反之，你打不過我，那就證明了我學習靜坐，以先天道的手法應勝過周家拳脚，那時你就算不來道館學習，亦要按時捐贈銀兩，跟以前一樣，你的意下如何？」

柳希文年少氣盛，絕無所懼，說：「郝道人，你的年紀已經超過花甲，看來絕非我的敵手，假如我三拳兩脚把你擊倒，你的面子丟盡，以後難再立足，我也於心不安，看來還是息事寧人，不必再談比武了。」

郝道人連聲冷笑，說：「我一定要你過招，如果你不敢應戰，我不讓你走出大門。」

既然郝道人說得如此強硬，柳希文亦覺心中有火，索性一口答應，於是一僧一俗，就在天階交手。

郝道人如常的站着，並無馬步，一雙手低垂下來，有如閒談模樣，柳希文跟他相距八尺過外，擺好架式，郝道人向他望了一眼，說：「我並無特別招式，見招接招，連消帶打，你放心進攻好了，打傷了我，絕不埋怨。」

郝道人沒有正式擺下姿勢，而且口出大言，柳希文聽了當然產生反感，大喝一聲，便即進馬發拳，連打幾個弓箭連環捶，跟着轉身踢脚，非常威武。

郝道人相當古怪，只是微微伸手撥過來拳，並非反攻，對方不管施展何種脚法，只是來往走避，因爲天階很闊，有足够的地方迴旋，既然兩人並非貼身搏鬥，柳希文連發幾脚，但是落空的，不覺有些沉悶，索性站定說：「郝道人你只是來來往往的閃避，看來不敢跟我過招，如你繼續躲閃，絕不還手，我就看做打贏你了。」

郝道人狂笑一聲，說：「柳希文，我不會念在我們以前有師徒的關係，暫時留手，看看你的武藝如何，既然你如此自負，那麼，恕我手下無情，你必須懂得，我絕非輕易發招，一經出擊，必然會將你打傷。」

柳希文憤然說：「我正是希望你打傷我，閒話休提，看招！」

說完這句話，他就標馬上前，右手向上一揚，踢出左脚，跟着左脚並未落地，再踢上去，那時落地就立刻回身，以右脚出擊，因爲這一招是轉身踢出的，有如虎尾脚，連發三脚，非常凌厲。殊不料對方已經看出他的拳路，故意讓他的脚法盡量施展，踢倦了必然站下來，稍爲休息，再發另外一招，那一瞬有機可乘，正好反攻，故意在他踢完幾脚還未回氣之際，忽然標馬向前飛躍，以左手三指撮合，向他右乳下面的血海穴使勁一捏，柳希文登時覺得該處發生劇痛，右臂軟弱無力，低垂下來，自知不敵，趕快連退幾步。

郝道人並不再度追趕，笑着說：「柳希文，你已經受傷，顯然是周泰的功夫鬥不過我，老實對你說，這種傷勢非輕，你趕快到周泰的武館求醫，看看他有沒有本領把你治癒，如果他無此本領，你的傷勢愈來愈加嚴重，到時再到我這邊來，我仍可把你治癒，切勿拖延，否則，死了變鬼，不必怨我。」

柳希文覺得右邊乳下的部位確是給他捏過，渾身酸痛，既然郝道人說得如此嚴重，不敢怠慢，一言不發，轉身走開。

他足不停步的走向周泰武館，那時靠近中午，周泰正在家裏吃飯，他住着的地方正是前舖後居，演武廳就在前面，忽聞脚步聲，十分急躁，趕快走出來看看，只見柳希文面如土色，走得氣喘如牛，還沒有坐下來，就點頭說：「師傅，我給人打傷，請你立刻用藥施救。」

周泰叫他坐下，喝一杯熱茶，稍爲休息，然後問他跟誰交手，如何知道給人打傷。

柳希文曾經練武多時，以爲自己打完仍然可以走一截路，大概傷勢並非特別嚴重的，不過郝道人有心恐嚇，說得那麼厲害，目的希望他捐些銀両而已，故此他聽了周泰所言，反而鎭定起來，說：「師傅，我跟郝道人過招，他用手指在我的右胸捏了一下，似乎受傷，又覺得並非很是嚴重，不過，他曾經叫我立刻走回周公館求醫，遲了就來不及，故此我奔走過來，而且心慌意亂，愈走愈速，氣喘如牛，現時坐着喝了一杯熱茶，就好轉了許多，大概傷勢不是很嚴重，不過所傷的部位有些離奇，剛巧在右邊乳房下邊一寸之處，聽說那是穴道，要請傅師過眼，再行定奪。」

說完他就把上衣扯起來，露出胸前肋骨，在胸腹之間隱約有一個地方透着黑影，他指着那一處說：「剛才我給郝道人打傷，就在這裏，照你看來，是否有些問題呢？」

周泰看了看，伸手摸摸，不料他的指掌剛剛接觸，柳希文就發生劇痛，自然縮後一步，周泰臉色一沉，說：「郝道人居然下毒手，他不是跟你開玩笑的，他說的的確是事實，如果你拖延不醫治，明日此時你就變了鬼。」

柳希文大吃一驚，說：「師傅，何以那個部位並無紅腫損傷，只是有些微痛，你就說得如此嚴重，跟郝道人說的一模一樣呢？」

周泰說：「練拳之法，有軟硬之分，如果練習指勁，並非打沙包，而是打棉花，那就有暗勁竄入皮膚肌肉之下，直接傷害內臟，該處屬於氣海穴，那是肺氣回流到心臟必經之地，初時微有瘀傷，外邊看不出來，晚上傷處腫起，有藍筋出現，明日凌晨，你就支持不住，吐血身亡，此是陰風掌，亦有用手指去捏着那個部位，施展暗勁，同樣能傷人的，大概郝道人苦練多時，不過平時他沒有表演武功，你看不出來吧了，既然我看得很清楚，當然有辦法替你醫治，不必担心。」

柳希文喜出望外，立即道謝。

周泰叫他躺在床上，暗中運氣，同時他用跌打藥酒敷治，搽食兼施，跟着周泰對他說：「照我看來，藥到之處，不久受傷的部位就會腫起，那是好轉的現象，不必心寒，再者，你喝了藥酒，半個時辰，腹如雷鳴，便有黑血瀉出，如果我所說的話成爲事實，你就有驚無險，至於如何對付郝道人，你躺着休息半天，化危爲安之後，再行慢慢的計議。」

柳希文一向十分信服周泰，不但對他的武功異常敬仰，對於跌打醫術，亦很仰慕，故此，聽了立刻依言行事。果然不出

所料，藥到回春，受了暗傷的地方，很快就紅腫起來，跟着疴下黑血，周泰喜形於色，說：「賢徒到底年少力强，且有武功護體，然後能够脫險，恭喜你了，休息到明天，然後跟你交談，你千萬不要移動，暫時一切茶食烟酒，不能進食，一切都要戒絕。」

柳希文聽了，更加安心，就在周泰的客房度宿一晚，夜間微微覺醒，立刻控制心神，繼續安睡，翌日上午，陽光普照，他再度覺醒過來，果然精神旺盛，雖有微痛，並不碍事，周泰入房看他時，還有鐵指陳以及蘇乞兒兩人同行，三名高手一齊在眼前出現，料想他們已經商量過對策，柳希文看了，更加歡心。

周泰替他把脈，又看他的眼皮是否凝血，跟着摸摸他的氣海穴，然後點頭微笑，說：「你絕無防碍了，不過三天，便即復元，能够拳打脚踢，痊癒得如此快速，實在罕見，由此看來，妖道的陰風掌，仍未登峯造極。關於如何制服妖道之事，我已經跟兩位師兄弟一齊研究過，最好今日就此進行，你假扮有病在身，躺在担架床上，然後由蘇師傅以及陳師傅喬裝苦力，抬你在前行走，我在後護送，進入先天道館之後，由我開言，僞裝做你的叔父，認爲你給他打傷，看看他如何醫治，同時，看看他的武功，以及他的道館佈置，準備隨時交手，以我們三虎去制服一名道士，料想不會困難，至於你的一方面很是安全，不必担心。」

柳希文聽了頻頻道謝，語聲甚爲硬朗，可見並無宿病在身。

未到中午，幾個人已依照計劃走向先天道館，進入大門，立將担架床放下，郝道長一搖三擺的由內堂走出，遙見柳希文躺在床上，臉露微笑，得意洋洋，向周泰望了一眼，說：「此人是你的貴親嗎？」

周泰說：「他是我的侄兒，不知死活，冒犯道長，道長教訓他一招，那是很應該的，他居然妄作主張，當日就向周館求醫，周泰自稱懂得跌打，實際上虛有其表，不醫還好，一醫更傷，你看見的，他閉目不言，面如土色，危在旦夕，請郝道長念在師徒的份上，替他診治。」

郝道長搖了搖頭，說：「他投身周館，已經跟我脫離關係，並非師徒了，他還斗胆向我挑戰，更非師徒，我傷了他的時候，不止立心給他一些教訓，還想看看周泰的醫術如何，既然周泰無法醫他，我雖然能够醫他，却有一個條件，未知柳叔台肯不肯答應呢？」

周泰聽了，竊笑於心，臉上仍是一團和氣，說：「舍侄氣若游絲，苟延殘喘，道長有何吩咐，請即快說。」

郝道長豎起兩隻手指，說：「至少要送二百兩銀，先送銀來，然後落藥。」

周泰沉着氣說：「如果沒有銀両送上，你是否讓他就此死去呢？」

郝道人傲然說：「理該如此。」

周泰再問：「你用暗勁傷了他，如果他就此身亡，我必然拘你送官究治，街坊各人以及苦力可以作證。」

郝道人哈哈大笑，說：「你眞是糊塗了，我只是輕輕的傷了他，决不會死，如果他死就死在周泰的手上，因爲周泰用藥不當，才有這種凶險的情況出現。」

周泰無法再忍，突然瞪眼向他一望，大聲說：「妖道，我正是周泰！」

郝道人吃了一驚，說：「周泰，你無法醫他，抬他到來醫治，還要試我幾句，意下如何呢？」

周泰說：「妖道，你傷了他的氣海穴，使用陰風掌，可惜功夫未够火候，給我周泰用藥醫治，他早已復元，我大喝一聲，他就一躍而起，請你睜大狗眼看看！」

周泰果然大喝一聲，柳希文由担架床跳起身來，笑着說：「道長，你的武藝高强，自誇能够隨便打贏周師傅的，贏了我不足爲奇，周師傅就站在你的眼前，請你跟他過招，讓晚輩開開眼界。」

原來幾個人合作迫他比武，郝道人欣然點頭，說：「你們的戲演得十分美妙，如果我今日跟你交手，死在你的脚下，並無所怨，不過，我這一招陰風掌，絕非你所說的那麼糟，不過我跟柳希文過招，留下幾分薄面而已，周泰，現時兩虎相鬥，必有一傷，甚至當堂身亡，請各位做見證，你如不後悔，請即放馬過來。」

周泰正是盼望他在盛怒之下答應比武，聽了便即點頭，叫各人散開站着觀看，證明兩人交手，並無刀劍在身，跟着周泰說了一聲：「你是主，我是客，先由我發招，那是江湖上的規矩，請恕我放肆了，看招！」

周泰說完，立刻標馬上前，一個冚捶由上打落，跟着又由下邊再打上去，變成霸王敬酒，右拳連發兩拳，快如閃電，郝道人不敢太過大意，雖然還招，只是招架，不想反攻，看來他伺機施展陰風掌，周泰明知對方的心理，不敢怠慢，一攻就以手脚連環出擊，眞的是拳打脚踢，異常凌厲，急攻無效，立刻躍開化爲守勢，以逸待勞，因此兩雄相鬥了半個時辰，仍是不分高下。郝道人非常陰險，一直都是招架的，有機可乘，然後飛躍出擊，來勢極兇，始終是採取守勢，周泰覺得如此苦戰，太過浪費時間，索性誘敵進攻，便即大開門戶，左右兩手伸開，露出中門，讓他進攻，然後逐步退縮。

這一招大鵬展翼，正是周家拳法的絕招，雙手伸開，兩脚逐步退後，其實隨時可以把雙手合門的，郝道人不明白其中奧妙，以爲對方敗象已露，立刻以穿心腿進招，怎料周泰雙手合攏，捉住他的右脚，使勁一拋，郝道人如箭離弦般給他拋出二十尺外，周泰哈哈大笑。

郝道人剛剛跌在牆角，那邊的牆上懸掛雙刀，他一怒之下，跳起來抓住雙刀，轉身衝向周泰，雙刀齊出，企圖一招把周泰殺掉，做夢也不知道周泰腰間早已藏了一條軟鞭，刀來不避，活然一聲，軟鞭由下邊殺上，一鞭就把雙刀捲去了一刀，郝道人自知不敵，大聲叫喊，門人一齊湧出，七個人就是七把刀，佈成七星陣的陣勢向周泰節節進迫，郝道人反而在旁觀戰。

搏鬥了一會，七個人的刀全部脫手飛出，大喊一聲，奪門逃去，周泰轉身看時，郝道人已逃去多時，於是幾個人合力拆了道館，奏凱而歸。

郝道人不敢再在廣州興波作浪，星夜逃去，不知所踪。

（完）

夢斷刀還

。本文承自第42頁。

林香香的舅舅哈哈一笑道：「好聰明的小子，居然給你料中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我可告訴舅舅藏物的眞正位置，可是……可是……。」

林香香的舅舅笑口道：「你還是不相信舅舅，是不是？」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事到不得已時，你是香香的舅舅，她能把你怎樣？」

花蝴蝶林香香聽得嬌軀猛然一震，道：「大哥說得對……舅舅……。」

林香香的舅舅搖頭大嘆，道：「女心外向，舅舅怎樣說才好呢？」

花蝴蝶林香香道：「任大哥的顧慮大有道理，舅舅！香兒把話說在前面，香兒生死之決，就在你一念了。」

林香香的舅舅凝思有頃，一點頭道：「這樣吧，舅舅把『追魂子』交回你手中，你們先有自保之能，總該相信舅舅了吧……不過……」話聲一轉，接着又道：「舅舅要任無我給我一句話，絕不騙我。」

鐵血行者任無我一笑道：「你就這樣相信我？」

林香香舅舅道：「鐵血行者的招牌，舅舅還相信得過。」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好，我們一言爲定，請你也解了我的穴道。」

林香香舅舅眞有過人的心機，毫不猶豫的先將「追魂子」還給花蝴蝶林香香，隨手又解了鐵血行者任無我穴道。

鐵血行者任無我活動了一下四肢，站起身道：「我們到外面去。」花蝴蝶林香香不放心鐵血行者，扶住他向外走去。

鐵血行者任無我指着遠處一塊廦石階道：「東西就在那塊廦石下面。」

林香香舅舅親自過去，掀起廦石，下面果然有一個鐵匣子，鐵匣子裏面有一本小本子，紙面已經帶黑色了。

林香香舅舅沉住氣，只望了一眼，就要將鐵匣子向懷中端去……

忽然，一道奇強的勁力，直射過來，又急又猛，林香香舅舅那高的功力，居然未能握住那鐵匣子，被那勁力掃得飛了出去……。

林香香舅舅厲叫一聲，點足長身追去，詎料，橫裏又閃出一條人影，先他一步將鐵匣子搶到手中。

林香香舅舅大吼一聲，雙掌一齊拍去，他是情急拼命了。

來人冷笑一聲，左手一抖，一股奇強勁力，震得林香香舅舅退了五步才隱住身形。林香香舅舅一吸眞氣，壓住胸心翻騰的血氣時，又有一條人影飛身而下，落在他面前，叫了一聲：「義父！」

他慨嘆一聲，退了一步。

那一掌震退他的人忽然向前一步指着自己鼻子道：「林童，你可認得老夫？」

原來，張不棄的義父，林香香的舅舅原名叫林童。

林童打量了那人半天，忽然臉色大變，一連退了四五步，驚叫道：「你是……你是雷老前輩……。」

一聲雷冷冷的道：「你想不到吧，我老頭子居然還能活着出來。」

林童慘笑一聲，道：「大哥誤我！」

張不棄目光烱烱的又叫了一聲：「義父……。」

林童悽然道：「我一向待你不薄，而且，眞想助你逐鹿武林……。」

張不棄冷冷的道：「我只問你一句話，我母親是怎樣死的？」

林童目光呆了半天，然後一垂首，道：「她受不住老夫的逼迫，自絕死的！」

張不棄道：「我的父親是不是你有意教我去弒的？」

林童點頭道：「這怪你，你不該向老何查問你的身世。」完全給一聲雷料中。

張不棄目光怒射，大喝一聲道：「你該死？」雙掌一插而出，攻向林童要害。

這是殺手殺人的殺着，也是林童敎給他的致命一擊，林童一驚，楞住了。

一聲雷霎時一揮手，發出一道勁力，把張不棄震開出去，張不棄雙眉一皺，叫了一聲：「外公……。」

一聲雷尚未答話，花蝴蝶林香香幌身而出道：「舅舅，你爲什麼也姓林？」

林童目光變得特別慈和起來，道：「我……我……本來就姓林……。」

花蝴蝶林香香道：「那我……。」

林童道：「因爲你是隨母姓！」

花蝴蝶林香香轉身向着張不棄，欲言又止的嘆了一口氣，頓足回到鐵血行者任無我身邊，緊緊的握着鐵血行者任無我的手，輕聲道：「大哥，我們走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點頭道：「好！我們走！」

林童望着花蝴蝶和鐵血行者任無我的身形消失不見，仰天一嘆，道：「香兒何辜……。」

一聲雷冷笑一聲，道：「你也知道愛惜自己的兒女？」

林童道：「我會給你們一個公道，只要你們答應我一個請求？」

一聲雷道：「老夫已經沒有當年的火氣了，有什麼話你說吧？」

林童向張不棄道：「我要你答應。」

張不棄冷笑聲中，望向一聲雷，一聲雷點了一點頭，張不棄道：「你說吧！」

林童道：「不要告訴香兒，我是她父親，同時你要好好照顧她。」

張不棄點頭道：「答應你！」

林童仰天發出一陣震天慘笑，慘聲漸漸弱了下來，他的身子也慢慢的向地上坐去。最後，他口角流出了一股鮮血，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張不棄望着那四人一瞪雙目道：「今日之事，你們已是親目所見，將來如有半字外洩，小心我索命追魂，現在，你們先回去，等我後命？」

那四人帶着林童的屍體，悚然而去。

一聲雷歛聲長嘯了一聲，道：「孩子，未了的事，外公不能管了？」

話聲一落，人已飄了出去。

張不棄叫了一聲：「外公……」

「以後你該復姓歸宗，仍然姓董了……。」話聲遠遠的傳來，張不棄也成了一個淚人兒。

——全文完——

密宗十絕（十五）

慕容美 著

上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玄發現江寡婦及上官杰都是風雲敎中人，並揭破江寡婦就是九尾金狐，叫她準備與他僱用的殺手馬老六廝拚。然後丁玄走到留香院，會見上官杰，想勸他回頭，上官杰無動於中，而丁玄已陷入上官杰等人的包圍中了，丁玄在這種情況下，惟有沉着應變，準備突圍……

臨老入花叢　風流非壽徵

上官杰道：「信鴿？」

丁玄笑道：「算你還有幾分腦筋。」

上官杰面露懷疑之色道：「你有徐老頭的信鴿？」

丁玄笑道：「沒有。但這並不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

上官杰道：「你去過這兒的太平分舵麼？」

丁玄笑道：「持有徐老頭兒天龍信符的人，什麼地方都去得。」

上官杰眼珠微微一轉，忽然也微笑了起來，道：「經你老弟這麼一提，我忽然也想起忘了告訴你老弟一件事。」

丁玄笑道：「沒有關係，正如你老哥所說，現在說出來還不遲。」

上官杰微笑道：「我忘了告訴你老弟，這兒太平分舵的三隻專用信鴿，我昨天一到，就全部放光了。」

丁玄笑不出來了。

上官杰又笑了笑，道：「除了這件事，你老弟還有沒有別的什麼拖時間活命的妙法？」

丁玄輕輕嘆了口氣道：「沒有了，你們動手吧！」

上官杰抬頭望了望天色，自語似的道：「老黃一向守信，他說過天一亮準到，怎麼這會兒還不見人影子？」

他話還沒有說完，把守左邊月牙門的那名殺手忽然大聲報告道：「回副教主，黃老供奉來了。」

一聲輕咳，適時自甬道中傳了過來，接着從甬道中緩步走出一名身材瘦小的黃袍老人。

這名瘦小的黃袍老人，不必說當然就是上官杰口中的黑心諸葛黃萬曉了。

個子生得矮小的人，爲了想增加高度，走路時多半昂首凸肚，以顯得自己十分神氣。

這位黑心諸葛也不例外。

他即使翹起足尖，最多也只能跟丁玄雙肩平齊，但瞧他老哥此刻托着一根旱烟筒走路的神氣，就好像金 天將降凡似的，他自己也許認爲很威風，但別人看了，則很可笑。

跟在黑心諸葛身後的人，便是花壺老張。

花壺老張似乎已瞧出情勢不妙，瑟瑟縮縮地藏在黑心諸葛身後，只探頭朝跨院中匆匆瞄了一眼，便陪笑哈腰，支吾着轉身退去。

黑心諸葛大模大樣的走進跨院，仰臉望着小紅樓的上官杰道：「上官兄打算怎樣處置這個小子？」

上官杰笑道：「現在就是看您黃老供奉的手段了。」

黑心諸葛又道：「要不要留活口逼供呢？」

上官杰道：「如果辦得到，自是求之不得，只是這小子骨頭硬得很，恐怕很難如願。」

黑心諸葛冷笑道：「如果連這麼一個毛小子也收拾不了，老夫還配稱什麼黑心諸葛？嘿、嘿、嘿！」

丁玄恨得牙癢癢的，眞想竄上前去，給這老傢伙幾個大耳括子。

以他的身手，當然不難辦到。

但是，他不能不攷慮前後左右的那四具神機奪魂弩。

他雖然處境不利，生機渺茫，但他至少還有一段思攷的時間，如果意氣用事，他就連這一點點寶貴的時間也要給剝奪掉了。

上官杰聽了似乎很高興，急忙接着道：「那就太好了！這小子已證明爲西藏密宗門下俗家弟子，可能懷有密宗十藝的秘笈，教主及小弟，均對密宗武學極感興趣，老供奉若能使手段叫這小子交出那本秘笈，將是不世奇功一件，小弟敢担保您老一定能補上第五副教主的懸缺。」

黑心諸葛微微點頭，一雙三角眼中，露出思索的神情。

他想了一會兒，忽然抬頭道：「辦法是想到了，但是還缺少一樣東西。」

上官杰忙問道：「缺少什麼東西？」

黑心諸葛道：「這小子聽說一身功夫驚人，如果給他事先知道，老夫這套法子就不靈了。等一下，待老夫上樓來說。」

上官杰道：「好，下面的門，撞壞了沒有關係。」

黑心諸葛道：「用不着。」

這位黃衣大供奉雖然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一身輕功，可還眞不俗。

只見他雙肩微微一幌，便如一朶黃雲似的，平地冉冉升起。

窗口的上官杰，側身讓進這位黃衣大供奉，但一雙銳利的眼光，仍然緊盯在丁玄身上。

他知道丁玄此刻有如一頭受困的豹子，只要有一點點疏忽，說不定就會使整個局面爲之改觀。

李二瘸子賭塲和太平客棧的兩次前車之鑒，已使他損失了七八名高級殺手，他雖貴爲風雲教的第一副教主，如果情況繼續惡化下去，他也照樣担當不起的。

所以，黑心諸葛登樓之後，他只微微弓腰，同時送上一邊耳朶。

黑心諸葛站在他的身旁，高度只到他的胸口，兩人咬耳朶的神情，就像一個大人在聆聽一個小娃娃害羞的需索。

黑心諸葛想出的是什麼主意？

他需要的，又是一件什麼工具？

窗口距離地面甚遠，誰也聽不清他們在鬼鬼祟祟的說些什麼。

丁玄只能從上官杰的表情上去猜測。

上官杰的表情，變化得很快，也很奇特。

黑心諸葛開始的兩句話，顯然是兩句平淡無奇的套話，所以上官杰起初只是微微點頭。

然而，只不過一轉眼之間，上官杰的態度就起了急遽的變化。

只見這位身兼兩派要職的神龍，不知聽黑心諸葛說了一句什麼話，神色微微一變，臉上的肌肉，突然僵硬。

他想轉過身去，但經黑心諸葛輕輕一碰，便又立即回復原狀。

這樣僵持了短暫的片刻，上官杰終於清清喉嚨，向兩邊樓上，以及院門前的四名殺手，高聲吩咐道：「本教與丁玄丁少俠之間，過去完全是一場誤會，爲了表示和解的誠意起見，你們的弩筒，可以放下了。」

風雲教對部衆的管束，顯然相當嚴格，四名殺手聽到這道命令，雖然人人現出驚疑之色，但最後還是乖乖的相繼抛下了那四具神機奪魂弩。

這時，最感意外而吃驚的人，還是丁玄。

這是怎麼回事？

× × ×

其實，丁玄並不是不曉得這是怎麼回事。

因爲他一直在注視那個窗口，留意着上官杰跟黑心諸葛兩人 一擧一動。

他看得非常清楚，上官杰發出這樣一道命令，顯然是受了黑心諸葛的影响。

更確切一點說，應該是受到了黑心諸葛的威脅。

黑心諸葛站立的位置，是在上官杰的左側，他的旱菸筒，已從右手移到左手，空着的右手，則爲上官杰的身子所遮擋。

事實甚爲明顯，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便是黑心諸葛那隻右手導發的。

沒有人知道黑心諸葛此刻右手上拿着的是什麼東西，但誰也不難想像得到，那一定是件能立刻置人於死在的利器。

說不定也是一具神機奪魂弩。

× × ×

丁玄如今不明白的是：黑心諸葛爲什麼要這樣做？

風雲教收容的這批殺手，包括黑心諸葛在內，十之八九均屬過去黑道上一些惡跡昭彰的不法之徒。

他們投向風雲莊，甘願賣身賣命，是因爲他們除此之外，已無路可走。

如今，黑心諸葛突然變志倒戈，他有否攷慮到後果是何等嚴重？

他這樣做，貪圖的又是什麼？

× × ×

上官杰唇角慢慢浮起一絲微笑。

一種比哭還難看的笑容。

他微笑着，又向四名殺手揮揮手道：「好，這裏沒有你們的事了，你們都回總壇銷差去吧！」

四名殺手不發一言，果然遵示默然退出跨院。

等四名殺手走遠了，紅樓上的黑心諸葛，突然一翻手腕，點中上官杰背後兩三處要穴。

上官杰支撑不住，又從小樓上躍落院心，丁玄受了好奇心的驅使，正想迎上去問個明白時，身後院牆上突然有人哈哈大笑道：「幹得漂亮，佩服，佩服！」

丁玄扭轉頭一瞧，來人赫然竟是惡鬍子陸富。

丁玄這下更迷糊了。

惡鬍子怎麼找到這裏來的？

他說黑心諸葛幹得漂亮，究竟是種讚美？還是一種諷刺？

黑心諸葛挺立院心，兩眼瞪着惡鬍子陸富，神色顯得十分凝重。

惡鬍子陸富笑着道：「你的任務已經完成，幹嘛還賴着不走？」

黑心諸葛手一伸，冷冷地道：「拿來啊！」

陸富道：「我欠你什麼？」

黑心諸葛道：「奪命丸的解藥。」

陸富大笑，笑得幾乎直不起腰來。

黑心諸葛臉色遽變，瞪眼怒聲道：「你敢言而無信，戲弄老夫？」

陸富擦去笑出來的眼淚道：「不敢當，不敢當，我惡鬍子別的好處沒有，就是一生從不賴帳。」

黑心諸葛道：「那麼，你爲何不給我奪命丸的解藥？」

陸富笑道：「根本就沒有一種叫奪命丸的毒藥，你要我給你什麼解藥？」

黑心諸葛一怔道：「那……那……你早先逼老夫服下去的，是什麼東西？」

張富笑道：「一顆臭泥搓成的泥丸罷了！」

黑心諸葛眨着眼皮，疑信參半。

陸富笑道：「你老兄功夫深厚，經驗老到，爲什麼不運氣查察一下究竟有沒有中毒的現象？」

黑心諸葛果然依言吸氣運功，查察體

內有無異狀。

陸富等了片刻，笑道：「如何？」

黑心諸葛咬咬牙根，突然一跺足，飛身掠出院牆。

陸富哈哈大笑道：「慢走，慢走。不送，不送！」

遠遠傳來黑心諸葛的咒詛：「你這個狗臭鬍子，你替老夫記着就是了！」

× × ×

現在即使陸富不加以說明，丁玄也可以猜出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也許正像一句俗語所說的：瞎貓碰上了死老鼠。

惡鬍子陸富大概是徬徨無計之餘，忽然遇見這位黑心諸葛，一時氣無可出，便拿這位黑心諸葛煞煞手癮，不想無意之中，竟逼出黑心諸葛這次前來太平鎭的目的，於是便以一團泥塊，詐稱毒丸，威嚇黑心諸葛，必須制服神龍上官杰，方給予解藥……

陸富縱身一躍而下，笑笑道：「要不要我說明一下我跟那老傢伙剛才打的什麼啞謎？」

丁玄道：「我只想問你一件事。」

陸富笑道：「什麼事？」

丁玄道：「在黑道上，這位黑心諸葛是一頭公認的成了精的狐狸，你以一夥泥丸，就想要他上當，這種做法是不是太天眞與太冒險了些？」

陸富笑道：「這個，你老弟就不明白了。」

丁玄道：「哦？」

陸富笑道：「心術不正的人，多半多疑，多疑的人，就容易上當。」

丁玄道：「哦？」

陸富笑道：「像這麼嚴重的一件大事，老傢伙絕想不到我會以兒戲的方式作賭注，這是老傢伙上當的原因之一。」

丁玄道：「以老鬼的江湖閱歷，他難道連藥丸跟泥巴的區分也分辨不出？」

陸富笑道：「吃過泥巴的人，並不多啊。」

丁玄道：「尤其是臭泥巴？」

陸富大笑道：「對了，那種嘔心的感覺，正是老傢伙上當的另一原因！」

丁玄道：「談正經的吧，你打算怎麼處置你們這位總管事？」

陸富道：「當然是送交帮主發落。」

他望着丁玄，又接道：「老弟可有什麼特別建議？」

丁玄道：「這是你們淮揚帮的家務事，我不想過問。我只想從這位上官仁兄口中，盤問一句話。」

陸富道：「問風雲教主是誰？風雲教總壇在那裏？」

丁玄笑笑道：「一點不錯。」

× × ×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但是，詩人們却說：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請記住：詩人要去的地方，既不是蘇州，也不是杭州，是揚州！

揚州的好處在那裏？

十年一覺揚州夢。

贏得青樓薄倖名！

× × ×

揚州最有名妓館，是瘦西湖旁的萬花樓。

萬花樓，是酒樓，也是妓館。

這裏有最好的酒菜，也有色藝雙全的姑娘。也是揚州首屈一指的銷金窟，也是達官巨賈酒肉爭逐流連忘返的地方！

萬花樓羣芳競艷，脂粉成行，就連職掌總管大權的古大娘，如果不先翻一下花名册，恐怕也難一口說出她旗下姑娘的確數。

不過，其中有三位姑娘的芳名，相信古大娘一定不會忘記。

她們便是萬花樓有名的三大金牌美人兒。

金鈴。

雲娟。

燕燕。

初到揚州的人，只要荷包裏有幾文，第一個想去的地方，無疑便是萬花樓。

人到萬花樓，首先想叫的姑娘，當然就是上面提到過的那三大美人兒。

只是，由於身價太高，一般尋芳客，要想見到這三朶名花，可並不是一件容易事！

若想進一步登堂入室，眞箇銷魂，當然更是難上加難！

所以，當一般客人想叫這三個紅姑娘陪酒時，堂倌多半會陪着笑臉表示歉意：她們三個今兒湊巧身子不舒服。

當然囉，如果客人堅持，一定要她們帶病見客，也並不是絕對辦不到。

不過，她們必須先服了藥才行。

她們服的藥，只有一味。

銀子！

× × ×

仲冬，傍晚時分。

天陰欲雪。

寒風如刀。

紅燈高挑的萬花樓前，忽然出現一名頭戴瓜皮小帽，手托旱菸筒，留着一小撮山羊鬍子的老人。

這老人穿的雖然也是一件狐皮長袍，但袍面子已舊得發黃，看上去好像只要一伸指頭，便會戳出一個窟窿來似的。

光顧萬花樓的客人，無論如何寒酸，也很少會寒酸到這種地步。

所以，當老人剛剛登上台階，兩名把門柱子的伙計便雙雙迎了上去。

不是接客，而是擋路。

一名伙計道：「老先生走錯了地方了吧？」

老人頭一仰，以旱菸筒指指那兩盞紅燈籠道：「這兒不是萬花樓？」

兩名伙計微微一怔，另一名連忙接着道：「是的，這兒就是萬花樓。老先生找誰？」

萬花樓上上下下，連跑堂帶打雜的，男女老少不下百人之多，親戚友好前來探望，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兩名伙計的態度，立即改變。

這老人如是樓中僕婦的親友，尚不打緊，萬一是那位紅姑娘的家屬，他們可得罪不起。

老人緩緩吸了一口菸，慢慢的噴了出來，輕咳了兩聲道：「萬花樓賣的是什麼，我找的就是什麼。」

兩名伙計相互望了一眼，只好偏身讓路。

× × ×

萬花樓分大廳、樓廂、後院、三大部份！

普通客人，多半就在大廳中佔個席位，叫兩個姑娘，彈彈唱唱，笑笑鬧鬧，一樣可以盡聲色之娛，而花費却很有限。

這種場面之下，當然叫不到紅姑娘。

大廳上面，便是樓廂。包樓廂的客人，多半爲揚州城裏的生意人，一邊喝酒取樂，一邊談生意，一頓酒喝下來，生意也談得差不多了。

這種一方面花錢，一方面賺錢的客人，最受酒家歡迎的好主顧。

因爲這是一種活源頭的長客，萬花樓的營業，絕大部份要靠這類客人支撐。

樓廂的客人，可以叫到紅姑娘，但像「金鈴」、「雲娟」、「燕燕」等幾名金牌美人，依然難得在樓廂中露面。

長客並不表是就是豪客。

生意人的算盤精，沒有特殊目的，他們是不會花寃枉錢的。

要叫紅姑娘，須在後院上房擺紅席。

這種紅席，只有達官或鹽商才擺得起，因爲一席花費，至少得幾百兩銀子，普通人誰負担得了？

如今走進大廳的這名灰袍老人，既非豪客，亦非長客，當然只有在大廳中隨便選副散座的份兒。

帶路的那名伙計領頭走向大廳一角，邊走邊說道：「這裏比較清靜……」

等這名伙計拉開椅子，轉過身來招呼時，灰袍老人已經爬完樓梯的最後一級。

照應樓廂的，是另外兩名伙計。

那兩名伙計見灰袍老人一身冬烘打扮，以爲是那家行莊上的師爺，不敢過份怠慢，雙雙上前哈腰道：「您老怎麼這會兒才來？」

這當然只是一種職業上的套語。

老人如果是赴約來遲，這時一定會說出東家是誰，那麼他們就可以將這位師爺領去他要去的樓廂了。

灰袍老人輕輕一嗯，不置可否，沿着廻廊，緩緩向前走去。

樓廂上當然還有空房間。

老人掀起珠簾，走進其中一間，轉身吩咐道：「翅席一桌。」

兩名伙計迷迷糊糊的應了一聲是。

老人接着道：「先叫拉絃子的來，順便再找兩個小丫頭來替老夫鬆鬆肩骨。」

由於對方氣派奇大，說的又是行話，兩名伙計不敢以貌取人，除了諾諾連聲之外，一名伙計陪着小心道：「老爺子這兒可有熟姑娘？」

「沒有。」

「老爺子是第一次來？」

「是的。」

「那麼，老爺子打算叫那位姑娘過來侍候您老？」

「你去叫古大娘來，老夫自會告訴她的。」

一聽老人指名要見古大娘，兩人更是不敢得罪，於是雙雙一哈腰，應是退下。

不一會，一名頭挿翠花，衣着入時的中年婦人，領着兩名小婢走了進來。

這位萬花樓的女總管，不愧是個見過世面的女人。

她一走進樓廂，搽滿脂粉的面孔上，便浮起一片親切的笑容，好像見到老客人似的，嗲聲嗲氣的道：「哎唷，今天喜鵲叫，定有貴人到，果然……」

灰袍老人道：「古大娘？」

古大娘扭捏着笑道：「聽說府衙裏新來了一位師爺，是個有名的才子，姑娘們正在唸叨，想不到師爺大人……」

原來她把這老人認成了知府衙門裏新來的師爺。

灰袍老人是不是府衙裏的師爺呢？

老人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

古大娘又笑着道：「師爺大人打算叫那位姑娘過來斟酒？」

老人摸摸山羊鬍子道：「像老夫這樣一個糟老頭兒，叫個什麼樣姑娘較爲合適，你古大娘當然清楚。」

古大娘道：「金鈴？」

老人搖頭！

古大娘道：「雲娟？」

老人又搖頭。

古大娘道：「燕燕？」

老人仍然搖頭。

古大娘楞住了。

金鈴、雲娟、燕燕，是萬花樓的三塊金字招牌，普通客人就是肯花銀子，也不一定就能叫得到，這老傢伙居然一個也不中意，那麼，他來萬花樓幹什麼？

萬花樓除了這三大美人，還有什麼更出色的姑娘？

老人吸了一口旱菸，徐徐地道：「老夫想叫一個花名靈鳳的姑娘。」

古大娘一呆道：「靈鳳？」

老人微笑道：「希望古大娘最好別推稱萬花樓沒有這樣一個姑娘。」

古大娘呆了片刻，才道：「不瞞大人說，這兒的確有個花名叫靈鳳的姑娘，只是……只是……」

老人道：「只是怎樣？」

古大娘道：「只是這位靈鳳姑娘才來了兩三天，還沒有見過客。」

老人微微一笑道：「老夫中意的，便是這一點。」

古大娘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忽然道：「這位靈鳳姑娘初來乍到，連本樓中人知道的，都沒有幾個，大人是從那兒打聽到的？」

老人微笑道：「『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古大娘皺眉道：「依本樓的規矩，新來的姑娘，在沒有學會見客的儀節之前，是不作興出堂的，大人今天先另外換個姑娘怎麼樣？」

老人道：「你們的規矩，老夫不懂。老夫只知道，萬花樓既有這麼一位姑娘，你們就該替老夫叫她出來。」

古大娘露出爲難之色道：「她要是——要是——」

老人接口道：「沒有關係，老夫向不注重細節，就算她招待不週，老夫也不會在意的。」

古大娘只好點了點頭道：「好，大人請先用茶，奴身這就去喊她出來。」

× × ×

走進後院，古大娘轉身向跟在後面的兩名伙計道：「老鮑，你快去府衙裏打聽一下，看這老傢伙是不是新來的師爺？」

老鮑一點頭，轉身而去。

古大娘又向另一伙計道：「小狗子，你去叫當家的來一下。」

小狗子遲疑地道：「大娘應該知——知道——」

古大娘道：「知道什麼？」

小狗子道：「東家今晚要跟大將軍玩牌九，我可不敢去掃他的興。」

古大娘道：「那位大將軍？」

小狗子忍不住笑了一下，道：「胡集來的那位常輸大將軍。」

古大娘道：「你是說胡集孫百萬那個沒出息的兒子？」

小狗子笑道：「是的。」

古大娘道：「去，去，去，他又不少花的吃的，幹嘛一定要贏那小子這幾兩銀子？」

小狗子道：「一場輸贏不止幾兩。」

古大娘瞪眼道：「就算少贏個幾百兩，又怎麼樣？」

小狗子嚇得退了一步，縮頭道：「好，我去，我去。」

他舔舔咀唇，又加了一句道：「不過，我可要說這全是你大娘的意思。」

古大娘冷冷地道：「你可以告訴他，就說是我說的：他打算留給自己享受的一塊肥肉，現在馬上就要端上別人的桌子去了。」

× × ×

有人說：吃多了肥肉會發胖。

這話是有點道理。

至少陳胖子就是吃肥肉吃胖起來的。

據說陳胖子三十歲時就開始發胖，每天沒有一二斤肥肉，就像熬鴉片烟癮一般難受。

陳胖子今年四十五歲。

這也就是說，陳胖子自發胖以後，又繼續吃了十五年肥肉。

十五年，日子不短，無論幹什麼，都會有點成就的。

所以，陳胖子每天的肥肉已從兩斤加到五斤：他自己身上的肥肉，也比十五年前足足加了兩倍有餘。

這只是一種估計。

陳胖子沒有秤過體重，也沒人敢叫他秤：當着胖子說體重，本來就是一種忌諱，更別說是揚州城裏的這位陳胖子了。

陳胖子是揚州城裏的名人。

跟萬花樓一樣有名。

因爲陳胖子就是萬花樓的東家。

× × ×

陳胖子來得很快

來得快的原因，一是賭局尚未正式開始，二是這位萬花樓的店東對新姑娘靈鳳實在有點意思。

有人說：胖子多半比較和氣。

這是對的。

胖子總是笑口常開，橫眉豎眼的胖子確不多見。

有人說：胖子多半是正人君子。

這話也有道理。

因爲胖子好色的不多。

至少陳胖子就是這樣一個胖子。

陳胖子人很和氣，也不好色。但這並不是說陳胖子已沒有一點脾氣，或是已對女人完全斷了念頭。

所以，陳胖子偶而對一個新姑娘發生興趣，同時不高興別人先拔頭籌，也是人之常情。

× × ×

陳胖子挺着大肚皮，搖擺着跨入暖閣來。

古大娘只是望着他，沒說什麼。

這是他們之間的老規矩，在正式交談之前，她必須留給她這位胖東家一段喘氣的時間。

陳胖子氣喘定了之後，問道：「靈鳳呢？」

古大娘道：「陪客去了。」

陳胖子一拍桌子道：「這怎麼行？」

古大娘冷冷地道：「不行，又怎麼樣？萬花樓的姑娘，只是身價不同，沒有一個不是賣的；人家既曉得你這兒有個姑娘叫靈鳳，你能留着不見客？」

陳胖子臉孔漲得通紅，恨恨地道：「這老傢伙若是眞想打靈鳳的主意，奶奶的，老子一定，一定想法子……」

古大娘道：「想法子怎樣？」

陳胖子重重一哼道：「想法子拆了他那一把老骨頭！」

古大娘側目冷冷地道：「拚着萬花樓關門大吉？」

陳胖子像是嚇了一跳，結結巴巴的道：「會有那麼嚴重？」

古大娘走鼻音道：「嚴重？嘿嘿！眞正嚴重的部份，我還沒有提到吶！」

陳胖子臉色一變道：「難道——」

古大娘道：「你以爲我找你過來，眞是爲了怕你那塊禁臠被別人佔了便宜？」

如果此刻有人聽到陳胖子和古大娘之間應答的態度和語氣，一定會感到非常奇怪。

奇怪究竟誰是萬花樓的主人？

古大娘的身份，不過是一名管事，她憑什麼敢以這種語態對待店東陳胖子？

難道陳胖子有什麼把柄落在這位古大娘手裏？

或是，他們之間，除了賓主的名份，另有一種關係存在？

陳胖子好像又在喘氣。

古大娘冷笑道：「我已吩咐老鮑往府衙打聽去了，但願這老傢伙就是那位新來的師爺，否則，嘿嘿……」

陳胖子緊張地道：「否則怎樣？」

古大娘冷笑道：「我現在說了也是白說，你等着瞧好了！」

× × ×

古大娘猜測得一點不錯，自稱姓夏的老頭，果然不像什麼好來路。

他只是孤家寡人一個，不但點了一桌全翅席，還招來一班細樂，以及兩名烟茶丫環，如果再把靈鳳姑娘的賞銀算進去，他知不知道今晚要開支多少銀子才出得了萬花樓的大門？

他如此窮擺排場，目的何在？

爲了自知年歲太大，其貌不揚，想以豪闊的排場打動靈鳳姑娘的芳心？

還是他有把握，今晚這筆花帳，可以不費分文，算在別人頭上？

靈鳳姑娘來了。果然是個新姑娘！

她舉手投足之間，頗想裝得老練些，但由於從未有過這種經驗，以致愈做作反而愈透着稚嫩。

第一個不爭氣的部位，是她的那張面孔。

人一進房，一張面孔便紅得像個熟柿子，萬花樓的姑娘，見了客人臉變紅的有幾個？

其次，便是她的一雙眼睛。

她福腰請安，口裏說着老爺子好，但一雙眼光却始終不敢望向夏老頭，甚至聲音都有點顫抖。

夏老頭示意她在對面坐下，咀角浮起微笑，一雙色迷迷的眼光，老是在這位新姑娘身上溜個不停。

樂工領班上前哈腰道：「老爺子想先聽一段什麼曲子？」

夏老頭微笑道：「你們挑個嗓子好的，自拉自唱好了，這位靈鳳姑娘才來了沒幾天，曲子可能唱不來。」

那樂工領班，到這時候才發覺，這位靈鳳姑娘以前果然沒有見過，於是稱謝退下，調音理絃。

兩名丫環開始斟酒。

靈鳳雙手端杯道：「謝老爺子捧場，以後還望老爺子多多照顧。」

夏老頭樂得合不攏咀來，連聲道：「當然，當然。」

說着，擧杯一飲而盡。

靈鳳則只輕輕沾唇，便將酒杯放下。

如果換了別的客人，姑娘第一杯就不肯喝，是怎麼也不會答應的，但這位夏老頭却充份表現了憐香惜玉的風度，居然沒有加以强迫。

這老傢伙，是不是有意在討好這位新姑娘呢？

如果換了有經驗的姑娘，絕不難一下就想透老鬼安的是什麼心腸，然而，這位靈鳳姑娘，却顯然還沒學會這種知人識人的功夫。

兩名丫環替夏老頭挾菜，夏老頭則忙着爲靈鳳挾菜，那股殷勤勁兒，十足像個老孝子。

樂工一段曲子唱完了，夏老頭摸出一張銀票道：「唱得不錯，不過這兒用不着你們侍候了，這點小意思拿去喝酒吧！」

樂工領班哈腰接下銀票，眼角一掃銀票上的數字，心頭通的一跳，幾乎昏了過去。

小意思多少？一百両正！

萬花樓雖說是個豪客出入的銷金窩，但一支曲子就賞一百両銀子的豪客，他們可還是第一次遇上。

就算揚州城裏最富的鹽商林萬萬，也未曾有過這種大出手。

樂工領班再謝，腰哈得更低，差一點沒有雙膝跪下。

夏老兒如此大方，會不會又是表現給靈鳳看的？

如果是的，老傢伙算是成功了。

因爲靈鳳也看到那張銀票，靈鳳的臉上，也現出了驚異之色。

她雖是初來萬花樓。但對萬花樓的種種，一定聽過不少，她無疑也沒聽說過客人賞樂工會有這種大手筆。

樂工退出，夏老頭的豪擧，馬上就傳遍了整座萬花樓。

當然，也傳進了陳胖子和古大娘的耳朶。

陳胖子不住的咒罵：「可惡的老東西，仗着有幾個臭錢，就想來萬花樓擺闊，奶奶的，看老子……」

客人花錢花得太爽快，居然會引起酒家老板不滿，這倒也是很罕見的事。

不過，陳胖子罵的聲音並不大，也許只有他自己才聽得到，他顧忌的人，當然就是那位古大娘。

古大娘雙眉緊皺，一聲不响。

她在等待。

等待老鮑回報。

她必須先確定了夏老頭的身份，才能進一步籌思對策。

當時的揚州，繁華爲天下之冠，三敎九流，龍蛇混什，凡事一個應對不當，便會招來無窮禍患。

這座萬花樓，產業雖然屬於陳胖子，但實際上裏裏外外，大大小小的事務，幾乎是由這位古大娘一手包辦。

在揚州這種地方，像萬花樓這種場所，能够財源滾滾，營業蒸蒸日上，而始終沒有出過絲毫差錯，就是換上一個精明的大男人，也不易辦到。

放開有無其他關係不說，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令人由敬生畏的了。

換了你是陳胖子，你能離得開這樣一位女管家？

× × ×

老鮑回來得也很快。

老鮑的報告，第一句便是：「老傢伙不是府衙裏的師爺！」

據老鮑說，府衙裏的確新來了一位文房師爺，只是這位師爺患有風濕病，自從來到府衙，尚未出過大門，同時，這位師爺也不善飲，就連知府大人爲他接風的那一天，他都沒有喝過一口酒。

這些都不算什麼，耐人尋味的，是老鮑的後半段報告。

他說：根據那名衙役透露，新來的那位文房師爺不僅也姓夏，就連相貌，穿着，擧止，據描述都跟此刻樓廳中那個夏老頭極爲相似。

夏師爺雖不喝酒，烟癮却很大，抽的也是旱烟。

一根湘竹牙咀的旱烟筒，難得一刻離手。

樓廳中的夏老頭，抽的也是一根湘竹牙咀的旱烟筒！

這種種能歸之於巧合嗎？

× × ×

陳胖子突然一揮手道：「你去找小徐來！」

小徐是萬花樓的十二名打手之一，也是打手之中最年輕、最能幹的一員。

陳胖子這時候忽然想到要找小徐，用意自是不問可知。

但古大娘却問道：「咦！找小徐幹什麼？」

陳胖子理直氣壯地道：「你難道還看不出老傢伙是個冒牌的師爺？」

古大娘道：「他什麼時候說過他是府衙裏的師爺？」

陳胖子一下楞住了。

夏老頭雖然行徑古怪，但自進門以來，迄未表示過身份，他冒充過什麼人？

別人姓夏，他就不能姓夏？

別人用湘竹牙咀的旱烟筒，他就不能使用這種旱烟筒？

陳胖子訥訥地道：「可是——」

古大娘道：「他不該指明了要靈鳳陪酒，是嗎？」

陳胖子只好喘氣。

古大娘輕輕嘆了口氣道：「我們吃的是這一碗飯，不能不處處小心，其實這個夏老頭也不一定就是一個壞人。」

她頓了頓，又道：「如果這夏老頭兒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一類人，根本用不着小徐出面；反過來說，如果老娘沒有走眼……恐怕……哼哼……」

陳胖子忙問道：「恐怕怎樣？」

古大娘哼了一聲道：「恐怕就是八個小徐也解决不了問題。」

× × ×

不過，小徐還是被找來了。

當然不是找來打架的。

古大娘把他拉到一邊，不知低低的交代了幾句什麼話，小徐聽得不住的點頭，聽完之後，就轉身走了。

古大娘爲什麼要跟小徐咬耳朶？

難道他怕陳胖子聽去？

陳胖子居然沒有追問，他似乎已習慣了古大娘這種獨斷獨行的作風。

接着，古大娘再度向前廳樓廂走來。

夏老頭好像已經有了幾分醉意，他一見到古大娘，就拍着巴掌，笑道。「啊哈，大娘來得正好，來來來，我們談談，談談。」

古大娘笑吟吟的走了過去道：「老爺子有什麼吩咐？」

夏老頭湊上古大娘耳邊，悄悄地道：「這位靈鳳姑娘，老夫非常中意，大娘安排一下如何？」

「什麼時候？」

「擇日不如闖日。」

「今晚？」

「行嗎？」

古大娘掩口吃吃道：「噯唷，我的老爺子，你怎麼這樣性急，大家今天才是第一次見面，還不曉人家姑娘願不願意？」

夏老頭輕咳一聲道：「最好願意。」

古大娘一怔道：「您老這話是什麼意思？」

夏老頭眼珠向上翻道：「老夫這樣說，是爲了你們萬花樓好。」

古大娘退後一步，臉上神情變了幾變，終於又換上了一臉笑容道：「萬花樓以後需要師爺照顧的地方還多得很，既然師爺今天有這份興緻，奴身當然不好掃了您的興頭。」

她又轉向靈鳳姑娘，手一招道：「靈鳳，你來，娘跟你說句話。」

× × ×

靈鳳還是個沒有破身的淸姑娘。

但說也奇怪，她居然紅着臉，點頭答應了這件事。

陳胖子聽到消息，幾乎氣昏。

平常時候，他對古大娘可說是百依百順，唯獨這件事，他無法甘心，所以，他氣沖沖的找着古大娘，鐵靑着面孔道：「那老鬼他憑什麼……」

古大娘朝他使了個眼色，拉他去無人之處，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陳胖子頓時化怒爲喜道：「眞的？」

古大娘笑道：「你等着挺槍上馬就是了。」

她側着臉，又道：「只不過，你自己是塊什麼料子，你自己心裏應該淸楚，到了緊要關頭，若是犯上了毛病，別人可帮不上你的忙。」

陳胖子涎臉嘻嘻一笑道：「沒有關係，那種藥，我還有……」

× × ×

紅燭高燒。

檀香氤氳。

這間臥房還眞像個洞房。

夏老頭和衣倚在紅木床柱子上，細迷着眼，望着靈鳳的背影，臉上浮滿了得意的笑容。

靈鳳正在燈下卸裝。

片刻之後，靈鳳緩緩起立，轉身向床前走來。

她的右手藏在背後。

如果夏老頭看到靈鳳此刻右手上拿的是什麼東西，相信他一定無法還笑得出來了。

夏老頭顯然尚未覺察到，走向他的不是一名美女，而是一名死神。

所以，他仍在微笑。

靈鳳也在笑。

冷笑。

靈鳳走到床邊站定，冷笑道：「你這個老傢伙，這一生中，一共糟塌過多少女人？」

夏老頭居然還沒有看出風色，嘻笑着道：「又沒有上帳，誰記得那許多？」

靈鳳倏地亮出七首道：「你老鬼還有沒有遺言要留？」

夏老頭居然神色自若，笑笑道：「只有一句。」

靈鳳道：「哦？」

夏老頭道：「我若一死，你也活不了的。」

靈鳳道：「你老鬼這套唬人的本領，用來對付古大娘還差不多，本姑娘可不吃這一套。」

夏老頭道：「嗯！古大娘也不吃這一套。」

靈鳳冷冷道：「她最後不是答應了你嗎？」

夏老頭道：「她答應我的要求，只是希望我快些死掉。」

靈鳳道：「你以爲本姑娘要殺你，是古大娘出的主意？」

夏老頭道：「當然不是！」

靈鳳道：「否則——」

夏老頭道：「萬花樓有的劊子手，如果你殺了我，那是一種意外，也可以說，只是替別人省下了一番氣力。」

靈鳳不禁露出詫異之色道：「你既然萬花樓沒有你佔的便宜，你爲什麼還要這樣做？」

夏老頭道：「爲了救一個人，不得不出此下策。」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苗疆風雲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風嬌被鬼影手所擄，帶到荒山中的一間破廟裏歇宿，恰巧人屠戶將瑛姑也擄到這破廟裏來投宿。鬼影手與人屠戶兩人相遇，雖各懷鬼胎，但彼此擄人的目的相同，可謂志同道合。於是結伴同往郎岱，一行四人，朝行夜宿，向目的地前進，經過十多天，一天晚上，他們宿於一條溪邊的草叢中。至深夜，突然來了一個老者，在他們的宿處不遠的溪邊垂釣，不久又來了一名和尚，向老釣叟問訊，老釣叟似聽而不聞，及和尚見老叟的眞面目時，不禁驚愕……

施毒後遠颺　醒來嬌力無

　　這番那老頭兒不聾了，說：「喂！你這禿驢，有個完兒沒有，好不容易有魚上鈎了，又被你嚇跑啦。這裏有兩條大魚，要是再被你出聲嚇跑了，和尚，咱們是一塲官司。」

　　和尚忽然又合起十來，說道：「阿彌陀佛，貧僧不知道是老施主，適才多有得罪。」

　　那老頭兒呸了一聲，怒道：「罷了，你這禿驢敢情是個呆子，出了家也罷，偏又要入世，只怕佛祖降凡也點化不了你。好吧，有話快說。」

　　瑛姑可怔住了，這老頭兒端的是甚麼人，她雖不知和尚乃是為她而來，但卻知和尚是誰，既是梅姥姥的師兄，那武功之高亦已可想而知了，怎麼老頭兒罵他左一聲禿驢，右一聲禿驢，和尚非但不惱，反而唸起佛號來？端的這老頭兒又是甚麼人物？

　　那鬼影手可嚇壞了，忽然間，他明白老頭兒是甚麼人了！只聽他聲音抖顫，說道：「嗳呀！原是……是他，怎會是……他怎會也來……」

　　人屠戶愕然，道：「這老兒端的是誰啊？」

　　鬼影手不答，瑛姑聽得石後有輕微的響動，跟着傳來的話聲遠了些，鬼影手說：「你眞不認識……他就是龍江釣叟！他怎會……也來了！」

　　聲音細了些，又像驚魂稍定，沒那麼顫抖。

　　龍江釣叟？瑛姑心下只是微微一動，龍江釣叟是誰？她竟然不知，只不過覺得似乎聽到過這個名兒，這名兒倒好熟，分明是聽到過，卻一時想不起來。

　　龍江釣叟兀自在垂釣，頭也不回，和尚一認出老頭兒是誰來，登時像老鼠見了貓，只見他退後一步，又上了半步，又退一步。

　　和尚囁嚅道：「適才天色太黑，更萬想不到釣叟也會前來苗疆，一時未認出，多有得罪。」

　　那釣叟回頭一瞪眼，說：「你這和尚怎生恁地囉唆，這苗疆你來得，我倒來不得麼，休擾了我垂釣，和尚，我可聲明在先，我要釣兩條大魚，你要把魚崽子驚跑了，我可要找你算帳。」

　　大魚又是崽子，和尚心中一動，只見他飛快地溜了一眼，要笑又不敢，道：「那麼，釣叟不打官司啦。」

　　釣叟說：「不打啦，呸。我想了想，這裏天高皇帝遠，山外雖有個土司，人家那塲陰曹地府裏的官司，無常二爺的傳票已送出了，這官司怎麼打，我老人家沒耐性，和尚，別以為我和你說笑，你再擾我，當心我叫個屠戶出來宰了你。」

　　屠戶！啊！和尚霍地一挫腰，縱身而起，那意思顯然要繞着溪邊搜尋一匝，不料才縱起身子，斜身掠出不到兩丈，啊唷，忽地腳前頭後，又回落到原地，那龍江釣叟卻連頭也不回，僅見他那釣竿揚了一揚。

　　雖是在黑暗之中，但瑛姑也已明白，必是那釣竿的釣絲纏住了他的腳踝，把和尚硬拉回去。

　　不，溪邊並不黑暗，月亮已昇上來了，但相隔數丈遠，細細的釣絲是無論如何看不出的，不但瑛姑大吃一驚，那鬼影手與人屠戶也大駭，想想那釣絲有多細，卻能把飛掠出去的人硬生生拉回去，而且連頭也沒回，想想那和尚是何等武功造詣。

　　鬼影手說：「你，見到了吧，終南三惡連招也未出，甚至還沒現出身去，就被這老兒……被他……」

　　人屠戶哼了一聲，有甚麼聲響，啊，是衣服擦在石上，發出來的沙沙之聲，但鬼影手仍在原處，說道：「喂。他是不是……知道咱們……你那去……」

　　原來人屠戶在移動。

溪邊，那龍江釣叟把和尚拉了回去，卻仍像沒事人兒一般，倒像不是他把和尚拉回去的，那釣絲又垂落水中，和尚落回原處，呆了好一陣子，竟說不出話來。

　　釣叟仍不回頭，說道：「你給我安靜點行不行？好不容易魚兒要上鈎了，要是被你嚇跑了，小心我揪着你的頭髮，丟你到水裏餵鼈。啊！哈！我敢是說漏了咀，當眞我怎麼忘了，和尚沒頭髮。」

　　那和尚沒笑，也不敢惱，說道。「釣叟，我千里迢迢，日夜追趕前來，實是心急得很，釣叟若不能指引一條明路，貧僧這就別過。」

　　龍江釣叟哼了一聲，說道：「誰留你啦，要走就快滾，你要歸西，請便，明路沒有，倒有死路一條。啊！呸！敢情是條小魚崽子。」

　　釣竿一揚，釣起一條巴掌大的魚來，只聽拍的一聲響，是那釣叟嫌魚兒小了，隨手丟了出去，不知打在甚麼上，發出脆生生一聲響。

　　那瑛姑的眼睛可睜大了，人屠戶！人屠戶不知何時已轉到石堆那一面，分明是才露出身來，那魚兒巧巧地打中了他的臉，不怪那響聲清脆了，只見人影一幌，人屠戶又縮了回去。

　　隨聽鬼影手道：「這老兒一定知道我們躲在這裏，怎麼辦，現下你信了吧，他腦後像長着眼睛一樣，糟糕！你你……」

　　石後沒有聲音了，瑛姑本已是全神貫注，也聽得出鬼影手的話聲來，鬼影手那最後一句，分明已離開了石後，想必是人屠戶向崖下那面溜走了。不過，瑛姑倒放了心，這兩個賊子一定不敢轉出石堆前面來，雖然她和鳳嬌是躺在近岸的一塊大石和石堆之間，可望得到溪邊。

　　其實和尚也望得見她們藏身之處，只不過那草太深，把她們遮掩住了，是以她望得見和尚和釣叟，兩人卻見不到她們。

　　鳳嬌為何還不醒來？眞急人，來了這麼兩個大好帮手，正是脫身的好時機，但鳳嬌又非要睡一會不行，要知晨早嗅過了人屠戶的藥物，雖然人便昏昏迷迷，腿上倒有了勁，每日近傍晚，藥力漸失，那兩條腳倒歎弱了，人雖清醒了些，渾身卻軟如綿，也因這緣故，人屠戶才放鬆她們，不怕她們逃走。

　　這兩個賊子眞要走了，被這釣叟嚇跑了，這倒好了，但她絕不信兩人就此逃走，兩個賊子千方百計，用了多少心機，又吃了多少辛苦，所為何來，好不容易把兩人弄到這郞岱來，就這麼輕易便被嚇跑了的。

　　嗳呀！瑛姑心頭一震，這人屠戶詭計多端，別又是施展甚麼詭計去了吧？這賊子自知武功不如人，總是暗中做手腳。

　　那面溪邊，和尚卻張大了口，愕然望着那一聲脆響之處，作勢欲前，但又似有人拖着他的後腿一般。

　　自是沒人拖他的後腿，但卻知他一移步，釣叟必要拖他回來。

　　那釣叟顯然不耐煩了，怒道：「你給我安靜一點行不行？和尚，雖然你六根不淨，不啻色空，總算還有一分善念，我這才救你一命，快給我坐下了，就憑你那兩手功夫，也想將人救得下來？呸！你知不知道，往前走不出五丈，你就走進了極樂世界。」

　　這番話聲可低得多了，瑛姑好不容易才聽得明白，那和尚大吃一驚，說道：「啊！原來……原來……那麼……她她……眞在這裏了，阿彌陀佛，尚望釣叟慈悲。貧道受人重託，冒死前來，只為了卻一樁心願。」

　　那釣叟道：「和尚，若不是我也有一樁心願，偏巧相同，我才不管你的死活哩，好賊崽子，我老人家倒要瞧你有多大點道行，哼！」

　　和尚愕然，但立即明白那最後的兩句，不是對他說的，可又不敢問，只是迅速地掃了一眼，瑛姑已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人屠戶已離開了石後，顯然已知和尚與釣叟都是為她而來，必是又去施展甚麼陰謀詭計去了。

　　瑛姑霍地坐起身來，啊唷，她是起了身，但那身子一起，只覺地轉天旋，又復倒下。這一驚，非同小可，適才確實體力已復，她不但已能行功，而且還替鳳嬌推拿，怎生又復……不，不再是像以往一般只是昏昏迷迷，現下仍然清醒，只不過軟弱無力。

　　驀聽溪邊響起了一聲哈哈，那龍江釣叟霍地站了起來，把釣竿一扛，道：「和尚，按你以往所行所為，我老人家恨不得見面就給你兩個咀巴子，總算你雖未立地成佛，卻也眞放下了屠刀，也還有一分善念，和我老人家的心願又一般無二……」

　　和尚說：「啊！一般無二，那麼，釣叟你也是為了救那瑛姑而來？」

龍江釣叟道：「我一生最講恩怨分明，就像你們佛家重因果一樣，和尚，我老實對你說了吧，誰要敢傷害那瑛姑一根毫毛，斗胆敢在她身上打主意，得先問過我手中這根釣竿，我老人家一生慈悲爲懷，在江湖上行走了這麼多年，雖然痛懲過不少賊子，却還未殺過人，今晚我要開殺戒了，」

和尚喜道：「釣叟當眞也是爲救瑛姑而來，阿彌陀佛，善哉。」

龍江釣叟呸了一口，說：「和尚，別和我來這一套，今晚我老人家要大開殺戒，去你的善哉，且住……」

老頭兒側着頭，在聽。

那和尚也在聽，瑛姑也聽出了聲響，是甚麼野獸在嘷叫，有石頭滾落，樹木搖撼的聲響，不到盞茶工夫，那崖下溪邊，像天翻地覆一般，聽得出那是野獸的哀號掙扎，但很快就寂然了。

龍江釣叟沉着臉，說道：「和尚，你聽到了麼？先前我要不阻止你，你也就像那些野獸一般，你已去西方極樂世界，見你的阿彌陀佛了。」

那和尚必巳臉上變了色，月下的臉色黑了些，說道：「好厲害的人屠戶，這必是野獸踏中了他洒在林中的劇毒。」

龍江釣叟道：「你明白就好了，和尚，你咬牙也沒用，給我安靜一點，喂！我說，你不轉來轉去行不行？」

和尚是急得在釣叟身邊亂轉，想想那樹木搖撼得有多厲害，眞個似地動山搖，可見毒藥的非虎即獅，也可見人屠戶的毒藥何等厲害。

若以江湖比之山林，這釣叟與和尚，却也比得獅虎，人屠戶豈會不用上劇毒之藝。何況適才釣叟用飛魚打了他一個咀巴子。

和尚不敢亂轉了，道：「這這……這一來，咱們如何救得了人，豈不是眼看他逃走，咱們却不能追趕。

龍江釣叟呵呵笑道：「誰說救不得人？人自在那石堆後面，還怕人屠戶帶着她逃走得了麼，敢情你這和尚奇蠢無比，這賊子正是惟恐你不去追趕他，那你可上大當了。」

「石堆後面？啊！」和尚不待釣叟話聲落，巳撲到石堆前，谷底，溪邊，月下，豈會無霧，那瑛姑與鳳嬌，又躺在草裏，是以和尚雖到了面前，仍然只能見到兩個模糊的人影，再加風吹草動，那人影也乍隱還現。

和尚却欲進還退，這這……人屠戶會不會以這兩人爲餌，在這石堆前後撒上了毒粉，這會不會是毒烟？

龍江釣叟巳到了他身後，說道：「和尚，你放心，那賊子要露出面來，早巳沒命了，這石堆前面不會有毒，姑娘，你可以出來了。」

瑛姑巳知和尚是誰，却不知梅姥姥命和尚來尋她，這龍江釣叟亦僅覺得似曾相識，也曾聞其名，但亦不知是爲她而來，要不然早就出聲了，聽得釣叟呼喚，這才嘆了口氣，說道：「老人家，可惜晚了，現下我連坐起身也不能够。」

龍江釣叟吃了一驚道：「你怎說？」

瑛姑道：「老人家，先前本來我巳清醒，不但能行動自如，而且功力也巳復了幾成，現下……現下不知那賊子又做了甚麼手脚，我渾身軟如綿，連坐起身也不能够了。」

龍江釣叟一蹬脚，向頭上猛可裏擊了一掌，說道：「罷了，該死，我該死，我早該想到那賊子躲在石後，毒是他下的，他自知毒性，若不是不怕我們把人救走，那賊子豈會把人丢下在此不加防範的。」

和尚急得直搓手，千里追踪，好不容易今日追趕上了，要救的人又巳在面前了，却中毒不能行動，急道：「姑娘，音妹，啊，就是你叫她姥姥的梅音，命我前來救你，你中的毒……」

瑛姑雖看不見和尚的面部表情，但焦急形於言態，何況早知這個多情的和尚與梅姥姥的關係，如何不信。忙道：「大師放心，人屠戶那賊子別有用心，目的未達，不會傷害我的，鳳嬌妹子沒事，只是，不知又中了那賊子甚麼毒，渾身癱軟如綿，動彈不得。」

龍江釣叟道：「罷了，罷了，是我該死，若是我今晚一到便出手，豈容他再做手脚。」

瑛姑道：「老人家，多承相助，晚輩巳感大德盛情，何必自責，却是……老人家，尚未請教尊姓大名，怎知我等有難，前來相救？」

龍江釣叟這瞬間，巳從這一堆石上掠到另一堆，釣竿只是輕輕一點，便又騰身，別說那瑛姑了，便是和尚也驚訝得目瞪口呆，雖說釣叟是借那釣竿反彈之力，但那釣竿比指頭粗不了多少，他一掠七八丈不說，而且還能在空中轉側拐彎。

兩人却也明白，這釣叟脚不點那石上，是怕人屠戶在石上也洒上了毒粉。

眨眼間，龍江釣叟巳落回原地，才道：「姑娘，你當眞不認識老夫了？這也難怪，到今天，巳事隔一十二年了，姑娘可曾記得，那時你在北盤江邊，曾照顧過一個垂死的老頭兒麼？那年大雪封山，我在江邊懸岩上一足踏空，以爲崖壁上有枯樹可以借力，不料那樹枝被積雪久壓，加上冰凍變脆，手攀脚點，皆易斷裂。」

瑛姑啊了一聲，說道：「我記起來了，原來你就是那個採冰蠶的老人家，那北盤江邊別說冰凍雪封之時了，便是夏秋之間，連猿猴也不能攀登的，你却在那崖上跌落下來，也僅傷了一條腿，我那時不信，現在仍然……不不，現在我信。」

龍江釣叟道：「那冰蠶可不是冰雪之地便有，唯有北盤江高處岸邊，冰雪下覆蓋着冰桑，冰蠶才得生長，取其肚中生絲，抽製成釣絲，這才扯得千斤重物，任你千斤大力，也休想扯得斷，不過冰蠶巳難求，要尋到十年八年的老蠶，那是更難之又難，那年的冰雪是數十年所罕見的，崖上的樹枝積雪結了冰，再又積覆上厚厚的雪，是故一脚踏上，立即折斷，總算那江邊地上的積雪也厚，這才只傷得一條腿，多虧得姑娘相救。姑娘可還記得，當年我對你說過甚麼話麼？」

瑛姑道：「你說過……說過好多好多……你那傷好多天才好了，我記得，把你扶去那懸岩下的冰窟中，我曾把那火狐裘給了你。」

龍江釣叟道：「提起你那火狐裘，亦是世上罕有之物，一裘披在身上，便溫暖如春，當眞是雪地之寶，休道千金，便萬金也難求，姑娘你却給了我，我如何不感姑娘的大德，我老頭子一生無求於人，却一再受姑娘你的大恩，你簡直比佛菩薩還要慈悲，初時我以爲，姑娘，你就是大慈大悲的化身。」

瑛姑道：「老人家，你太言重了，因爲你那腿傷非十日八日不能行走，我又無法負你脫險，別說那左近沒有人家，便有人，也不能落下那數十丈的懸崖之下，那冰窟中奇寒，若無火狐裘蓋在身上保暖，那如何行，只怕不用等傷好，你也會凍死了。」

龍江釣叟道：「正是如此，姑娘你說得一點也不錯，我若不是傷了腿，以眞力也能抗得嚴寒，便腿傷太重，想把眞氣納入丹田也不能……」

半天沒開口的和尚，忽然宣了一聲佛號，說道：「善哉，姑娘種得蘭因收絮果，好心必然有好報。」

是那和尚記起了梅音之言，他那梅音妹子數十年就不曾對他假以顏色，不料老來倒有求於他了，只不過爲了要報瑛姑的大恩大德，適才釣叟說的可眞是不錯，瑛姑眞是大慈大悲的化身，他一時心下有感，那佛號不自覺地脫口而出。

不料話聲未落，驀然响起一聲格格，就在瑛姑的耳邊。

瑛姑喜道：「小妹妹，原來你早醒來了。」

是鳳嬌，可不是早醒了，她未曾入睡之前，巳早清醒了，知道了眼前的處境。本是瑛姑爲了助她恢復功力，又怕她小不曉事，在那緊要關頭輕舉妄動，故爾助她以睡眠恢復功力，這一來倒反而未再遭人屠戶的毒手。

鳳嬌醒來一見龍江釣叟，自是喜極，那心下像吃了一顆定心丸，就知道脫險了，見瑛姑躺着說話不動——她可不知瑛姑再又遭人屠戶的毒手，她也就不動彈，亦不出聲。

鳳嬌早知那日在洪湖邊，釣叟所說的心願，是對小寶的娘許的，她正要知道以龍江釣叟武功之高，小寶的娘倒有恩於他，尤其是十多年前，小寶的娘不過才是個不到二十歲的姑娘，是以一想起來，就難免好奇，是以醒來一見是龍江釣叟站在傍邊，正和瑛姑說話兒，便假裝仍然熟睡未醒。

鳳嬌嘻嘻笑道：「老爺子，敢情是這麼回事，怕你不親口說出來，姑姑，你不知道這老爺子有多壞，害人家悶了好久好久。」

瑛姑連忙說道：「休得無禮，老前輩面前，你豈可……」

龍江釣叟打了個哈哈，說道：「我就是喜歡她無禮，你那小搗蛋孩兒，我老人家更喜歡。」

和尚突然又發了話，說道：「釣叟，有話何不待會再說，現下……」

龍江釣叟又瞪了眼，說道：「你這和尚枉自歸皈我佛，無我無念，自然滅念，你焦急些甚麼，我正要那賊子們知道因果，教他死而無怨。」

和尚道：「但是……這瑛姑……」

他指着瑛姑，一臉惶急，尤其是鳳嬌分明無事，而瑛姑却動彈不得。

龍江釣叟又打了個哈哈，說道：「和尚，說眞的，你不該出家對那個瞎眼婆子仍然情深不渝，却又難道，若不是看在你這一點上，我老人家早給你兩個咀巴子了，和尚，你儘管放心，那賊子殺盡天下人，也不敢殺害她，你急些甚麼呢。」

和尚道：「但是，那賊子仍在這左近，若被他脫逃了，這瑛姑怎生解救。」

鳳嬌跳了起來，道：「你們說甚麼啊？姑姑她……姑姑……姑姑……」

瑛姑道：「小妹子，休如此稱呼，你放心，你沒聽這老爺子說我沒事麼。我只是手脚癱軟，一點事也沒有。」

鳳嬌道：「還說沒事，哼！老爺子，你不來，姑姑倒眞沒事，她還助我通關活脈，你一來了，姑姑倒動彈不得了。」

瑛姑道：「快休胡說……」

釣叟道：「姑娘，她說得確實不差，這怪我一時大意，我也不過今日才尋到你們的踪跡，因爲解藥不曾到手，是以只在暗裏跟踪，待到見你們全醒了來，這才現出身來，不料那賊子太以奸詐狡獪，你又着了他的道兒，不過，你們都放心，別人怕他一身劇毒，我可還不放在眼裏。」

和尚道：「但是，想必那賊子……」

釣叟一擺手，道：「你不用想了，那賊子一廂情願，等着替咱們收屍，你明白麼，他不是要害瑛姑，正因要她動彈不得，她也才不會中那致命的劇毒，我猜，人屠戶巳不在這山中了。」

和尚說：「他會走？釣叟可是……」

釣叟說：「你不信不是？和尚，不瞞你說，那賊子還不能脚不沾塵，只要他用脚走路，我就聽得出來，那賊子早巳走了好一陣子，至少離此在一里以外，迄未回來。」

和尚道：「不怪釣叟心中無敵了。」

釣叟又呵呵笑道：「這左近本來就無敵，心中如何有敵。」

和尚搓着手，左一轉，右一旋身，鳳嬌瞪着眼，說道：「老爺子，你倒笑得起來，那賊子要是眞走了，豈不糟了，難道你有法兒解救姑姑，我不信。」

誰都對人屠戶忌憚幾分，想想看，鳳嬌屈着指頭兒算：她師傅玉羅刹，眼前這和尚，梅姥姥，小寶的爺爺，任誰的武功也比人屠戶强，但誰都奈何不得他，這龍江釣叟武功顯然是最高的了，人屠戶不也在他眼下做了手脚，實因人屠戶不但一身是毒，拂袖彈指也能發出令人致命的毒，甚至風也能成爲他殺人無數的利器，水火烟霧不但令人見而生悸，甚至山林草木，也會令人含悲。實因那人屠戶不但一身是毒，而且各式多樣。

和尚說不出來的，鳳嬌却說了，龍江釣叟若能解救得瑛姑，還會不動手麼。

龍江釣叟不笑了，望着爬高了的月亮，繼而緩緩地掃過山崖，掃過霧籠烟鎖的林木，最後落到鳳嬌面上，說道：「我不笑，小妞，你可是要我哭？」

和尚道：「既然釣叟你也拿不出主意來，瑛姑所中的也並非致命之毒，不如咱們先找個地方，把瑛姑先安頓下了，再來

尋求解毒之法。」

釣叟說：「不行，在咱們眼前，那賊子也做了手腳，你想，他費盡了千辛萬苦，所爲何來，豈有丟下瑛姑就走了的，但那賊子却丟下走了，自不是眞走，而是去計算咱們能行走的人，咱們一走，可就上他的當了。」

和尙道：「那那……怎麼辦？」

釣叟道：「要解救瑛姑，別無他法，只有擒住那賊子，但我問你，你去何處尋找這賊子？却是他絕不會丟下瑛姑，必要回來此間，適才我的哈哈不是打給你們聽的，是要那賊子知道：我們仍在這裏未離去，這是以靜制動，我是暗中偵聽那賊子的踪跡。」

釣叟的語聲可不是成了耳語一般了。說着，又急掃了一眼，又道：「你們大聲說話兒，明白麼，不可離開這裏，至少天亮前，咱們不能動。」

鳳嬌不明白，和尙却已眞點頭，道：「釣叟請便，我們解救不得瑛姑，不會保護她，她倒保護了我們。」

釣叟道：「和尙，你倒一點即透，在不明白那賊子有何詭計之前，在這黑夜之中，瑛姑的身邊，實是最安全的所在，但我却不怕那賊子。」

幾乎是語聲未落，龍江釣叟已躍身而起，只見他那手中的釣竿彎曲如弓，只一彈，便已去得無踪無影。

和尙望着那老頭兒的去處，道：「姑娘，你們放心，我已七八年未見過這釣叟了，非但還健在，武功更已出神入化，他必能找回解藥來。」

瑛姑嘆了口氣道：「適才我已試着運行眞氣，不料連這口氣也提不起來，却是爲了小女子，令大師辛苦，好生不安。」

鳳嬌湊在瑛姑耳邊，說道：「姑娘，你以爲他眞是好心救你麼，你該領姥姥的情，是姥姥要他來救你的，要不然，只怕他見死也不會救的，你倒謝他。」

瑛姑忙大聲說道：「小妹子，當眞姥姥怎麼了，沒人在她身邊，她……」

鳳嬌道：「誰說沒有。」當下把那晚在她被人屠戶擄走後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道：「姑姑，你放心，有我呂叔叔在姥姥身邊，姥姥也就有眼睛了，我猜想：那晚我沒回去，姥姥一定知道我也出了事，一定也來苗疆了，眞糟，季公子和小寶，還有你師傅和我爹，在路上錯過了，但願他們遇得到我那師傅。」

瑛姑道：「你是說玉羅刹。」

「嗯！」鳳嬌說：「姑姑，不是我要瞞你，是我師傅不准我對人說。謝天謝地，師傅雖然仍在恨姥姥，但已相信姥姥不是要殺她爹了，知道那殺人的勁道來自另一個……另一個……」

「住口！」瑛姑眼望着那和尙的背影，低聲阻止。

和尙又回到了溪邊，必是他聽到鳳嬌提起那晚之事，有些難堪，一者是躲開了去，二來可也得戒備。

鳳嬌道：「他殺得我師祖，我倒說不得，姑姑，要不然姥姥也就不會這麼可憐，也不會哭瞎了眼。你也不會一步也不能離開姥姥了。」

瑛姑嘆了口氣，把眼閉上了，是因爲姥姥身邊有人，她放心了麼？還是另有感觸？

鳳嬌瞅着她，却輕描淡寫地說道：「姑姑，我多愛小寶啊，小寶眞可愛，等到你師傅桑大俠和季公子來了，那就好了，咱們誰也不怕了。啊！姑姑，我還忘了告訴你，小寶的爹，看來年紀不大，那武功却已高不可測，姑姑，你知道麼，他爲了尋訪你，噯呀！我現在才明白，原來他早知道現在這位郞岱土司要謀害你，是以這些年來，一直在大巴山中隨師苦練絕世武功。」

瑛姑忽然動了一下，却不把眼睛睜開來，但哼了一聲，只不過輕得僅可聽聞。

鳳嬌忙道：「姑姑，眞的，沒騙你，小寶的爹功夫高不可測，你知道那人屠戶有個焦不離孟的賊夥吧。」

瑛姑道：「你是說湘江一判？那武功平常得很。」

「但是姑姑。」鳳嬌說：「誰能一出手就把湘江一判制得住？只怕剛才這個老爺子倒能够，這麼多年來人屠戶與湘江一判不敢過資水半步，我不信姥姥能一伸手就制得住那賊子，但小寶的爹却能够，那湘江一判手下的賊子們，更是連人影也沒看清，便被小寶的爹沉入江中，再也起不來。姑姑，你說，那夥賊子可都是水上橫行了多年的賊子，水性必是好的了，怎生會沉下水就起不來？」

瑛姑閉着的眼睛開了，鳳嬌一聲聲小寶的爹，她那一雙眼睛可是瞬也不瞬，清清楚楚看到瑛姑繃得緊緊的臉兒鬆弛了下來，面上堆積的寒霜，也消溶了。

鳳嬌不料她會睜開眼來，倒嚇了一跳，若被瑛姑瞧見她的笑臉，可就前功盡棄了，是以，瑛姑的眼睛睜開來了，她的臉兒倒繃緊了。

不料瑛姑哼了一聲，說道：「原來他也如他爹一樣，竟也……」

鳳嬌心下着了慌，她本是拐着彎兒讚揚那季公子，不料這瑛姑和那日船上的梅姥姥一樣，說也說得一模一樣，這一句「也和他爹一樣」更是冷冰冰的。

鳳嬌忙道：「姑姑……」

瑛姑咦了一聲，說：「別出聲，有人來！」

可不是有人來了，來的且不是一人，而是一行人，夜靜的山中，尚未見人已聽到了脚步聲。

鳳嬌大喜，說道：「來的人還不少啊，好了，姑姑，必是他們趕了來，他們：…」但她瞧了姑姑一眼，可就說不下去了，因爲鳳嬌說的他們，第一個就是季公子，當然還有小寶。

打從她清醒了以後，鳳嬌雖不知走了多少天，但既然知道出了山即是郞岱，迢迢千里長途，少說也要走十多天了，那麼，算算看，季公子一行過了山，見不到瑛姑，也會碰到她師傅玉羅刹和屠鳳，當然也知道瑛姑被人屠戶所擒，向苗疆來了，他們可是空着雙手，有十多日趕，豈會追趕不上的。

瑛姑却皺了眉頭，低聲一喝道：「噤聲！」

鳳嬌一怔！不信瑛姑僅能從足音，就辨得出來的甚麼人？

這瞬間，鳳嬌也聽出來了，分明是大隊人馬奔來，那山谷中，那雜沓的足音竟發出迴响，便是鳳嬌也知不是季公子一行人了，那一行人中，論功夫，只怕數她爹爹最弱，但奔行起來，也不可能發出這麼大的聲响。

那雜沓的足音雖已震動得山谷間已起了迴响，但好一陣工夫，仍未到達。鳳嬌更知是猜錯了，心下好生失望，但不免又生出好奇來，那麼，這荒山野嶺之中，又是黑夜，來的是甚麼人？

她張了張咀，却不敢出聲，瑛姑把眉頭皺得更緊了，她還沒見過瑛姑有如今晚，那一雙眼睜得這麼大，而且把牙關也咬緊了，她面上有更多憤怒，倒是不像在害怕。

啊呀！那和尙呢？

溪邊已不見了那和尙，該死的老爺子，怎生又一去不返來。

鳳嬌有些害怕，因爲瑛姑怒形於面，令她猜到的是甚麼人了。

驀聽刷刷兩聲，黑空中劃出兩道寒光，落下溪邊那如茵的草地上，現出兩個人來，兩個奇裝異服的人，用布纏頭，短袍剛剛過膝，那短袍還鑲了邊，雖然是在月下，也淸晰可辨。

原來那道寒光，是兩人手上的兩把微微彎曲的刀上發出的。那雜沓的步音雖然來得近了，但仍然在溪那面，少說也還在十丈之外，這兩人的輕身功夫竟然不弱，從樹上一掠而下，竟不下三丈，而且落地無聲。

鳳嬌驀然記起來了，呂苗子對她說過，這兩人分明是苗子，眞沒想到苗人中也有這麼好的功夫。

那兩個苗子落地一分，迅速在草地四外轉了一匝，跟着半空中又現了兩道寒光，這次更是從溪對面的樹上，飛落下這面草地來，落地則轉面望着溪那面。

月亮昇近中天了，溪那面近岸處雖有樹木，但極疏落，是以看得明明白白，忽見一乘軟兜如飛而來，由四個健壯的苗人抬着，眞是健步如飛，那軟兜上的人一身金光閃閃，待得到了溪邊，四個健苗停下步來，鳳嬌才看得更清楚了，那人穿着一身金綫繡的袍服，內裏穿的衣衫，也和先前的四個苗子一般式樣，不過鑲邊用的是金綫。

那人步出軟兜來了，原來那人穿的不是袍服，而是寬大的披風，頭上也沒纏布，束髮的像是一頂金冠。

「莫非是……」鳳嬌在瑛姑耳邊問，但瑛姑已惶急道：「小妹子，快走！是那賊子，他就是我那個陰險無比的堂兄。」

鳳嬌說：「就是郞岱的土司？哼！姑姑，咱們可不怕他，姑姑，你才是眞正的土司，是他搶了你的位兒……」

瑛姑惶急道：「住口，小妹子，你是不知道，他不僅陰險狡詐，武功也好得很，當年他因爲我沒兄弟，早已處心積慮，要奪土司之位，是以苦練了多年武功，更和人屠戶等一般人勾結，以備必要時裏應外合，當年苗疆那塲叛亂，事後我才知道，原來就是這賊的詭計，由他一手挑起來的，用意是迫令我爹讓位給他這賊子……快！小妹子，你再不走，可走不脫了。」

鳳嬌耳聽着瑛姑，可是一直眼望着溪那面的一夥人，只見那人向身後陸續而至的人在吩咐甚麼，並未立即過溪來。

鳳嬌當下怒道：「姑姑，不，我不走，要麼，我孭你走，哼，我們難道會怕了他，那和尙現在這裏，釣叟也就會回來，他們來再多的人咱們也不怕。」

瑛姑忽然嘆了口氣，道：「小妹子，你要是再不聽話，可就走不脫了，這賊子的陰險狡獪，不在人屠戶之下，既然到這裏來，必是已知道我在這裏了，說不定已得到了人屠戶的知會，釣叟一去不返，若我猜得不錯，必是被人屠戶誘離山外去了，這位大師武功再高，只怕也不是這賊子的敵手，小妹子，你若是再不走，可就連一個報信的人也沒有了。快，快走，那賊子過來了！」

那人可不是過溪來了，只見他兩臂微抬，就輕飄飄過了溪來，鳳嬌一時沒了主意。這瑛姑說話都是輕輕柔柔的，那話聲也總帶幽怨，聽來令人覺得傳自遙遠，但現下她的話聲却那麼急促，語帶惶急，鳳嬌也是着了慌。

該不該聽瑛姑的話啊？但她怎能丟下她，獨自去了？不不，土司就是苗王，爲了要在苗疆永遠稱王，懸重賞尋血劍是假，她又不是不知道，尋找瑛姑才是眞，這人一定會殺死瑛姑的，瑛姑落入他手中，豈還有命在。她豈能丟下瑛姑獨自走了。

該死的和尙，那去了啊？鳳嬌蜷了腿，抓住劍柄的掌心已見了汗。

她不用再打主意了，因爲眨眨眼間，早又有四個苗人躍過溪來，彎刀在月下發出電閃般的四道寒光，眨眼間，已侍立在那苗王身側，可一些兒也不像她呂叔叔口裏的苗子。那呂苗子對她說：苗人生長在叢山峻嶺中，故爾男男女女，越嶺翻山，莫不健步如飛，但鳳嬌眼見的那先過溪來的兩人，這苗王不用說了，連同這後來的四人，可不僅是健步如飛，而是都有一身輕身功夫，無一不在她們那雙鳳鏢局的鏢師之上，便是在中原武林，亦是罕見，她再想走，也走不脫了。

那苗王過得溪來，目光就瞬也不瞬的注定在石堆這面，那先後過溪來的六個苗子，更是左右一分，截斷了左右的去路，分明早知瑛姑躺在石堆後面，不，其實是石堆側後，她們和溪邊相隔祇是一塊綠草如茵的草地，只不過鳳嬌和瑛姑躺在草叢裏，雖有月色，但草深掩蓋了兩人，由下上望，才看得出溪邊的情景。

那苗王掃了一眼，目光又落在她們躺身之處，說道：「妹子，出來吧，我知你回到郞岱來了，愚兄特來迎接。」

鳳嬌可怔住了，這苗王說的可是漢話，而且，他說話時，大半邊臉迎着月光，分明面上帶笑。瑛姑却閉上了眼，嘆了口氣。

苗王又道：「妹子，愚兄是一番眞誠，誠心誠意前來迎接，現已備下軟兜在此，妹子，出來吧。」

啊！這麼說，他只知道瑛姑回來了，並不知道着了人屠戶的道兒。

那苗王見沒人應聲，又迅速向左面樹後，右面的石堆後，飛快的掃了一眼，說道：「是了，妹子，你是怒我迎接來遲，

惱了愚兄麼？不瞞妹子說，妹子若是打從大路而來，便是遠在千里外，愚兄也會早已得報了，不料你們竟從山路而來，我派出去沿途迎接之人，盡皆落了空，若不是適才接得屠大俠的知會，竟不知妹子你已到了郎岱，妹子你……你該原諒愚兄迎接來遲並不是故意的。」

他說着，也試着跨出半步，又半步，一雙眼睛分明在向兩面溜。啊！

鳳嬌恍然大悟，好個人屠戶，敢情是他去把這苗王喚來的，那賊子原是在和苗王爭奪瑛姑，苗王為了寶座，人屠戶為了財寶，失去了瑛姑，那賊子的願望自然落了空，豈是安着好心。

是了，好個狡獪的人屠戶。明知他不是龍江釣叟的敵手，那釣叟憑手中一根釣竿，能腳不沾塵，可高來又高去，那劇毒對釣叟便無可施其技，當眞……啊！

鳳嬌差點兒拍起掌，叫起好來，那可眞好笑了，她倒替人屠戶喝起彩來，但這賊子的確是詭妙絕倫，敢情他是去知會了苗王，不用說，他也討好了苗王，眞像是對苗王一片眞誠又忠誠，苗王自會立即帶領人馬前來，現下不已帶着無數的人來了麼，而且僅這過溪來的六個，武功盡管皆不弱，嘿！不用說，龍江釣叟與和尚立即就會大打出手，一方面人多，一方面武功高絕，鬥個兩敗俱傷，當眞再妙不過，釣叟替他殺了苗王，哈哈，那財寶豈不是等於一多半已到了手中，苗王若殺了龍江釣叟，那麼，嘿嘿，稱王的可就輪到他了，他人屠戶還會怕誰？

鳳嬌忍不住出聲了，說道：「好個狡獪的賊子，原來……啊！原來和尚躲在樹後。」

那苗王才再跨出半步，樹後倏地轉出那和尚來，合掌道：「阿彌陀佛，施主何事夜來荒山。」

和尚飄然而出，攔住了那苗王的去路，但兩道寒光疾閃，倒更先搶到那和尚身前，擋在苗王前面。

見那苗王一聲呵呵，說道：「屠大俠所說果然不差，敢情眞有位大和尚在此，聽說還有一位釣叟，怎不也現出身來，兩位不遠千里而來，來者是客，我這郎岱雖是化外之區，不瞞大和尚說，我佛慈悲，苗民也佛光久沐，大和尚前去，也不少了供奉，請。」

那苗王一擺手，只見搶出的兩人齊一上步，苗刀早交左手，齊向和尚抓到！

和尚啊了一聲！又一聲哼，似單掌在胸打出了個問訊，右袖倏地拂出，右面那當先抓到的苗子登時被震退，但只退得一步，便已拿樁站穩，說時遲，左面那苗子亦已撲近身去，和尚身軀微微一矮，說道：「你們是佛祖門前賣佛經，老衲慈悲你。」只見他左臂一翻，右掌早貼着那苗子的小腹，頓見寒光如電，那苗子竟被和尚送出不下一丈五尺，差點落在溪中，但落地便已站穩，大夥兒都看得清楚，和尚若是要傷他，那苗子早沒命了，正因送出那麼遠，竟然不傷不倒，更可見和尚的功夫已爐火純青。

和尚這一出手，竟沒把那夥苗子嚇退，苗王左右四個苗子，一擺苗刀，竟又分向兩側撲出，却是那苗王喝了一聲，說道：「退下了，你們不是大和尚的敵手。」只見他右臂一舉，溪那面如飛竄出八個苗子來，右手中都拿着一個竹筒，苗刀倒隱在左手之後。

鳳嬌驚呼一聲，叫道：「大師小心毒箭！」

原來和尚一現身，鳳嬌也跳了起來，拔劍在手，守護在瑛姑身傍，她一見竹筒，驀然記起呂苗子曾告訴她，苗子別瞧武功平常，那口吹毒箭却是厲害不過，毒箭的勁道不下勁弩，可達數丈之外，劇毒更見血封喉。

不料和尚打了個哈哈說道：「姑娘放心，雕虫之技，老衲還不放在眼裏。」隨見他對那苗王打了個問詢，說道：「土司且聽我一言，老衲今受人重托而來，可不管你們的是非恩怨，老衲久已不開殺戒了，若還知機就此退去，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佛慈悲，若然定要迫老衲出手……」

驀見和尚身形微幌，轟然一聲响，他近身一株有碗口大的樹木，在他右袖一拂之下，竟然齊根折斷，雖然明眼人一見便知和尚袖中藏掌，但那掌上的威力，確也端的不得了。

原來和尚兩番出手，只是想把來人嚇退，那苗王竟然不懼，却也不怒，也哈哈笑道：「大和尚，你且聽我一言，適才你手下留情，可是慈悲，但我好生不解，我自來迎接妹子回轉郎岱，大和尚為何偏來阻擾。」

和尚道：「我已說過，此來受人之託，可不願過問你們的是非恩怨，也不管你們奪利爭權，老衲再說一句，土司聽我良言相勸，即刻帶領你的人回轉，今晚這場干戈立化玉帛，否則，土司適才所說的那釣叟前來，只怕就不像老衲一般好說話的了。」

和尚一句奪利爭權，那苗王顯然怔了一怔，但又復笑道：「大和尚誤會了，小王不過是暫攝土司之位，當年我妹子失了踪，苗疆可又不能一日無主，這才權宜暫代，小王也曾有言，一迎得妹子歸來，即刻讓位，這爭權奪利之言，大和尚從何說起。」

鳳嬌已連哼了兩聲，叫道：「大師，別信他一派胡言，一個小小土司罷啦，竟也口口聲聲自稱小王，哼！你這賊子不安好心，怕我不曉得。」

瑛姑叫道：「小妹子，你你……你扶我起來。」

瑛姑突然出聲，那苗王的一雙眼睛登時睜大了，但身形才微微一斜，和尚已喝道：「給我站住了。」左袖也跟着霍地拂出。

那苗王打了個哈哈，雖未踏前一步，但正眼也不瞧和尚一眼，說道：「屠大俠果然沒騙我，妹子，你果然回轉郎岱來了，爾等還不參拜。」

只聽一陣倉琅之聲，過溪來的那十四個苗子，立即棄了苗刀，拜伏在地。

那苗王不但已側身而立，且激動得聲音也抖顫起來，說道：「妹子，當年你爹去了世，我立即派人四下尋訪，便連天涯海角也尋訪到了，妹子的踪跡却毫無，眞是我郎岱苗民萬千之幸，妹子今晚無恙歸來。」說着，已回身一招手，叫道：「快

快抬過軟兜來，啊喲，妹妹，你你……你是怎麼啦？」

鳳嬌已把瑛姑扶起來了，但瑛姑兩腿軟如綿，那能站立，鳳嬌忙把瑛姑孭在背上。

和尚愕然，鳳嬌望望那土司，再望望那跪了一地的苗民，也愕然了，誰說人家要害瑛姑？分明這苗王一片眞誠，這瞬間，那抬軟兜的四個苗民已涉水過了溪，苗疆山連山，嶺連嶺，越嶺翻山，非軟兜不能行，但這軟兜和鳳嬌聽呂苗子描述的，大是不同了，竟發出閃閃金光。

那四個抬軟兜的苗人雖是涉水而來，但也快極了，眨眼已上了岸。

苗王說了聲：「妹子，原來你有病在身，那更得快回去郎岱治療，請上……」

不料和尚倏前橫跨一步，攔住了去路，說道：「且住，我已有言在先，老衲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老衲在此，可不許你們接走她，不管你是好意歹意……」

那苗王面色一沉，道：「大和尚，你這是甚麼話，我這妹子乃是郎岱之王，今晚迎接她回轉郎岱，又豈容你阻止，哼！大和尚，休要欺人太甚，別以為我眞怕了你。」

說着，兩手一揮，頓現一片寒濤，轟然一聲，那俯地的苗民登時躍起身，舉竹筒，橫苗刀。

只聽瑛姑幽幽地道：「大師，請……請過來。」

和尚飄身後退，那苗王一揮手，四外圍繞的人已一擁而上，只見四外一片寒光陡然湧現，苗刀映月，盡皆橫刀在胸，那苗王也跟着迫近。

瑛姑忙道：「大師休誤會，請聽我一言……」

鳳嬌叫道：「姑姑……」

瑛姑幽幽嘆了口氣，在鳳嬌耳邊說道：「小妹子，我知你要說甚麼，別出聲，我自有主意。」看來她不過是連在鳳嬌背上也不支一般，只不過俯了俯身子，那身子抬了起來，才又對和尚道：「大師，我知你來此是受姥姥之託，要將我尋回。」

和尚道：「正是，姑娘，你放心，任他萬馬千軍，我也能把姑娘帶去你那姥姥身旁。」

瑛姑道：「大師，你誤會了，姥姥託大師前來相救，乃是那時我落在人屠戶手中，現下我已回到了故鄉，人屠戶那裏又被釣叟趕跑了，我已脫了這場大難，大師你也就算不負姥姥所託了。」

和尚說：「但是……但是她……」目光轉向那苗王，欲言又止，是和尚也曾耳聞，這苗王對瑛姑實是包藏禍心，雖不知其詳，也事不關己，但瑛姑若有不測，敎他如何向梅音交待。

瑛姑柔聲說道：「大師，他是我兄長，現下乃是前來接我回郎岱，他和我雖非同胞兄妹，但一脈緣，大師請放心，却是要煩勞大師，姥姥不知我已回去土司府中，必然惦記，回去，敢煩大師對姥姥說一聲。」

那和尚遲疑間，瑛姑已急忙向鳳嬌耳邊說：「妹子，你放心，非是我不知他的心懷惡毒，不，別回頭，我被他們抬走，你即刻……尋到釣叟，他自有主意，否則連那大師和你，都會沒命了。」說罷，立即提高了聲音，道：「大師，你請吧，還有這小妹子，有勞大師帶她回去，她爹尋不回她，不知有多少焦急。」

瑛姑似是連說話也有氣無力，像喘了兩口氣，其實是在鳳嬌耳邊低語，說道：「離了此間，等我們一走遠，你即刻回頭，記住了，溪那面去來，就是這夥人的來路，一定安全，釣叟也一定回來尋你。」

隨又提高聲音，說道：「大師請吧，請你對姥姥說，待我能行動了，我自會去尋他，苗疆山高水深，千萬不可前來尋我，小妹子，你孭我過去。」

原來瑛姑另有主意，鳳嬌雖是不放心，也不服氣，仍然聽瑛姑吩咐，孭着她走了過去，那苗王一揮手，抬軟兜的四個健苗，立即迎上。

哼！鳳嬌已明白了，瑛姑適才怎麼說？她不跟隨苗王回去，和尚和她都會沒命，原來瑛姑是為了和尚和她的安全，她眞不信，苗王不過帶領的人多些，她才不怕哩。

瑛姑道：「妹子，放下我吧，別想啦，這才是聽話的妹子，我對你說的，可別忘了，回去替我問候你爹，大師，辛苦你了。」

鳳嬌的咀兒才一張，瑛姑早掉過了頭去，對那苗王道：「走吧，小妹子，把我放下來，今晚可也辛苦你了。」

瑛姑的話堅定又柔和，說也難信，儘管不放心，也不服氣，鳳嬌却乖乖地把瑛姑放落在那軟兜上。

顯然和尚與那苗王一般大出意外，瑛姑竟心甘情願回去郎岱，那還有何說，苗王喜得張大了咀，因為他不敢打哈哈，生怕一旦露出得意，便會露出馬腳，忙道：「妹子有勞兩位護送了，多謝了。」

苗王才喝得一聲：「走！」四個健苗抬起軟兜，已如飛過溪去了，再一揮手，八個左手持刀，右手握竹筒的苗子，迅速退到溪邊，在那溪邊一字兒排開，待苗王和那六個最先過溪的苗子陸續過了溪，才發出一聲喊，回身一躍過溪，眨眼間，風捲霧擁，去得無影無踪。

霧更濃，月也更冷了，和尚兀自在發楞，鳳嬌却在聽，聽不到腳步聲了，遠去的腳步聲，消逝在夜風的呼聲中，鳳嬌才一蹬腳，說：「好啊，大和尚，姥姥要你來救瑛姑，你倒眼看人家把她抬走了。看你如何向姥姥交待，難道你不曉得這苗王比人屠戶還要壞。」

和尚道：「姑娘，我正要問你，老衲也曾見瑛姑一再和你耳語，她端的怎生說，她心甘情願回去郎岱，如何能橫加阻止，何況瑛姑似是別有用心，她必有話說，姑娘，快告訴我。」

鳳嬌怎會尊敬一個殺死她師祖的和尚呢，哼！鳳嬌道：「瑛姑明知她這堂兄心懷毒念，甚麼心甘情願，瑛姑說：她要不隨他回去郎岱，今晚咱們都會沒命了，和尚，我問你，姑姑本來是不要回去的，直到那八個手持竹筒的苗子過溪，才變了主意，那竹筒中眞藏着毒箭，可眞厲害得很麼？」

和尚不安的轉起來，啊了一聲，說道：「原來如此，姑娘，那竹筒中的毒箭，

數丈外也射殺猛獸，苗民自小習練，當真百發百中，且能一發七八支，若然八筒齊發，直似箭雨一般，若然今晚和那土司翻了臉，老衲或許無妨，姑娘和瑛姑可就難保了，原來她不是心甘情願，乃是用的緩兵之計。」

鳳嬌道：「和尚，甚麼緩兵之計啊，姑姑這堂兄懸重賞，尋血劍是假，要殺姑姑才是眞，先前落在人屠戶手，那人屠戶還不過是爲了財寶窖藏，財寶不到手，還不會傷害姑姑。現在……現在，和尚，姑姑有甚麼好歹，可要唯你是問，姥姥也不會饒你。」

和尚急了，道：「姑娘責得是，是我一時不明，只道瑛姑眞是心甘情願，現在才明白了，她是苗族公主，知道那毒箭的厲害，尤其是在這樣的黑夜之中，眞敎人防不勝防，我明白她的意思了，既然已落在人家的包圍中，暗地裏也不知更有多少埋伏的箭筒，與其抗拒立即被殺，倒不如任由她那堂兄將她帶走，雖然涉險，但還可以待援兵。」

鳳嬌急了，道：「當眞姑姑是這麼說，她要我在此等候釣叟回來，說釣叟那老爺子必有主意，和尚，那你還不快走。」

和尚道：「可見瑛姑機智沉着，好，我這就追去，便救得她，也要暗中保護，姑娘你等待釣叟回來，當今天下，唯釣叟的武功才說得上造極登峯，他必有主意，姑娘，我先走一步。」

但和尚才轉身，又回頭，說道：「姑娘，你可是個聰明的姑娘，釣叟不回你可別離開此間，尤其不可往西，更要防人屠戶和那鬼影手暗中溜回來。」

鳳嬌沒好氣，說：「我又不是小孩子，才不要你担心哩，還不快走。」

和尚走了，現在只賸了她一個人，風在呼嘯，在林中，在山頭，谷中不時傳來呼嘯聲更懾人心神，是山間的霧更濃了，還是月色更冷更朦朧。

那不僅是荒山野嶺，不僅隨時會有兇惡的野獸竄出來。也會有更多歹毒的大惡人竄出來，那人屠戶又豈會不回來，隨時都會前來，說不定立即就會在她面前陡然出現身來，她可不能再着那個賊子的道兒。

她能躲在那裏呢？石堆後面的崖上可以藏身，西面的林子最密，但先前那野獸的慘嘷之聲猶在耳際。

她心下的餘悸也猶存，只有溪邊那幾株不很高大的樹林。

鳳嬌跑去溪邊，啊！啊呀！她猛可裏一挫腰，才沒撞到那溪邊坐在石上的人身上，怎會突然鑽出一個人來，分明適才沒見有啊，她起步之時已看得明白，溪邊分明沒有人！

鳳嬌在那人身後氣得蹬腳，噯呀，原來是壞透了的老爺子。

可不是龍江釣叟回來了，鳳嬌尖叫一聲，分不清是怒還是驚，顯然兩樣都有一些。想想看，適才溪邊還不見，溪邊就在面前，卻突然鑽出個老頭兒，不，是鑽出來，是陡然現形出來，敎她怎得不驚。

又想想看，這老頭子若是早回來一步，瑛姑就不會被那苗王擄走了，那不是擄，因爲是瑛姑自要去的，雖然那是迫不得已，敎她又怎生不氣惱。

她大叫一聲，夜靜，山深，只聽四山迴音不絕於耳。

龍江釣叟回來過頭來，怒道：「你這丫頭鬼叫甚麼的，好不容易誘得魚兒上了釣，你要把他嚇跑了，可要唯你這丫頭是問。」

鳳嬌蹬起脚兒來，氣道：「還用嚇麼，人家早跑了，把姑姑也擄去了，你倒回來了，噯呀，我明白啦，大和尚，可不知你明白沒有。」

和尚說：「阿彌陀佛，老衲不知小檀樾何所指。」

鳳嬌哼了一聲，說道：「原來你是個笨和尚，蠢和尚。」

和尚說道：「善哉，老衲原本愚拙，尙望小檀樾明言。」

鳳嬌說：「和尚，我問你，我幼年無知，可也知道苗王的毒箭，最是厲害不過，尤其是用竹筒口吹的，發出來的是一蓬箭雨，瑛姑適才怎會隨那苗王去了？就是怕咱們不敵那毒箭，中者立死。」

和尚說：「阿彌陀佛，瑛姑菩薩心腸，老衲已知是她捨己爲人，一番好意。」

鳳嬌呸了一口，說：「和尚我要不說，你會明白瑛姑的一番好意麼？但人家可是見多識廣，早知那毒箭厲害之極，借個題兒，躲了開去，於是，苗王帶領那些賊子走啦，他就又溜了回來，倒像壓根兒不知咱們這裏少了一個人，壓根兒沒出過事一般，呸！」

鳳嬌衝着老頭兒狠狠啐了一口，樂得龍江釣叟咀也闔不攏來，笑呵呵，說：「敢情你眞是個鬼靈精，我老人家脚底下擦點油也瞞不過你。」

鳳嬌氣哼哼，說：「怕你不承認，和尙，人家說人老精，鬼老靈，那是一些兒也不錯的。」

龍江釣叟又一聲呵呵，樂得他白髮子梢兒直顫，和尚合十道：「善哉，善哉！小檀樾……」

鳳嬌說：「和尚，你也以爲我罵得對麼？可惜小寶不在，小寶要在這裏啊，準把他的鬍子拔得乾乾淨淨，不許他的鬍兒梢兒亂顫。」

龍江釣叟更是捋着顫幌的鬍梢兒，大笑呵呵，和尚是眞急了，道：「小檀樾不可無禮，釣叟豈把一個小小苗王放在眼裏，必有主意。」

鳳嬌一怔，驀然想起瑛姑之言，可不是命留下等候老爺子，說他也必有主意麼？難道這老爺子不是眞溜，說不定是有主意？

她不再在心裏罵他老不死的，叫他老爺子了，是她心中一動，那氣也就登時平了。

龍江釣叟止住了笑聲，但白鬍子裏仍然堆滿了笑，道：「和尚，你放一百個心，適才我老人家若是在這裏，可是就救不得瑛姑啦。」

啊！鳳嬌把咀兒張大了，龍江釣叟這麼說，看來眞是有主意，任由苗王把瑛姑擄去，乃是別有用心，但適才罵了人家，一時又回不過臉來問人家。

和尚道：「原來老檀樾是別有用心，倒要請敎。」

（未完）

惱了愚兄麼？不瞞妹子說，妹子若是打從大路而來，便是遠在千里外，愚兄也會早已得報了，不料你們竟從山路而來，我派出去沿途迎接之人，盡皆落了空，若不是適才接得屠大俠的知會，竟不知妹子你已到了郞岱，妹子你……你該原諒愚兄迎接來遲並不是故意的。」

他說着，也試着跨出半步，又半步，一雙眼睛分明在向兩面溜。啊！

鳳嬌恍然大悟，好個人屠戶，敢情是他去把這苗王喚來的，那賊子原是在和苗王爭奪瑛姑，苗王爲了寶座，人屠戶爲了財寶，失去了瑛姑，那賊子的願望自然落了空，豈是安着好心。

是了，好個狡獪的人屠戶。明知他不是龍江釣叟的敵手，那釣叟憑手中一根釣竿，能脚不沾塵，可高來又高去，那劇毒對釣叟便無可施其技，當眞……啊！

鳳嬌差點兒拍起掌，叫起好來，那可眞好笑了，她倒替人屠戶喝起彩來，但這賊子的確是詭妙絕倫，敢情他是去知會了苗王，不用說，他也討好了苗王，眞像是對苗王一片眞誠又忠誠，苗王自會立即帶領人馬前來，現下不巳帶着無數的人來了麼，而且僅這過溪來的六個，武功盡管皆不弱，嘿！不用說，龍江釣叟與和尚立即就會大打出手，一方面人多，一方面武功高絕，鬥個兩敗俱傷，當眞再妙不過，釣叟替他殺了苗王，哈哈，那財寶豈不是等於一多半巳到了手中，苗王若殺了龍江釣叟，那麼，嘿嘿，稱王的可就輪到他了，他人屠戶還會怕誰？

鳳嬌忍不住出聲了，說道：「好個狡猾的賊子，原來……啊！原來和尚躲在樹後。」

那苗王才再跨出半步，樹後倏地轉出那和尚來，合掌道：「阿彌陀佛，施主何事夜來荒山。」

和尚飄然而出，擱住了那苗王的去路，但兩道寒光疾閃，倒更先搶到那和尚身前，擋在苗王前面。

見那苗王一聲呵呵，說道：「屠大俠所說果然不差，敢情眞有位大和尚在此，聽說還有一位釣叟，怎不也現出身來，兩位不遠千里而來，來者是客，我這郞岱雖是化外之區，不瞞大和尚說，我佛慈悲，苗民也佛光久沐，大和尚前去，也不少了崇奉，請。」

那苗王一擺手，只見搶出的兩人齊一上步，苗刀早交左手，齊向和尚抓到！

和尚啊了一聲！又一聲哼，似單掌在胸打出了個問詢，右袖倏地拂出，右面那當先抓到的苗子登時被震退，但只退得一步，便巳拿樁站穩，說時遲，左面那苗子亦巳撲近身去，和尚身軀微微一矮，說道：「你們是佛祖門前賓佛經，老衲慈悲你。」只見他左臂一翻，右掌早貼着那苗子的小腹，頓見寒光如電，那苗子竟被和尚送出不下一丈五尺，差點落在溪中，但落地便巳站穩，大夥兒都看得清楚，和尚若是要傷他，那苗子早沒命了，正因送出那麼遠，竟然不傷不倒，更可見和尚的功夫巳爐火純青。

和尚這一出手，竟沒把那夥苗子嚇退，苗王左右四個苗子，一擺苗刀，竟又分向兩側撲出，却是那苗王喝了一聲，說道：「退下了，你們不是大和尚的敵手。」只見他右臂一舉，溪那面如飛竄出八個苗子來，右手中都拿着一個竹筒，苗刀倒隱在左手之後。

鳳嬌驚呼一聲，叫道：「大師小心毒箭！」

原來和尚一現身，鳳嬌也跳了起來，拔劍在手，守護在瑛姑身傍，她一見竹筒，驀然記起呂苗子曾告訴她，苗子別瞧武功平常，那口吹毒箭却是厲害不過，毒箭的勁道不下勁弩，可達數丈之外，劇毒更見血封喉。

不料和尚打了個哈哈說道：「姑娘放心，雕虫之技，老衲還不放在眼裏。」隨見他對那苗王打了個問詢，說道：「土司且聽我一言，老衲今受人重托而來，可不管你們的是非恩怨，老衲久巳不開殺戒了，若還知機就此退去，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佛慈悲，若然定要迫老衲出手……」

驀見和尚身形微幌，轟然一聲响，他近身一株有碗口大的樹木，在他右袖一拂之下，竟然齊根折斷，雖然明眼人一見便知和尚袖中藏掌，但那掌上的威力，確也端的不得了。

原來和尚兩番出手，只是想把來人嚇退，那苗王竟然不懼，却也不怒，也哈哈笑道：「大和尚，你且聽我一言，適才你手下留情，可是慈悲，但我好生不解，我自來迎接妹子回轉郞岱，大和尚爲何偏來阻擾。」

和尚道：「我巳說過，此來受人之託，可不願過問你們的是非恩怨，也不管你們奪利爭權，老衲再說一句，土司聽我良言相勸，即刻帶領你的人回轉，今晚這場干戈立化玉帛，否則，土司適才所說的那釣叟前來，只怕就不像老衲一般好說話的了。」

和尚一句奪利爭權，那苗王顯然怔了一怔，但又復笑道：「大和尚誤會了，小王不過是暫攝土司之位，當年我妹子失了踪，苗疆可又不能一日無主，這才權宜暫代，小王也曾有言，一迎得妹子歸來，即刻讓位，這爭權奪利之言，大和尚從何說起。」

鳳嬌巳連哼了兩聲，叫道：「大師，別信他一派胡言，一個小小土司罷啦，竟也口口聲聲自稱小王，哼！你這賊子不安好心，怕我不曉得。」

瑛姑叫道：「小妹子，你你……你扶我起來。」

瑛姑突然出聲，那苗王的一雙眼睛登時睜大了，但身形才微微一斜，和尚巳喝道：「給我站住了。」左袖也跟着霍地拂出。

那苗王打了個哈哈，雖未踏前一步，但正眼也不瞧和尚一眼，說道：「屠大俠果然沒騙我，妹子，你果然回轉郞岱來了，爾等還不參拜。」

只聽一陣倉琅之聲，過溪來的那十四個苗子，立即棄了苗刀，拜伏在地。

那苗王不但巳側身而立，且激動得聲音也抖顫起來，說道：「妹子，當年你爹去了世，我立即派人四下尋訪，便連天涯海角也尋訪到了，妹子的踪跡却毫無，眞是我郞岱苗民萬千之幸，妹子今晚無恙歸來。」說着，巳回身一招手，叫道：「快

快抬過軟兜來，啊喲，妹妹，你你……你是怎麼啦？」

鳳嬌巳把瑛姑扶起來了，但瑛姑兩腿軟如綿，那能站立，鳳嬌忙把瑛姑孭在背上。

和尚愕然，鳳嬌望望那土司，再望望那跪了一地的苗民，也愕然了，誰說人家要害瑛姑？分明這苗王一片眞誠，這瞬間，那抬軟兜的四個苗民巳涉水過了溪，苗疆山連山，嶺連嶺，越嶺翻山，非軟兜不能行，但這軟兜和鳳嬌聽呂苗子描述的，大是不同了，竟發出閃閃金光。

那四個抬軟兜的苗人雖是涉水而來，但也快極了，眨眼巳上了岸。

苗王說了聲：「妹子，原來你有病在身，那更得快回去郞岱治療，請上……」

不料和尚倏前橫跨一步，攔住了去路，說道：「且住，我巳有言在先，老衲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老衲在此，可不許你們接走她，不管你是好意歹意……」

那苗王面色一沉，道：「大和尚，你這是甚麼話，我這妹子乃是郞岱之王，今晚迎接她回轉郞岱，又豈容你阻止，哼！大和尚，休要欺人太甚，別以爲我眞怕了你。」

說着，兩手一揮，頓現一片寒濤，轟然一聲，那俯地的苗民登時躍起身，舉竹筒，橫苗刀。

只聽瑛姑幽幽地道：「大師，請……請過來。」

和尚飄身後退，那苗王一揮手，四外圍繞的人巳一擁而上，只見四外一片寒光陡然湧現，苗刀映月，盡皆橫刀在胸，那苗王也跟着迫近。

瑛姑忙道：「大師休誤會，請聽我一言……」

鳳嬌叫道：「姑姑……」

瑛姑幽幽嘆了口氣，在鳳嬌耳邊說道：「小妹子，我知你要說甚麼，別出聲，我自有主意。」看來她不過是連在鳳嬌背上也不支一般，只不過俯了俯身子，那身子抬了起來，才又對和尚道：「大師，我知你來此是受姥姥之託，要將我尋回。」

和尚道：「正是，姑娘，你放心，任他萬馬千軍，我也能把姑娘帶去你那姥姥身旁。」

瑛姑道：「大師，你誤會了，姥姥託大師前來相救，乃是那時我落在人屠戶手中，現下我巳回到了故鄉，人屠戶那裏又被釣叟趕跑了，我巳脫了這場大難，大師你也就算不負姥姥所託了。」

和尚說：「但是……但是她……」目光轉向那苗王，欲言又止，是和尚也曾耳聞，這苗王對瑛姑實是包藏禍心，雖不知其詳，也事不關己，但瑛姑若有不測，教他如何向梅音交待。

瑛姑柔聲說道：「大師，他是我兄長，現下乃是前來接我回郞岱，他和我雖非同胞兄妹，但一脈緣，大師請放心，却是要煩勞大師，姥姥不知我巳回去土司府中，必然惦記，回去，敢煩大師對姥姥說一聲。」

那和尚遲疑間，瑛姑巳急忙向鳳嬌耳邊說：「妹子，你放心，非是我不知他的心懷惡毒，不，別回頭，我被他們抬走，你即刻……尋到釣叟，他自有主意，否則連那大師和你，都會沒命了。」說罷，立即提高了聲音，道：「大師，你請吧，還有這小妹子，有勞大師帶她回去，她爹尋不回她，不知有多少焦急。」

瑛姑似是連說話也有氣無力，像喘了兩口氣，其實是在鳳嬌耳邊低語，說道：「離了此間，等我們一走遠，你即刻回頭，記住了，溪那面去來，就是這夥人的來路，一定安全，釣叟也一定回來尋你。」

隨又提高聲音，說道：「大師請吧，請你對姥姥說，待我能行動了，我自會去尋他，苗疆山高水深，千萬不可前來尋我，小妹子，你孭我過去。」

原來瑛姑另有主意，鳳嬌雖是不放心，也不服氣，仍然聽瑛姑吩咐，孭着她走了過去，那苗王一揮手，抬軟兜的四個健苗，立即迎上。

哼！鳳嬌巳明白了，瑛姑適才怎麼說？她不跟隨苗王回去，和尚和她都會沒命，原來瑛姑是爲了和尚和她的安全，她眞不信，苗王不過帶領的人多些，她才不怕哩。

瑛姑道：「妹子，放下我吧，別想啦，這才是聽話的妹子，我對你說的，可別忘了，回去替我問候你爹，大師，辛苦你了。」

鳳嬌的咀兒才一張，瑛姑早掉過了頭去，對那苗王道：「走吧，小妹子，把我放下來，今晚可也辛苦你了。」

瑛姑的話堅定又柔和，說也難信，儘管不放心，也不服氣，鳳嬌却乖乖地把瑛姑放落在那軟兜上。

顯然和尚與那苗王一般大出意外，瑛姑竟心甘情願回去郞岱，那還有何說，苗王喜得張大了咀，因爲他不敢打哈哈，生怕一旦露出得意，便會露出馬脚，忙道：「妹子有勞兩位護送了，多謝了。」

苗王才喝得一聲：「走！」四個健苗抬起軟兜，巳如飛過溪去了，再一揮手，八個左手持刀，右手握竹筒的苗子，迅速退到溪邊，在那溪邊一字兒排開，待苗王和那六個最先過溪的苗子陸續過了溪，才發出一聲喊，回身一躍過溪，眨眼間，風捲霧擁，去得無影無踪。

霧更濃，月也更冷了，和尚兀自在發楞，鳳嬌却在聽，聽不到脚步聲了，遠去的脚步聲，消逝在夜風的呼聲中，鳳嬌才一蹬脚，說：「好啊，大和尚，姥姥要你來救瑛姑，你倒眼看人家把她抬走了。看你如何向姥姥交待，難道你不曉得這苗王比人屠戶還要壞。」

和尚道：「姑娘，我正要問你，老衲也曾見瑛姑一再和你耳語，她端的怎生說來？她心甘情願回去郞岱，如何能橫加阻止，何況瑛姑似是別有用心，她必有話說，姑娘，快告訴我。」

鳳嬌怎會尊敬一個殺死她師祖的和尚呢，哼！鳳嬌道：「瑛姑明知她這堂兄心懷毒念，甚麼心甘情願，瑛姑說：她要不隨他回去郞岱，今晚咱們都會沒命了，和尚，我問你，姑姑本來是不要回去的，直到那八個手持竹筒的苗子過溪，才變了主意，那竹筒中眞藏着毒箭，可眞厲害得很麼？」

和尚不安的轉起來，啊了一聲，說道：「原來如此，姑娘，那竹筒中的毒箭，